武俠世界

隱身兇手（雙鷹神捕故事之十四）　西門丁・著

江北總部頭沈鷹有事出關，却湊巧碰上一件奇案，這案子十分複雜離奇，除非兇手是個隱身人，否則不能辦到……最後沈鷹在幾番判斷錯誤之後才把眞相揭開。

本故事情節曲折，推理味道濃厚，非到最後難知眞兇，請勿錯過。



$4.00

1168

編者話

雙鷹神捕故事之「隱身兇手」今期刊出，這個故事集每部由於深具懸疑、偵探氣氛，雖屬一般古裝武俠小說性質描寫，但看來却有一番閱讀興趣，故而深受讀者喜愛和讚賞。

「隱身兇手」也是一篇神秘而詭幻的巨著，故事描述一個隱形兇手出沒無常，到處做案，令到一代名捕沈鷹也爲之束手無策，加上他一班最得力手下顧思南、雲飛烟等人的協助緝兇，亦莫可奈何，結果……？請看情節的發展下去，當能找出答案。

＊＊　　＊＊　　＊＊

老牌名作家滄海客先生與讀者久別了，今期我們開始又刊載他的作品：「英雄店」。是篇題材別創，描寫細膩，氣勢磅礡，感人肺腑，敬希留意。

「粉盒」這個二月完中篇故事今期完結，情節發展，令人意表，元兇是誰？陰謀何在？統有交代。

＊＊　　＊＊　　＊＊

下期除了巨型小說刊出獵刀奇俠故事「縱橫天下」外，馬雲的中篇社會寫實小說「千門奇俠」故事亦同期推出，是篇對千門中的百態，殘酷的事實，都有深入的探討和描寫，屆時請勿錯過。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02.00
	一年港幣 $20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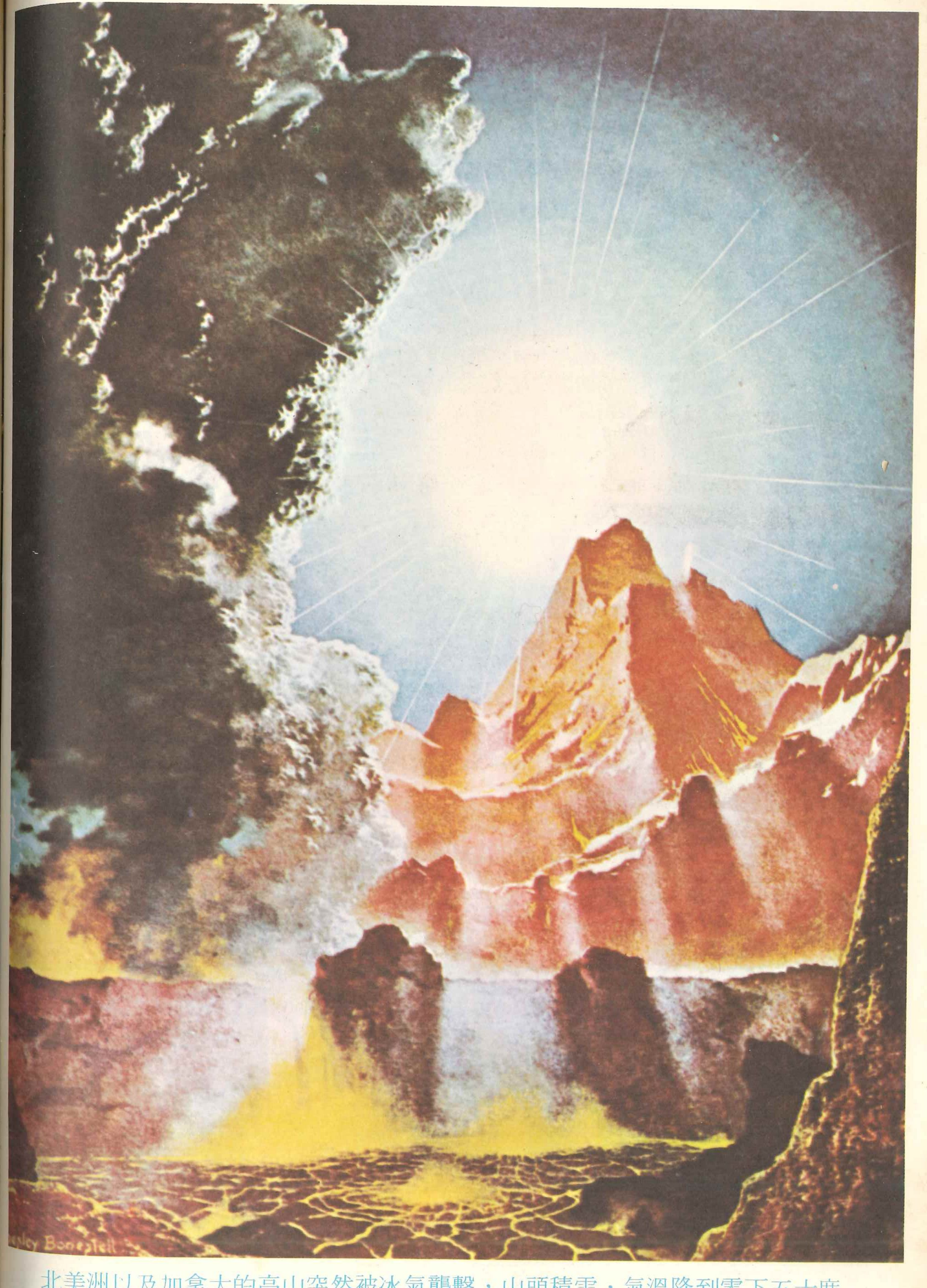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116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北美洲以及加拿大的高山突然被冰氣襲擊，山頭積雪，氣溫降到零下五十度，人獸無法生存，儼如地獄。（請參閱太空爭霸戰故事之十三"銀冰地獄"內文）

雄鷹神捕故事之十四

隱身兇手

西門丁・文
黃耀基・圖

黑夜鐘聲

黎明前，天空似黑漆般沉。

秦嶺太白山羣峯又靜又黑，這正是人獸酣眠的時刻。驀地，一陣急促而又清越嘹亮的鐘聲「噹噹噹」地响了起來，敲碎了山間的寂靜。

山風把鐘聲遠遠送出，以致七七四十九响之後，鐘聲仍在羣峯中迴盪着。

這之後便是好一陣的猿嘯虎啼，鳥啾鷹鳴，好像是暴風雨的前夕使禽獸難安。

太白山高山峻險，人跡不多，山腰却矗立着一片古樸的屋宇，這便是名震關外的「三聖堂」的總舵！

「三聖堂」成立至今才有五年，可是在西北一帶却極負盛名，他像太白山那樣矗立着，威鎮着西北方！

四十九响

七七四十九响的鐘聲，五年來從未有人聽過，是以「三聖堂」的弟子一邊緊張地到三聖廳集合，一邊又暗暗忖測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大堂的壁上掛了三軸畫，正中的是如來佛祖，左面是太上老君，右面是孔夫子。畫下各有一張高背交椅，此刻，三張椅子却全是空的。

雲板一响，只見一個仙風道骨的道人，手持一柄白玉拂塵，滿臉凝重的自內走了出來，背後還跟着一個瀟洒俊朗的中年書生。

這兩人臉上的神色都是異常沉重，道人在太上老君畫前的椅子坐下，書生也坐在孔夫子畫前的椅子坐下，堂內的弟子立即跪稱：「拜見二堂主及三堂主！」

「起來，免禮！」書生嘆息道：「諸位，本座要告訴你們一件事，大堂主適才已不幸歸附西天極樂了！」

這話如同一聲霹靂，震得衆人魂飛魄散，不知所措！其中一部分人都把目光投向道人臉上。

只聽那道人輕捋一下長鬚，也是悲聲地道：「大堂主的確巳坐化！」

半晌才有一個三十左右年紀的和尚問道：「請問二堂主及三堂主，我師父到底是如何……如何仙逝的！」

道人嘆息道：「善能，等下貧道帶你去看令師的遺體。」轉頭沉聲道：「諸位立即佈置靈堂，以及有關的一切！以後堂內職位的調整，七日後再宣佈！」

說罷站了起來，示意善能跟他入內堂，中年書生跟在最後。

三聖堂的三個堂主，是「白眉僧人」百空大師、「長鬚道人」雪松子、「鐵筆書生」劉志邦。這三人分別是佛、道、儒，為何會合力開創「三聖堂」？

原來西北因為胡漢雜處，經常發生糾紛，糾紛一起，往往是人多勢衆者佔優勢，也因此連續發生了好幾次流血衝突事件；此外，還因為近來連年天災，民不聊生，是以盜匪四起，官府又軟弱無能，以致民怨冲天。

盜匪偷竊的對象往往是這些生活艱難的百姓！官府在管不勝管之下，盜匪更加猖狂。

盜匪不但搶刦漢民，連西域諸國來華經商的客旅也不放過，是以西域諸旅來關時，定必招集驍勇强悍的青壯漢子隨行，在此情勢底下，漢人的商賈往往畏於對方勢力，而吃了不少虧。

「白眉僧人」百空大師本在五台山清修，有一年化緣路過此境，恰好遇上當時名滿西北的「鐵筆書生」劉志邦，兩人聞名巳久，見面之下，對西北的情况都是同感嘆惜，遂起了平息糾紛的念頭。

兩人在客棧內的談話，却被「長鬚道人」雪松子聽見，乃推門而入，毛遂自荐，願意為西北百姓出一分力量。百空大師及劉志邦聽後大喜，這雪松子之清譽也是久有耳聞，他雖是個出家人，但經常雲遊四方，行俠仗義，嫉惡如仇！

提起「長鬚道人」雪松子的名頭，西北一帶的匪盜都是心驚肉跳，他的一柄鐵劍一柄玉拂塵，曾經在一夜之間，連斃十七個悍匪，自此聲名大噪！

當下三人越談越投機，便決定創立「三聖堂」，設壇於太白山。

「鐵筆書生」劉志邦家中本有點遺產，便變賣了把錢拿出來，三個月後，「三聖堂」便正式成立了。「白眉僧人」、「長鬚道人」本有幾個徒弟，他們四處去招納弟子，由於他們立堂的宗旨大受百姓的歡迎，是以僅兩個月便邀得了幾百個人，接着又開設了幾個分舵。

「三聖堂」成立了之後，剿了幾個匪巢，震動綠林，故此，很多較小股的匪盜不是銷聲匿跡，便是進行合併，增强實力，與「三聖堂」對抗。

自此之後，每逢有什麼糾紛發生，百姓都到三聖堂的分舵評理。這情况不但成了盜匪的眼中釘，連一些不法的市儈高賣對「三聖堂」也是心生不忿。

可是，三聖堂三個堂主的武功及計謀不同凡响，三四年來，各方的明攻暗算，都給他們一一擊退，而「三聖堂」在這幾年來也樹立了威信，同時扎下了根。

× ×

當下雪松子及劉志邦帶着善能到了百空大師的雲房，只見床上端坐着一人，雙眼圓睜，兩臂微曲，可不正是百空大師？

善能大叫一聲，跪哭於床前。

劉志邦長嘆一聲：「善能，你也不用太過悲傷！令師未完成之志，還得等你去完成呢！」

善能哭道：「三師叔，我師父是得了什麼病……」

劉志邦又嘆了一口氣：「你自已看看，令師諒是死於被人偷襲之下！」

「啊？」善能叫了一聲，自地上竄了起來，上前檢視。

雪松子生性不喜多言，聞言淡淡地道：「傷處在背後！」

善能揭起百空大師的後衣，果見背上有一個淡淡的掌印，他吃了一驚，失聲問道：「師叔，你們可知是誰下手的麼？」

雪松子冷冷一笑，「貧道若然知道，還會站在這裏麼？」

劉志邦接口道：「令師是被人用掌力震斷心脈的！這人的內功十分厲害！善能，你看令師的雙臂微曲，顯然是已有了準備，仍然不支兇手一擊，而且，他的護體神功亦無效，由此可以窺見一二！」

善能臉色一變：「如此說來，兇手的功力豈非不在我師父之下？」

雪松子看了他一眼，毅然道：「你無須担心，不論他武功是高是低，貧道與你酸丁都不會輕饒了他！」

劉志邦輕嘆一聲：「令師被人殺死之事，千萬別宣揚出去，你知道本座的用意麼？」

善能雖然猜到了一二，可是仍低頭問道：「請師叔明言！」

「令師是本堂的柱石，如今仙逝料已使大家不安，假如讓他們知道他是被人殺死的，對士氣影响必然非常之大！如今西北表面上好像十分平靜，而實際上外弛內張……」

雪松子截口道：「假如讓那些妖孽知道了死訊，他們便再也耐不住性子了！是以，本堂上下的鬥志及信心，絕不能有絲毫的影响！」

善能忙道：「弟子省得，請兩位師叔放心！」

雪松子又道：「你兩個師弟，也暫請別通知他們！」

「但，這個，這個……似乎有點不妥吧？」

劉志邦喟然道：「你師弟一個遠在秦州，一個在蘭泉，來回費時，令師的遺體卻不能久置！待辦好喪事之後，再通知他們吧！」

雪松子道：「爲免再生變化，貧道認爲可得多派些人手到各地分舵，以增加實力！好在出家人也不注重那些繁文縟禮，待貧道選個吉日，便替大師火化了吧！」

善能忙道：「一切但由師叔主持！嗯，弟子出去時，假若有人問起弟子有關家師的死因……弟子該如何作答？」

劉志邦沉吟了一下，道：「你便說令師是壽終正寢，坐化歸西吧！」

「是，弟子遵命！」善能道：「弟子有個要求，不知師叔能否准核？」

劉志邦看了雪松子一眼，訝然道：「你有什麼話，但說無妨！即使有說錯的地方，本座亦不怪你便是！」

「弟子希望能保持此室的現狀，以便能查出兇手的蛛絲馬跡！」

劉志邦又望了雪松子一眼。「你想調查？」

「這個自然，家師既然是被人所害，弟子自然希望能早日捉住兇手，替師父報仇！」善能拿眼睨了兩位師叔一眼，「師叔不是說要替師父報仇麼？何況說不定家師是被某股綠林梟雄請來的高手殺害的，假如能查出兇手，對本堂也有好處，起碼能知所防患！」

劉志邦道：「你師父之仇自不能不報，但目前最要緊的一條却是整頓本堂的防務！兇手能够潛入本堂行兇，又能從容逃去，這件事非比尋常！」

善能身子一抖，澀聲問道：「師叔，是誰最先發覺家師被殺的？」

雪松子道：「是智海來報訊的！」

「是智海？」善能脫口道：「他當時在何處？」

智海是百空大師的隨身小沙彌，一向負責百空的生活起居。

雪松子把白玉拂塵輕揮一下，嘆息道：「說來令人難以置信，你師父叫他去拿本法華經，他到令師的藏經室把經取來，交與令師便上茅厠，回來後便發覺令師經已魂歸極樂世界！

「貧道聞訊之後，隨即趕來，只見窗口洞開，房內除了令師的屍體外，別無他人！兇手實在是來去如風呀，當時令師臉向房門，不久，酸丁也來了！」

雪松子向稱劉志邦爲酸丁，而劉志邦也倒稱他爲牛鼻子！兩人都不以爲忤。

劉志邦接口道：「當時愚叔曾經自窗口躍出，在附近走了一匝，却沒發覺什麼異狀，也不見有陌生人！」

善能脫口道：「那麼兇手去了那裏？」說到此，他心頭突然一動：「莫非兇手是本堂的人？」

雪松子目光自窗口望了出去，只見天上巳露出魚白之色，他忙道：「走吧，別讓他們久候！」

劉志邦急提聲道：「智海，智海！」一忽，只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小沙彌急步自外奔了入來，合什道：「三師叔喚弟子？」

「你守住這裏，任何人未得許可不得進來！」劉志邦道：「還有，這裏的一切你不可亂動！」

「是，弟子遵命！」智海嗚咽地道。

送上門來

雪松子、劉志邦及善能換過衣服，袈裟才再度出大堂。

此刻堂上巳換了佈置，正中設了一個靈位，香燭烟霧嬝嬝，衆弟子分立兩旁，整座大堂靜得落針可聞。

「三聖堂」由於是釋、道、儒諸色人等混雜，是以他們平日都分類而聚，和尚、道人、俗家弟子各爲一羣！雖如此，彼此之間相處還是很融洽。

當下俗家弟子都跪下爲百空大師禱祝，而出家人都唸起咒文。一時之間，喃喃的聲音此起彼落。

唸了半個時辰，雪松子雙手一按，輕喝一聲：「停！」他眼光在衆人臉上一掃而過。「百空大師突然歸西，使本堂的實力大受影响！如今西北局勢外弛內張，彷如暴風雨之前夕，是故貧道下令……」說到此處，他故意頓了一頓，然後提聲道：「本堂的弟子聽着：大堂主的死訊，一月之內不得洩漏！以免引起羣魔施虐！」

劉志邦接口道：「尚有一點，自即日起，巡山及巡堂的弟子要增加人手！至於

人手的調動，等下便請善能分配！」

衆人齊聲應允。原來善能的武功、組織及智謀都頗爲出衆，他是內堂的副總香主。

三聖堂的組織頗爲嚴密，三位堂主之下，還有正副總香主，再下便是內堂香主，分舵主及分舵香主。

就在此刻，一個巡山的弟子急忙入來稟報：「啓稟堂主，韓總香主帶着幾個人上來！」

三聖堂的總香主是韓樵，這人善使雙刀，武功頗高，辦事又十分仔細，是以入堂才不過一年，便被提升爲總香主。

劉志邦聞言微怔，詫異地道：「可知來者是何人？」

「小的不知，廖香主叫小的先入來稟報的！」

正在說話問，又見一個弟子急步入來稟報：「啓稟堂主，韓總香主帶着『中州大俠』崔一山、『風雲刀』古逸飄，以及江北總捕頭『神眼禿鷹』沈鷹沈大人及其兩個手下上來！」

雪松子及劉志邦都是一驚，不知這些名震中原的高手爲何聯袂來訪！

雪松子沉吟了一下，說道：「你們且退下！酸丁，貧道與你出去迎接！」

衆人急速地自側門撤退，雪松子及劉志邦正想出大門，只見韓樵快步奔了入來，稟道：「啓稟二位堂主，『中州大俠』崔一山……」

雪松子揮手道：「知道了！他們是你邀來的，還是自己來訪的？」

「屬下自秦州巡視回來，昨夜在山下巧遇他們，原來他們是要來拜山的！」

話音剛落，一個蒼老的笑聲倏地傳了入來：「牛鼻子，你不歡迎麼？」

大門口人影閃動，倏地湧入五個漢子來。劉志邦哈哈一笑道：「諸位大駕光臨，使敝堂生輝不少！恕區區不知，有失遠迎！」

只聽韓樵咦地叫了一聲：「堂主，靈上……」

崔一山眼光銳利，當他看到靈牌上的字時，失聲呼道：「甚麼？百空大師何時歸天？」

古逸飄及沈鷹等也相繼發出驚呼。

雪松子苦笑一聲：「各位是來找他？可惜來遲了半夜！他是在三更時分魂歸極樂的！」

古逸飄道：「百空大師武功深厚，身子也一向健壯，怎會突然撒手西歸？」

劉志邦道：「說來話長，請諸位上來坐下再說吧！」

崔一山等連忙上前拜祭，雪松子及劉志邦在旁答禮。「請諸位到內廳侍茶！」

大堂之後有座小廳，裏面擺設着兩趟楠木交椅，雙方分主客坐下，雪松子道：「諸位來此必另有含意，尤其是沈大人日理萬機，豈會無端端撥冗駕臨，未知來意可否先告訴貧道呢？」

沈鷹輕咳一聲，道：「老夫的確受人之託而來的！去年尾老夫因事到少林寺，有幸見到寺內高僧，他們要老夫代請百空大師上嵩山交流佛學，老夫最近剛好有件案子要到晉陽查辦，事畢便順道來此！」

劉志邦轉對崔一山，道：「崔大俠等人又如此湊巧來此？」

崔一山笑道：「老朽跟老古是被沈兄拉來作件的！」

古逸飄接道：「那是因爲咱倆跟大師比較熟悉，也曾來過貴堂作過客！對啦，到底大師因何突然歸西？」

劉志邦嘆了一口氣，這才把百空大師被害之事說了一遍。

崔一山拍掌道：「假如咱們早到一步，大師便可能逃過此刦了！」

雪松子道：「也許這是天意！所謂刦數難逃，人力豈能勝天！」

古逸飄笑道：「老朽不跟你說這些！嗯，咱們可否到大師雲房看看麼？」

雪松子望了劉志邦一眼，道：「諸位肯去，貧道那有反對之理？何況還有一個名震大江南北的沈神捕，說不定經他慧眼一看，便能看出端倪！」

沈鷹忙道：「道長過獎了，老夫又非神仙！」

古逸飄哈哈大笑，可是笑了一半便想起故人剛逝，如此笑法似乎有點不妥，便硬生生地止住了。「老鷹，這趟你是自個送上門來的！說甚麼也該去看看！」

沈鷹正容地道：「這個自然，起碼也得去瞻仰一下大師的遺容！」

崔一山却道：「酸丁，你放着菩薩在此還不快求他查案？」

劉志邦苦笑一聲。「區區豈有不信沈神捕之能？只不過怕他不肯接受本堂的委託！何況本堂收入有限，平時開支也頗爲困難，還不知道請不請得動他呢！」

沈鷹微微一笑。「老夫查案雖然索價不非，不過也得看人，有些人出十萬兩，老夫也不接受！先到大師的雲房看看再說吧！」

雪松子稽首道：「如此請神捕等跟貧道來！」

沈鷹這次帶出來的是顧思南以及女扮男裝的雲飛烟。自從去年發生了一件誣罪案之後，沈鷹深感司馬城的謀略應變能力以及處事鎮定不同常人，便把他吸收到自己麾下，現在司馬城正跟沈鷹手下的頭號大將蕭穆熟悉情況（有關上述的故事，請閱本故事之十二「泥菩薩」）。是故沒有出來。

雪松子叫開了門，智海看見來了一大羣陌生人，不由一怔，但他地位低微却不敢多問。

百空大師的遺體端坐雲床上，沈鷹只看了幾眼，便問智海：「當時大師的屍體也是在床上？」

「不是。」智海眼圈兒一紅，輕聲道：「小僧自茅厠返回來後，叫了如幾聲門不見師父應聲，是故便推開房門入來，當時房內雖然沒有燈火，但由于窗子打開，月光投射入來，便見到師父神情怪異地對着房門，而手上的法華經也摔落地上；後來才知道師父巳經……」

沈鷹輕吸了一口氣，雙目厲光迸射。「那時是甚麼時分？」

「大概是二更至三更間。」

「這麼晚你還來找他？」

「小僧晚上跟師父睡的！啊不，小僧是獨個兒睡在藏經室內的！」智海邊說邊推開一堵暗門，原來藏經室的入口是在此

房中。

沈鷹探頭一望，只見內室四壁放着不少書架，上面堆滿經書，地上舖了一張草蓆，諒是智海寢息之所。

沈鷹沉吟了一下，又問：「你在房外可有聽到甚麼異响？」

智海毫不思索地道：「沒有！當時四周一片寧靜，假如有聲音，小僧一定能聽得見！」

「由你離開此房去茅厠到返回來，這段時間大概有多久？」

智海想一想才道：「不足半柱香。」

「事後你便去找道長？當時他是在房中？」

「是的。」

沈鷹點點頭，回身去檢視百空大師的遺體，百空大師的致命傷，便是後背靈台穴那一掌，這點顯而易見，不過沈鷹注視的却是正面！

最令他感到興趣的是百空大師的雙臂！雙臂微曲，雙掌攤開，十指微曲，仍正在運勁。

他不由想到一個問題：「百空大師在運功準備抵禦正面之敵？但為何傷在背後？莫非兇手有兩個？」

想到此處，他無意中揭開百空大師的衣袖，只見小臂上有四條淡淡的指痕，他心頭一跳，蹲下一望，小臂下面也有一條指痕，這是被人用手力握的現象！

他再揭開左袖一望，百空大師左臂同樣也有五條淡淡的指痕！

這刹那，沈鷹又想到一個問題：「兩個兇手，一個在正面按住百空大師的雙臂，另一個却在背後猛下毒手！」

這個想法剛生，沈鷹又自己推翻了：「假如如此，百空大師豈有不反抗之理？可是一反抗，外面便自然會聽到聲音。」

他立即轉頭問道：「隔壁之房是誰的寢室？」

雪松子道：「是貧道師侄善能！不過，他昨夜當值巡山，沒有在那裏睡覺！」

沈鷹心頭又一跳，忙道：「他人現在何處？快傳他來此，老夫有話要問他！」

劉志邦叫智海把善能找來，忍不住問道：「舍師侄有嫌疑？」

沈鷹沉吟了一聲道：「有一點點，不過不能作準！老夫有個疑問！兇手為何會這麼巧在他當值之夜才下手？而善能既然負有昨夜巡山之責，為何沒有發現敵踪？而且兇手來去均未被發現，等于是平安地在他眼底下經過兩次！若非他太過大意，便是箇中另有內情！」

劉志邦猛拍一下大腿，脫口道：「區區怎地沒有想到這個問題！等下待區區好好問一問他！」

沈鷹道：「不可！要問該由老夫來問！嗯，善能平日辦事如何？是仔細還是疏忽？」

雪松子答道：「他向來做事都十分穩當，是以本堂才會委他為內堂副香主！」

「哦？」沈鷹心頭一跳，他又想到一個問題，「這是誰提議的？」

劉志邦道：「是大師提議的，牛鼻子跟區區也都讚成。」

沈鷹唔了一聲，取起那卷放在桌上的法華經，隨手翻了幾下，就在此時，智海已把善能找來。

「你是善能？昨夜你在那裏？」

「貧僧昨夜整夜在各處巡視防夜的佈置！」

「你一個人行動？」

「不是，本堂的慣例是兩個香主同行！」善能謹愼地答道：「神捕假如不信，貧僧可把兩位香主找來。」

「不必！對於山上的防務，你認為如何？」

這次，善能想了好一陣子才答道：「基本上稱得滿意，因為屬下弟子都沒有怠惰！」

沈鷹聲音忽厲。「既然如此，兇手上山行兇，你們為何沒有所覺？而且讓他安然逃脫！」

善能惶恐地道：「這個，這個貧道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沈鷹目光灼灼，厲聲道：「百思不得其解？莫非有人行方便之門，讓兇手安然出入？」

善能身子一抖，半晌才道：「也有此可能！」

沈鷹臉色一沉。「此話怎說？」

「本堂弟子自然而然地分成三系，各以僧、道、儒為合，其中以俗家弟子人數最多，這些人都是倉促招集而來的，自不免良莠不齊……」

劉志邦臉色一變。「善能，你在批評本座麼？招集人手工作，大多是你派韓總香主負責的！」

善能坦然地回答道：「善能沒有忘記，不過，這却是事實！由于幾年來本堂跟流寇、盜匪以及西域諸國的武士多番爭鬥，損傷頗大，因此需要不斷地補充人員，是故，這些人的歷史背景便不可能十分了解！更何況對方大可乘這時候派奸細來臥底！」

沈鷹暗暗點頭，輕喟道：「你所說的倒是大有可能，嗯，如此貴堂豈非危險得很？」

劉志邦接答道：「表面上十分平靜，事實上大家都知道危機日深，只有大師豁達，認為只盡人事便可無愧于心，却不把得失看得太重！」

雪松子也嘆息道：「開始時，貧道等也是欠深思，很多可能遇到的事都未曾在事前料及，而作出相應之策……如今却成了騎虎之勢！三聖堂即使被人夷為平地，貧道也看得開！問題是下面的弟兄假如因貧道之不周而產生死傷，則貧道的罪孽便深矣！」

沈鷹道：「你們對弟子不會來一次考核及調查？」

劉志邦長嘆一聲道：「誰說沒有？不過這種方法對一般人有效，對奸細却不怎見效，他們既然混了入來，自然有應付之法，以前便屢次在決鬥之前，發生嘩變及倒戈之事，幸而及時制止，才沒有影响大局！」

眾人一聽，心頭都十分沉重，這才略為了解「三聖堂」之困難以及艱巨，這三年來能安定西北，三位堂主實在花了不少心血。

沈鷹長嘆一聲：「此室並沒有甚麼蛛絲馬跡可尋，而大師臨死前又來不及留言，案子可不易破！即使能找到兇手，假如他不承認，也找不到證據！」

雪松子眉頭一掀。「沈神捕不準備接辦？」

沈鷹道：「天下間本沒天衣無縫之殺人計劃，但有時候兇手計劃周詳，要想破案却不容易，而且得花費很長的時日去作抽絲剝繭，老夫時間有限，看來不能久躭此地為道長效勞了！」

劉志邦不悅地道：「沈大人是怕本堂付不起高昂的調查費用？須知本堂所作所為對朝廷頗有貢獻！」

沈鷹道：「劉堂主誤會了！老夫絕無此意，而且對貴堂之宗旨十分欽佩！只不過，老夫行動的範圍大都在中原，出關日久，又不知關內是否有什麼事，是以未能久躭！」

劉志邦更加不悅。「神捕回關內左右也不過是為了查案而已，難道關內的金銀便比此地的值錢！」

崔一山心知要糟，正想打幾句圓場，可是沈鷹已冷哼一聲。「就算是朝中大臣求老夫，老夫若不願意，他也沒能奈得我何！」

雪松子忙道：「神捕既然不接案，貧道亦不敢勉强，不過，神捕千里迢迢來到，敝堂也得一盡地主之誼，請諸位到內廳用飯！」他又向劉志邦打了個眼色，劉志邦才輕輕地哼了一聲不再發言。

當下由雪松子帶路，眾人依舊返回內廳，下人已把酒菜送了上來，一干人便吃着悶酒，只有崔一山及古逸飄偶爾說幾句話，沖淡一下氣氛。

技癢難止

散席之後，才過晌午，陽光璀燦，自天窗上投下一道明亮的光柱。

沈鷹見百空大師已死，自己答承慧空禪師之求，亦已代辦，便萌了辭退之意。

雪松子忽然道：「神捕，你們下一站去那裏？」

「老夫要入關到洛陽。」

崔一山及古逸飄亦齊聲表示離家日久，該回歸家門了。

雪松子道：「本堂剛遇大師仙逝，一切職務須重新安排，而且須防外敵襲擊，貧道亦無暇相陪，異日有空，請諸位再來，屆時貧道必陪諸位飽覽太白山景色！」

沈鷹乘機道：「如此老夫等亦不再打擾了，今日就此別過，異日有機路過，當再上山拜會兩位！」

眾人亦紛紛向雪松子及劉志邦告辭。

雪松子及劉志邦親自送至山脚，雙方才揮淚而別。

走了一程，崔一山道：「老鷹，你為何不接查此案？難道你眞的嫌對方出不起聘金？」

沈鷹長嘆一聲：「連你也不相信老夫？難怪劉志邦也誤會了老夫！」

古逸飄詫異道：「那是什麼原因？」

雲飛烟笑道：「古伯伯，你連這個也猜不出來？」

古逸飄哈哈一笑。「你古伯伯，年紀老邁，思想遲鈍，猜不出來有什麼稀奇？難道你猜得出來？」

雲飛烟看了沈鷹一眼，道：「那是因為現場沒有絲毫蛛絲馬跡，而且兇手很有可能是混在三聖堂內，此人目的達到之後，自會竊機離開，那時行藏也就暴露了，查不查案，作用根本不大！」

古逸飄一怔，轉頭道：「是這樣麼？老鷹！」

沈鷹嘆息道：「這件案子顯然是三聖堂內的人作的！兇手也必是百空大師的熟人，是以才沒有驚動其他人！老夫假如接辦此案，却又不可能完全限制三聖堂弟子的行動！這樣你說還能查出來麼？」

古逸飄道：「如何限制三聖堂弟子的行動？請你說個明白！」

「很簡單，比如兇手是三聖堂的某個香主或巡山弟子，咱可不能不讓他們繼續執行巡山的職務，只要這人到了人少的地方，偷偷一溜，咱們豈不白費氣力！」顧思南插腔地道：「剛才善能已把三聖堂的內部組織說過了，三聖堂的人員，的確非常複雜，晚輩也讚成頭兒推掉此案！」

沈鷹頷首道：「正是如此！」

崔一山道：「這的確是個難題！」

說話之間，背後忽然傳來一聲暴喝：「諸位且住！」

沈鷹等人一怔，遽忙轉過身來，只見劉志邦一身勁服，飛快地跑了過來。

崔一山訝然呼道：「劉堂主，貴堂又發生什麼大事麼？」

話音剛落，劉志邦已飄落在沈鷹面前，冷冷地道：「敝堂沒發生過什麼事！區區來此只是欲向沈大人討教一下而已！」

沈鷹眉頭一皺道：「討教兩字不敢當！劉當家的有什麼道兒儘管劃下便是！」

「很好！你倒爽快得緊！」劉志邦自身上摸出一對鐵筆，雙手一擺，道：「區區對神捕之名，如雷貫耳，風聞神捕不但精於破案，而且武功高强，被譽為中原有數的高手！區區既然有幸晉見，自然得向神捕討教一番，否則豈非錯失良機！」

沈鷹冷然道：「劉當家似乎應該把精力放在來犯身上，況且老夫武功低微，更不敢自稱高手，只怕要令劉當家失望！」

崔一山忙道：「劉當家又何必認眞？朋友們雖然少不免有印證武功之事，但刀槍無眼，咳咳！這時候，貴堂百空大師剛遭物故，心懷不軌之徒，料已蠢蠢欲動，劉當家似乎該鎭守大營……」

劉志邦看也不看他一眼，仍對沈鷹道：「難道是閣下無胆應戰？還是自知浪得虛名！」

沈鷹臉色一變，道：「劉當家的氣量似乎小了一點。就算老夫是浪得虛名，與劉當家似乎也沒有關係吧！」

崔一山也道：「劉當家假如眞的為求印證中原的武學，不如由老朽陪你玩幾招吧！」

劉志邦淡淡地道：「崔大俠之劍法固然是武林一絕，但區區還無意討教！」

這句話口氣之大，人人均聽得出來，沈鷹禁不住道：「劉當家既然迫人太甚，老夫若不答允，豈不要令人以為老夫怕了你！」

劉志邦哈哈一笑，道：「那麼請神捕賜招！」他見沈鷹懶懶地站着，不禁問道：「神捕的兵器呢？」

「放心，老夫若認為有拔兵器的需要，也用不着你提醒！」

劉志邦臉色一變，沉聲道：「如此區區便不再客氣了！」說罷雙手一錯，鐵筆上取沈鷹雙眼，下刺小腹！

沈鷹將身一閃，揉身欺進！不料，劉志邦那兩招只是虛招，筆至中途，倏地一偏，左手筆斜敲沈鷹的肩膊，右手筆急刺「笑腰穴」！

沈鷹喝了聲好，身子在筆幕中穿插，左手五指倏地向對方面門抓去！

劉志邦不慌不忙地抓起手來，筆尖疾點沈鷹的「勞宮穴」，左手一偏，筆尖離沈鷹的「乳突穴」不過三寸距離！

沈鷹冷哼一聲，右手一翻，掌緣切在筆杆上，鐵筆登時被蕩開，左手同時一沉，手腕一翻，反抓對方的手腕！

劉志邦反應異常快速，手腕隨之變動，筆杆飛快地望沈鷹的腕骨敲下去！

沈鷹的手一縮，右腳却在此刻驀地蹬出！

劉志邦大喝一聲：「來得好！」身子一偏，讓過對方的穿心腿，身子欺前一步，雙筆齊出，急刺沈鷹的胸膛！

沈鷹左腿一曲一彈，身子便如大鷹般向上竄起！

劉志邦輕嘯一聲，身子也跟着拔起，鐵筆仍往沈鷹下盤刺去！

好個沈鷹凌空一吸氣，擰腰換位，雙掌却挾勁擊了下去！

兩股掌風登時如排山倒海般向劉志邦頭頂襲去！

劉志邦微微一驚，一曲腰，凌空打了個沒頭跟斗，向後飄退！

沈鷹雙腳如踩實地般一陣划動，向其追去！

劉志邦的確不是省油燈，眞氣一沉，身子加速墜下，雙腳一站地，雙筆向上反戮！

沈鷹心中暗讚一聲，急忙收身飄落！猛聽劉志邦暴喝一聲，身子竄前幾步，左筆直刺，使了招「仙人指路」，右筆橫掃，却是一招「橫掃千軍」！

這兩招招式都頗為尋常，不過時間却拿揑到恰為好處！沈鷹身子未穩，不敢攖其鋒，急向後閃退！

劉志邦得理不饒人，雙筆如狂風暴雨般攻了過去，一口氣刺了四四一十六招！

沈鷹冷笑一聲，右手在後腰上一搭一翻，一桿烟桿便掣在手上，只見他一桿把對方右筆架開，手腕借力一震，又斜飛三尺，把左筆格住！

劉志邦精神一振，道：「你終於也要動用兵器了！」右筆如毒蛇出洞般，急刺沈鷹胸膛！

沈鷹烟桿急忙飛架，劉志邦的左手筆與此同時刺向對方的脅下，右筆未讓烟桿沾及便收招改刺「丹田穴」！

沈鷹左掌不慌不忙一切，掌緣切在左筆筆杆上，左手烟桿一沉把右筆格住，同時反起一腳把劉志邦迫退！

沈鷹得理不饒人，吸氣急追，劉志邦突然拋筆，拱手道：「沈神捕的絕技果然名不虛傳，使區區心誠悅服！」

沈鷹眉頭一皺，只好收住前進的身形，淡淡地道：「劉當家的筆法也使老夫十分佩服！」

劉志邦哈哈一笑。「那裏那裏，區區只知尙遜神捕一二籌！今日能使區區大快朶頤，使區區心頭舒暢無比！」

崔一山訝道：「劉當家此言怎說？」

「不瞞諸位，區區平生最喜跟人過招，可是近來局勢靜得緊，久未遇上勁敵，却使區區技癢難止，是以一方面跟神捕印證一下，另一方面……」

古逸飄道：「另一方面又可止癢！」

劉志邦又是一陣大笑。「適才區區言語無狀，無非是欲激神捕動手而已，請諸位勿怪！可惜大師剛死，區區未能跟諸位討論武學，實為一大憾事！翌日有機當要再向神捕討敎一二！」

說罷拾起地上的鐵筆，又自懷中摸出一塊鐵牌，雙手遞到沈鷹面前：「神捕，這是本堂之令牌，在此方圓百里，若用得着本堂的弟子者，只要出示令牌，便如堂主親臨！區區深知諸位也許沒把本堂看在眼中，而且武藝高強，但這儘是本堂的一番心意，尙乞勿拒！」

沈鷹見他言談誠懇，而話中又軟中帶硬，便雙手接來，道：「劉當家的好意，老夫豈能不領受？何況老夫們並沒有看輕貴堂！」言罷目光一落，只見令牌上鑄着三聖堂的字樣，四周還雕以花紋，鑄造十分精緻，便把其收了起來。

崔一山及古逸飄等人，也連忙稱謝一番。

劉志邦道：「諸位既然急於入關，區區也不敢多留，咱就此別過，山長水遠，後會有期！」他拱一拱手，回身便向山上馳去！

雲飛烟待他去遠後，才輕聲道：「此人脾氣倒也古怪！」

崔一山道：「這人本是富家子，學文不成才改為學武，成名之後，仍然苦學不倦，上次老朽來時大師也曾當面讚他！」

古逸飄接口道：「無論如何，此人滿腔熱情，傾盡家產開創三聖堂，造福人羣，終是個熱血漢子，只是他脾氣有點古怪，更兼自負高傲，很多不熟悉他的人都跟他不甚投緣！」

沈鷹道：「不然，很多人亦認為老夫的脾氣臭得很！一個人豈無缺點，只要大原則不犯錯，其他的小缺點也就不能苛求！難道你認為每個人都該白玉無瑕麼？」

雲飛烟失笑道：「假如每個人都白玉無瑕，那麼天下間之人不都是全部一個脾氣？那就沒趣得緊了！」

「普天下之人都同為一個脾性，又假定有同樣的宗旨，那又有何不好？」顧思南插腔道：「那時候天下也就太平了！」

崔一山苦笑道：「有這種可能麼？」

「晚輩說的是一種假設！」

沈鷹道：「這個假設根本不能成立！因為每個人的出身、經歷、周圍環境都不同，豈有可能形成同一的脾性及做人宗旨？」一頓又道：「脾氣固然不可能一樣，做人的宗旨也同樣難以取得一致！」

顧思南道：「脾氣不可能一樣，這個屬下同意，但若說做人宗旨不可能一樣，似乎有點……」

沈鷹道：「人既為萬物之靈，那就是說人比其他動物善於思想，換句話說也就是思想複雜，人類之所以會進步，也是基於此點！這樣就會產生各種各樣不同的想法！」

古逸飄道：「這果然是件很難取得一致的事！」

沈鷹道：「這不是難與不難的問題，比如說一般人只求天下太平，生活溫飽，無憂無愁的過活，有的人對這種生活却不甚滿足，因為只一句生活溫飽，實際上有頗大的彈性，有些人要求較低，只要三頓能夠吃飽便已經滿足，有些人却還要求每天有肉有魚才能滿足。

「這種要求表面上一樣，却有程度的差異，有了這種差異便會產生不同的思想及做出不同的行動，要求有肉有魚，必然要加倍努力工作，這樣發展下去，便又會產生像現在這樣的現象！」

古逸飄突然道：「你們看！這山原來這麼雄偉秀麗！」

此刻衆人已行離太白山山腳數里，抬頭已能望及山頂，衆人聞言都是回頭一望，果見太白山在斜陽底下，顯得氣象萬千，十分挺拔雄偉，跟中原明媚的山色自有一番不同。

崔一山道：「雖然咱們都是趕着入關，實際上並沒有什麼急事，不如咱們多躭兩天，到山上一遊吧，否則，豈非枉虛一行！」

古逸飄也欣然同意，他讚好之後，又長嘆一聲才道：「說實在的，老朽也實在怕見那頭雌老虎，回到家內也是受氣，倒不如遲一點才回去！」

衆人都知他有季常之癖，其妻又復潑辣，是以聽後都忍不住笑了起來。

雲飛烟瞅了沈鷹一眼，也道：「叔叔，你看如何？反正兩日工夫也就誤不了多少時日！」

沈鷹笑罵道：「老夫早就知道你會跟他們鬧起哄！好吧！不過，咱們出爾反爾又回三聖堂，豈不……」

古逸飄道：「咱們自另一條路上山，不讓他們知道，這座山這般大，老朽就不信他們在每個地方都能派上人看守！」

崔一山拊掌道：「有理有理，咱們便由另一頭上山吧！」說罷他當先而行。

古逸飄道：「你們都以為拙荊十分兇狠吧？」

沈鷹笑道：「是否兇狠只有你才知道！若非如此，你又何必三天三日便到外面閑蕩！」

古逸飄道：「這方面不是老朽數說你，老鷹，你畢生未曾娶妻，經驗是不如老朽的了！」

「哦？」沈鷹老臉一熱，心中有點不是滋味，却故作大方地道：「如此說來，老夫倒要向你請敎一下了！」

古逸飄嘆息道：「所謂畏妻，只不過是極端愛妻而已……」

話還未說罷，衆人已都哈哈地笑了起來。

古逸飄老臉漲得通紅，怒道：「老朽說錯話麼？你說她兇，難道老朽的武功還不如她？怕她什麼？」

此言一出，衆人都是一怔，沈鷹禁不住問道：「這樣說來你是愛她的了！」

古逸飄傲然道：「當然！」

「那你為何要跑出來？人家是越恩愛越難以分離，你們似乎異於尋常！」

「那是因為老朽受不了她的囉嗦氣！」古逸飄怒道：「好哇，老朽也不與你們多說！」

上了半山，西天只剩下一抹餘暉，暮色已開始籠罩大地了。

崔一山偶一回頭，只見雲飛烟跟顧思南落在後面，兩人喁喁而談，狀甚親暱。他推一推古逸飄，輕聲道：「小顧也很怕雲姪女！」

古逸飄知他故意氣他，便閉嘴走開。

這一夜他們圍在篝火邊高談闊論，只沈鷹一人因心中有事，低頭不語。

聘金一両

兩日之後，沈鷹等人便自東峯下山，取道長安。

這幾天，沈鷹都沉默寡歡，崔一山忍不住問道：「沈兄，你在想什麼？」

沈鷹苦笑道：「還不是為了那一件案子？」

古逸飄笑譏道：「人家好意要聘請你查案，你一口拒絕，如今來到這裏才反悔，可惜雪松子那牛鼻子不知道！」

沈鷹似沒聽出他話中之譏誚，道：「老夫覺得劉志邦的行動有點奇怪，他眞的為了跟老夫印證武功才激老夫出手麼？」

崔一山道：「他不是這樣說麼？」

「但那一仗根本未分勝負，一般人印證武功，即便是點到即止，但也都在勝負已分的情況下才停手的，像他那樣打了一半，便拋筆認輸了，却絕無僅見！」

「也許他自認技不如你！」

「不然，武人對名譽看得最重，尤其以劉志邦高傲的性格更加不可能未曾落敗便先認輸！」

古逸飄也奇怪地道：「老鷹說得有理，這的確不多見！依你之見，那是什麼原因？」

沈鷹低頭不語，古逸飄忍不住又問道：「莫非你在懷疑他是殺死百空大師的兇手？」

沈鷹搖頭道：「假如他是兇手，就更加不會激老夫跟他印證武功，無論如何這個行動，都會促使老夫對他多加留意！」

崔一山道：「可是當時你已拒絕替他們查案了！」

沈鷹仍然搖頭沉吟不語，過了半晌才喃喃地道：「百空大師的雙臂的指痕，也是奇事一樁，他為何來不及反抗便被人按住手臂？」

顧思南接口道：「也許兇手是他的熟人，而大師心中根本不會懷疑那人會對他有所不利！」

「若是如此，他為何會反抗？」沈鷹反問一句：「假如兇手是他的朋友，那麼他必然會用話套住大師，然後假意抓住他的雙臂，這種情況，一定是大師有了某種警覺，準備運功反抗，對方也才會運勁把它抓牢！」

「也許到了那時候，大師才有所警覺！」顧思南道：「大師却料不到對方在他背後還有人，他一運勁之下，對方便發難了！」

沈鷹沉吟了一陣，搖頭道：「不對！有誰能在大師的眼底下潛入房中，而匿藏起來？須知藏經室內已不可能藏身，因爲智海曾經到那裏取法華經！」

頓了一頓他又道：「也許兩個兇手一齊進入他房中，由於是熟人的關係，大師不虞有他，是以那兩人便一前一後，把他圍住！但這樣也解釋不了！」

雲飛烟訝然問道：「這樣還不能夠解釋？」

「假如上述的假設能夠肯定，那麼坐在大師臉前的那個兇手，根本用不着伸手去按住大師的雙臂，而只需用話引開大師的注意力，以便背後那人下手便成了！」沈鷹喃喃地道：「是故那個解釋便顯得不合情理了！」

衆人聽了都是暗暗點頭，覺得這其中果然隱藏了一個謎。

長安城已經遠遠在望了，看來日落之前，便可以入城了。沈鷹突然道：「除非有一個原因……」

顧思南截口問道：「什麼原因？」

沈鷹白了他一眼，接道：「只有一個兇手入去，大師本就對他有成見，是以運勁提防，可能對方表示沒惡意而用手把大師的雙臂按住，此時，另一個兇手自地道之中爬了出來，見此良機便痛下殺手。」

古逸飄道：「你認爲那房中有一條地道通往外面？」

沈鷹想了一會，又自搖頭道：「這個解釋看來又不合情理了！假如那房中有秘道，雪松子及劉志邦自無不知之理，他們若知道自會告訴老……」話至一半，他心頭一動，倏地又住了口。

崔一山訝然問道：「你爲何不再說下去？」

「除非……」沈鷹長嘆一聲：「除非兇手便是雪松子及劉志邦二個！」

衆人不由一怔，古逸飄冷冷地道：「他兩人有殺大師的道理麼？大師雖然身爲大堂主，但據老朽所知，他這大堂主之位，可是給雪松子及劉志邦坐上去的，而大師生性和靄，料不會跟他們有甚裂痕。」

沈鷹突然道：「吃了幾天乾糧，口中都淡出鳥來了，咱們是去喝幾杯吧！」

原來說話之間已進了城，衆人精神一振，便向附近一座酒樓走去。

× × ×

這一夜，他們便歇在一家客棧中，連日走路，顧思南盥洗之後倒在床上，便呼呼入睡，沈鷹心中疑團難釋，輾轉難眠。

二更的梆子聲，遠遠傳來，他仍然沒睡意，便索性下床，點了蠟燭，又裝了一鍋烟抽吸起來。

房內門窗緊閉，烟霧裊裊難散，沈鷹便推開一扇窗子，外面星月滿天，春風輕拂，令人心曠神怡。

沈鷹凭窗又裝了一鍋烟，輕輕敲打起火石來，火星子四濺，就在這刹那，沈鷹目光無意中一瞥，見到一條人影自對面屋瓦上掠過。

夜風一吹，衣袂飄飄，星月下，沈鷹看得分明，那是一襲道袍，雖然臉部看不清楚，但那綹長鬚隨風飄動，却使沈鷹心頭狂跳。

他一怔之下，忖道：「這人是誰，是雪松子？」想到此，他伸手在窗台上一按，身子立即翻了出去，腳尖在牆上一蹬，便如飛矢般跳至對面屋頂！

目光再一瞥，只在這一忽間，那個夜行人已不知所去。

沈鷹心頭又是一動：「莫非雪松子是衝着老夫來的？若不是，那又是爲了什麼？」身隨念轉，便在附近查視起來。

周圍附近的屋脊前後都沒有藏人，那麼雪松子匿在何處？

四找未見，沈鷹只好返回房內，繼續抽烟！

一袋烟過去了，仍不見有任何聲息，他心中不由再忖道：「莫非那人並非雪松子？」他不由啞然失笑，暗怪自己疑心生暗鬼，試問天下間道士蓄有長鬚者有多少人？豈能僅此便斷定那人是雪松子？

他敲掉烟灰，正想關窗子，就在他伸手出去時，目光又瞥及那條黑影，黑影自一座大院屋頂衝起，向城外掠去！

沈鷹暗哼一聲，穿窗而出，展開身形急追下去！

那條黑影不知是否發覺有人追踪，還是另有他因，倏地自屋瓦上躍了下去，沈鷹追到那裏，望將下去。只見小巷內家家戶戶的窗子緊閉，那人好似自地底消失了般！

他目光四處一掠，躍身下去，在小巷子來回走了幾趟，仍然找不着那道人的踪影，只好恨恨地走回客棧。

剛走了幾步，心頭一動，又再躍上一座屋瓦，往剛才黑影冒起的大院馳去！

一到那裏，只見屋脊後，現出幢幢的人影，一個壯漢喝道：「大胆狂徒，竟敢來犯虎威！弟兄們，快把他圍住！」

沈鷹不願揹黑鍋，連忙飛身急退，冷不防背後一棵大樹上，躍下幾個壯漢，兩柄單刀對着沈鷹的後腦及後肩劈將下來！

沈鷹聽得風聲，慌忙向側一閃，可是前頭的大漢們已把他團團圍住了。

沈鷹怒道：「老夫路過也不行麼？你頭子是什麼人？這般橫行霸道！」

一個中年漢子拱手問道：「閣下是何處高人？來此有何貴幹？」

沈鷹怒道：「老夫愛到那裏便到那裏，皇帝老子也管不着，你是什麼東西，竟敢查問老夫的身份！」

那漢子臉色一變，冷冷地道：「如此在下只好得罪了！上！」他左手向手下一揮，右手長劍劃了半個弧圈，望沈鷹肩膊斜劈了下來。

沈鷹冷笑一聲：「你們是要找死，可與人無尤！」烟桿把長劍擊開，左手五指屈起如鋼鈎，向對方面門抓去！

那漢子喊聲好厲害，猛地使了招鳳點頭，堪堪避過！

沈鷹喝道：「再吃老夫一桿！」烟桿橫古其腰！

只聽一個清越的聲音叫道：「休傷我大哥！」斜地飛出了一柄短劍，把烟桿格開！

沈鷹斜眼一望，來的是一個臉龐長得跟中年漢子頗爲相像的青年！

這刹那，背後風聲又响，沈鷹顧不得傷敵，身子一旋，旱烟桿急速地飛出，只聽「噹噹」兩聲，兩柄單刀登時被蕩了開

去！

那中年漢子喝道：「點子硬，併肩子上！」

沈鷹先下手爲强，雙腳一錯，左手食中兩指駢起如戟，向中年漢子脅下戳去！

那漢子倒閃一步，長劍回削沈鷹的手腕，沈鷹倏地標前一步，烟桿望那個年青漢子擊去：「倒下吧，小子！」

中年漢子愛弟心切，慌忙搶前，長劍反刺沈鷹的後背！

不料，沈鷹那幾招根本是虛招，意在使對方亂了陣腳！中年漢子長劍剛遞出，沈鷹已轉過身來，烟桿一格，左臂暴長，五指一落，便抓住對方的手腕，接着手上用勁，「叮噹」一聲，漢子的長劍便跌落地上。

這刹那，那青年漢子才驀地驚醒，長劍一挽，飛刺過來，沈鷹把中年漢子一拖，護在身前，冷冷地道：「你刺吧！」

那青年見大哥被人制服，急忙收劍喝道：「你意欲何爲？」

沈鷹冷冷地道：「老夫本來只是路過而已，你們偏要撩撥老夫，如今老夫倒要問你們一句：「你們到底是什麼來路？這院子裏住的又是什麼人？」

那些壯漢團團把沈鷹圍住，一個壯漢道：「小風，你不用害怕，他不敢傷害你大哥！喂，你還不放人？」

那個叫小風的青年也忙道：「閣下既然自言是過路的，那麼請放下我大哥吧，咱也放你離開，如何？」

沈鷹哈哈一笑。「老夫若要離開，根本用不着你們放！快答老夫所問！」

話音剛落，只聽得院子中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風領班，大人問發生了什麼事？」

沈鷹目光一落，見內室走出一個老蒼頭來，他手上用勁，問道：「你是風領班？下面住的是那位大人？」

那個風領班忙說道：「是……是楊大人……」

「楊大人？知州楊大人？」沈鷹聲音倏地轉厲：「楊大人府上老夫曾去過，他可不是住在這裏！你若再有虛言，老夫便把你斃了！」

風領班道：「在下並無虛言……你若不信，可以問他們！」

只聽那個小風及一干大漢齊聲道：「下面住的眞的是楊大人。」

「他搬了家？」

「這裏是楊大人的如夫人住所……」

沈鷹哈哈一笑。「原來是金屋藏嬌！老夫且問你一句，剛才是不是有人來此？一個道人！」

「沒有……沒有……」風領班顫聲道：「閣下若不信可下去問楊夫人！」

那個老蒼頭見狀大吃一驚，失聲呼道：「不好啦，來了汪洋大盜啦！」

沈鷹眉頭一皺，喝道：「住口！快告訴楊大人，說老夫沈鷹路過此地，他日有空再行來拜訪！」說罷手一鬆，雙腳一頓，如大鳥般掠起，半空一個轉折，平射出去！

那些護衛聽得沈鷹之名，都是大吃一驚，暗道一聲：「難怪武功如此之高！」想起沈大人沒有怪責，却又有點慶幸感。

沈鷹幾個起落已飄前十餘丈，正想飛身上房，忽覺黑暗中傳來一個衣袂聲，他連忙住步轉身，喝道：「誰？」

只見屋脊後躍出一條中年漢子來，目光下看得分明，那人一顆頭顱寸草不生，臉上却幪着一塊黑布。

沈鷹心中冷哼一聲，暗中運勁手臂，不料那人倏地跪倒在屋瓦上，同時抓下幪臉巾，露出一張瘦長的臉龐來，赫然是善能和尚！

「是你？」沈鷹一怔，脫口問道：「你爲何來此？」

「小僧心想神捕入關，必會取道此處，是故守在此地，剛才聽見聲音，趕來一看，果然是神捕在此！」

沈鷹說道：「你起來吧，你找老夫何事？」

「小僧是來求神捕查案的！那天神捕離開之後，小僧想來想去也頗覺有可疑之處，所以……」

沈鷹嘆息道：「你起來慢慢說吧！」

「神捕不答應，小僧便不起來！」

沈鷹心中實在委決不下，中原事務繁忙，他不能在此久躭，但這件案子的疑點，却使他心癢難搔。一時之間，竟說不出話來。

善能道：「神捕是否怕小僧付不起聘金？事實上小僧身上亦沒銀両，不過，容後小僧自會慢慢設法清還！」

沈鷹心頭一動，道：「你還是回去吧！老夫實在無暇替令師查案！」說罷便飛身入房。

顧思南聽見聲響，揉揉眼皮道：「頭兒，你還不睡？」

沈鷹探頭望出去，只見善能仍然直挺挺地跪着，沈鷹順手把窗子關回，裝了一袋烟，「滋巴滋巴」地抽吸起來。

烟火在黑暗中忽明忽暗，沈鷹的心緒也是晴陰不定。

烟絲經已燒成灰燼，沈鷹把烟長長地噴了出來，抬起一隻腳，烟桿一落，敲在鞋底，把烟灰彈掉。他把烟桿在腰帶上一插，推開窗子，只見善能依然跪着，這次他換了個方位，面對着沈鷹所住之窗，目光露出乞求之色。

沈鷹噓了一口氣，敲燃刀石，把蠟燭照亮。

「小顧，你下去把善能請上來！」

顧思南瞿然一醒，一骨碌翻坐起來。

「什麼？善能在那裏？」

「他在下面，唉！老夫若再拒絕替他查案，只怕別人都要以爲老夫是個愛財如命之人了！」

顧思南邊披衣邊道：「其實頭兒若接下此案，也不錯的！」

沈鷹雙眼一睜，問道：「這是什麼原因？」

顧思南笑道：「頭兒，你在中原江北聲名顯赫，江南方面對頭兒之名及能力也能熟悉，只有這關外似乎名頭不那麼响亮，所以……」

沈鷹啐了他一口。「快下去！」

兩人的對話驚醒了崔一山、古逸飄及雲飛烟。

雲飛烟隔房問道：「叔叔，發生了什麼事？」

沈鷹輕咳一聲：「善能和尚來了！」

崔一山等人聽後也都是十分詫異，連忙披衣過來。

顧思南帶着善能自窗口飛了入來，沈鷹道：「請坐。」

善能驚喜地說道：「神捕，您答應了麼？」

沈鷹板着臉道：「老夫若不答應，你豈非要跪破膝蓋？令師在九泉之下也會怪老夫！」

善能大喜，急忙跪下，恭恭敬敬地叩了一個响頭，沈鷹見他行此大禮，急忙把他扶起來。「你再不坐下，老夫便要食言了！」

善能只好乖乖坐下，房門倏地响起，沈鷹忙示意顧思南去開門，進來的果然是古逸飄，崔一山及雲飛烟。

「咦，善能你怎地來此？」

善能道：「小僧對家師之死，一直耿耿於懷，所以便再來求神捕……」倏地轉過頭來：「請問神捕要收多少費用？」

崔一山道：「你是個出家人，神捕自不會收……」

沈鷹沉聲道：「老夫之例不能自立自破，費用是一定要收的了！不過，看在你的誠意份上，便只收白銀一両吧！」

此言一出，衆人不由都笑了起來。

再上太白山

沈鷹又裝了一鍋烟，緩緩抽吸起來，他腦海中迅速把那日在太白山三聖堂所見到的一切，回憶了一遍，然後問道：「令師跟你二個師叔的感情如何？」

善能想了一會才道：「家師性格平易謙和！二師叔嫉惡如仇，行事果斷，三師叔性格高傲自負，却甚聰明，他們三人的性格可說全然不同，不過平日却能融洽地相處，大概與家師居中起了中和的作用也有關係！」

「他們可曾有齬齟？」

善能搖頭道：「即使有也只是在處理堂務工作上的異見而已，不過他們經過一番研討之後，都能取得一致的意見！」

「你的意思是說，他們沒有結怨的可能？」

善能毅然地道：「小僧確有此見！」

沈鷹沉吟了一下，又問道：「令師寢室是否有秘道通往外面？」

善能道：「小僧從未聽說過……」

沈鷹煩燥地道：「那麼兇手如何潛入寢室？智海這人可有值得懷疑之處麼？」

善能道：「他是個棄嬰，在襁褓之中便被家師檢上五台山撫養，視家師如親生之父，他絕不可能會暗算家師，再說他也沒有此等功力！」

「這可難說，」沈鷹冷然地道：「說不定他的親生之父找了上來，他聽從其父之言，暗中加害也未定！」

崔一山忍不住道：「他有何能力可加害百空大師？須知百空大師武功絕不在我等之下！智海今年不過十四五歲，即使自出娘胎便學武也動不了大師一根毫毛！」

沈鷹道：「你們的看法太簡單了，一個人要暗害別人，並不一定需要高强的武功，在這件事件上，智海只須做了一件事，便可起了極大的作用！」

善能截口問道：「什麼事能起這麼大的作用？」

「他只須偷偷把兇手藏在藏經室內，便可以了！因爲那間藏經室是由他負責管理的！」

善能臉色一變，脫口道：「這樣做家師絕不用防備！而智海慌稱去茅厠，却偷偷折了回來，在門外發言引開到師的注意力，兇手便乘機從藏經室內竄了出來，在家師背後下手！」

沈鷹長嘆一聲道：「這是最合情合理的推論了，可是這又如何解釋令師手臂上的指痕這個跡象？」

衆人剛活躍的心又再沉下去。

「如此神捕又有什麼比較合理的解釋？」善能苦着臉道：「小僧此刻一顆心早巳亂糟糟！」

沈鷹道：「老夫若能有個合理推斷，當日在貴堂便早巳接受查案了，正是因爲此案既複雜，且疑點又多，調查起來，可要花費不少時日，是故老夫才拒絕……」

他又長嘆了一聲：「現在只能由頭慢慢調查，老夫便當作令師手臂上根本沒有什麼指痕的現象來調查！」一頓又道：「智海近來可有什麼異常的行動？」

「小僧倒不曾發覺，不過，小僧在堂內的職務頗繁重，近來跟家師及智海小師弟也較少見面！」

沈鷹語氣一轉。「你可曾有思疑過某人麼？」他眉頭一皺：「堂內可有誰，近來行動異常或以前曾與令師結下什麼仇怨的？」

善能想了一會，搖頭道：「沒有！也許是小僧愚昧看不出來！」

沈鷹道：「你先回山吧，老夫再過一天才去，唔，你可得把老夫接受你委託查案之事先告訴二位堂主！」

「這個自然，那麼小僧先走一步了！他日咱再在山上見面！」善能說罷，依然自窗口穿出去。

沈鷹目光在衆人臉上一瞥，苦笑道：「這件案子當眞棘手！老夫查案多年，尚未碰上這種案子哩！」

古逸飄道：「老鷹，你後悔了？」

沈鷹沉聲道：「老夫既然接受了他的委託，自沒後悔之理！明知是燙手的山芋，也要把它接住！」

顧思南道：「那個兇手……」

「不是一個，是兩個！」沈鷹道：「一個在大師臉前，一個在大師的背後，若只是一個兇手，他絕沒可能動得了大師而又不驚動別人，甚至連大師都來不及起身應敵！」

雲飛烟喃喃地道：「假如兇手是兩個，那麼其中一個又如何潛入大師的寢室？除非他是個隱身人！」

崔一山失笑道：「這世上有隱身草及隱身人之可能麼？」

「若非便是兇手不止兩個！」

沈鷹心頭一動，道：「烟兒，你且說來聽聽！」

「姪女的推論是這樣：兇手有三人，一個藏在藏經室內，一個在房外，另一個却是大師的熟人或者朋友之類的人。

「事情發生的過程大概會這樣：在房

外的那人故意發出聲響，引起大師的注意，那時候大師可能預防萬一而把功力聚集於雙臂之上，可是他臉前那個人却勸道：「大師，且稍等一下，看他要如何行動！」

「這刹那，那個匿於藏經室之內的兇手便突然衝出來。一掌擊在大師的後背上，而把大師的心脈震斷！這之後他們可能還要做些消滅形跡或者故佈疑陣，可是智海巳回來了，脚步聲驚動了他們，故此，他們便由窗口溜掉！」

雲飛烟喘了一口氣，道：「姪女認爲這個推論最爲合情理，否則，除非兇手是隱身人！」

衆人聽了都暗暗點頭，連沈鷹目中都露出一絲讚許之色，沉吟了一陣，才道：「房外那個從犯若發出異响，或者聲息，不會驚動其他人麼？須知假如只有脚步聲，大師必會認爲此人可能是智海去而復返，再不是也可能是堂內的巡堂弟子！」

雲飛烟道：「假如房外那人是用『傳音入密』的玄功跟大師交談呢？這樣便不會驚動別人了！」

崔一山擊掌道：「雲姪女這個推論即使與事實有出入，老朽也要讚一聲好！」

沈鷹負手於背，在房中踱起步來。「問題是假如這三個人武功都如此之高，能自藏經室中竄出來而不驚動大師的，這份功力老夫自忖還沒把握辦得到！而懂得『傳音入密』玄功的人，其功力之高也是可以想像得到！他們大可以明挑向大師叫戰，又何必千方百計設法把大師暗殺？」

古逸飄道：「也許對方怕明挑沒有把握，因爲三聖堂的其他兩位堂主的功力也是非同小可！」

「不然！」沈鷹斷然道：「大師既然身爲三聖堂的大堂主，他絕不可能整天窩在雲房內！到了某段時間若不下山到各處分舵查視也會走出太白山！只要他一落單，對方以兩敵一——假設那個臉對大師的從犯不露臉，便有絕對殺死大師的把握！

「又假設大師身邊帶了手下，他們也可以帶幾個助手協助把大師跟他的隨從格開！」

古逸飄反問一句：「現在這樣豈不是更加乾脆？起碼無驚無險！」

「不然！」沈鷹又一口否定：「這樣做，他們依然要冒險，第一，誰讓他們安然通過巡山弟子的綫眼？即使他們收買了幾個三聖堂的弟子，也仍然有被其他人發覺的可能！第二，假如這計劃臨時生變，大師忽然有所警覺，或者雪松子及劉志邦忽然來找大師商量堂務，那麼那個面對大師的從犯便要暴露了！

「至於說到無驚無險一項，更加不可能，因爲身在虎穴，只要大師露出點聲音，便會把其他人引來，那時候他們要想安然離開，便不容易了！」

古逸飄沒好氣地道：「這樣又不合理，那樣又不可能，咱還說來做什麼？不如乾脆再回去睡覺！」

沈鷹笑道：「老夫正想叫你們去睡覺！」他伸一伸懶腰，「老夫至今尚未闔過眼！烟兒，你剛才能想出兇手有三個人，這一點證明你現在的腦筋比以前大爲管用，不過凡是想出一個初步的推論，還得仔細推敲一下，看看它到底有沒有破綻！你再回去仔細想想吧！」

× × ×

剛交午時，沈鷹便帶着顧思南備了拜帖到楊顯文的府邸拜訪。

門公入內通知之後，楊顯文聞訊慌忙更衣親自到大門外迎接。「沈大人何時到達關外？怎不事先通知一聲，好讓下官接待！」

沈鷹把他扶起，笑道：「老夫今次出關是爲了一點私人事務而來，今日拜會楊大人也是以私人之身份，請楊大人不必多禮！」

這楊顯文是科班出身，今年才剛三十歲，算得上是少年得志，當下他忙道：「沈大人無論以何種身份蒞臨，下官都是無任歡迎，請大人到廳上用茶！」

沈鷹微微一笑。「昨夜老夫剛巧路過令寵之家，跟貴价生了一點誤會，大概騷擾了楊大人的好夢吧！」

楊顯文有點尷尬地道：「拙荊醋意甚大不能容人，下官無可奈何，只得另置金屋，倒令大人見笑了！」

「不敢！老夫一時戲言，楊大人萬勿當眞！」

「大人兩字不敢當，沈大人便稱下官草名吧！」

「如此甚佳！老夫出身江湖，對官場上的一些褥禮也不甚習慣！」

說着已到了廳上，雙方坐定，丫環立即送上香茗，楊顯文眼望顧思南，道：「這位是……」

「他是老夫的助手，曾蒙聖上御賜爲『帶刀龍衞』，並賜秩六品！思南，你還不拜見楊大人？」

顧思南連忙站起行禮：「小將顧思南，拜見楊大人！」

「不敢不敢，顧龍衞請坐！」楊顯文見沈鷹喝了茶，便擊掌召喚僕人：「快叫廚子準備一席上佳筵席，可不能怠慢！」一頓又問：「不知沈大人駕臨寒舍有何指敎？」

「指敎兩字不敢當！」沈鷹對他印象頗佳，微笑道，「老夫今日來此，一是爲了昨夜之事致歉，二是……」

楊顯文截口道：「這倒不必，此乃下官隨從有眼無珠，怎怪得沈大人？」

沈鷹續道：「二是老夫想問楊大人一件事，只不知大人能否坦誠相告？」

楊顯文怔了一怔，訝然問道：「不知沈大人欲知何事？下官絕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請沈大人發問！」

「也不是什麼要緊之事，嗯，昨夜是不是有個道人到令寵處找你？」沈鷹說罷，雙眼倏地迸出兩股凌厲的目光。

楊顯文身子微震一下，詫異地道：「並沒有這樣的人來找下官，大人爲何詢此？」一頓又道：「昨夜一宵，根本沒任何人來找下官！」

「哦？」沈鷹臉色微沉，「但老夫親眼看見的事……嘿嘿，莫非老夫眼花了不成？」

楊顯文臉色大變。「大人言重了！咳咳！不知大人如何親眼見之？」

沈鷹故意不說只拿眼瞪着楊顯文，把他瞧得渾身發毛。「大人看見下官…在小妾住所，跟…跟一個道長相談？那個道人

是誰？是汪洋大盜，還是……」

這句話可使沈鷹更加說不出話來了，因爲他看到的只是一個道人自楊顯文的小妾的屋頂上掠起而已，說不定那道人只不過藏在屋脊後，而非下去找楊顯文。

楊顯文見他沉吟不語，更加緊張，忙又道：「大人如若不信，下官可叫風領班來，來……來跟大人對證一下！」

沈鷹只得道：「不必了，老夫只是看見那道人自令寵的屋頂上躍起而已！楊大人請別誤會，老夫只是隨口問問而已！」

楊顯文神色一鬆，半晌又問：「那道人可是沈大人要追捕的犯人？」

沈鷹搖頭道：「不是，他可能是三聖堂的二堂主長髯道人，可不是什麼汪洋大盜！」

楊顯文笑道：「原來是他！這幾年來地方上的靖安，單靠官府微薄的力量實在不够，幸而三聖堂暗中爲朝廷盡力，下官心中也很感激他們呢，只是礙於官規，不敢登門致謝！假如下官知道他在屋上，必定請他下來喝杯水酒，而大人問及也不會有所隱瞞！」

沈鷹眉頭一皺。「你那些護衞沒有發覺他之到來？」

楊顯文笑罵道：「那些都是酒囊飯袋，對付一些流氓小偸還可以，要想對付像長髯道人那種高手，那是萬萬不可能的了！嗯，大人要找他是爲了何事？」

沈鷹不願意把事實眞相告訴他，便含糊地道：「其實那人也未必是長髯道人，老夫對他也只是久仰大名，惜無緣見臉，昨夜老夫半夜醒來，睡不着覺，無意中見他經過，心想這人跟傳聞中的長髯道人十分相像，便欲上前攀交，可惜追出去時，已失去了他的踪跡！」

「原來如此！三聖堂就在太白山上，離此不遠，大人若要去見他，下官便叫人備馬帶路！」

「這倒不必！大概老夫跟他也是無緣！」沈鷹道：「中原還有事等待老夫去辦，老夫下午便要離開了！」

「這樣快便要去啦？上次大人來此，也是匆匆而去，今次說什麼也要多躭一兩天，讓下官陪大人到城中瀏覽一下名勝古跡！」

沈鷹淡淡地道：「下次再來打擾楊大人吧！今次時間實是太急了，心中有事，要玩也不痛快！」

「大人此言倒大有道理！」楊顯文奉承地道。

說着下人已把酒菜送了上來，楊顯文連忙請沈鷹及顧思南入席，又派人入後堂請夫人出來相陪。

這一頓酒倒也吃得十分融洽，沈鷹看看已差不多，便與顧思南告辭，楊顯文執意要送至客棧，沈鷹只好答允。

到了客棧門外，沈鷹對顧思南打了個眼色，顧思南會意立即搶先入店，他知會了雲飛烟及崔一山等人，不可多言。

收拾了行裝，楊顯文親自送至十里亭，這才揮手而別。

古逸飄輕聲罵道：「這狗官要拍你馬屁，却累咱多走寃枉路！」衆人都笑了起來。

雲飛烟問道：「叔叔，您去找那狗官是爲了什麼？」

「昨夜老夫見到一個道人在他愛妾屋上掠過，以爲是雪松子，所以去問他！」

古逸飄連忙走快一步，問道：「雪松子那牛鼻子來狗找官？」

沈鷹笑道：「做官的並非全部是狗！嗯，但楊顯文否認了，他說根本沒有這回事！」

「會否是你眼花看錯？」

沈鷹皺眉道：「事實上當時老夫並未曾看清對方的面目，只見那道人頷下有一綹長髯而已！」

崔一山道：「那可作不了準，這年頭道人最喜蓄鬚留髯，有長髯的道人可不少！」一頓又詫異地問道：「假如那道人眞的是雪松子，那又如何？這行徑值得懷疑麼？」

沈鷹沉吟了一陣，才低聲道：「說不上值得懷疑，不過三聖堂此刻軍情吃緊，假如是尋常的來往，似乎不應選擇這個時機！」

「你認爲他會跟官府勾結？」

沈鷹皺眉道：「三聖堂的組織及行事有異於尋常的帮會，他們所做的本應是官府該做的！如今官府既然無能爲力，有了三聖堂對官對民都是好事一件！即使他們有來往，也絕不能說是勾結！」

崔一山訕訕地一笑，自我解嘲地道：「幸而他們並沒有來往，也成不了什麼勾結！」

雲飛烟却問道：「叔叔，你打算如何調查？」

「到了三聖堂重新仔細勘查過現場再說！同時咱們也得了解一下三聖堂的對手的情況！」

衆人忍飢抵渴，早起夜宿，第三天黃昏後便已望見巍峨的太白山。

顧思南笑道：「頭兒，要是牛鼻子跟酸丁看到咱們去而復返，不知會如何？尤其是那個酸丁，怕會出言譏誚！」

「這也顧不得那麼多！」古逸飄插口道：「難道他會把咱們趕走不行！」

沈鷹這刹那却想到一個問題，脫口道：「那天老夫眞的太過大意了！」

「什麼事頭兒？」

「那夜老夫剛涉足楊顯文愛妾的屋瓦上，那個風領班及護衞便已發覺，既然他們有如此的警覺，爲何那個道人伏在那裏却不曾發覺？豈不奇哉！」

崔一山接口道：「這倒值得懷疑！除非那道人是楊顯文的朋友，而他也的確是去找那狗官！」

顧思南急道：「可是楊顯文却道那夜沒有任何人去找他！他是有心隱瞞麼？」

沈鷹點頭道：「老夫可以肯定一件事！那道人的確是去找楊顯文的！而且那道人若不是雪松子，來路也不正常！否則他便沒有騙咱的道理！」

崔一山道：「問題是那個道人是否眞的是雪松子！假如是的話，這中間的奧妙便大有推敲的必要了！」

說着，天色已黑齊，亦已走至山脚，一陣山風吹來，衆人便隱隱聽到一陣兵器的碰擊聲！

古逸飄喝道：「快上去看看！」衆人立即提氣急馳。

浴血夜戰

夜空無雲，星月爭輝。

太白山雖然險峻，却難不了沈鷹等人，身法展開如同星丸般向上疾昇！

山風吹來，喊殺聲以及兵器碰撞聲越來越亮，看情況三聖堂必然是來了勁敵，衆人去勢更急！

沈鷹猛吸一口氣，幾個起落已越衆而前。遠遠已望見三聖堂外那座草坪，人影幢幢，刀光霍霍！三聖堂的弟子竟然抵不住，不住後退！

沈鷹高嘯一聲，身子如蔴鷹般撲過去，半空中，猛地推出兩掌，强勁無匹的罡風，登時擊斃幾個來敵！

雙脚未曾沾地，旱烟桿已抽握在手上，呼地一聲，猛然擊出，「噗！」一個黑衣漢子頭頂頓時開花！

沈鷹有如虎入狠羣般，向人多處竄去，雙手同時不斷地搖動，接連殺倒不少來敵！

只聽一聲暴喝：「誰敢破壞『飛雲寨』的好事！」話音剛落，一個葛衣紅臉老者自人羣中撲了出來！

沈鷹冷笑一聲：「老夫沈鷹！先把你殺了！」雙脚一頓，飛也似地掠去，旱烟桿一轉，烟咀當作小花槍向對方的「乳突穴」戳去！

那老者聽見沈鷹兩個字，神情一呆，諒是大出意料。

說時遲，那時快，沈鷹的烟咀經已臨身，他不敢怠慢，八卦刀一沉，向烟桿砍去！

沈鷹長笑一聲，手腕一沉，烟咀倏地向天竪起，改點他的腕脈！

紅臉老者，反應也快，雙脚一錯，八卦刀橫劈過去！

「來的可是有『神眼禿鷹』之稱的沈鷹？」

「正是老夫！」沈鷹冷冷地道：「你又是何人？」嘴上動着，手也沒敢空閒，左掌看得眞切，倏地拍去，擊在刀背上，那柄八卦刀的刀勢登時被破了！

紅臉老者大吃一驚，他深知自己這一刀的威力，可是對方仍能舉重若輕，一招破解，這份功力他便自忖不如！也因此他連忙後退兩步。

「在下飛雲寨副寨主冼笑雪，因與三聖堂有點過節在此解決，請問神捕可是對方邀來助拳的麼？」

沈鷹目光一瞥，見古逸飄等人投入戰場之後，雖然已穩住陣脚，但仍未挽回劣勢，是以喝道：「老夫是不請自來的！三聖堂所作所爲，天人共欽，你們既與之有樑子，那便不是什麼好東西！」烟桿又再戳出！

冼笑雪臉色一變。「你既然有心來淌渾水，便休怪冼某狠毒，孩兒們快上！」

沈鷹不屑地一哂。「老夫什麼高人未曾會過？有手段即管使出來！」掌桿連揮，一口氣把冼笑雪迫退四步！

這時刻，飛雲寨的嘍囉經已圍了上來，沈鷹突然捨棄冼笑雪，身子倏地倒飛，左肘向後一撞，只聽「喀嗤」一聲，一個大漢痛呼一聲，胸骨斷折，倒插入心，軟軟地跌倒！

沈鷹一招得手之後，雙脚一點，身子斜飛，烟桿往一個瘦削的漢子擊去！

那漢子一口單刀連忙飛上抵擋！不料，眼一花沈鷹經已失了踪影！

原來沈鷹那只是虛招，桿至中途，身子一歪，向側欺去，左掌恰好印在一個粗壯漢子的小腹上！

那漢子「啊」地叫了一聲，一口鮮血，衝天噴出，飛起三四尺高！

沈鷹身子一旋，右脚蹬出，那漢子如水牛般大小的軀體便向瘦漢飛去！

那瘦漢猛見一件龐然大物飛撞過來，登時手忙脚亂，沈鷹雙脚連點，右臂暴長，一桿點在他「氣海穴」上！

刹那，一柄單刀，一條熟銅棍朝他後背飛擊過來！

好個沈鷹！反應異常迅速，左手一落，五爪抓住瘦漢的衣領，向後一送！

猛聽兩聲骨折聲響，沈鷹却已乘勢竄至冼笑雪跟前，左掌挾勁猛然印出！

冼笑雪料不到沈鷹行動快逾奔馬，一忽間已至眼前，倉猝只好偏身一讓！

沈鷹那一掌凝而不散，蓄而不發，右手烟桿橫裏掃出。

冼笑雪怒喝一聲，八卦刀盡力砍下，把烟桿擋開。

沈鷹的左掌這才猝然反掃過來！

冼笑雪閃無可閃，左掌只好迎起，「啪！」兩掌互交，沈鷹上身晃動兩下，冼笑雪却蹬開三步！

沈鷹長笑一聲：「那裏跑！」烟桿泛起一團桿花，分心便刺！

正在暗暗得意之際，橫裏突然砍來一柄單刀，猛切沈鷹的右後腰，這一刀勢力十分勇猛，沈鷹只好嘆息一聲擰腰避開！

沈鷹一退之後，那個嘍囉立即蜂湧過來，團團把沈鷹圍住。

「你們既然不知死活，就勿怪老夫出手狠辣！」

沈鷹立心下威，是以一上來，左掌便用重手法連斃兩敵，右手烟桿左遮右擋，尚有餘力反攻，一時之間，只見十餘個大漢隨着沈鷹而轉，沈鷹却似穿花蝴蝶般，周旋在羣敵之中！

眨眼之間，又有三四個嘍囉死在沈鷹手下，冼笑雪忍不住揮刀加入戰團，這才把陣脚穩住！

× × ×

崔一山見沈鷹衝入敵陣，便躍上一塊岩石四處一望，他見善能被兩個持雙刀的中年漢子迫得連連後退，那把戒刀也逐漸施展不開，是以他便躍身投向那邊！

善能正在吃緊，得到崔一山之助，壓力大減，喜道：「崔大俠來得正好，否則，小僧便不堪設想了！」

「這兩個是什麼來路？」

「飛雲寨請來助拳的！是兩個獨行大盜！」

一個漢子獰笑一聲，笑道：「不是獨行大盜！是雙行大盜，咱們兩兄弟素來焦不離孟！」

崔一山長劍一挑，喝道：「那便一齊死吧！」劍鋒一迴，又改削老二。

這兩人大哥叫楊超，弟弟叫楊猛，武功頗爲不錯，近年來由于震懾于三聖堂的

名頭，這才稍為銷聲匿跡，如今聽得百空大師已逝，是以飛雲寨寨主「流星鎚王」符楚山派人邀之助拳，便一口答應。

當下楊猛見崔一山那一劍明明是向自己老大，突地又削至自己腰際，大吃一驚，雙刀慌忙一架！

「噹噹」兩聲過來，倏地肩頭一痛，却原來是被善能的戒刀劈去一層皮肉！

楊超被崔一山一劍迫退，一呆之下，胞弟經已受傷，連忙飛雙舞刀搶將過來：「休傷我弟！」

善能咬牙道：「楊施主剛才以二敵一好不威風，現在小僧正要再領教一下！」戒刀一撥，分開兩柄鋼刀，手腕一沉向胸斬下！楊超略退一步，右手向上一翻，以刀背格開戒刀的刀鋒，左手鋼刀劃了半個弧圈，「呼」地一聲，斜劈善能的肩膊！

善能不退反進，欺前一步，左掌往對方胸膛拍去！楊超刀在外，迴護不及，只好急向後退，不料善能戒刀飛起一絞，「噗」地一聲，刀鋒過處，登時把楊超的手臂連刀一齊砍跌落地！

楊超虎吼一聲：「老子跟你拚了！」左手鋼刀如雨點般反劈過去！

這刹那，只聽楊猛慘呼一聲，崔一山長劍又指向楊超。「你不是說你們兄弟素來焦不離孟麼？現在就如你之願吧！」

楊超一股銳氣登時洩去，他一個善能尚且敵不住，更那堪多了一個武功更勝善能的崔一山？何況又斷了一臂，登時生了逃跑之念！

「飛雲寨的弟兄們，快來吵！」話音剛落，鋼刀倏地脫手飛出，急射善能，同時身子倒跌，在地上滾動起來！

崔一山冷哼一聲，他長劍刺空之後，手腕立即沉下，劍鋒及處，便在楊超的腰上拖下一條長長的傷口！緊接着左脚一蹬，楊超頓時如皮球般飛起，向遠處跌去！

崔一山眼光一瞥，便往劉志邦那邊掠去！

×　×　×

顧思南跟雲飛烟兩人一刀一劍聯手應戰，所向披靡，斬瓜切菜般殺開一條血路！顧思南目光四處投射，見對方有個使鋼鞭的大漢十分威武，很多三聖堂的弟子都傷在其鞭下，不由怒道：「小飛，這人如此兇狠，咱們先把他收拾下來！」

雲飛烟那有反對之理，兩人便向前迫去，把那大漢圍住。

古逸飄最是瀟洒，他風雲刀威力大，寶刀每一揮便不止一人倒下，他哈哈大笑，見那裏有危機便殺到那裏解危！

那干嘍囉見這人寶刀厲害，都不敢攖其鋒，紛紛逃避。

×　×　×

沈鷹見冼笑雪又殺了上來，便暗下決心把其除掉！

激鬥中，一柄鬼頭刀挾風劈至，沈鷹倏地欺前一步一掌切在那人的臂彎上，那漢子手臂酸痲，鬼頭刀也脫手向天飛去！

這刹那，風聲呼呼，三柄刀一條棍，齊望沈鷹後背招呼過來！

沈鷹長嘯一聲，雙脚畧頓，一招「白鶴冲天」拔空騰起，半空擰腰一個轉折，追上那柄鬼頭刀，左掌覷得眞切，在其刀背上一拍，那柄刀驀地反向冼笑雪急速地射去！

冼笑雪見沈鷹拔空騰起，下意識地抬起頭來，只見一道白光如飛似箭地向自己射來，慌忙揮起八卦刀一架！

「噹」地一聲亘響，鬼頭刀被擊開，冼笑雪的手臂也禁不住一陣酸痲！

刹那，沈鷹一式「大鳥投林」，自半空上俯衝下來，烟桿當頭砸下！

冼笑雪這一驚，非同小可，手臂收回向上一格。

「噹」地又是一聲，震得冼笑雪雙耳嗡嗡亂響！沈鷹左脚一個「穿雲脚」掃將下來，脚尖剛好蹬在小腹上！

這當兒，冼笑雪只覺五內似要倒翻過來，一口氣也喘不過來！總算他經驗豐富，顧不得疼痛，向倒斜退。

沈鷹那容得他逃走？脚尖在地上一沾身子標前，烟桿由上向下猛抽冼笑雪的頭頂！

冼笑雪雙手握刀，拚力向上一抵！

沈鷹的左掌倏地伸出，印在對方的胸膛上！冼笑雪一股鮮血登時衝口噴出！

沈鷹對這一掌充滿信心，一掌得手之後，立即回過身來，揮動烟桿，把嘍囉們襲來的兵器格開。

×　×　×

「長壽道人」雪松子接戰的是雲飛寨寨主「流星鎚王」符楚山。這符楚山一隻流星鎚忽遠忽近，使得出神入化，此人內外功兼修，是以雪松子劍法雖高仍然只能戰個平手！

符楚山見對方來了强援，只得加緊施為，他的流星鎚與衆不同，鎚上還有根鐵棒，可用作短鎚使用，而鐵鍊便繫在兩根鐵棒上！

當下符楚山手握鐵柄揮動左鎚，倏地往雪松子頭頂砸下，右鎚却往胸膛直擊而出！雪松子飄開兩步閃避，符楚山的流星鎚忽地又再復脫手飛出，直奔雪松子的面門！

雪松子急以長劍一架，他用上柔勁，四両撥千斤，把流星鎚之力卸去，冷不防另一隻鎚子如追風逐電般飛來！雪松子猛喝一聲，身子倏地一蹲，左手暴長，五指一搭，抓住流星鎚之鐵鍊！

符楚山冷哼之聲，另一隻流星鎚又再飛出，直奔雪松子的胸脅！

雪松子長劍一引，向其挑去，不料符楚山的武功實是不能小覷，長劍剛要沾及流星鎚，只見鍊子一動，鎚子也隨之一沉，自劍下鑽過，飛向雪松子脅下空門！

這一着大出雪松子意料，只得鬆手，身子筆直躍起，向符楚山撲下去！

符楚山笑道：「你這是自己找死！」左鎚向上直飛，雪松子手腕一沉，長劍在鎚上一點，身子借力竄去勢力更為勇猛！

眼見長劍即將至符楚山頭上，只見他不慌不忙一擰腰，右鎚倏地自下竄起，直擊雪松子的小腹！

這一鎚他是充滿信心的，雪松子長劍已回防不及，而流星鎚上密佈尖刺又使對方不敢用掌擊開！唯一的辦法便是撐腰斜飛降下，但此刻符楚山經已左鎚在手，只要雪松子一退，左鎚便將自空隙中飛出！

這刹那，雪松子也是大吃一驚，急切之間，左手向後腰一摸接着又向前一揮！

「噹」地一聲，只見一把拂塵抽在流星鎚上，雪松子乘機換了一口氣，身形翩翩升空！

符楚山一呆之下，左鎚急速地向上拋起！雪松子等的就是這一瞬間，身子一折，滾過流星鎚，一式「大鳥投林」急衝下來，長劍泛着青光，刺向符楚山的面門！

符楚山見他來勢兇猛，右手一搭握住短柄，倏地向上一迎！

不料雪松子這一劍只是虛招，左手拂塵又再揮出，馬尾擊在流星鎚上，身子借力打了個沒頭跟斗，往符楚山後背翻落，長劍却反手刺出！這刹那，符楚山一驚非同小可，身子極力一扭，堪堪避過那一劍，只見森冷的劍芒在頸側一刺而過！

他正在慶幸，冷不防雪松子的拂塵，倏地揮下！

「拍」地一聲，閃避不及，只覺肩頭一片火辣辣的疼痛！

那柄拂塵雖是以馬尾製成，但經雪松子運起內力，無異是鐵絲，這一擊登時在符楚山的肩膊上留下十數道血痕！

×　×　×

劉志邦的對手是飛雲寨的另一個副寨主「鬼爪」尤彪，另外尚有飛雲寨的幾個大頭目，是以他的局勢最為險惡！雖然沈鷹等人加入戰圍，對方已分出二個大頭目去支援同伴，但他仍避不開尤彪的一爪，上胸迎肩處現出五道血痕來！

原來這尤彪的「鬼爪」是件罕見的兵器，兵器長三尺半，一根精鐵桿上鑄了一隻骷髏手掌，手指微曲，指尖銳利，可作砸、抓、擊、掃、鎖等用途，十分霸道。

劉志邦一退之後，已更接近三聖堂了，此刻堂內空虛早已沒了弟子，傾巢而出之下，仍然慘敗，若非沈鷹等人及時趕到，後果將更不堪設想。

尤彪一爪得手，精神一振，喝道：「先把姓劉的解决掉！」他兩個手下一個持刀，一個仗棍，自兩側夾攻過來！

尤彪桀桀冷笑：「劉當家的，明年今日便是你的死忌！」

話音未落，只見前頭倏地傳來冼笑雪的慘呼聲，接着又聞楊超兄弟的悲呼！

尤彪神精一呆，倏地回頭望向後面，只見場上如今勝敗之局經已乾坤顚倒，已方死傷大增，節節後退，目光一掠，連符楚山也吃了虧，他出手不由一緩！

這刹那，崔一山已朝他奔來，他陡地捨棄劉志邦，飛身竄起，喝道：「老大，風緊扯呼！」

符楚山也知今夜難以善了，急聲傳令：「孩兒們快扯呼！」流星鎚虛幌一招，飛身急退！

雪松山霹靂的性子，倏地一聲猛喝道：「要走那有這般容易！」吸氣急追。

刹那，三聖堂後廳倏地飛起一股火舌草坪上形勢更亂，喧嘩叫嚷，震人耳鼓。

劉志邦滿頭冷汗，用筆挂地，沙啞地叫道：「强寇莫追，快回來救火救人！」說罷一跤跌倒坐在地上！

崔一山及雪松子追敵正急，猛聽手下大聲叫：「三堂主，你沒事吧！」兩人連忙住脚，翻身向劉志邦飛去。

雪松子人在半空，急令道：「莫追！快救火！」

百思難解

崔一山及沈鷹向劉志邦奔去，那些弟子却在韓樵及善能指揮下入內進行救火。

崔一山扶起劉志邦，問道：「劉當家傷得如何？」

劉志邦苦笑道：「小弟只是殺脫了力，今夜若非得你們之助，只怕三聖堂便將自此除名了！」

崔一山道：「劉當家不必多言，請靜心養傷！」說罷緩緩輸出一股內力注入劉當家體內。

沈鷹見劉志邦左上胸中了一爪，表面上血肉模糊，入肉却不深，倒是右脅那一刀傷勢頗為險惡。他立即食指中指駢起，隨即點落在傷口周圍，把血止住。

回頭一望，只見顧思南及雲飛烟也急步而來。「烟兒，可有金創藥在身？」

「有。」雲飛烟自懷中取出一包金創藥，這是前年滇西土王之貢品，今年年初，天子分出一半轉贈與沈鷹及管一見的。

傷藥作白色，為當地療傷聖品，所用之藥物全為中原所無，珍貴無比。

當下沈鷹用尾指挑了一小撮，把它塗在傷口上，然後撕下布條細紮起來。

崔一山抱起劉志邦，道：「老朽抱他進去！」

沈鷹見草坪上三聖堂的弟子正在為同伴救死扶傷，一部份則在清掃戰場，把對方的屍首堆放在一起，準備挖坑安葬。

古逸飄奔了過來，道：「老鷹，咱也進去看看！」

沈鷹頷首，四人便直奔向三聖堂的大堂。此刻，後廳之火已被撲滅，可是灰燼仍不斷飛下來，地上都是積水，古逸飄皺一皺眉，舉步入內。

只見雪松子頷下之長髯也燒去一撮，正在指揮手下善後，他回頭望見古逸飄等，大聲道：「今日若非諸位來得合時，只怕貧道也見不得你們了！」

古逸飄道：「牛鼻子說話盡是不吉利，你是壽元未盡嘛，閻羅王焉敢收留！」

雪松子餘怒未息。「那干狗强盜一日不死，貧道這口氣，都難得洩！」

「你還怕沒機會？」古逸飄呵呵笑道：「飛雲寨離此有多遠？」

「飛雲寨在首陽山，離此不過兩日脚程！」

「嘿嘿，這還不容易？咱們過兩天便殺將回去，把它飛雲寨一把火燒掉！」

雪松子苦笑一聲：「這飛雲寨所處之地十分險要，關隘重重，都設有擂木滾石，寨裏兵多將廣，而且防備十分嚴密，絕非一般小寨可比，若非如此，大師未死之前，咱們早就把它消滅了！」

沈鷹忍不住問：「那寨主是何人。」

「這人有個外號叫『流星鎚王』，姓符名楚山，雖是强盜出身，但武藝高强，且是足智多謀，絕不能小覷！」雪松子說到這裏目中竟露出一絲讚許之色。「以前大家都互作了試探，但雙方都沒有把握制勝，是以不敢輕舉妄動！」

沈鷹接問：「這樣說來，此人倒是個人物。」

雪松子忽然笑道：「你看貪道居然氣

香了頭，讓你們站着，諸位請到貧道房中坐一下。」

話音剛落，崔一山正好自劉志邦房中走出來，笑道：「牛鼻子，咱們殺了半夜，口渴得很，可得弄幾壺茶來解解渴。」

雪松子道：「貧道倒忘了！」提聲道：「郝香主，請你叫人弄一席酒菜來，送到貧道房中。」

古逸飄道：「這還差不多，說實在的，中午吃個窩窩頭，到現在腹中空了。」

沈鷹却問道：「崔老弟，劉當家現在如何？」

「不妨事，他只是氣力用盡，同時又又因失血，人有點虛脫罷了，睡一會兒便沒事了。」

雪松子道：「咱走吧！」回身走入一條暗廊，穿堂入室。

雪松子的住室在百空大師雲房斜對面，裏面頗大，放了一張板床，幾個蒲團，還有椅桌諸物，他肅手道：「山中諸物俱十分簡陋，諸位請諒。」

沈鷹道：「老夫四海爲家，對這點絕不介意，嗯，剛才說到那個符楚山，他到底是個怎樣的人？」

雪松子在一張蒲團上坐了下來，嘆息道：「此人的確是個人物，可惜身在黑道，聽說他是苗疆一個漢苗奇人的後裔，北上此地已有十餘年，憑手中一對流星鎚，折服了不少黑道的高手，此人出手每能留有餘地，是以在黑道中頗得人緣，後來創立了飛雲寨，竟有五個西北悍匪自願屈居副手，這幾年來，他已隱隱然是西北的黑道盟主，出到外面，那干盜子魔孫，均稱他一聲老大！」

沈鷹道：「他只是爲了當上西北黑道盟主，如今目的顯然經已達到，他又何必冒險來攻打你們。」

雪松子沉吟了一下。「以他的武功而論，也只够在西北稱雄……大概是爲了增強聲勢，也許是他手下的慫恿，是故才率兵來犯吧。」

沈鷹突然道：「他們是否探知道長不在山中，所以才敢來犯？」

雪松子臉色倏地一變，半晌說不出話來，沈鷹似笑非笑望着他。

「沈，沈神捕，你，你怎知道貧道曾經離開？」

古逸飄哈哈笑道：「他若不知道，還能算是神捕麼？」

沈鷹忙道：「不敢，只是老夫尚不知道長是去那裏！」

雪松子輕吸一口氣。「貧道是到長安分舵巡視一下……哦，莫非神捕在長安見着貧道。」

沈鷹笑道：「正是……」一頓又道：「剛才老夫問你，道長曾經臉色一變，莫非此行另有任務。」

「貧道這次是秘密下山，除了酸丁，韓樵及善能之外，別無他人知道！」雪松子道：「是故貧道頗覺奇怪。」

沈鷹道：「不知道長去長安分舵所辦何事，因何要秘密下山？」

雪松子臉色一沉，澀聲道：「這是本堂之秘密，神捕問來何意？莫非本堂事務須經神捕批准！」

沈鷹忙道：「不敢！道長言重了！老夫只是覺得奇怪而已，因爲老夫發現道長在長安楊大人愛妾的屋頂上，是以……」

雪松子臉色更加難看，沉聲道：「沈大人苦苦追問，所爲到底何事？」

崔一山連忙輕咳一聲。「沈兄只是隨口問問而已，道長勿疑是盼！」

「那你們去而復返，又是何意？」

崔一山一呆，脫口道：「爲大師之死調查眞相嘛！」

雪松子厲聲道：「誰請你們來的？」說着頷下長髯無風自動。「當日咱要聘請沈大人破案，他嫌棄本堂窮困，斷然拒絕，如何又再回來，那是可憐還是同情？難道貧道等自個查不出來！」

沈鷹心中暗怒，可是自己確有理虧之處，不敢發作，陪笑道：「道長息怒，老夫當日因離開中原已久，是以沒敢接案，後來善能追至到長安，苦苦要求，老夫才回心轉意，是以連忙趕來。」

雪松子冷冷地道：「善能付神捕多少銀兩？」

沈鷹臉色一變，含怒地道：「道長以爲老夫是個唯利是圖的小人？」

「聞說沈大人收取的聘金絕不低。」

「那是一則他們之錢也不是得之正當，二則，他們之錢本就太多，老夫不多收取，又何來對得起底下一批出生入死的下屬！」沈鷹也冷聲答他：「你放心，老夫只收善能一両銀子，而且准佢拖欠！」

雪松子臉色稍霽，半晌才問道：「沈大人對破案一事，是否已有腹案？」

沈鷹反問佢：「這件事善能沒有告訴道長？」

「貧道是今早午前回山的，善能黃昏前才到，本堂弟子正在吃飯的時候，飛雲寨便攻上來了。」

「哦，那時刻是否防備比較鬆懈？」

「正是，一則分了一半人手去吃飯，一則那時候天色尚未黑齊，是以防備自然會比較鬆懈！」

沈鷹沉吟一下，又問：「由山下到此地，共有幾道防綫？」

「共有七道。」雪松子道：「可是咱們竟然被其精銳突破了四道防綫，才能發出警號！」

此言一出，衆人不由「啊」地叫了一聲，崔一山急問：「這是什麼原因？」

雪松子嘆息道：「貧道若已知道，還會坐在此處麼？那時候，待貧道得訊衝出去，符楚山，冼笑雪及尤彪三人已掠上草坪了！要調查也來不及了！」

說着下人已把酒菜送了上來，衆人便各據一方，準備舉箸尉食。

沈鷹忙道：「且等！貴堂之內顯然有奸細，不能不防食物中被人下了毒！」

雪松子笑道：「這個倒不妨，敝堂厨子全是忠貞之人，而且每一道酒菜都要經過檢驗，才送到各人之桌上來！」

衆人這才噓了一口氣，崔一山道：「貴堂倒也仔細！」

「不小心一點怎行？事實上本堂勢力膨脹過速，手下良莠不齊是難免的了！」

沈鷹用手在食物上一攔，道：「但假如最後一道檢驗的人有問題呢？那豈不是十分危險？」

雪松子笑道：「這問題當日大師在世之時，便已顧及了，是以最後一道檢驗的人員，是由僧，道，儒三方各派一個最可靠的人担任！是以各人大可放心進食！」

沈鷹這才收回手臂，笑道：「如此倒是老夫過慮了！」

此刻天已將明，衆人都是又飢又渴，不消半刻，便把碗碟吃個底部朝天！

雪松子雖是出家人，但佢却不避葷，跟沈鷹等也是一人一杯的吃個不亦樂乎！

雪松子道：「諸位在此稍爲休息一下吧，貧道出去看看！」說罷便大步出房。

沈鷹斜倚在牆上，腦海中一片空白，百空大師被殺的幾個疑點，仍然百思不得其解，如今又多了三聖堂被攻而呈現的幾個疑點，思想更加紛亂，佢想了一會，一躍而起，道：「老夫也出去看看！」

古逸飄道：「咱一齊去吧！」

五人聯袂走至大堂，只見地上的積水，經已被抹乾，雪松子正厲聲詢問幾個弟子，他回頭看見沈鷹等人出來，便示意他們去旁邊的板櫈上坐下。

「趙大，你倒說與貧道聽聽，爲何不在經常的暗樁及巡邏路綫駐守，而跑到懸崖邊？」

一個粗壯的中年漢子道：「小的可是依照雷頭目的話去做的！」

「哦？」雪松子臉色一沉，厲聲道：「雷頭目何在？」

只見一個瘦削的漢子俯跪地上，道：「小的也是依照簡香主的調動而已，當時小的也曾問他是什麼原因，他說，敵人不會這麼愚蠢，在天色未晚之前，公然自山路上來，是以要緊守懸崖，因爲懸崖入黑之後，人高難行！假如，對方此時來攻，必在那處摸上來！」

「你如何答他？」

「小的見他說得有理，便把弟兄帶到懸崖邊佈防了！」雷頭目低着頭道：「他是小的上頭，小的自然得聽他調動！」

雪松子胸膛急促地起伏，半晌才喝道：「刑堂香主何在？」

只見一個白髮老者，走前一步，拱手道：「屬下在！」

「簡山志犯了什麼罪？」

「未經三堂主許可，擅自調動人手！犯者視情節輕重而定生死！」

雪松子怒喝一聲：「還不把他抓來？貧道且問你，今日敝堂死傷如何？」

「死一百八十九個，重傷二百餘，輕傷三百人！」

堂上之人，俱是臉色一黯。

雪松子一掌擊在坐椅扶手上。「本座現宣佈把簡山志處死，你們可有異議？」

堂上立即響起一片叫聲：「簡山志死有餘辜！」

「若不是他犯了堂規，亂調人手，今日咱們的死傷人數起碼能減少一半！簡山志死一百次也不寃枉！」

刑堂香主忙道：「刑堂弟子速跟老朽去捉人！」此言一出，不但刑堂的弟子蜂湧而出，其他人也很多自告奮勇，跟着去抓人。

總香主韓樵爲人頗爲謹愼，沉吟了一下，對雪松子道：「二堂主，簡山志此刻可能會自知難逃死罪而反抗，屬下打算去助刑堂香主一臂之力！」

「好！」雪松子點頭表示同意。

沈鷹心中暗自忖道：「姓簡的看來必是飛雲寨的奸細，只怕早已跟飛雲寨的人逃走了！」

雪松子長嘆道：「這廝料是飛雲寨的奸細，唉，此刻只怕十九已不在山上！」

沈鷹又忖道：「這道人性子雖然較烈，但却也不是莽夫之輩！」

不一刻，只見衆弟子紛紛入來報告。

「啓稟二堂主，屬下四處查遍，均不見簡山志的踪跡！」

雪松子餘怒未息，喝道：「這廝是奸細，今後不論誰遇上他，定要把其亂刀分屍才能洩此大恨！」

三聖堂的弟子也都是十分憤慨，雪松子又嘆了一聲：「大家辛苦了，先去休息一下吧，受傷的弟兄都盡力救治，俾能早日康復！如今人手缺少，下午你們便得去換班防守！」

衆人齊聲道：「弟子們省得，請二堂主放心！只要弟子們不死，便不教本堂被人攻破！」

雪松子這才露出一絲笑容，當下對沈鷹等道：「你們稍坐一下，貧道還得到各處巡視一下，重新佈置人手！」

古逸飄道：「道長請隨便！」

大堂刹那間只剩下沈鷹等五個人，沈鷹漫步走出草坪。

曙光下，草坪上青草像翡翠般碧綠，綠茵上血跡斑斑，像大紅色的花朵般，令人怵目驚心！

大戰之後一片寂靜，沈鷹自後山方面走去。此處岩石密佈，怪石嶙峋，另有一番景象。沈鷹躍上一塊岩石，抬眼望去，只見善能在下面走過，他心頭一動，忙飄身躍下，追了下去！

陷身虎穴

善能聽得背後聲響，驀然回首，見是沈鷹，忙道：「神捕找小僧有事商量？」

沈鷹示意他在一塊石頭上坐下，然後問道：「當智海離開令師雲房去茅厠時，可有巡堂的弟子雪松子及劉志邦的房外經過？」

「小僧現在便去替神捕查一下！」

沈鷹目光四處一掠，道：「你先去把智海找來，老夫在此處等他！」

「請神捕稍候，小僧這就去！」善能立即向山下掠去！

沈鷹便在石後坐下，過了一陣，便見善能帶着一個小和尚走過來。「神捕，這便是小僧的師弟智海，師弟，還不拜見沈神捕！」

智海方臉大耳，臉上尚有稚童神氣，聞言立即恭聲屈膝說道：「小僧智海，拜見沈神捕沈前輩！請沈前輩爲家師洗脫沉寃！」

沈鷹雙臂一攔，運力微微一托，智海便再也跪不下去。「智海，當你發覺令師歸西後，你先去找雪松子還是劉志邦？」

「小僧先去找雪松子二師叔！」

「爲什麼？」

「因爲二師叔住得比較近。」

「後來你再去找劉志邦？」

「是，二師叔聽後便叫小僧去找三師

叔，他却自個進去先師房內！」

「你到雪松子房中時，他在做什麼？而劉志邦又如何？」沈鷹沉聲發問：「你可先想一下才答老夫！」

智海却毫不思索地道：「小僧只去二師叔門上輕敲了幾下，他便問：『誰？』當時小僧道：『二師叔，我是智海，家師，家師不知怎地沒了呼吸，請二……』

「二師叔聽到這裏便自房中衝了出來，喝道：『智海，你去把你三師叔找來！』說罷他便衝去先師房中了！

「小僧也急忙奔去找三師叔，到了門口聽見三師叔道：『雲兒，口訣記熟後可得勤加練習！』小僧走至門外尚未開口。三師叔便發現：『可是智海？你二師叔剛才吼些什麼？』小僧道：『家師……沒了呼吸，小僧……』話未說畢，三師叔及白雲師兄便自門中出來了，原來三師叔還未入睡，正在教白師兄的武功口訣！」

沈鷹截口問道：「白雲是誰？」

善能插腔道：「白雲是三師叔前年新收的弟子！」

「哦？他多大年紀？」

「二十餘歲吧，白師弟是帶藝投師的，他父親聽說是三師叔家的世交！」

沈鷹轉頭對智海問道：「後來又如何呢？」

「後來三師叔便道：『什麼事會沒有呼吸的？莫非是坐化麼？快去看看！』他又回頭對白師兄道：『雲兒，你快去把善能找來！』

「後來小僧跟三師叔回到先師房中，二師叔劈頭第一句便問小僧：『智海，你師父是給誰打死的！』小僧心中一急，忙道：『小僧不知道……』二師叔忽然伸手抓住小僧的手臂，喝道：『放屁！你陪着你師父，連他給誰打死你也不知道麼？莫非你是奸細！』

「小僧一聽，眞是又驚又急，登時便哭了，三師叔忙好言安慰小僧，『智海，你慢慢說！』又怪了二師一句：『牛鼻子你辦事就是性急！』小僧這才把經過說了一遍！」

他雖然稚氣未脫，但一口氣說來，却把經過說得十分清楚。

沈鷹轉頭問善能：「你那個白雲師弟可有找着你？」

「沒有，當時小僧在山脚巡視，後來聽見鐘聲，小僧便連忙趕回來，到了半山才見着白師弟！」善能道：「後來白師弟才匆匆告訴小僧！」

沈鷹沉吟了一陣：「那時，你們兩個可曾發現有人神色異常？」

善能及智海同時搖頭，沈鷹又問：「當時是什麼時候？」

智海想了一下才道：「初更已過二更未到的時分。」

「那一夜是由那幾個人負責在那裏巡邏的，你們可知道？」

善能道：「小僧知道，因爲那幾天韓總香主下山，山上防務人手安排，全由小僧分配，小僧這就去問！」

「好，老夫等下在令先師房內等候，進去時，最好不要驚動別人！」

「是，小僧自會小心！」

×　　×　　×

沈鷹返回草坪，顧思南等正在無聊，見他回來忙問：「頭兒你去那裏？」

「老夫到下面看看！」沈鷹轉頭道：「崔老弟，你陪老夫去找劉志邦，烟兒，你把白藥給老夫！」

雲飛烟立即把那包傷藥交給沈鷹。沈鷹又在顧思南耳畔輕語一陣，然後與崔一山聯袂走入內堂。

劉志邦住的地方不同雪松子及百空大師，他住在一所小樓上，樓上是他的住所，樓下是他侄子劉定國及徒弟白雲。

小樓之後便是山坡，青竹蒼柏配着一叢叢的野花，環境十分幽美，小樓四周圍着竹籬笆，籬笆之內有一座小亭，一塊匾額龍飛鳳舞寫着三個金漆大字：聽風亭。右柱掛着一塊牌，上面寫着「人在亭中坐」，左柱一塊牌上寫着「風自山上來」。

沈鷹心裏想：「這酸丁果然有點酸味兒！」

崔一山推開大門，只見廳上掛了好幾軸書畫，却不見人影。他拾級登上二樓。

沈鷹緊跟在崔一山之後，登上二樓，梯口有個小客廳，左首是書房，右首是寢室，收拾得十分整潔，佈置也屬清雅。

只見寢室內傳來了劉志邦的聲音：「來的可是崔大俠？多謝大俠昨夜爲區區療傷之情！今日是好多了！咦，還有一個是誰？」

崔一山推門笑道：「你猜猜看！」

劉志邦哈哈大笑。「料必是沈神捕，兩位請進，恕區區不便下床！」

沈鷹笑道：「劉當家笑聲中氣甚足，料已恢復了元氣，傷口還疼麼？」說着經已進入了房。

劉志邦要掙扎起來，崔一山忙止住他，道：「劉當家千萬別客氣！」

「敝堂今晨沒事發生吧？」

沈鷹道：「沒有，老夫只是來替劉當家換藥！崔老弟，煩你拿盆清水來！」

崔一山笑罵道：「早知如此，老朽就不跟你來，省得受閑氣！」話雖如此，雙脚還是向外搬動。

沈鷹一笑坐在床沿，伸手替劉志邦解下布條。

「神捕如此，區區如何担當得起！」

劉志邦臉上露出尷尬之色，「區區狂妄無知，那天得罪了神捕，只想神捕再不會踏入太白山一步呢！」

沈鷹輕輕一笑。「你道老夫如斯小氣麼？」

劉志邦解嘲地笑道：「那倒是區區小氣了！」

沈鷹輕嘆一聲：「其實老夫來此是受令師侄善能之託的！」

「哦？善能託你什麼事？」劉志邦臉上露出詫異之色。

「還不是爲了調查大師之死？」

「哈！神捕不接受區區委託，却接受……咳咳，你看區區又犯小家子氣了！」

說着崔一山已取了一盆清水入來，沈鷹便輕輕替劉志邦的傷口洗滌起來。

那白藥不愧是療傷聖藥，只一夜功夫，傷口經已合縫，沈鷹道：「看來再過幾天，便可動得手脚了！」

劉志邦正容道：「神捕此刻是否已有

破案之腹稿？」

沈鷹搖頭，道：「案情十分複雜，老夫實在還沒個底！」他反問道：「依你之見，兇手會是什麼人？」

「會不會是飛雲寨的人幹的？」劉志邦道：「否則大師剛死不久，他們又怎麼會……」

沈鷹截口道：「這一點倒很容易理解，貴堂實有不少飛雲寨的奸細！劉當家可知大師生前是否有仇家？」

「除了三聖堂的仇敵之外，其餘的區區倒不曾聽見！大師本是個隨和的人！」

「大師的雲房之下，是否有條秘密地道？」

劉志邦一怔，霍地坐了起來。「沒有！神捕怎會有此看法？」

「老夫只是問問而已！」沈鷹輕咳一聲：「雪松子跟大師平日交情如何？」

劉志邦輕咳一聲：「倒沒有什麼……只是牛鼻子出手狠辣，性子較烈，大師有時會數說他幾句……牛鼻子大概不會放在心上！」

沈鷹一顆心又再一沉，下意識踱步至窗前，探頭望出去，只見三聖堂的房舍櫛次鱗比，都在眼底下。

雪松子的寢室在小樓的斜對面，離此約有十數丈，此刻門窗洞開，室內情景隱約可見。

一陣山風吹來，帶來一股野花香及青草氣味，沈鷹精神一振，緩緩道：「劉當家你且將休養一下吧，老夫想到大師的寢室去看一看！」

劉志邦道：「待區區陪神捕去！」

沈鷹忙道：「不必，老夫認得路，你好好休息吧，早日養好身子也好禦敵！」

劉志邦見沈鷹執意不肯讓他相陪，只好道：「神捕大恩，區區不敢言謝，異日待區區陪神捕喝上幾杯！嗯，不知神捕會在此躭上幾天？」

沈鷹淡淡地道：「此刻還說不上！」

言畢便與崔一山聯袂下樓，出了籬笆才見一個身材高瘦，但皮膚灰黃粗糙的青年急步走來，他抬頭望見沈鷹及崔一山，微現驚愕。「神捕來看家師？」

沈鷹反問：「你是何人？」

「晚輩是三堂主的小徒，姓白名雲！昨夜看見神捕大展雄風，殺得那些狗賊屁滾尿流，使晚輩十分敬佩！」

沈鷹微微一笑：「令師傷口已不妨事，再過幾天便可活動了！」

「多謝神捕！」白雲忙對沈鷹行了一禮。

他說話頗爲得體，不過沈鷹不知如何却有一個感覺，此人說話似乎頗爲吃力，動作也頗爲生硬，到底是如何個異常法，却說不出來。

沈鷹及崔一山大步而行，不久便到了百空大師生前的雲房。

百空大師的屍體早已焚化，但房內一切似沒變動。沈鷹對門、窗尤其是藏經室仔細查看，却看不出什麼異樣來。

他忍不住取出旱烟桿來，用烟鍋輕輕在藏經室的地上敲動起來，崔一山見狀也把劍抽出來，以劍柄輕敲牆壁。

每一寸地方都幾乎被敲過，兩人最後得出一個結論：藏經室內既沒有地道亦沒有暗室！

沈鷹輕噓一口氣，走出雲房坐在一張蒲團上，裝了一鍋烟，緩緩抽吸起來。

這時候，房外忽然傳來一陣脚步聲，接着門口人影閃動，走進幾個人來，却原來是善能、智海以及兩個粗壯的漢子，一個是道人，一個是和尚。

那兩個漢子神色有點緊張，不時拿眼斜視沈鷹。

「神捕，這兩人當夜負責三師叔那一帶的安全！」

「哦？智海，把房門關上！」沈鷹敲掉烟灰，站了起來，在房中踱步，一直走了三匝，才坐在一張板櫈上，又裝了一鍋烟，輕輕敲動火石，這一切行動好像他已忘記了召喚他們來此的目的。

智海等人却心頭煩燥起來，呼吸變得粗重，却又不敢詢問提醒。

沈鷹噴了一口濃烟，才冷冷地道：「你們緊張什麼？」

一鍋烟燒盡，他才沉聲問：「善能，內堂的安全只兩個人負責麼？你是如何安排人手的！」

善能慌忙地道：「這兩人只是負責三師叔那一帶的安全，負責二師叔及家師這邊的三個弟子，在昨夜那一役都已殉難，其他地方的小僧沒有叫來！」

沈鷹臉色稍霽，又問道：「老夫離開之後，你們可曾詢問過他們？」

「這個自然有，不過他們都說沒有見到任何人自先師房門口出入，除了智海之外！」

沈鷹冷笑一聲：「這樣說來，兇手莫非學會了什麼隱身術不行！」

「也不是完全沒有發覺，智海去茅厠之後，他們三個便聽見一個樹枝搖幌聲，奔去一看，却沒有發現什麼人，後來也一直未曾有其他發現，直至智海發覺先師已仙逝，哭奔出去，才知道了這回事！」

「很好！」沈鷹又敲掉烟灰，轉頭對那兩個漢子道：「你們兩個那夜可有曾偸懶失職之處？」說着雙眼迸出兩股厲光。

那兩個漢子齊聲道：「小的不敢！小的兩人一直在職責範圍之內巡邏！」

「當時三堂主可已睡着了？」

「還未曾！」一個道人說道：「小道跟法華師兄都聽見三堂主在斥罵白師兄之聲！」

「哦？」沈鷹沉聲道：「如何斥罵，你們且說來聽聽！」

那個叫法華的和尚道：「小僧不時聽見三堂主罵道：『雲兒，你怎如此蠢鈍，短短的幾十字口訣，唸了幾次還不曾記牢！再背！』接着又聽見白師弟用粗啞的聲音喃喃地背誦起來！」

那個道士道：「三堂主又怒道：『大聲點唸！你怎地渾渾混混的唸不清楚？』白師兄道：『弟子今早當值讓山風吹壞了嗓子！』後來小僧來回巡邏，仍不時聽見他兩人的聲音！」

沈鷹心頭倏地一動問道：「白雲的嗓子壞了？那你怎地聽出是白雲的聲音？」

「啓稟神捕，這一則是三堂主叫他雲兒，二則那聲音雖然比較低沙空洞，仍的確是白師兄的聲音！」

沈鷹心頭一沉，又問：「後來呢？」

「後來智海師弟便來了，三堂主便跟他來這裏了！」

「你們可曾發覺有人潛入內堂？」和尙及道士一齊搖頭表示沒有。

沈鷹背負雙手，在房內踱起步來，他心忖道：「假如說三聖堂之中武功最高的兩個是劉志邦及雪松子，可是前者有人證明案發時他仍在小樓中，後者却沒人能作證明！」

雪松子是不是兇手？他去長安分舵倒底是爲了什麼？他忽然揮手叫智海及那個弟子出去，回頭對善能道：「你下山追找老夫，是在老夫離山的當夜？」

「是的！」善能道：「小僧藉口下山到分舵巡視，當夜便下山了！」

「是雪松子或劉志邦批准你的？」

「通常是小僧與韓總香主輪流下山巡視的，三位堂主偶然也會下山，處理一些重大的事，不過這情況並非經常的事！」

沈鷹道：「好吧，你也可以出去了，免得奸細生疑！」

善能告辭之後，沈鷹也拉着崔一山離開，他並不出大堂而是走向劉志邦的小樓。到了那附近，沈鷹偶爾抬頭，只見劉志邦寢室的窗子人影一閃，待要看清楚時，却又不見有人。

兩人走入籬笆，大門便「呀」的一聲被人拉開，開門的是一個皮膚白皙的青年。「晚輩劉定國，恭迎兩位前輩！」

「你是劉當家的侄子？劉當家的在上面麼？」沈鷹看了他一眼，只見他臉貌及身材跟劉志邦頗爲相似！

劉定國恭聲道：「家叔在床上小睡，兩位前輩請上樓！」說罷讓身肅手。

沈鷹及崔一山上得樓來，只聽房內劉志邦問：「國兒，是誰來？二堂主麼？」

「是老夫跟崔老弟，」沈鷹推開房門，只見劉志邦支起身來，忙道：「劉當家無須下床，老夫只問兩句話而已！」

「哦？」劉志邦詫異地問：「不知神捕要問什麼？」

沈鷹輕咳一聲「老夫要問之話，請劉當家不可對任何人洩漏一個字，不知劉當家能否答應？」

劉志邦沉吟了一下，毅然道：「神捕對本堂及區區都有莫大的恩情，區區若連這項也不能答應，豈非豬狗不如！」

「劉當家言重了！」沈鷹又輕咳了一聲，這才發問「雪松子離山時，你可知道？」

劉志邦點頭。「他曾經告訴區區！」

「他去那裏？欲辦何事？」

「他說他要去長安分舵，去調查一件事！」

「什麼事？」沈鷹一字一頓地問。

「咳……」劉志邦沉默了一陣，才輕聲道：「長安分舵來信說經費不足，他認爲有可疑，所以去調查一下。」

「調查後認爲如何？」

「牛鼻子說暫時找不出什麼，他怕山內情況緊急，是以先回來，他一回山便派出他徒弟冠雲下山了！」

「去長安分舵？」

劉志邦道：「是！不知神捕查問這件事是爲了……」

沈鷹淡淡地道：「沒有什麼，劉當家你安心靜養吧！」說罷又與崔一山離開。

他們出了草坪，便見到雪松子自山下飛躍上來，崔一山見他後肩汗跡斑斑，不由道：「道長辛苦了！」

雪松子淡淡一笑。「貧道已叫人下山去找些佳釀回來，等下咱再好好喝一杯！」說罷穿堂入內宅。

沈鷹走前幾步，只見顧思南及雲飛烟聯袂上山，沈鷹目光一亮。「如何？」

「屬下見他不停跟一些手下喁喁低語，却聽不到他們說些什麼，要想走近又怕被他發覺！」

沈鷹目光一黯，又負手踱起步來，腦中不停轉動一個念頭。

× × ×

午飯仍設在雪松子的房中，六人杯來杯往，表面上吃得好不愉快，心中却各有心事。

這中間恐怕只有古逸飄心情較開朗而已。

飯後，手下收去碗碟，沈鷹忽然對雪松子道：「道長，請你畫一張雲飛寨的地圖，老夫打算去探聽一下！」

雪松子一呆，道：「飛雲寨不比尋常，神捕何必去冒險！」

沈鷹目光烱烱地道：「這是關乎大師之死的重要步驟，即使有危險，也得冒險一次！」

雪松子臉色一正，沉聲道：「這事無論如何，都不能挽救大師的生命，但神捕却還是一具有血有肉的人，活人是犯不着爲死人作太大的冒險的！」

沈鷹目光異彩一閃，道：「老夫却認爲值得一試，何況飛雲寨又不是銅牆鐵壁，老夫也不一定有去無回！」

雪松子沉吟了一聲，這才道：「既然你執意要去，貧道要阻擋也阻擋不來！不過，去年本堂曾派了不少人潛去那裏探查了不少暗樁，是以貧道倒還可以向神捕提供一二！」

「這可得多謝了！」

雪松子雙眼一睜。「你爲大師調查死因，貧道不曾言謝，你却反要謝我？」

沈鷹身子一震，苦笑一聲。「是老夫失言，請道長把飛雲寨的地形佈置圖畫出來！」

雪松子取了筆墨，畫了一張地圖，沈鷹把它吹乾，然後摺好放入懷內。

「這一件事，老夫希望在座諸位不得洩露半句出去！任何一人都不得洩漏！」

沈鷹說得斬釘斷鐵！

雪松子點頭道：「貧道答應你！」

沈鷹裝了一鍋烟，抽吸起來。

「神捕準備何時去？」

「等下就去，老夫只帶顧思南一人同行！他們幾個暫時留下來帮助貴堂！」沈鷹說罷便探頭出窗，四下一望，並沒有人匿於窗外。

雪松子抱拳道：「如此貧道便先行多謝了！只是辛苦了崔大俠等，貧道深覺不安！」

崔一山笑道：「道長也客氣了！」

雪松子伸手去桌上一拍，哈哈大笑起來！

沈鷹向雲飛烟打了個眼色，烟桿在窗台上一敲，站直起來，道：「諸位，咱過

幾天再見！希望老夫回來後，不久便能水落石出！」

雲飛烟斜乜了顧思南一眼，道：「小顧，待我送你一程！」

衆人都又笑了起來，顧思南滿臉通紅，神態甚爲忸怩。

當下沈鷹在前，顧思南及雲飛烟在後，走出草坪，沈鷹脚步一慢，轉頭輕聲對雲飛烟道：「小心注視雪松子的行動，順便通知崔一山他們！還有！劉志邦的行動也要作監視！」

「姪女知道，請叔叔放心！」

下了山，顧思南道：「頭兒，咱們就這樣去？」

沈鷹想了一下。「明日才化裝一下！嗯，老夫對他們說跟你同去飛雲寨，實際上老夫要你去長安，把那個風領班找來問一問，那夜雪松子是否去找過楊顯文！」

「那麼，頭兒你去那裏？」

「老夫自然是去首陽山飛雲寨！」沈鷹道：「你辦好事之後，咱們再在此地會面！」

「是！」

× × ×

首陽山跟太白山，同處秦嶺中，它雖然沒有太白山那麼高峻，但懸崖峭壁林立，地形比之太白山更加險惡難行，難怪符楚山會設寨於此。

沈鷹等到起更之後才敢找路上山，這兩日間，他已把雪松子給他的地形圖記熟於胸，是以走得頗爲順利。

走了數十丈，山路逐漸險惡，嶙峋的怪石不時突出路中來，不過這也難不了沈鷹。

翻過三塊岩石，前頭突然出現一片峭壁，峭壁之旁有道斜坡，野草及膝高，根據雪松子的提供，那裏設有暗樁，只要暴露身形，上面便有擂木滾石飛下來！而峭壁那裏却沒有設防！

沈鷹借着稀淡的星月之光，打量了一下峭壁，這峭壁高逾五丈，陡直平滑，中間毫無落足借力之處！峭壁之下是一道狹長的深溝，人若跌了下去不難粉身碎骨！

沈鷹看了一陣，決定冒險一試！他坐在草叢中，膝盤調息了一會，又凝神靜聽，見四周只是山風吹動樹木之聲，便緩緩站了起來。

他猛吸一口氣，雙脚一軟，身子登時如箭矢般急速飛射上去！

人在半空，伸手抽出烟桿，烟咀在前，烟鍋在後，眼看升高三丈半之後，眞氣已轉濁，他驀地把右脚尖點在左脚面上，身子登時再度拔空近丈！

只差半丈有餘便可攀上峭壁，沈鷹眼明手快，烟咀往峭壁上一點，一擰腰一個風車大翻身，頭下脚上向崖邊飛轉上去！

這一着看雖冒險，沈鷹却有九成把握！果然身子越過峭壁，雙脚向實地飄落！

沈鷹一顆心登時鬆下，說時遲，那時快，沈鷹雙脚剛沾地，冷不防那地面突然陷下，身子也直栽下去！

這刹那，沈鷹一驚非同小可，要想凌空騰起，一口眞氣經已變濁！

他反應甚快，立即沉身加速下降之勢！只要雙脚沾及實地，他便可借力騰飛，衝出陷阱！

他雖快，對方比他更快，沈鷹身子才騰起一半，上面已伸下不少長槍蛇矛，沈鷹沒可奈何只好沉身飄落。

只聽上面一個冷森森的聲音道：「沈大人！咱們早已恭候大駕多時矣！」

沈鷹怒道：「你是誰？」

「哈哈！本强盜便是飛雲寨副寨主尤彪是也！」說罷又是一陣大笑。

沈鷹冷笑一聲。「老夫若不上去，你們又能奈我何？」

「這有何難！」尤彪話音剛落，只見一張大網，鋪天蓋地飛將下來！

沈鷹雙掌連揮，可是那網輕飄飄却不受力，久之一疏神，便讓網沾及身體。那網四周有小鈎，一拉之下，登時合起，小鈎鈎住沈鷹的衣衫皮肉！

沈鷹只好長嘆一聲，束手待斃！

「起！」尤彪猛喝一聲，大網便被拉

沈鷹坐在床邊伸手替劉志邦解下布條換藥。

起！

沈鷹但覺後腰一痲，一口眞氣登時提不上來，手脚也生了陣痲木感！

那些嘍囉收了網，又取出一條大痲繩，把沈鷹仔細細縛起來。

尤彪哈哈一笑，喝道：「這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偏來闖！沈大人，那夜你好不威風，今日爲何變成啞巴！孩兒們，把他扛到寨上去！」

沈鷹長嘆一聲，此刻身陷險境，他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只覺身下的大漢走得飛快，知道即將被送去大寨。

忽又聞尤彪咦了一聲，道：「停！沈大人，令高足在那裏？」

沈鷹雖被制住痲穴却還能開口，聞言心中一動：「老夫何來高足？」

「去！」尤彪道：「大爺不怕他會飛上去！」

奸詐小人

當尤彪走開之後，沈鷹才驀地想起，尤彪口中所說的高足是指顧思南！

這當兒，他心頭不由狂跳起來：「老夫行藏敗露尚有話可說！可是他們怎會知道顧思南也下了山？」

由於顧思南被沈鷹派往長安調查，這一點除了他兩人之外，沒人知道，是以太白山上的奸細傳遞來此的消息便是沈鷹與顧思南兩個人！也因此尤彪才以爲顧思南另取一條路上山，而繼續去搜索！

可是，知道沈鷹及顧思南下山來此的消息，也只有雲飛烟，崔一山，古逸飄及雪松子等四人！

前三人，沈鷹絕對相信他們不會出賣他，現在值得思疑的只有一個人，他便是三聖堂的二堂主「長髯道人」雪松子！

想到這裏，沈鷹心頭不覺又是一動：「老夫之所以糊糊塗塗被人擒拿，莫不是他牛鼻子故意誆我的？把設有陷阱的地方偏說是不設防之地，要老夫自投羅網！」

一陣山風吹來，他才驀地覺得原來自己後背他已爲冷汗所濕。

「雪松子牛鼻子爲什麼要害老夫？哼！除非他是殺死百空大師的兇手！因爲他怕老夫查出眞相會對他不利！」

他又浮上另一個念頭：「那麼他殺死百空大師又是什麼動機？莫非官府要殺死百空大師，而雪松子與官府勾結，便爲官府下手？若非如此，他又爲何要跟楊顯文暗中來往？」

沈鷹始終有個直覺：那一夜雪松子必是去找楊顯文！

想到這裏，他又泛起一個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雪松子用什麼手法殺死百空大師的？唉！以百空大師之造詣，任何人走進他房中，他有什麼理由不知道的？除非兇手是個隱身人！」

正在胡思亂想之間，突覺眼前一亮，原來自己已被扛到一座大廳上。

大廳四壁插了不少松枝火把，光如白晝，大廳正中擺放着一張金漆交椅，上面還舖了一層虎皮。金漆交椅之後還有五張銀漆交椅，一字橫排。

那兩個大漢倏地把手一鬆，沈鷹便直挺挺跌落地上，他小腹向下，撞得他痛哼一聲。

緊接着忽聽沉實的鼓聲，咚咚咚地响了起來。大廳之外便傳來一陣步履之聲。

一忽，一個响亮的笑聲遠遠傳來，大廳上火光一幌，虎皮交椅上忽地多了一人！沈鷹目光盡量向上一瞄，坐在椅上的那人，可不是「流星鎚王」符楚山！

只聽符楚山笑道：「符某對沈大人的大駕光臨，已恭候多時了！却料不到沈大人姍姍來遲，還得以此身份蒞臨！」說罷又是一陣大笑。刹那，大廳上幾乎同時爆出一陣震耳欲聾的笑聲來！這笑聲像無數的毒箭一齊射入沈鷹的心房！

這是奇恥大辱！亦是沈鷹自成名之後，第一次這般窩囊！以前他一直無往而不利！甚至與數十年前即已名動江湖的「唯我尊」任四海對陣時，也是佔了上風！

任何人在這種情況之下，若不是表現得十分暴躁，便是異常沮喪，可是沈鷹心中盡管十分憤怒，但他却待衆人的笑聲止了之後，才發出一陣大笑！

不但大笑，而且笑得身子不停扭曲，笑得比符楚山還長久！

大廳上由符楚山至下面的頭目，都被此一情景怔住了！這刹那，衆人不但沒有笑意，甚至心頭反如火傷般灼熱。

符楚山再也忍不住，暴喝一聲：「沈大人！你笑什麼？」

沈鷹狂笑如故，符楚山霍地站了起來，霹靂般喝了一聲：「有什麼好笑！」

沈鷹這才止住笑聲，不斷地喘息起來。半响才道：「說起來老夫還得多謝符寨主的一番好意！」

符楚山又是一怔，禁不住脫口問道：「你要多謝本座？符某把你綑來，你還要多謝我！」

沈鷹正容地道：「老夫來此無惡意，只不過來與你研究一件事而已！你却怕老夫迷失路途，派人把老夫扛來，你說老夫還能不多謝你？還能不笑！」

符楚山臉色一陣青一陣白，良久才冷聲道：「沈大人的涵養功夫固然好，但臉皮上練的硬功却更好！」說罷發出一陣大笑，不過這次却沒有剛才笑得那麼响亮！

沈鷹沉聲道：「老夫知道，你以爲老夫來此是爲了對你們不利，是不是？」

符楚山訝道：「難道你還會跟强盜做朋友？」

「不是做朋友！不過，朋友與仇敵之間，尚有一個緩和地帶，那是說既不是朋友也不是仇敵。」

「原來沈大人不但武功好，詞鋒更加鋒利，你莫非是代表官府來此做說客？」

「非也非也！你們全不了解老夫！」沈鷹不慌不忙地道：「老夫來此的而且確沒有歹意！嗯，老夫只要表示一下老夫的職責，你們便會明白！咳咳，你們之中以前有誰在關外見過老夫？」

符楚山脫口道：「這個倒眞的未曾見過，符某也是那夜在太白山草坪上才見過你！」

「那是因爲老夫的職責只在中原江北！這裏既不是老夫管轄之地，老夫爲何要來此管閒事，而且沈某管的只是一些奇案難案，像你們這些佔山爲王的，根本不是老夫能管得到的！」

符楚山眉頭一皺，呆了呆反問道：「既然如此，你來此處到底是爲了什麼？」

沈鷹臉色倏地一板。「你既然承認老夫來此沒有歹意，還如此對待老夫？」

符楚山背後那個名叫花飛英的女副堂主，聞言忙道：「寨主，你千萬莫信他之言，放了他可是放虎歸山！要再捉他，可就不太容易了。」

符楚山臉色一變，寒聲道：「沈大人，你把來意說了，假如沒有歹意，符某不但把你放開，而且還會禮待於你！」

沈鷹笑道：「老夫又不是三歲小孩，豈會貿貿然求你放了老夫？老夫只不過要你們把老夫扶坐起來，這樣臥着壓住腹腔，叫老夫如何能詳盡把來意說出？」

符楚山沉吟了一下，道：「趙頭目，你把他扶坐起來！」一頓，忽又轉身抓住一張銀椅，貼住飛出，那張銀漆交椅，飛滑至沈鷹面前剛好停住。

沈鷹輕讚一句：「好功夫！」

一個大漢排衆出來，把沈鷹抱放在椅上坐下，沈鷹臉有得意之色，輕聲道：「多謝你了，小兄弟！」

符楚山臉色一沉，輕咳一聲。「沈大人似乎可以把來意說出來了！」

沈鷹心中迅速轉了一圈。「且待老夫試試他！」沉吟了一下，道：「老夫可以跟你開誠佈公面談，只不知符寨主會以什麼態度答覆？」

符楚山陰晴不定，半响才道：「那要看沈大人是說些什麼了。」

「首先，老夫先表明一下，老夫不是以官府中人的身份來此，是以符寨主既不可稱老夫爲大人！」一頓，又正容道：「百空大師之死訊，寨主是如何得知的？」

符楚山長笑一聲。「不瞞沈大……沈神捕，本寨派了不少人在三聖堂處臥底，這訊息，本寨很快便知道，沈神捕莫非想問本寨是如何與在三聖堂臥底的人的聯絡方法麼？」

「非也非也！這事老夫不會關心，」沈鷹雙眼緊瞪着符楚山臉上，「至於老夫來此的消息，符寨主又是如何得知的？」

「這個……」符楚山沉吟了一陣，「這是本寨接到自三聖堂處發來的訊息。」

沈鷹冷笑一聲。「恐怕這個消息不是貴寨的奸細傳達的吧！」

符楚山雙眼反瞪沈鷹，一言不發！

沈鷹沉聲說道：「實與符寨主說了，知道老夫下山來此的，不過寥寥幾個人而已！」

「哦？」符楚山一怔，半响才道：「事實上本寨收到信息時亦感到奇怪，因爲依例本寨派去的人傳遞信息時，必須在紙上畫有暗記！」

沈鷹脫口問道：「這次沒畫暗記？」

「有！不過使用該暗記的人，已被三聖堂查出，並且已被殺死了！而那暗記本寨已取消！」符楚山道：「是以當時本寨收到此信條時，都是半信半疑，不過，黃昏前便發現神捕在山下出現了，是以趕緊佈置一切！」

「那暗號是什麼？」

「一張楓葉的圖形！」

「這樣說來，這個傳遞消息的人，不是貴寨派來的細作了，」沈鷹心頭一陣狂跳，若非不是飛雲寨的奸細，那麼這人豈不是雪松子？

好一條借刀殺人之計，他不由暗駡一聲道：「好個奸詐的小人！」

「起初本寨還以爲那個手下可能在情急中畫錯了暗記，如今聽神捕一說，這倒證實了不是本寨之人。」

沈鷹急問一句：「除此，尚有其他理由麼？」

「有！因爲每個細作他們都各有一個暗記，而他們之間互不知道，是以即使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之下，也不可能會畫上一張楓葉，」符楚山說到這裏，他自己也驚呼起來：「莫非這是……」

「這是什麼？」

「莫非這是三聖堂的幾個頭領中的一個幹的！」符楚山道：「因爲那個被殺的手下，讓他們偵破身份時，必是爲他們發現了傳遞訊息的條子，是以他們便知道暗記是楓葉了，而知道這件事的人必不會很多，他們也必是三聖堂的大頭領！」

沈鷹又噓了一口氣，一顆心怦怦亂跳，符楚山的分析十分詳細，兼且理由充足，他不能有所懷疑！

符楚山見沈鷹中止談話了，不由問道：「沈大人，你來此到底意欲何爲？」

沈鷹道：「正是爲百空大師之死而來！」他拿眼掃了飛雲寨幾個頭領一下，「老夫只是接受百空大師首徒善能和尚之託，調查這件案子，是以來此問符當家的一句話！」

「什麼話？」

「百空大師是不是貴寨所殺的？」

「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假如是的話，老夫便把話轉告善能，讓他自個設法報仇！假如不是的話，老夫便另闢蹊徑調查！」

符楚山雙目神光連閃，道：「神捕不替他報仇？」

「老夫着重的只是查案，若事事要爲人報仇，便很容易捲入江湖的仇殺以及幫會的恩澁旋渦中去了，這與老夫的宗旨不符！」

「好，承你相告，符某也坦白地告訴你，百空大師絕非本寨所殺的。」

沈鷹眉頭一皺。「這話老夫又如何信你？」

「很簡單，本寨沒有這種人材，單打獨鬥連符某都自認稍遜大師一籌，更遑論其他了！」

「但假如是暗殺呢？以符寨主之能，便有可能辦得到了？」

符楚山哈哈大笑起來：「符某假如要暗殺百空大師，何不待他下山巡查之時才下手？爲何要冒絕大之險去殺他？而且他不死，對本寨之安危也沒多大威脅，任何人在此情況之下都不會甘冒奇險而爲！」

他頓了一頓又道：「何況即使是符某殺死的，現在又何怕對你坦白，百空大師一死，三聖堂的實力已不如本寨了，符某還會怕他來報仇！」

這番話，使得沈鷹反駁不了，他不得不承認，符楚山的確不是一般山寨頭領能比，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腦筋靈活，善言能道，難怪有這許多强盜服了他！

當下符楚山又道：「神捕認爲符某之

言，可曾有理？」

沈鷹報以一聲苦笑，心中却暗道：「如此說來，殺人兇手必是雪松子了！」

沈吟了一會，他又想到一個問題：「符寨主那夜率衆攻上三聖堂，時機可說造得很巧，因爲那天雪松子及善能都不在山上，只是恰好趕到而巳！而且雪松子那次下山也是秘密的！」

符楚山忽然長嘆一聲：「這又是一件奇怪的事，那次本寨也是收到一張信條，說明山上只有劉志邦及韓樵兩個人，條子上却沒有暗記！當時符某不大相信，以爲是三聖堂行使的反間計，後來派人去與細作聯絡，這個細作也可老實告訴你，便是簡山志！

「經簡山志一查，果然不見了雪松子及善能，於是臨時跟本寨訂下攻山的戰畧，符某這才率領大軍趕過去！却不料如此一來，阻延了時日，不但善能回來，連雪松子那牛鼻子也趕了回來！

「當時簡山志曾經發出訊號，當符某考慮一下雙方的實力，以及有細作作內應，便當機立斷，決定依計行事，那夜若不是神捕等人忽然趕到，三聖堂早被本寨消滅了！」

符楚山一口氣把話說罷，那個花飛英忍不住又道：「說來都是這個老匹夫所累！天幸教他落在咱們手上，倒可爲死去的弟兄報仇雪恨。」

符楚山回頭斥了她一句：「花妹子不可胡言亂語得罪沈神捕！」

沈鷹冷冷地道：「老夫什麼話未曾聽見！」

「符某的話經巳說完，現在輪到我反問你一句，咱們又如何相信神捕所言，來此沒有他意！」

「老夫早巳表明過，關外並非老夫之職責所及之地！何況老夫跟三聖堂也是初次來往。」

「既然如此，神捕爲何會留下來，爲他們查案？」

花飛英插腔道：「是呀，這豈不是奇怪！」

「第一，老夫禁不住善能的苦苦要求，第二，這件案子十分奇怪，勾起了老夫的好奇心以及興趣。」

「聞說百空賊禿是被人打中後背以致心脈被震斷而死的！」符楚山頓了一頓：「這的確十分蹊蹺，什麼人能在他背後打得老賊禿沒有還手之力？」

沈鷹嘆息道：「正是如此，而且大師死時是面對房門的，雙臂上尚有指痕，這就更加令人撲朔迷離了！」他見符楚山跟他談及此事，一時之間竟忘了尚身在老虎穴，便跟符楚山討論起來！

「老賊禿手臂有指痕？」符楚山脫口問道。

「當時是大師雙臂微曲，十指如勾，而雙手手腕上各有五隻瘀紅的指痕！」

花飛英也忍不住問：「那是什麼道理呢？」

「老夫若然巳經勘破，又何必來此處查詢！」

花飛英小咀一撇。「那你又如何稱得是神捕？」

沈鷹心頭憤怒，正想反唇相稽，却見符楚山巳斥責了她，便把話吞下。

「神捕，符某坦白告訴你，本寨沒有這種人材，假如有的話，百空大師早巳被殺多時了！」

沈鷹道：「符寨主說沒有這種人材，那是什麼人材？」

「一個悄悄匿在賊禿背後，而不被發現，此人除非懂得龜息功，而又能識得隱身術，另一人有能力按住賊禿之雙臂，而使他不能動彈者。」

「隱身術」三字一入沈鷹耳裏，他心頭又是一震：「這世間莫非眞的有隱身術？荒謬，眞是豈有此理！」可是回心一想，又自默然了，的確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辦法能隱在百空大師之後，既不被他聽出呼吸聲，而又不被智海發覺的？

符楚山哈哈一笑，道：「符某假如與神捕易地而處，說不得也會被勾起好奇心，而接下此案了。」

沈鷹哈哈笑道：「符寨主莫非有心改行，入老夫這門？」

符楚山也笑道：「可惜符某早巳入錯了門！」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符某不懂佛偈，這事咱且不去談他，事實上做强盜也不一定比官府的差，有些狗官，貪贓枉法，知法犯法，豈不比强盜更加可惡！」說罷又是一陣大笑，「再說符某肯浪子回頭，手底下的弟兄也不答應！」

「可惜可惜！以符寨主之能，實在不是一座小山寨能困得住的！」

符楚山目光忽地一黯，低頭不語。

沈鷹道：「老夫的話早巳說畢，而符寨主也似無話可季告，却不知要如何欵待老夫？」

符楚山歉然道：「符某顧着說話，却忘了這回事，神捕來此既沒惡意，咱又豈能虧待你？來人，快替沈神捕解下綁！」

忽聞大廳之外，一個聲音喝道：「大哥千萬不可！」

疑雲更盛

沈鷹心頭倏地一沉，他頭部不能轉動，只得極力把眼珠子轉向外面！只見尤彪大踏步入來，道：「大哥，此人萬萬放之不得！」

符楚山眉頭一皺。「賢弟所據何理，且說來聽聽！」

「沈老賊是跟顧思南同時下山的，如今只見此匹夫，顧思南却遍找不獲，大概是躲在暗處，施展什麼陰謀詭計！」

沈鷹哈哈一笑。「顧思南根本不在此山中！」

尤彪怒哼一聲：「老狗頭！那麼他去了那裏？」

沈鷹臉色一變。「你叫老夫什麼？」

尤彪罵道：「操你娘的熊！老子叫你老狗頭，你待怎地！」

沈鷹冷冷地道：「老夫有一天會叫你知道出口傷人是要付出代價的！」

「還有那一天？別做你娘的清秋大夢！」尤彪怒極反笑：「老子現在便先叫你嚐嚐說這句話的代價！」話音一落，便標前一步，舉起左掌往沈鷹臉煩摑去！

沈鷹雙目似欲噴火，狠狠地瞪在尤彪臉上！

這刹那，也不知如何，尤彪心頭倏地冒起一股寒意，硬生生把手臂的去勢止住，訕訕地說道：「你有種的，再說一遍看看！」

沈鷹哈哈地笑了起來。「你要老夫說那一句？」

尤彪臉色漲得如茄子般，正想不顧一切的摑將過去，耳畔忽然傳來符楚山的話音：「尤賢弟，你給我退開！」

尤彪不敢逆他，怒哼了一聲，極不願意地退開，口中仍喃喃地道：「大哥要放走他，小弟說什麼也不讚成的！」

符楚山轉望沈鷹。「沈神捕能否把貴屬顧思南的去向說明一下？」

「有何不可！」沈鷹爽朗地道：「老夫派他到長安調查一件事！」

尤彪忙問：「什麼事？」

「有關雪松子到長安的活動情況！」

符楚山道：「承蒙神捕看得起敝寨及符某，坦誠相告，符某今日若反而加害，豈不要受朋友們的恥笑！」

花飛英急道：「大哥，但洗副寨主及一千弟兄豈不是白死？你把他放掉，他們在九泉之下又豈能瞑目？再說兄弟們也不會心服！」

符楚山眉頭一皺。「哦？會這麼嚴重麼？」

尤彪及幾個副寨主齊聲道：「請寨主三思！」

符楚山嘆息道：「未經三思的倒是你們！沈神捕來此的消息巳有不少人知悉，假如咱們把他殺死，雖說報了仇，但以後只怕山寨再無寧日！」

他頓了一頓，目光自各人臉上掃過：「須知神捕目下是皇帝老兒跟前的紅人，殺死了他，不但武林中很多名門俠士不會放過咱們，連皇帝老子也不會罷休！屆時大軍一至，山寨是否還能守得住？」

衆人一聽均都默然，半晌尤彪才道：「大不了咱們再度亡命江湖！」

符楚山喟然道：「在大江南北的俠義人士追索下，江湖雖大，何處能安身？即使把顧思南殺死也不濟事，說不定他到長安巳知會了楊顯文那狗官！何況尚有三聖堂的人，咱們能一一把之殺盡麼？」

一個鬢髮斑白的副寨主道：「屬下但憑寨主明斷！」

其他人也只得同意，花飛英輕聲道：「只是便宜了他！」

符楚山白了她一眼，親自走前爲沈鷹解掉麻繩，又替他拍開穴道。

沈鷹微微一笑，抱拳道：「符寨主做事深謀遠慮，目光遠大，行事冷靜，沈某十分欽佩！義釋之情，老夫更是深爲感動！日後到中原，請來一訪，老夫與你共謀一醉！」

符楚山一怔。「聽神捕之言，似乎就要告辭？如今天色巳明，何不在敝寨盤桓一兩天？待符某與神捕到山上各處遊覽一下！」

沈鷹見其胸襟廣闊，心中更感可惜，又想此行出乎意料之順利，何況符楚山所說又頗爲可信，反正顧思南也未必會這麼快完成任務，是以沉吟了一陣，毅然道：「符寨主坦誠相交，老夫若再拒絕，便顯得不合情理了！只要你們歡迎，老夫便在貴寨盤桓兩天吧！」

符楚山欣然大喜，拍掌道：「快去備一席酒菜來，讓本座跟沈神捕痛喝一番！你們也自個去尋樂吧！」

衆皆大喜，一時之間，大廳上只剩下幾個大頭目。

符楚山爲他們介紹了一番，雙方又談論了一些江湖瑣事，甚爲融洽。

不一陣，酒菜便送上來了，符楚山請沈鷹坐上座，沈鷹執意不肯，便在下首坐下，符楚山坐在主位，四個副寨主兩側相陪。

沈鷹先敬了他三杯，這些草莽英雄心中芥蒂漸消，爽直强悍的性子便顯露了出來。

尤彪敬了沈鷹一杯，道：「常聞人說神捕武功如何高强，却無緣一見，不知神捕能否即席表演，以開咱們之眼界麼？」

沈鷹一笑：「這又有何不可！」雙指在酒杯上輕輕一捏，只見那粗瓷酒杯登時一分爲兩！

這下連尤彪也服了，須知瓷器甚脆，能把酒杯捏碎者，並不太難，難的是酒杯裂口，兩邊平滑如同刀切，而沈鷹使來擧重若輕，絲毫不見運功作態，這證明沈鷹五指的功夫巳至登峯造極之境，內功更是爐火純靑，運用自如！

當下掌聲雷動，沈鷹趕緊謙虛一下：「獻醜！」

符楚山忙叫手下取過一隻酒杯上來，替他滿滿的斟了一杯。「以前符某還道百空大師之武功巳臻化境，如今一見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神捕之造詣比百空大師尤勝半籌！」

沈鷹微微一笑。「依寨主之見，雪松子比之百空大師又如何？」

「雖遜一籌！他跟符某大概在伯仲之間，互有勝負。至于劉志邦筆法雖然精奇，內功却似稍弱，聽人說劉志邦是因學武之外，兼修文途，分心二用，是以影响了進展！」

沈鷹目中露出一絲讚許之色。「符寨主之分析甚爲中肯，除此之外，三聖堂尚有何人武功較高？」

沈鷹心知有時候向敵人調查朋友，所得反較詳盡之理。

符楚山沉吟了一下。「百空的幾個徒弟以善能武功較高，其他的都不是敝寨副寨主之敵，雪松子首徒冠雲的前途天賦比之善能尚有過之，不過現在火候尚欠一點，倒是劉志邦二個徒弟沒有一個出色！」

「哦？這是什麼原因？」

「他侄兒是個紈袴子弟，不肯吃苦！他的另一個徒弟白雲入門太遲，以前在西域雖曾跟那裏的武士學過一些功夫，但兇悍有餘，靈活不足，對付尋常之輩則尚可以！」

「哦？原來白雲是自西域回來的，難怪那天老夫見到他時，頗覺他說話及行動上有點奇怪！」

「是的，聽說他小時候跟他父親去西域經商時，其父得病暴斃，他便流落在西域了！」

×　×　×

兩日後，沈鷹才與符楚山等人揮手而別。這兩天雙方相處怡然自得，一個既不以爲自己是官，另一個，强盜本色並不嚴重，短短兩天竟成了莫逆。

可是沈鷹有一件事却絕口不問的，飛雲寨與三聖堂結仇的經過。

尚有一件事是沈鷹有心避嫌的，他並沒有應符楚山之邀到山上各處去走動。

符楚山直送至山下，才依依不捨道：「神捕他日經過此地，祈請上來一會！」

沈鷹目光一黯。「符寨主爲何不棄暗投明？」

符楚山臉色一變，澀聲道：「何謂明？何謂暗？神捕千萬別再提此事！」

「好吧！異日請到中原一會！」

符楚山突然露出一絲笑意。「也許神捕未曾回中原，咱們便可再見也未定！」

沈鷹一怔，想問個明白，符楚山已展開輕功向山上竄去，只幾個起落，便消失在一叢小樹後，只好作罷。

沈鷹一邊走一邊想看心事，是以走得很慢，次日入夜之後才到太白山山脚。

沈鷹找了一個隱蔽之處，席地而坐，等待顧思南前來聯絡。

顧思南一直到了第三天的黃昏才趕到來。

沈鷹等得甚不耐煩，禁不住埋怨兩句：「一件小事，也得調查這許多天？」

顧思南忙道：「頭兒有所不知了，那個風領班已被楊顯文那狗官辭退了！」

沈鷹心頭一跳，又聽顧思南說話奇怪，忙道：「快把情況說來聽聽！」

顧思南坐在沈鷹對面，摘下羊皮水囊，喝了一口水，才道：「屬下到了長安城後，便到楊顯文住宅去暗訪，却不見那個風領班，新領班是個姓鄔的！後來屬下抓住一個護衛詢查，這才知道原來楊顯文在咱們離開之後，便把風領班辭退了！」

沈鷹截口問道：「你可有問他是什麼原因麼？」

「有，可是他說沒有人知道，甚至連風領班也頗覺奇怪！當時屬下心中一想：『莫非楊顯文誆騙咱們？事實上雪松子是曾去找過他，而他怕咱們自風領班處得到實況，故此把他辭退，另換一人！』當下屬下便向那人詢問有關風領班的去處，他說楊大人叫他立即離開長安，是以連他也不知道！」

沈鷹眉頭一掀。「那你如何調查？」

「屬下後來又想到曾聽頭兒提過，風領班有個弟弟，他們叫他小風的，於是問之，原來，小風也隨其兄，遭到解僱！」

顧思南喘了一口氣，這才續道：「當時屬下當眞十分沮喪，因爲天下如此之大，去那裏找他？可是心中却又極不願意就此離開，第二天便開始去城內各處閑蕩。到了近午，路過一個馬市，忽聽有人道：『小風，你要買馬麼？』

「屬下心頭一跳，忙扭頭一望，只見一個馬販模樣的老頭正在詢問一個皮膚白皙，長得眉清目秀的青年。那青年答道：『大叔，我想買兩頭馬，要拉車用的，可要脚力較好的；咱要回太原老家啦！』那老頭又問：『這是什麼原因？咦，莫非是賺够了老婆本啦！』小風支吾地道：『大叔，你莫多問，快替我挑兩匹！』

「那老頭一邊替他挑馬，一邊又問：『這幾天怎不見你哥兒來酒香樓？』小風輕聲道：『咱已搬到城外去啦！』那青年買了馬便離開了，屬下連忙掇了下來。

「出了東城門，又走了五六里路的光景，前頭便現出一個村莊來，所幸他騎着馬慢慢走，屬下才追得上！」

沈鷹道：「後來又如何？」

「屬下跟至村口，便讓那個小風發覺了，屬下只好向他表明身份，原來他果然是風領班的弟弟，可是他對屬下却有偏見，認爲屬下跟踪他，是欲對其不利！正在爭執間，風領班聞聲趕了出來，他聽了屬下之話後，反而請我走進一間村屋內。

「原來他接受了楊大人的條件，當夜收拾了細軟便賃下一間農舍暫居，打算買些土產回關內販賣，這些天來已辦好了，這才叫小風去買馬及訂購馬車。

「屬下問他如何會接受楊顯文的條件，他說楊顯文認爲他武功不行，要辭退他，不過却又發了半年的薪酬，是以他也覺得奇怪，不過他離家日久，也有意返歸家園，所以答應了。

「屬下便問他當夜頭兒在楊大人愛妾屋上經過引起誤會，是否有個道人下去找楊顯文？他老實說實有其事，屬下反問他當時爲何要騙頭兒你，他說那是楊大人叫他守秘密的！」

沈鷹目光一亮，問道：「你可有問他，雪松子找楊顯文是爲了何事？」

「屬下問了，可是他說不知道！而那個道人也確是雪松子，因爲風領班在城內也曾見過他幾次，大概是雪松子去分舵調查吧！」

沈鷹道：「你便回來了？」

「不，屬下立即趕回長安城，次日備了拜帖到衙門要見楊顯文，不料楊顯文請假回鄉省親，暫由通判代理，屬下又問了楊顯文的原籍，通判說楊顯文原籍在關內三門峽附近，屬下後來又向別人打探過，查知無誤，這才回來。」

沈鷹沉吟了一陣，喃喃地道：「楊顯文爲甚麼要這時候請假回鄉省親，他是怕老夫查出他與雪松子勾結麼？他兩人又有什麼陰謀？莫非百空大師眞的是被雪松子殺死的？」

顧思南問道：「頭兒，你去飛雲寨可曾查出什麼？」

沈鷹便把經過說了一遍。

顧思南脫口道：「這牛鼻子表面忠誠，實是個奸詐小人！」

沈鷹低頭不語，良久才自地上躍了起來。「小顧，你中了那個通判之計了。」

顧思南一怔，嚅嚅地道：「屬下如何中計？」

「楊顯文請假回鄉，此地離朝廷遙遠，一來一去得費不少時日，咱只離開了幾天？豈有這般快！」

顧思南道：「但他有可能一早便向朝廷遞書申請的了。」

「總不會這般巧，而且他既然要回鄉省親，爲何沒把新任的護衛領班帶去，却把他仍在長安閒着。」

這一說，顧思南也大覺蹊蹺了。「那麼，頭兒你說他去了那兒？」

沈鷹目光一亮，緩緩地道：「他必是

躲在長安城內，說不定，還會匿在長安分舵內，雪松子不是派了他的首徒冠雲去那裏了麼？」

一頓又道：「你立即返回長安城，嗯，風領班回鄉了麼？」

「他答應屬下暫留下來。」

「他有危險，你得叫他搬走，然後你靜候在那裏，老夫會叫烟兒來找你，你們易容之後，才進城調查。」

「是，屬下現在就去！」顧思南說罷便向黑暗中掠去。

沈鷹又沉思了一陣，他決定天亮之後才上山。

峯迴路轉

旭日衝破晨霧，萬道金光灑向大地。清晨，草木格外青翠，空氣也特別清新。

沈鷹尋着山路，向上掠去，途中雖有人喝問，但他們一見沈鷹都認得他，也沒有如何阻攔便上了草坪。

到了草坪，只見雲飛烟正在那裏練劍，她一見沈鷹忙收劍問道：「頭兒，小顧呢？」

沈鷹不禁一笑。「你就只牽掛着他，不問正事麼？」

雲飛烟粉臉一紅，道：「人也問，正事也問！」

沈鷹臉色一正。「牛鼻子呢？」

「在內堂。」

沈鷹走近一步問道：「這幾天他表現如何？」

「古伯伯日夕跟在他的左右，甚至跟他同室而寢，未曾發現他有什麼異常的表現。」

沈鷹雙眼一睜。「也未離開過此山一步？」

雲飛烟搖搖頭。「不但未曾離開此山，而且連草坪也未曾踏出一步。」

沈鷹聲音不由一變。「他可有跟什麼人接觸？」

「除了善能之外，別無其他人，最多只是在大廳內當衆交代過一些防守上的工作而已。」

沈鷹心頭不由一沉，實在是又詫又異，半晌又問：「那麼劉志邦呢？」

「整天在小樓內與崔叔叔對奕。」

沈鷹冷哼一聲，一陣風般地衝入內堂，到了雪松子門外，只聽雪松子喝問道：「是誰忘了規矩！」

沈鷹心神倏地一清，放緩了脚步。「是老夫，道長別來無恙！」

只聽古逸飄驚喜地道：「是老鷹？」房門陡地被人拉開，雪松子及古逸飄同時出現在門口。

雪松子道：「神捕此行收穫如何？」

沈鷹哈哈一笑。「得道長安排，收穫甚豐。」

雪松子一怔。「貧道幾曾有過什麼安排？」

「道長那地形圖對老夫帮助甚大。」

雪松子一笑。「快請過來談談，」他待沈鷹坐下之後，又道：「貧道那張地形圖所作之示意可曾有錯？」

沈鷹望了一眼，道：「若非地形圖有錯，老夫豈能跟符楚山當面談清楚。」

雪松子臉色一變。「請神捕明言。」

沈鷹這才把經過一五一十說個清清楚楚。

古逸飄道：「這樣說來，大師之死跟飛雲寨是沒有關係的了。」

雪松子却道：「神捕大概懷疑貧道故意把圖示弄錯了，說不定還懷疑我是那個暗通消息的人！」

沈鷹又望了他一眼，嘆息道：「老夫的確有些懷疑，希望道長能解釋一下。」

雪松子又長嘆一聲。「大師生前曾說貧道有雙重性格，一時很暴躁，有時却很冷靜，當神捕說要去飛雲寨調查時，又詢查貧道去長安何幹，貧道便已猜出神捕是懷疑我是殺死大師的兇手，是故貧道爲了避嫌，特地日夕關在房中與古大俠談論武功，神捕若是不信，大可一問古大俠。」

古逸飄忙道：「道長的確日夕在房中，而且老朽也一直跟着他。」

沈鷹又長嘆了一聲。「如此老夫的確百思不得其解了，老夫下山去飛雲寨知者有限，是誰透露消息的？」說罷他一掌推開窗子，無意中抬頭一望，只見小樓上崔一山正憑窗而望。

這刹那，崔一山也發現了沈鷹了，身形立即在窗外隱去。

沈鷹不由自主又裝了一鍋烟，抽吸起來，良久才問道：「道長，當日那個飛雲寨派來的使用楓葉爲記的奸細，是誰發覺的？」

「是酸丁，但知道這件事的共有五個人，便是大師、貧道、酸丁、韓樵以及善能。」

「韓樵的來歷如何？」

「數年來忠心耿耿，應無問題，而且他是酸丁邀來的。」

沈鷹心頭又是一跳，只聽外面脚步聲迅速移近，劉志邦人未至，話先至：「神捕，聽說你去長安拜會楊大人，如何來得這般快？」說着門口人影一閃，劉志邦及崔一山聯袂進來。

沈鷹笑道：「老夫並沒有去長安，只是到飛雲寨調查一下而已。」

劉志邦望了崔一山一眼。「原來是崔大俠瞞着區區的，唉，莫非神捕懷疑區區什麼？」

沈鷹忙道：「不是，劉當家千萬勿誤會，這件事除了老古及崔老弟之外，連道長事先也不知道。」

劉志邦微微一笑。「原來如此，不知神捕調查進展如何？」

沈鷹道：「只肯定了一件事，大師之死跟飛雲寨並無關係。」他又把經過簡略地說了一遍，只隱去雪松子交了一張地形圖與他的事。

劉志邦臉色一變，目光在古逸飄及崔一山臉上來回觀望，沈鷹急道：「老古及崔老弟的爲人，老夫知之甚詳，他們絕不會做出賣朋友的事，更何況也不知以楓葉爲記的傳遞暗記及傳遞方法。」

劉志邦說道：「既然如此，那必是符楚山行使的『反間計』了，神捕沒有懷疑他？」

「老夫相信符楚山，而且他所列舉的道理亦令人信服。」

劉志邦苦笑道：「這樣神捕又能懷疑

誰人?」

沈鷹長嘆一聲道：「老夫左思右想，就是找不出一個有嫌疑的人來。」

「顧壯士怎地不見?」

「他另有事去辦，」沈鷹這才醒起那件事，連忙對雲飛烟道：「烟兒，你且出來，老夫有事要你去代辦。」說罷與雲飛烟走了出去。

劉志邦臉有不豫之色，輕聲道：「神捕還不很相信咱們!」

話聲一落，只聽沈鷹在門外道：「老夫要她去辦的事是官場中的事，劉當家的怎地如此多疑?」

劉志邦臉色一變，忙解嘲地笑了起來。「區區是有點小氣。」

不一忽，沈鷹走了入來，雲飛烟却已不見。

衆人正沉悶間，只聽善能在外面道：「稟二堂主，長安那裏有加急信送來。」

雪松子看了沈鷹一眼，說道：「拿進來。」

善能跨進房後，先向各人合什行了一禮，然後遞上一封信與雪松子，劉志邦走近雪松子身邊。

雪松子打開信，展開一看，臉色登時大變，雙手也發起顫來。

劉志邦也是臉色鐵青，喝道：「送信之人還在麼?」

「在大廳上恭候堂主回音。」

雪松子厲聲道：「快傳他進來!」

善能應了一聲，急步出去，沈鷹等人心中雖然十分詫異，但事緣此乃三聖堂的事，也不便開口詢問。

不一忽便見善能帶着一個瘦削的漢子走了進來。「啓稟二位堂主，送信之人到了。」

雪松子道：「你叫什麼名字?」

「屬下是長安分舵的馮七。」

沈鷹輕咳一聲。「二位當家處理堂務，老夫等到外面去……」

雪松子道：「不必，請各位一齊參詳!」一頓轉對馮七道：「你把經過說來聽聽。」

那個漢子應了一聲，便道：「冠雲香主要來主持分舵的事，咱們自二堂主處得知消息之後，便日夕等待，可是過了好幾天仍不見他的影子，心想大概是山上軍情緊急，阻延了下山的日子。

「有一天，分舵的一個弟子叫雷漢的，出城辦事，走了一半因內急，便到樹叢後小解，却發覺草叢中蒼蠅亂飛，嗡嗡而叫，又聞一股臭味，他忍不住用棍撥開野草，這才發現草叢中躺着一具屍體。

「那屍體血跡模糊，死狀極慘，但臉部完好，却認出正是冠雲香主。」

馮七說到這裏，不由喘了一口氣，而沈鷹等却發出一片驚呼聲。

馮七漢道：「雷漢趕緊奔回分舵報告，劉舵主連忙帶人去看，證實死者是冠雲香主，後來劉舵主返回分舵。便寫了這封信，叫屬下星夜送來。」

雪松子臉色鐵青，半晌才道：「冠雲如何致死的?」

「屬下也曾看見屍體，是被亂刀砍死的。」

「可曾查出什麼綫索?」劉志邦插腔問道：「劉舵主可有派人去調查?」

「嗯，打鬥現場便在草叢附近，劉舵主說照打鬥現場看來，對方人手不會少於四個，至於其他的屬下便不很清楚了。」

雪松子沉吟了一下，揮手道：「你先去休息吧!」

善能把馮七帶下去，雪松子怒哼一聲，轉頭問劉志邦：「酸丁，你看這是何方人等幹的!」

劉志邦沉吟了一下，道：「若依往日，咱必把帳算在飛雲寨頭上，不過如今……」他睨了沈鷹一眼，「依沈神捕的說法，符楚山可不會暗箭傷人!」

雪松子怒道：「前年殷香主及梅香主不是被飛雲寨暗下毒手殺死的麼?」

沈鷹道：「老夫雖然轉述了符楚山的話，但即使冠雲被殺，也不能一下子便說是暗下毒手，假如是暗下毒手，草叢上豈會有打鬥痕跡留下來，這說明雙方曾經對陣，只不過飛雲寨是以多勝寡而已!」

劉志邦點頭道：「神捕果然名不虛傳，知微見著，不如再請分析一下吧!」

「冠雲下山到長安分舵主持一事，所知者並不太多，假如他是中了伏，那麼問題便出在貴堂之中，否則，便是湊巧遇上敵人，雙方仇人見面，一言不合，殺將起來!」

「神捕認爲那個成份較高?」

沈鷹尚未答他，只見善能又慌慌張張跑了入來，劉志邦臉色一變，問道：「善能，又發生了事麼?」

話音未落，善能背後又閃出一個矮小的漢子，雙眼紅腫跪在地上。

善能道：「焦田，你快把情況向二位堂主稟告!」

雪松子早已忍不住，喝道：「還不快說!」

焦田嗚咽地道：「劉舵主……劉舵主被人殺死了!」

「什麼?」雪松子及劉志邦同時叫了起來!

「什麼時候死的?情況如何，趕快詳細稟告!」

「大前夜，分舵內不少弟子忽然聽見異響，連忙循聲尋去。聲音是發自劉舵主的房中，後來咱們推門一看，便見到舵主倒臥地上，鮮血流了一地!」

劉志邦怒道：「盧副舵主呢?他去了那裏?」

焦田道：「盧副舵主剛巧去排解一件糾紛，不在分舵內，屬下便趕緊去把他找來!後來盧副舵主便叫屬下連夜乘快馬回來通知!」

劉志邦臉色鐵青，回頭看了雪松子一眼。「牛鼻子，你看如何?對方好似在進行一個龐大的暗殺計劃，不但殺死了你的徒弟，也殺死在下的堂弟!哼哼!大師之後便是他兩個，再下去又不知是何人!」

雪松子臉色晴陰不定，緩緩坐了下來，一言不發。

劉志邦叫善能把焦田帶去休息，才坐下沉思。

沈鷹本來是對雪松子有極大的懷疑，可是這件事一發生，他又覺得思路被弄亂了!

雪松子會殺死他徒弟嗎?就算冠雲知

道百空大師之死的秘密，而大師又是雪松子下手的，他固然無殺死冠雲的可能，可是冠雲下山後，自己才上來，在此之前，雪松子並不知道自己已經接受了善能的聘請!

在這種情況之下，雪松子似乎不用殺死冠雲，而且雪松子也未曾下過山!

長安分舵舵主是劉志邦的堂弟，而雪松子却去那裏調查巡視，之後他便決定派遣冠雲下山，這中間到底蘊藏了些什麼秘密?

雪松子跟劉志邦暗中是否另有仇恨恩怨?

房內寂靜如死，每個人都各自想着心事，半晌沈鷹才問道：「百空大師以前有否極大的仇家?」

雪松子搖頭道：「沒有，他一向非常平易!」

劉志邦道：「牛鼻子你忘記了一件事了麼?大師生前不是說最怕一個人……」

沈鷹截口問道：「那是個什麼人?」

「是一個叫『玉面羅刹』的女人!」

雪松子接道：「那是大師未出家的妻子!」

此言一出，古逸飄、崔一山及沈鷹都「啊」的一聲叫了出來。沈鷹忍不住道：「大師未出家之前曾經娶妻?」

雪松子道：「大師本是魯西人氏，自小便與佛有緣，惜家中他是獨子，不讓他出家，不但如此還替他娶了個童養媳!」

崔一山截口問道：「那童養媳便是『玉面羅刹』?」

「嗯，那時候還不是，因爲兩個都還不懂武功。有一天，一個高僧經過大師之家，無意中見到他，說他與佛有緣，便教他武功，那高僧傳授的是『童子功』，他說二年後再來找大師!

「自此大師日夕苦練，不久其父病重，迫其成婚，大師無可奈何只好遵從父命，但洞房花燭之夜，大師却席地而坐，並對他妻子說他即將出家，叫她以後另擇人從良，可是新娘子一腔柔情却緊纏在大師身上，聲稱此生矢志不再改嫁!

「大師當時雖然十分感動，無奈向佛之心甚堅，因此堅決不與之洞房!因此大師至死之前，仍是童子之身!」

古逸飄道：「後來如何?」

雪松子喝了一口酒，續道：「不久，其父便歿，玉面羅刹對大師仍然一往情深，大師給她纏不過，便漏夜離家，四處拜訪高人學佛學武，終于練成一身武功。

「事隔十多年，有一天，大師到豫南化緣，無意中見一個女子出手狠辣，把一羣流氓無賴打得抱頭鼠竄，大師忍不住上前勸阻，那女子大怒，說這種人不殺反而會貽害世人，大師對之講理，不料剛開口，那女子便大怒，取劍殺向大師!

「大師問其爲何不講理，她說她最恨便是滿口佛理的和尚!和尚十分詫異，忙詢其因，那女子說她丈夫便是被一個花言巧語的老和尚『勾引』去了!這刹那，大師才認出這女子便是他妻子!」

衆人又「啊」地一聲叫了起來。

雪松子長嘆一聲。「大師認出她之後，不敢應戰，落荒而逃，那女子一怔，忽然追了下去，大聲叫道：『殺千刀的，原來你便是竹郎!竹郎竹郎，我找你找得好苦!』大師更加不敢應她，經過千辛萬苦才擺脫她的糾纏!」

沈鷹問道：「當時大師認得她，她爲何反而認不出大師?」

雪松子道：「那是因爲大師在山中錯服了一枚野菓，不但眉毛全白，連皮膚也異乎尋常的白，加上四海爲家，滿面風霜，是以她一時之間便認不出來了!」

崔一山問道：「大師如何一見到她，便要落荒而逃?」

「大師是心中有愧，覺得害了她，是以無顏見她!」

沈鷹道：「後來又如何?」

「又事隔十餘年，大師一次又在長江江畔，碰到她，那時候，玉面羅刹的名頭已頗响，料必她後來也有奇遇!大師一見到她便跳江借水而遁，後來便出關到五台山修煉!」

沈鷹沉吟了一下問道：「那個『玉面羅刹』武功到底有多高，你們可知道?」

「這個貧道既未見過她，亦未曾聽大師述及!」

劉志邦也道：「區區亦不知道，不過看來也不會太差!」

古逸飄道：「這名字老朽倒曾聽過，照傳聞，她當日既能殺死名噪江北一時的『金龜背』洛奇，武功自然不錯!不過，她似已銷聲匿跡多年，這二十年來，江湖上都未曾有她的消息!」

沈鷹喃喃地道：「莫非大師是她殺死的?」

崔一山道：「不會吧，她既然深愛大師，那有道理殺死他!」

劉志邦道：「這也許是因愛生妒，因妒而起了殺機!」

沈鷹道：「這又未必!她一來到大師處，大師便發覺了，却不出聲，讓她進去。她一見大師一時氣憤，便出手打大師，不料大師存心讓她消氣，所以轉過身去，以背接她一掌!而玉面羅刹也料不到大師不閃避，一時之間，撤掌不及便擊中大師的背心!」

衆人「啊」的一聲叫了起來。

沈鷹續道：「那一掌力量十分巨大，是以大師的護體神功也被震散，並且斷了心脈，一命歸西!『玉面羅刹』見狀吃了一驚，便下意識地扳起大師的身子來，是以大師又變成是臉對房門!

「那時節，大概她也十分震驚，所以蹲下身去扳動大師的雙臂，於是大師的臂上便現出十隻指痕!後來大概是聽見智海的腳步聲，便推窗跑掉了!」

劉志邦道：「大師可以在聽見聲音而不發聲，但她又如何能瞞過衆多的巡山弟子!」

沈鷹道：「老夫猜想，當時玉面羅刹必是以『傳音入密』跟大師交談，其他人不能發覺!同時，玉面羅刹幾次讓大師臨陣逃脫，這次找上山來，必有周密的佈置及調查!她必是找到貴堂防守上的一些疏忽，加上武功高強，是以潛了上來而不被人發現!」

劉志邦嘆息道：「神捕分析絲絲入扣，區區等又怎能不服!如此說來大師是讓他妻子殺死的了!牛鼻子，你說這仇咱報

是不報？」

雪松子喟然道：「這是一段寃孽，貧道也沒了主意，便交由善能決定吧！」

劉志邦嘆息道：「想不到一件奇案，却落得如此結果！若非神捕神機妙算，任咱也想不出來！這事既然解決，咱們便暢懷喝幾杯吧！區區至今尙未與神捕痛飲過，今日一定要喝個痛快！」

雪松子接道：「兇手若就是玉面羅刹，誰人可以暗算得了大師，而又不被人發覺？寃孽寃孽！待貧道去告訴善能一下，順便叫人把酒菜送入房中！」

一件錯綜複雜的案子，在苦思不得其解之下，不料三言兩語便解決了，衆人都是心頭大暢！

沈鷹更料不到會峯迴路轉破了案！他本想要查一下向飛雲寨告密的人，可是回心一想，一則這只是枝節，二則自己的確心懸中原，便決定不再追查！

至於雪松子跟楊顯文來往，那可能是另一件事，也因此他不再放在心上，在太白山上痛飲了一天，次日收過善能的一兩銀子的聘金便下山了。

雪松子忽道：「酸丁，貧道徒兒死在長安，貧道得去看一下，山上的事勞你主理了！」

「牛鼻子但去無妨！區區堂弟之死，有可能的話也請牛鼻子代查一下！」

「這個自然！」

劉志邦又問：「神捕等欲去何方？」

「老夫恨不得趕回中原！老夫那兩個手下早在潼關等急了！劉當家，咱後會有期！」

劉志邦抱拳道：「敝堂隨時歡迎神捕駕臨！」

魔音魅影

沈鷹、崔一山、古逸飄及雪松子聯袂而行，到長安城，雪松子入城，沈鷹却繞城而過。

不久，便到了城郊的一條小村莊處，沈鷹在一棵槐樹樹幹上發現了一個暗記，那是以白粉畫上一隻振翅欲飛的雄鷹。

沈鷹招呼了他兩個，便走入村內，不一忽，便又在一座村屋的牆脚，發現了同樣的一個雄鷹暗記。

沈鷹走前幾步，伸手在門板上敲動起來，三重兩輕。

屋內無反應，沈鷹右掌按在門上，運上內力一吐，「撲」的一聲，木門「呀」地打開，一眼望入去，這是一間十分簡陋的農舍，門後是個小廳，擺放着一張破桌子，廳的雙側，各有一間廂房。

沈鷹向崔一山及古逸飄打了個眼色，三人魚貫而入，沈鷹目光一落，只見桌子上放着一張白紙，上面寫着幾行字：「頭兒，我們入城調查，請到城中一聚。晚上在三聖堂長安分舵之外的大槐樹上見！小顧。」

沈鷹一手把紙撕破，走到房中一望，見房內不但有床舖，而且尙有不少土產擺放在床底下，料是風氏兄弟尙未返回太原，此刻大概搬到別處暫居！

他在房中找出幾套農衣，又抹了一把鍋灰，塗在臉上，然後道：「咱們分開入城吧！咦，老古你且在這裏稍候！說不定這裏會有人找上來！」

古逸飄道：「假如有人來，老朽便活捉幾個！」

沈鷹拉着崔一山到田邊弄些泥巴，然後朝城內走去。

入了城才黃昏，沈鷹去買了兩對草鞋，把短靴襪子拋掉，赤着脚板，穿着草鞋，到一家小飯店打尖。

飯後兩人又在城中走了一匝，却不見有顧思南的暗記，看看經已起更，便尋到三聖堂在長安的分舵。

那外面果然有一棵老槐樹，枝茂葉盛，彷似一把大傘，兩人相繼竄上樹上，也沒驚動了任何人。

過了一會，沈鷹見分舵外三聖堂的弟子戒備不太嚴，有點奇怪，沉吟了一會，決定入屋查看一下！

他輕輕告訴崔一山一聲，便自樹上竄起，投入屋內，那幾個巡夜的弟子，猶如夢中人！

沈鷹一躍入圍牆，伏在一棵大樹之後，這才發覺原來三聖堂是擺下「空城計」，外面稀鬆，內頭却巡得十分嚴密。

一隊巡邏隊正走過來，沈鷹急忙附身樹幹，運上「壁虎游牆」功，身子悄沒聲息地升上樹葉叢中。

只聽一個粗啞的聲音道：「搜了大半夜，連個人影也沒有見過，誰還敢來捋虎鬚！」

另一個道：「是啊，二堂主又親自來坐鎭，什麼人不怕死，敢再來放肆！」

一個尖細的聲音喝道：「陳大牛！你們嚯嚯嚯說什麼，還不快再去搜一下，要是再發生了什麼事，大家的日子都不好過。」

粗啞的聲音又道：「副舵主你何必大驚小怪，劉舵主經常尋藉口出去跟些女人勾三搭四，也許是惹下了什麼風流帳，才犯下殺身之禍……」

副舵主喝道：「那些女人又不是什麼艮家婦女，出錢買來的，會有什麼麻煩，你們可別再胡說了！讓二堂主聽見，可不是好玩的，你娘的陳大牛，你沒去過青樓麼？」

那陳大牛輕輕邪笑一聲。「屬下不再說就是！」

「好吧，你們再搜一下，待我去看看二堂主有什麼吩咐沒有。」說罷沈鷹便見一條人影向內射出。

沈鷹心頭倏地一動，心想不如跟他去看看牛鼻子在幹什麼，低頭見那些巡邏的弟子離開，便往內飛去。

只見那條人影閃入一間房子內，沈鷹附耳一聽，裏面悄沒聲息，又不見有燈光，他心中十分詫異，手上微微用力，那扇房門竟是虛掩的！沈鷹却不敢貿貿然進去，正在四處張望，忽又聞房內傳來一陣水聲，他心一頭一動。「這小子在小解！」

他趁着這機會連忙閃身入去，房內並沒燈光，紗窗上射入星月的微光，仍隱約看出這是一個大房，水聲傳自屏風之後。

水聲陡地停止，一個人在屏風後長噓一聲，低聲嘆道：「痛快！」

沈鷹要想退回去經已來不及，正想把其制服，忽聽房外有人道：「盧汾！」沈

鷹大吃一驚，急切間無暇多想，一振衣袂，飛身躍上橫樑！

屏風那人慌忙站了起來，恭聲道：「盧汾在！」

「劉拓被殺的事你查得如何？」

盧汾忙道：「小的不敢查！」

這剎那，沈鷹心頭十分驚異，聽那聲音來自窗外，便暗暗運功於臂，準備一待對方說罷話，便衝出去！

只聽那人又道：「你不查那就算你識時務，老實告訴你，老夫若要殺你，根本不費吹灰之力！你那些人巡邏又有什麼屁用！我老人家還不是來了。」

奇怪的是這次聲音却發出房門處，到了最後一句，又去到屋後。

沈鷹心頭震驚：「這人輕功之速，更在老夫之上，他是何人！」

盧汾疊聲道：「小的知道，小的不敢亂說一句！」

那人聲音又至屋頂。「牛鼻子若問你，你便一概推不知！」聲音剛在屋頂，又倏忽到了窗外。

沈鷹又驚又詫，只覺這聲音空空洞洞，似有點回音，但又不像是個內功深厚綿實的人，若不是對方身法奇快，還以爲是個不諳內功的普通人！

這聲音雖然聽出不像是發自女子，但到底聲綫如何却又難以分辨。

盧汾又道：「小的省得！請魔君放心吧。」

「你好自爲之，自有你好處！」

窗外聲音剛落，沈鷹却像飛矢般射向窗戶，雙掌一拍，「嘩啦」一聲暴響，窗橘碎木橫飛，人已穿出外面。

只見樹後人影一閃，便自不見，沈鷹輕嘯一聲，脚尖在地上一點，身子如飛似箭急投過去！

這剎那忽地有人喝道：「有刺客。」

沈鷹飛至樹後一望，樹後空空如也，那裏有人，正在猶疑間，只聽人聲沸騰，一個綿密的聲音遠遠傳來：「何方鼠輩敢來撒野！」

沈鷹竄起樹上，只見一條灰影，自一座小樓上飛撲下來，鐵劍泛骨寒氣急刺而至。

急切之間，沈鷹看不清來人，連忙沉氣飄身，投向地上！

那人武功異常高强，凌空一折腰，緊追下來，只聽長劍「呼」地一聲，急劈下去。

沈鷹讓步閃開，還未來得及轉身，只覺背後又有一股凌風擊至。

千鈞一髮之際，沈鷹一蹲身，讓過對方，旱烟桿一摸，抓在手上，向後急掃，身子同時向側斜飛！

只見火把光亮，一大羣三聖堂的弟子吆喝着飛奔過來！

沈鷹心頭一凜，自知難以解釋，正想拔身越衆飛牆逃脫，猛覺後背勁風撲身，一個人喝道：「鼠輩先吃貧道一掌！」

沈鷹心頭一動，偏身一滾，旱烟桿藉勢反手一撩，喝道：「來的是可是雪松子？老夫沈鷹！」

話音剛落，沈鷹已轉過身去，那人正是「長鬚道人」雪松子，他滿臉驚詫地道：「是你，你來此做什麼？」

沈鷹剛想答話，忽聞後腰風聲一响，他急忙後退了一步，右脚倏地飛起，「砰」地一聲，把一個漢子踢飛。

沈鷹目光一瞥，只見那漢子飛向人叢，只能看及小半張臉龐，一忽那人便被人抬下去。

雪松子急道：「此人便是名震大江南北的江北總捕頭沈鷹沈神捕，沈神捕對本堂有恩，你們速速退下繼續巡邏！」

回頭目光炯炯地注視着沈鷹，沈鷹長嘆一聲，道：「說來話長，道長若還信得過老夫，請找個地方談談！」

「神捕便與貧道上樓如何！」

「有何不可，且待一會。」沈鷹倏地發出一道長嘯，長嘯穿雲裂空，嘯聲剛落，圍牆上便出現了三條人影。

「來的可是崔老弟及小顧？」

「正是，頭兒是否遇險？」

「你們立即守在外面，天亮之前，不得讓任何人離開！」

雪松子臉色一變，澀聲問道：「神捕此擧何意？」

「道長既然信得過老夫，又何妨讓老夫安排一下！」

雪松子目光神采一閃！毅然道：「你們聽着，任何人沒有本座許可，不得離開此地一步。」

衆弟子轟應一聲，崔一山等也重新翻出圍牆。

「上來吧。」雪松子拔空而起，飛入小樓的走廊上。

沈鷹緊隨他身後，雪松子推開一扇門，道：「神捕請！」

疑念再生

小樓房內佈置頗爲幽雅，偌大的一個房子，被屏風分成廳與房。雪松子點燃了蠟燭，寒聲道：「神捕該說話了吧！」

沈鷹輕嘆一聲，這才把下山之後的經過說了一遍。雪松子聽得臉色一變，詫聲道：「竟有這種事。」

沈鷹喟然道：「道長何不叫盧汾上來對證！」

雪松子揚聲喝道：「傳盧汾上來！」

一忽，只聽樓梯聲响，一個漢子走了入來，雪松子臉色一沉，喝道：「盧汾，你身爲副舵主，可知本堂的規矩麼？」

盧汾「撲」的一聲跪下，顫聲道：「屬下知罪，請二堂主……」

「哼，你犯了什麼罪？」

「屬下犯了知情不報之罪！」

「還不從頭說來！」

「是，」盧汾嚥了一口口水，道：「劉舵主死後，屬下立即進行調查，却發現他房中有一排鞋印，所以便叫人四處查一下……」

沈鷹截口問道：「房中地上爲何會有鞋印？是有人以內功運於脚上印在磚上留下的麼？」

「不是，那天剛好下了半天雨，四處都是泥濘，所以鞋底上便有泥巴……」

沈鷹點頭道：「好，你再說下去。」

「當時房中只有屬下一人，屬下正想出去，忽聞房外有人道：『盧汾，別出來，劉拓是老夫殺死的！你若出來，老夫便

把你殺死！』屬下當時大吃一驚，喝問道：『你是誰？』

「那人道：『老夫外號魔君，來去如風，殺人如拾草芥，不信老夫便表演一下給你看！』他說罷聲音已到了屋外，一忽又到窗前，屬下忍不住推開窗子一望，外面根本沒人！

「忽然笑聲又在屬下後背响起，屬下吃了一驚，回身一望，又不見人，那人笑道：『老夫要殺你眞是易如反掌，你相信麼？』屬下反問他意欲何爲，他說道：『只要你不再調查這件事，老夫便不再與你爲難，否則便取你性命！』屬下只好答應了！」

雪松子怒喝一聲：「如此貪生怕死，又怎當上我三聖堂的副舵主！」

盧汾磕頭如搗蒜般，沈鷹輕咳一聲。「道長息怒，待老夫問他幾句。」

「請問！」

「盧汾！你有否想過，對方武功既然如此高强，他爲何會怕你調查！」

盧汾一怔，脫口道：「這個屬下倒沒想及！」

「這只有一個解釋，」沈鷹續道：「殺人的不是他，是他的一個潛伏于你分舵的手下，他怕你調查後會使他暴露！」

雪松子驚呼一聲：「這樣說來，那人的圖謀絕不是爲了殺死一二個人了！」

「這個自然！」沈鷹不由沉吟了起來，半晌才道：「那個鞋印有什麼奇逕的地方麼？」

盧汾道：「那鞋印的確有些奇怪！鞋尖比較小及尖！」

「是女子的麼？」

「不大像，女人的脚板沒有那麼寬及長！」

沈鷹沉吟了一陣，想不出什麼來，便道：「你下去吧，叫幾個忠誠的弟子護着你！」

盧汾離開之後，沈鷹正容地道：「道長，老夫要問你一件事，希望你能坦誠相告！」

雪松子訝然問道：「哦？神捕欲知何事？」

「道長去找楊顯文所爲何事？」沈鷹目光灼灼地瞪着他：「這件事老夫經已查過了，請道長不要再隱瞞。」

雪松子道：「其實也沒有什麼，貧道因爲最近此地分舵報告開支費用短缺，是以覺得奇怪，便下山來調查一下，後來貧道查出劉拓跟楊顯文有來往，是以找那狗官詢問一下！」

「他如何說？」

「他說很少來往，有者也只是處理一些城內的流氓的事而已，而貧道却懷疑劉拓是拿錢去跟他交往的！」

沈鷹心頭一跳，問道：「劉拓需要這樣做麼？」

「很難說，所謂人心隔肚皮，何況此人平日德行也不甚端正。」

沈鷹又沉吟了一陣。「既然只是如此，道長當日爲何不坦言告訴老夫。」

雪松子嘆息一聲。「劉拓是酸丁的堂弟，這種事又非什麼光彩的事，何況又拿不到證據，貧道若把眞相告訴你，只怕酸丁會不高興，他這人表面上瀟洒俊朗，氣量却淺狹得很。」

「由楊顯文不敢據實承認，老夫肯定一件事，劉拓跟楊顯文必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交易。」沈鷹便把事情說了一遍。「這件事對貴堂必然不利，所以他才不肯直言告訴你，而必又犯了朝廷法紀，所以才處處防着老夫！」

雪松子哦了一聲，道：「這是什麼事，莫非酸丁也有……」

「不會吧，假如這件事跟大師之死有關，那麼那天劉志邦便不會追下山跟老夫印證武功，他不怕老夫會動疑麼？何況，何況老夫要去飛雲寨這事他並不知道！」

「這是兩回事……」

沈鷹道：「也可能是一回事，請老夫破案的，首先是你，再而是善能，他只有在老夫拒絕了之後才出口譏諷！是以老夫雖對他有所懷疑，却毫沒證據，也因此才會先懷疑你，不過，大師被殺之事看來料是玉面羅剎下手的！所以咱們也不要再討論這件事了！」

雪松子笑道：「但貧道聽神捕之口氣，似乎還不能太肯定，也可以說是不很放心！」

沈鷹長嘆一聲。「老夫的確不甚放心，只怕看錯了案子，因爲沒有玉面羅剎當面對證，始終覺得作不了準！」一頓又問：「玉面羅剎到底叫什麼芳名。」

「賀美珠！貧道也只是聞名未曾見過面！」

說罷天色已亮，沈鷹道：「咱出去問問崔老弟他們，看看有什麼發現沒有？」

兩人聯袂飛出圍牆把崔一山等找來，崔一山三人齊表示未曾發現有人離開。

沈鷹想了一下，道：「小顧，你去那農莊把老古找來！」回頭對雪松子道：「請把貴屬召來一會如何？」

「貧道有反對之理麼？」雪松子連忙發嘯把手下全部召集過來。

他們排列在院子中，由盧汾及雪松子逐個查認，證實無誤。雪松子正想解散，盧汾忽道：「怎地少了白雲？」

一個弟子道：「他受傷躺在床上！」

「爲何受傷？」雪松子臉色一沉，「受傷也得來！」

那弟子指一指沈鷹道：「是讓這位踢了一脚的！」

沈鷹心頭一跳，忖道：「原來是他，怪不得這般臉熟！」他忙道：「既然受了傷那就不必來了，他老夫已曾見過！等下老夫再去爲他治傷！叫他別離開！」

雪松子道：「你們下去吧！神捕咱回小樓！」

重回小樓，沈鷹便問雲飛烟：「查到楊顯文的行踪沒有？」

雲飛烟搖頭道：「沒有！大概那狗官已離開了本城！」

衆人又討論了一陣，都沒有結果，手下送上茶點，雪松子便招呼他們。

不一陣，顧思南便帶着古逸飄來了，他聽了沈鷹的轉述後，詫異地道：「天下問竟有這般快的輕功術？你沒聽錯吧！」

沈鷹道：「老夫聽得清清楚楚，最奇怪的是那聲音聽來空空洞洞，不男不女！」說到這裏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崔老弟，老古，你們可曾聽過賀美珠這名字？」

古逸飄一怔。「那個賀美珠？是不是自稱『尋夫娘』的那個？」

沈鷹心頭一跳，脫口道：「你認得一個這樣的賀美珠？」

古逸飄道：「這名字老夫本亦未曾聽過，去年春老杇去魯西，在一棵大樹下見到一個滿身血跡的女人，看樣子是大羅神仙也難解救了，是以老杇便上前詢問其姓名及受傷經過，她只說她不行了，叫老杇把她葬在樹下，在墓碑上刻上『尋夫娘』賀美珠六個字！」

沈鷹急問道：「後來如何？」

「後來她果然斷氣了，而老杇也依諾言替她辦好了後事！當時老杇也甚爲奇怪，可是武林本就有千奇百怪的事，便也沒有多問！」

「她有多大年紀？」

「看來也有五十多歲了！」

沈鷹說道：「她會不會便是『玉面羅剎』？」

衆人都是心頭一跳，雪松子道：「尋夫娘這三個字倒頗能證明是玉面羅剎，因爲幾十年來，玉面羅剎不斷地找尋大師！而且年紀也差不多！」

沈鷹倏地站了起來：「假如此人的確便是玉面羅剎，那麼大師便不可能是她殺死的了！」

古逸飄嘆息道：「事實上當日老杇對你的分析，便已生了疑心，只是怕你恥笑，所以沒有說出來而已！」

「那到底如何，現在還不快說！」

「假如百空大師是被玉面羅剎錯手殺死的，以她的性格及對大師的情意來論，她有可能悄悄逃跑麼？假如老杇是她，必然在大師面前自刎！」古逸飄道：「老鷹你畢生少近女色，對這些不很明白，而老杇便不同了，老杇的妻子雖惡，但她對老杇情意却深，假如老杇一旦被人殺死，她也不會偷生！正因爲如此老杇才處處讓着她，到了忍不住時才跑出來散散心！可是離開一段時間後，心中又老掛她！這種心情，實在嘿嘿……」

這次却沒有人笑他，沈鷹沉吟了好一陣，沉聲道：「老古的分析十分有理！今日若非經你一提，老夫判錯了案，豈不要遺憾終生！只是你爲何不早說！」

古逸飄不悅地道：「當日老杇在太白山述及這種兒女情感時，你們是如何恥笑老杇的！」

衆人不由默然，想不到這老頭對這種男女間的感情却有頗深的體會。

雪松子不禁問道：「如今豈不要重新再調查？」

沈鷹一拳擊在桌子上。「聘金老夫都已收取了，能不把它查個水落石出麼？」頓了一頓，又道：「待老夫先去看看白雲那小子！」

雲飛烟忙道：「叔叔，姪女跟你一起去！」

「不必！這小子昨夜偷襲老夫甚有可疑！別人出手尙有其理！他却是認得老夫的！」

隱身術的秘密

沈鷹下了樓，抓住一個三聖堂的弟子問了白雲靜養的房間便去敲門。

只聽裏面有人問：「誰？」

「你可是白雲？老夫沈鷹，昨夜失手傷了你，如今來替你上藥！」

「門沒上門，請沈前輩進來吧！」

沈鷹推了門，便見房中放着一張床，床上倒着一人，臉却向壁，他心中暗哼一聲，回身把門關上，走向床舖。「傷着了那處？」

「是脅下，請神捕……」

話音未落，沈鷹忽聞後背有人說道：「姓沈的你果然來了！此地便是你葬身之所！」

沈鷹回身一望，一對手掌同時向後一轉，可是背後空空如也，那裏有人？

「老夫成名數十年，殺人無數，豈會被你打着！」這次聲音却發自頭上。

沈鷹抬頭一望，樑上也沒人影，這剎那他更驚異了，一個身法如何快速，總不會比抬頭還快！

他暗暗戒備，左手替白雲解開衣扣！上衣已敞開，胸脅上果然有團瘀印，沈鷹左手伸入懷內掏藥，這剎那，那聲音又在後面响起：「且吃老夫一記無風掌！」

沈鷹身子急速地飛轉，右手挾勁向後掃去，掌風過處人影渺然！

電光石火之間，沈鷹倏地滾落地上，左手自懷中伸出，在地上一印，身子又再竄起，只聽床板上「拍」地一聲輕响，却又不見人影。

沈鷹的後背隨即爲冷汗濕透，他緩緩吸了一口氣，輕聲道：「白雲，你不用怕，有老夫在此，誰敢放肆！老夫先替你上了藥，再跟他算帳！」

「多謝沈前輩！」

話音一落，沈鷹後背又响起了一聲「殺！」

這一次沈鷹只把右手伸向背後，身子却不轉過去！可是床上的白雲突然撲了上來，手上多了一把精光四射的匕首，往沈鷹刺來！

沈鷹冷笑一聲，左手一翻，倏地抓住白雲的手腕，白雲一痛，匕首登時跌落床上！

「沈前輩，晚輩是要帮你禦敵，你怎地反而難爲晚輩！」

沈鷹右手回收向前一戮，白雲痲穴受制，身子登時癱軟，跌倒床上。

此刻房門倏地被推開，沈鷹一驚，猛一轉頭，來的却是雪松子及崔一山等人。

「沈兄，咱是覺得奇怪，所以來看一看！」

白雲痲穴雖然受制，口上依然能言，不由叫道：「二堂主，沈前輩對侄兒有所誤會，請二堂主代……」

雪松子沉聲道：「住口，神捕豈會無緣無故難爲你！」

沈鷹冷笑一聲：「小子，老夫若不拆穿你的詭計，凉你也不心息！」他稍頓一下才道：「你道剛才老夫爲何會滾落地上，避過你那一刀？那是因爲老夫腦中突然醒起你既然不說話，肚皮却會動，是以知道是你攪的鬼！

「爲了進一步證實，老夫用話套住你，假意去取藥，當你再度在老夫後背發話時，老夫只把右手放在背後以防萬一，實

際上一雙眼睛從未離開過你！當你說：『多謝沈前輩』時，肚皮並不怎動，但是當『殺』字起時，你肚皮却猛地一漲！所以便……」

雲飛烟道：「叔叔，他懂腹語？」

白雲道：「笑話！腹語能使人覺得聲音發自某人的後背及頭頂上麼？」

這次古逸飄忍不住插腔：「西域有一種腹語術叫做『無向迴音腹語』，早年老夫去過西域曾聽人談過！」

沈鷹道：「你在西域生活過多年，大概學了此術！却拿來漢人之地行兇！劉拓便是你殺死的！盧汾說留在劉拓房中的鞋印，鞋頭很尖，老夫一時想不起你是在西域長大的，西域的鞋頭較尖！」

白雲冷笑一聲：「你們可看看我的鞋是不是西域的！」

「你當然在事後便已換掉！當日你在某處殺死劉拓，再把他的屍體移入他房中，却又在他房中故發異聲，讓人以爲有刺客潛入去，可惜你算漏了一件事！那天下午下過雨，地上滿是泥濘，使你留下鞋印，你怕盧汾會調查出來，所以又用『無向迴音腹語』所製造出來的特殊效果，恐嚇盧汾！」

雪松子急喝道：「貧道的徒兒冠雲可是你殺死的麼？」

白雲臉色青白，咬牙不語。雪松子大怒，舉掌欲殺，沈鷹急忙阻止。「且慢！待老夫問問他。白雲，你爲何殺劉拓及冠雲？」

白雲臉色青白地道：「你要殺便殺，何必多問！」

沈鷹想了一陣，道：「劉拓跟楊顯文勾結，劉拓可能是授命於你，所以他必定知道很多有關你們的秘密，故此，你們要把他殺死滅口！因爲你們知道雪松子經已動疑！」

雲飛烟道：「叔叔，你們是指誰？」

「白雲、劉志邦甚至劉定國！」

白雲身子忽然發起抖來，臉色比冰雪還白。

雪松子鬢髮俱豎，喝道：「說！你們跟姓楊的狗官有什麼秘密！」

白雲眼光突然露出一絲狡猾之色，道：「屬下便是知道劉拓跟楊顯文那狗官狼狽爲奸，所以才把他殺掉！」

沈鷹突然問道：「這間房本來是誰住的？」

雪松子道：「正是劉拓所住的！」

沈鷹冷笑一聲：「快搜，那狗官可能便是窩在這裏！」他隨手把白雲抱起拋落地上！

顧思南立即把床板掀起，這是一張炕床，下面沒有灰燼，顧思南跳入炕內，摸了一會便打開了一個地道入口，只聽下面有人問道：「白壯士，吃飯了麼？」

沈鷹冷哼一聲：「楊顯文你給老夫滾出來！」

「你……你是誰？」楊顯文驚慌地問道。

「老夫沈鷹！」

「啊？」楊顯文驚呼一聲，接着便像得了發冷病般顫巍巍地爬了上來，背後還跟着一個妖嬈的女人，諒是他的小妾。

沈鷹一指點了白雲的啞穴，道：「楊顯文，你趕快從實招來，如有半字虛言，老夫便把你斃了！」

「下官……好歹也是朝廷命官……即使犯了罪，也該由朝廷處理！」

沈鷹冷笑一聲。「老夫有御賜尚方寶劍！」

楊顯文打了個寒噤。「劍在何處？」

「老夫先用劍殺了你，再找些人證稟報聖上，難道聖上看得出你是否死在尚方寶劍之下？」沈鷹目中射出厲光，「快從實招來！白雲已經招供，你若有半句虛言，老夫便不饒你！」

楊顯文霍地跪下道：「假如下官從實招供，沈大人是否能饒下官一條狗命？」

「你從實招供，老夫便把你交給朝廷處理，並將你所犯之罪減輕稟告！」

「多謝沈大人，下官……咳咳，劉拓取了一筆銀子給下官，要下官推荐劉志邦……咳咳！」

沈鷹冷笑一聲：「他大概想做官吧，叫你替他弄通關節買個官職吧！」

「正是如此，下官心想這也沒有什麼大碍，何況劉壯士文武雙修，本該爲朝廷效勞，勝似做個什麼江湖野人！」

「只怕不是如此吧！你只顧在高陞上鑽營，不顧民生，弄至百姓怒氣冲天，三聖堂在這時候崛起，爲民除害，使你臉目無光！更令你難堪的是百姓有事時，竟不找你，而反去求三聖堂！所以促使你要瓦解三聖堂！」沈鷹說到這裏，雙眼又迸出兩道厲光。

楊顯文不由打了個寒噤，把頭低下，不敢仰視。

「你應允劉志邦替他弄個官兒，又唆使他把百空大師殺死，這樣三聖堂便成不了氣候了！可惜老夫碰巧來到，所以你們的奸計便不能得逞！」

沈鷹聲音倏地轉厲。「楊顯文！白雲經已招供，你還不從實招來，難道要老夫動刑！」

楊顯文忙道：「下官招供……大人所說均實……下官接受劉志邦的賄賂，允他鬻官，他也答應把百空大師或雪松子除掉一個！」

「好狗官！小顧把他先押下去，待老夫再稟明聖上！」沈鷹說罷便解開白雲的穴道：「你認是不認？」

白雲冷汗如黃豆般大，簌簌淌下，緊咬牙齦，一言不發。

沈鷹道：「老夫替你說了吧！劉志邦可能想向雪松子下手，却找不到破綻，只好改向百空大師落手，因爲百空大師雖是出家人，却仍未曾勘破情關，無時不爲玉面羅刹的事而困擾！

「後來他想到以此來暗算大師，便故意挑了一個好機會——負責巡視小樓附近的是佛、道弟子！他趁智海離開便去推大師的門，大師見到他自然不虞有詐，這時候，劉志邦便運起『無向迴音腹語術』假裝是玉面羅刹來找大師……」

雪松子截口問道：「酸丁也會這『無向迴音腹語』的異術？」

「老夫估計是白雲教他的！他內功比白雲不知高出多少，能利用腹部肌肉控制聲音尖沉，而運用起來也更加異乎神技，是以連百空大師也被他瞞過！當然這也因

爲大師久爲此問題困擾，故此當劉志邦假扮玉面羅刹的聲音自大師後响起之後，大師便忍不住轉過身去！

「那時候，大師必定以爲玉面羅刹是藏在藏經室內，這刹那，劉志邦便猝然出手！掌臨後背大師才有所發覺，於是急忙運起護體神功，可是，由於變生肘腋，運功倉促，大師雙臂不由自主地曲起！

「劉志邦殺死了大師，把屍體轉了過來，變成面對房門，這時刻他才發覺大師雙臂有異，在心慌意亂以及欲行消滅證據的心理下，他便用手去按動大師的雙臂！由於大師剛斷氣，肌肉尚未發硬，所以便留下了劉志邦的指痕！

「就在這時候，智海剛回來，他聽得腳步聲，連忙自窗口逃逸，偷偷潛回居所去！」

衆人聽到這裏都暗暗點頭，崔一山道：「但那兩個巡邏的弟子爲何聽得樓內有兩個人的聲音！」

沈鷹微微一笑：「那其實只是白雲一人在演獨腳戲，他用『眞聲』假扮劉志邦，用腹話代替自己的原聲，目的便是要瞞騙那兩個巡邏的弟子！換一句話說，他一個人可以造成二個人的效果！也是這隱身兇手的秘密！」

稍頓，沈鷹續道：「至於飛雲寨之所以在雪松子及善能下山之際突襲，也是劉志邦暗傳消息之故！他想以此把三聖堂打垮，他便可乘機遁入官場，而不致令人覺得太過碍眼！爲求製造第二次機會，也不想老夫等人把飛雲寨的人趕盡殺絕，是以不惜行使苦肉計，故意受傷！

「老夫在次日替他裹傷便生了疑念，假如他眞的是虛脫，一夜之間，不可能便顯得中氣十足，聲音嘹亮！而且那一刀是對方先減少二個頭目之後才中的！這也頗有可疑！只不過此人城府頗深，一直在老夫臉前佈下迷陣，使老夫對他存個氣量狹窄，行事不經深思的印象！說不定那夜後宅起火也是白雲放的！」

白雲忙道：「不是我，是劉定國！」

沈鷹冷笑道：「老夫說的可有錯麼？嗯，假如你能在劉志邦面前作證，老夫便放你一條生路！」

白雲雙眼一睜。「你……神捕你可沒騙我？」

「老夫是那樣的人麼？」

雪松子及盧汾齊聲道：「神捕，這可太便宜……」

沈鷹轉身對他打了一個手勢，然後道：「事不宜遲，咱們立即趕回太白山，免得給那廝得到消息逃脫！」

客棧血鬥

沈鷹等人乘着快馬，不分晝夜催程趕往太白山。

太白山上三聖堂總舵，一切如常，就偏偏少了個劉志邦！

沈鷹一怔，脫口道：「莫非長安分舵還有劉志邦的親信？」

白雲點頭。「咱們在城內還秘密設有一個聯絡站，聯絡站有信鴿，信鴿一日便可到達山下，山下自然有人收信……」

雪松子未讓他一句話說罷，便老大一個巴掌摑過去。「孽畜！你既知道，爲何不早說！」

白雲口角鮮血淌下，嚅嚅地道：「我，我一時記不起！」

雪松子連忙派人去查，又升堂把劉志邦暗害百空大師的事解說了一次，只聽得堂下弟子個個口呆目瞪！

派出去調查的弟子紛紛來報說查不到劉志邦的下落，雪松子更加暴跳如雷，却又無可奈何！

這一天，善能突然手持一封信，快步跑了入來：「啓稟二堂主，飛雲寨派人下信！」

雪松子連忙把信取了出來觀閱，只看了一下，便驚喜地說道：「神捕，你快來看！」

沈鷹目光一落，只見信上寫着：「字呈沈鷹及雪松子兩位：據敝寨人員所得消息，貴堂正在找尋劉志邦當家的下落，現經本堂查明，劉當家匿在咸陽城中之興華客棧之中。謹以告之，即祝台安。弟符楚山頓首。」

「神捕，你說這可是眞的麼？會否是符楚山的調虎離山之計？」雪松子顧慮地道。

「老夫相信符楚山不是這種人！這樣吧，只求萬一，老夫只與你及雲飛烟悄悄帶着白雲下山趕去咸陽，其他的全留在山上！」

雪松子喜道：「如此甚佳！」

× × ×

兩日後，沈鷹等四人都到了咸陽城，入城之前，雲飛烟自然都替他們易了容。

入了城才黃昏，沈鷹等先到酒樓吃了一頓，然後投到興華客棧。

這客棧規模還不小，房客衆多，他們要了一家獨院。

安頓之後，便由沈鷹及雲飛烟出去探討下落，剛出門，只見一個漢子低頭掠了過來，沈鷹眼明手快，一把把他抓住！

那漢子不慌不忙輕聲道：「小的奉符寨主之命在此等候，劉當家住在對面那個東院！」

雲飛烟詫異地問：「你怎麼認得出咱們？」

那漢子咧嘴一笑。「說實在的，你們一下山，咱便有人跟梢了！他只是一個人住！」

沈鷹看了他一眼，淡淡地謝了一聲，便把他放了，回身輕聲對雲飛烟道：「老夫先去看看！」說罷雙腳一頓，身子便竄上對面屋瓦上！

再一個起落，便越過圍牆飛向另一座小院！

只聽一個空洞的聲音道：「誰？」

沈鷹笑道：「劉當家的請出來吧！」

「是你？姓沈的你是多管閑事呀！你要見區區，何不自個進來！」

沈鷹冷哼一聲。「你道老夫不敢？」話雖如此，他却怕在他進去的時候，劉志邦乘機破屋逃逸！

只一忽，雪松子及雲飛烟帶着白雲跑過來，沈鷹叫他倆守住前後，便踢開房門走了進去。

房內黑暗如漆，似乎伸手不見五指，床上空空如也，沈鷹不由抬頭望橫樑！

刹那，只聽「呀」的一聲輕響，房內更暗，原來房門也不知在何時被人關回！

沈鷹下意識地轉過身來，忽覺後背一個聲音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偏……」

話未說罷，沈鷹已一個風車大轉身，雙掌挾勁向前擊出！

「喀嗤」一聲，不知撞及了什麼，却不見人影，這刹那，雙掌落空，心頭登時一沉！

「嗤！」一對鐵筆自後刺來，一刺背心，一刺肩胛！

沈鷹急忙偏心一讓！刺向肩胛那筆雖被閃過，刺向背心那筆却刺着了後脅！

沈鷹大吼一聲，雙掌急向後一掃，背後人影一幌，又自隱去！

沈鷹抽出旱烟，抬頭望向横樑，只聞劉志邦道：「你既然知道區區練成『無向廻音腹話』異術，又何必瞻望！」

沈鷹氣凝丹田，突地衝往房門，一脚把門踢開，外面光綫倏地投入！這刹那，後背風聲又响，可是沈鷹早有準備，旱烟桿向後一揮，「得」的一聲，把鐵筆擋開！同時轉身蹬脚！

劉志邦「一鶴冲天」躍高丈餘，脚尖在横樑上一蹬，身子去勢更急，雙筆倒挫，兩拳向上猛擊！「嘩啦」一聲，屋頂破裂，身子破屋而出！

沈鷹也沒閑着，身子倒飛，自房門口射出！抬頭一望，星月光下，只見雲飛烟一柄長劍，難以遮擋得住劉志邦的一對鐵筆！

沈鷹猛喝一聲，飛躍上屋，目光一瞥，見雪松子提着白雲趕來，他忙道：「待老夫來會他！」烟桿一撩，挑開鐵筆接下了雲飛烟！

劉志邦見到白雲，臉色不由一變，喝道：「孽徒！都是你壞事！」

沈鷹冷笑道：「你就認栽了吧！就算白雲不招供，老夫也已看出破綻！」

劉志邦也冷笑道：「是麼？你說到底是誰把你去飛雲寨的消息出賣的？」

「當然是你！」沈鷹冷哼一聲：「當時老夫想不到你有個這樣的好徒弟，所以才想不出來耳！如今還有什麼困難？老夫雖然沒有把消息告訴你，但你因為懂得西域『唇語』，却能由老夫的嘴唇的移動而把內容『看』出來！」

劉志邦嘆息一聲：「區區實在看輕了你！起初還以為你浪得虛名，連連給區區瞞過，想不到……」

沈鷹長笑一聲。「現在才後悔經已太遲了！」烟桿一挑，斜刺劉志邦的「天宗穴」！

劉志邦左筆一格，右筆反刺沈鷹「乳突穴」。道：「區區也只不過為了身入仕途而已，你何必……」

「住嘴！你不擇手段，殘害忠良，豬狗不如，入了仕途，連老夫也感到臉目無光！」沈鷹左掌掌緣切在筆桿上，右手烟桿一縮，接着一吐，改刺「丹田穴」！

他存心下殺手，招至半途烟桿一翻，反以烟鍋敲向伏筆來架的劉志邦的手腕！

劉志邦手一縮，烟鍋却敲在筆桿上，只聽「叮」的一聲，飛出一蓬火星子！劉志邦虎口一痲，筆桿幾乎墮下！

劉志邦猛吃一驚左筆急點對方小腹！

這次沈鷹覷得眞切，左掌一落、緊握住筆桿，雙方用力一拉，劉志邦脚步一虛，沈鷹烟桿急掃！劉志邦筆桿急格之，沈鷹絕招連綿不絕攻至！

劉志邦左手倏地一鬆，沈鷹猝不及防，一時之間失却重心，連退兩步，「喀嗤」一聲，屋瓦也讓他踩碎兩塊！

劉志邦右手筆倏地脫手作暗器射出！

這下變生肘腋，沈鷹急忙一蹲，「噗」地一聲，筆尖插在肩膊上，鮮血登時泉湧！沈鷹只覺痛入心脾，眼冒金星，幾乎栽倒！

劉志邦鐵筆出手之後，身子如虎般撲去！沈鷹拋掉烟桿，右掌急速地迎去！

劉志邦身在半空，倏地沉身向下急墜下去！「喀嗤」一聲，屋瓦破碎，身子如鋼釘向下急墜！

沈鷹大怒，猛喝一聲，左手鐵筆倏地向下飛去！

只見屋內傳來一聲慘叫，聲音尖銳凌厲，使人聽之毛孔聳立！

沈鷹雙脚一頓，屋瓦隨之破碎，身子也向下墜去！目光一暗，身子已在房內的半空！

這刹那，沈鷹倏地覺得自下湧起一股凌厲的掌風！心頭倏地一沉，知道中了劉志邦之計！急切之間，一曲腰，身子如煮熟的小蝦般凌空擰開三尺！

劉志邦見沈鷹中計自上飛下，身子立即竄起，拚盡全力擊出雙掌！他萬料不到沈鷹在千鈞一髮間，竟能避得過！

刹那間，沈鷹的雙脚如彈簧般彈出！

「砰！」劉志邦去勢太猛，閃避不及，被踢個正着，身子登時倒飛！料不到背後便有一條大木柱，後腦撞及，只聞「轟」地一聲，屋瓦上磚灰紛紛墜下，劉志邦也跌落地上！

沈鷹躍飛，雙脚急踩在他胸腹上，只見鮮血自五孔處泉湧而出！這時刻，沈鷹也猛地覺得眼前金星亂冒，也跌倒地上。

× × ×

當沈鷹悠悠醒來時，發覺自己躺在床上，雪松子及雲飛烟站在床前，一臉焦急之色，到了此時，方同時噓了一口氣！

沈鷹只覺身子一陣虛弱，傷口隱隱發痛，目光瞥及地上的白雲，連忙道：「烟兒，老夫曾經答應在事後放他，你去把他的穴道解開吧！」

雪松子及雲飛烟同是一怔，沈鷹向他們打了個眼色，雲飛烟食指一落，解開了白雲的穴道。

白雲被制日久，一時之間氣血難以舒暢，站在地上道：「多謝沈神捕！」

雪松子冷笑一聲，彎腰出手，又再制住他的痳穴！

白雲大驚。「神捕，你……」

「老夫雖然答應放你，可沒答應你不讓別人抓住！」

白雲臉色又青又白，喃喃地道：「你們，你們竟然如此狡猾……」

沈鷹哈哈一笑。「你們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老夫却認為：『魔高一丈，道高千丈！』對付什麼人，便用什麼手段，這是老夫的原則！」說罷他便閉起雙眼假寐。

（完）

翟天星傳奇故事／南宮宇・文　黃耀基・圖

長生不老肉（下）

前文提要：

翟天星救了被聚寶莊大漢追捕的女扮男裝的閃明珠，知道她未婚夫撲玉被聚寶莊莊主葉長青捉去要吃他身上的肉作養生之用。葉長青為富不仁、販賣人口，暴戾成性，為了掩蓋要食人肉之事，不惜將管家和杏林雙聖軒轅素常百草殺死以滅口，將聚寶莊佈下天羅地網，延聘江湖高手保護自己，因閃明珠知道擄走撲玉，故一定要將閃明珠捉到手，於是派人四出搜索，終於在來恩寺擄走閃明珠，翟天星想救已來不及了。原來翟天星與閃明珠約好，他去聚寶莊探聽撲玉消息後，在來恩寺商量拯救撲玉的，豈料連閃明珠也被擄去，十分懊喪，準備再闖聚寶莊……

寶莊遭圍剿　俠侶出生天

聚寶莊。

在殷紅如血的夕陽下，彷似一只渾身正在燃燒的怪物，使人目為之眩。

翟天星走在通往聚寶莊大道之上，他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可是，出乎意料之外，一路上並沒有人出現。

以聚寶莊的人力物力財力，他們沒有理由不知道翟天星正單身而來。

微風拂過，帶來了未散的暑氣，端陽剛過，大地已經開始燃燒，翟天星步步為營。

聚寶莊的朱紅大門，也反映着夕陽餘暉。

門竟是半敞開的。

這分明是一個陷阱，難道那些高手已到？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翟天星大刺刺地走進了聚寶莊，一路而入！穿過了花徑，轉過幾度月洞門，可是，院子裏却是杳無人跡。

連一個僕人也沒有，也沒有任何暗卡埋伏。

翟天星當然明白，這是大風雨的前奏，黎明前的黑暗，他勁凝於身，但舉止仍是那麼飄遠。

聚寶齋已在眼前，燈火輝煌。

可是，當翟天星掛身飛簷下望，齋內却仍是杳無一人，偌大的廳房，只有燈花必必剝剝的响着。

這狡猾的葉長青，究竟躲到那裏去？

聚寶齋內既無人影，翟天星便轉向荷花池去，他在前夜已探過聚寶莊，因此道路十分熟悉。

蒼茫暮色已開始四合，翟天星已隱約感到一陣殺氣。

既來之，則安之。

翟天星昂然而入。

一陣微風拂過，荷葉迎風輕幌。

九曲橋畔，赫然出現四人。

四人都是一式黑色勁裝，胸前綉着五彩斑斕的蠍子。

東北四蠍！

翟天星停步，笑道：「原來是四只毒蟲！」

四人聽了，同時怒吼一聲。

其中一人，霎時奔上，道：「三位兄長，讓我先來！」

翟天星眼看此人，臉無四兩肉，便嘲笑道：「你究竟是什麼蟲子。」

那人道：「說出大名，恐怕你站也站不穩！」

翟天星道：「我捏過千百隻虱子！」

那人道：「奪魄蠍子凌煞！」

翟天星道：「寧殺？寧被我殺？」

奪魄蠍子凌煞雙手暴出，果眞是雙爪有如雙螯，翟天星微笑閃身，雙爪落空。

凌煞雙腿合攏，橫身一擺，一招「蠍尾橫掃」，向着翟天星半胸而來。

翟天星迎着來勢，也是橫身一擺，避過了這一掃，立時，左指突地一戳！

那奪魄蠍料想不到，翟天星竟然能在身體擺動之際，突然冒出一指，可是，他也是十分機靈，本是橫掃雙腿，瞬間開合，便要用雙腿挾着翟天星左手。

翟天星知道東北蠍子功另具一格，早有防備，倏忽改變已發之招，改指為掌，便要印下。

凌煞那時身如一大風車，斜斜的飛了出去。

翟天星並不放鬆，左腿擎起，一步兩大跨，又已欺身到這奪魄蠍的身旁。

凌煞身未着地，橫身一蹴，竟蹴在翟天星身上！他正在暗裏歡喜，以為這一脚，就算不能傷及翟天星，倒也能使他吃上狠狠的一記！

那知腿尖剛貼近翟天星腰間，一股綿綿不絕的力量，竟向他全身湧來，他人在半空，已是無可發力。

那股力量驟然擴大。

「叭」的一聲，奪魄蠍已被震出五丈有餘，倒在地上，有如一隻捲身的蠍子！

翟天星冷笑。

另一蠍子又已躍出。

翟天星仍然擺出鄙夷之色，道：「又是什麼虱子？」

那人怒道：「搜陰蠍墨觀魚！」

翟天星笑道：「蠍子也懂觀魚？」

墨觀魚雙袖迎風，一幌之下，手中已多了一雙兵刄，竟是一雙月牙剷！

本來月牙剷是長兵器，但經這搜陰蠍刻意改變，已成了一雙短而可摺動的短兵刄。

他雙剷不斷幌動，眞有如一雙蠍爪！

翟天星笑道：「看你又如何搜陰？」

墨觀魚並沒有答話，雙剷直向翟天星上胸而來。

翟天星雙袖一拂，勁風橫潑！可是墨觀魚却迎着勁風，直戳而來。

月牙剷剛到面前，剷頭竟可以開闔，變成一柄闊剪，眼看便要把翟天星雙袖剪開。

翟天星一聞「軋軋」剷聲，知道對方兵刄有異，雙掌從袖中竄出，「翻月闔星」一招，使出八成眞力。

墨觀魚內力幾能及翟天星，不由自主，雙剷翻飛，身子有如斷線風箏，飛出五丈。

其餘兩隻蠍子，同時飛上。

翟天星趁勁風收身，穩退三丈，笑道：「你們一齊上來，也可省我氣力！」

兩人並不言語，撲身而來。

這東北四蠍，早已是名聞東北的黑道人物，翟天星如何不知，而且剛才兩蠍，已報上姓名，餘下這兩蠍，當然是毒蠍子裴衣魔蠍子衞日！

這兩蠍子，一以毒為名，一以魔為名，當然比這倒地的兩蠍子更為厲害，而且他們善使詭計，因此，翟天星並不與他們硬拚，退身穩站。

兩件一撲落空，又再攻來。

翟天星看準他們來勢，雙掌翻飛，兩人同感勁風，身體來勢便已偏差，翟天星憑着這一空隙，竄身在兩人身間而過，脚踩天星步，已在他們背後。

兩人剛穩身於地，却不見了翟天星人影，心中一驚，猛地回身。

翟天星仍是微笑不語，望着他們。

這一手功夫，已使他們明白，對方武功之強，根本不可以道里計，一聲呼嘯，暴退八丈。

躺在地上兩隻蠍子已站了起來。

翟天星還以為他們要逃走。

可是，當呼嘯聲過後，四人已同時攻來。

這次，他們攻來的姿勢，却是異常怪誕，彷似四只憤怒的蠍子，迎風而舞。

翟天星心中一凜，知道他們要合力使出他們震動江湖的一個陣式：「垂死蠍陣」了！

據江湖傳說，這「垂死蠍陣」是根據蠍子臨死時的耀武揚威的姿態而成！事實上這陣式並無在江湖上動用過，因為他們這四蠍並未遇過足以使出這陣式的對手。

翟天星仍然氣定如山，道：「四位使出看家本領！倒是對翟某一大奉承！」

毒蠍子裴衣道：「你是翟天星？」

翟天星笑道：「如何？」

魔蠍子衞日道：「如何？看你死在毒蠍陣之中！」

四人已漸漸迫近。

翟天星輕移天星步。

四人越舞越近。

翟天星環視四人，知道奪魄蠍子凌煞已受了傷，已成為四人之中最弱一環。

一個閃身，已走近凌煞身旁，反手斜身，雙掌一出，掌勢未盡，掌突變爪，向着凌煞腰身抓來。

在這電光火石一刻，凌煞舞姿驟停，弓身向後一彈，翟天星一看到他雙腿微曲，早已料到他會向後騰，長身一展，也跟着向前一撲。

這一撲之力，出乎凌煞意料之外，身仍未穩，只感到腰間一軟。

他正要反攻，身子已騰空，那並不是自己的翻騰，而是被翟天星抓起，橫掃身後。

「嗤嗤」八聲，立時響起。

蠍子以陰毒而著名，何況其中還有一魔一毒？因此，翟天星抓着凌煞，並不是向他進攻，而是以他作擋箭牌！

翟天星並沒有料錯，那「嗤嗤」八聲，便是魔毒二蠍放出的暗器！

可惜暗器並沒有沾到翟天星身上，可憐的凌煞，背後已中了八隻「蠍稜」！

這蠍稜已淬上劇毒，登時，凌煞慘叫一聲，翟天星同時把他的屍身飛向三人！

三人同時暴退。

凌煞仆倒地上，背後八個血孔，噴出了黑血！

翟天星道：「好狠毒的蠍稜！」

搜陰蠍墨觀魚驚道：「三哥！」

毒蠍子與魔蠍子同聲道：「四弟，勿動！」

本來想撲上前的搜陰蠍墨觀魚已經站住。

翟天星也立時凝運全身勁道，因為毒蠍子與魔蠍子的叫喊，顯示他們又會發出毒招！

可是，三隻可惡的蠍子仍穩站不動，既沒有發招，也沒有開言。

翟天星正在疑惑，一陣腥羶的味道已傳來。

毒蠍子與魔蠍子同時仰天大笑。

搜陰蠍也嘿嘿冷笑。

翟天星心知有異，但一時之間，却不知道他們使的是什麼陰謀毒計。

草地之上，沙沙作響。

十二隻通體赤紅的蠍子已慢慢移來。

翟天星低頭一看，不禁心中發毛，蠍子的外形已是令人倒胃，而今牠們高舉螯子，尾部不斷左右擺動，赤紅的身體，透出血一樣斑爛的顏色令人皮膚立起疙瘩。

翟天星不敢妄動，因為這些蠍子性毒，比毒蛇還要厲害，但這些蠍子移動看似緩慢，實在並不慢。

十二隻蠍子組成的圓圈，漸漸收縮，翟天星不再猶豫，縱身一躍。

蠍稜破空之聲已在頭上同時響起。

翟天星連忙收勁，又落在地上。

十二隻蠍子已在跟前，翟天星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就在這一刹，翟天星右手抓着胸前衣襟，用力一撕，整件外袍已被扯下。

接着，長袍甩手，橫身竄後，十二隻蠍子已盡被蓋在長袍之下。

翟天星一個俯身，已把長袍團團抓起，十二隻蠍子，已全罩在長袍之內。

長袍有如黑雲罩下，罩向三隻茫然不動的蠍子。

這個變化實在太大，三人同時吼叫，可是，長袍含暗勁，半空之中，突然散開，十二隻蠍子洒下。

那些昏亂的蠍子，碰着人身，便是亂咬。

三人痛苦地在地上不斷滾動，發出震人心弦悲痛的叫聲，使翟天星牙齦發軟。

半晌之後，三人的叫聲已完全停止，翟天星走上前去，踢起其中一蠍，那正是搜陰蠍墨觀魚，他的臉孔已變成黝黑，扭曲而不成臉形。

翟天星自語道：「你們終於嚐到蠍子的滋味！」

他又再挑起另外一人，那正是毒蠍子裴衣，臉容更是駭人使翟天星不忍卒睹。

另外一人，魔蠍子衞日，全身蜷曲。

翟天星為安全之計，也挑起他一看。

魔蠍子突然一個翻身，一股黑血從他胸前射起，翟天星連忙一閃，噴泉似的黑血，遍洒地上。

好個魔蠍子，臨死之時，竟下了這個毒計。

翟天星拍拍身上泥塵，歎了口氣，外袍已去，只剩下雪白的內袍在微風抖動。

荷香暗湧，荷葉翻飛，一層一層綠浪，但翟天星那會再有心情觀賞？

荷塘中間的水榭，一盞風燈不知在什麼時候亮起。

水榭之中，赫然出現三個人。

兩人對奕，當中站着一個觀棋的人！

翟天星緩步走近荷塘，風燈微光，倒可以使他看清楚這三人！

觀棋的人，看似一個女人，長髮披肩，面孔猙獰，口部略張，露出疏落的牙齒！

這個形象，使翟天星不期然的想起夜叉！

奕棋兩人，其中一人是禿頭和尚，另外一個作頭陀打扮。

一個滿臉哭喊狀，另外一個却也是苦臉鼓腮。

兩個僧人，一個夜叉，豈不是江湖上有名的「雙僧獨尼」？

忽然，那夜叉般的女人，仰天狂笑：「好着，妙着！」笑聲有如夜梟尖鳴，刺耳而詭異。

另一個滿臉哭喊狀的和尚，也發出狂笑。

尖銳低沉的笑聲附和着，令人毛骨悚然，接着，那和尚止住笑聲，苦口道：「這一局我不想贏了！」

那個苦臉鼓腮的和尚，怒道：「這明是我勝了！」本來，奕棋求勝，勝了一方，自然會表示高興，可是那和尚仍是苦着臉，彷彿受了莫大的委屈！

翟天星再走近荷塘，已臨水邊。

水榭之中三人，也同時掠起，三人都是一色白衣，雖在夜裏，仍然可以看到他們身如大鵬展翅，已上了水榭上的滴水飛簷，各佔一角而坐。

那夜叉模樣的女人，最忍不住氣，尖聲似笑非笑道：「翟天星，如果你知機的，全身而退，仍是時候！」

翟天星笑道：「足下可是笑夜叉毛艷艷？」

笑夜叉毛艷艷狂笑不已，半晌才止住笑聲，說道：「既知老娘姓名，還不給我滾？」

翟天星又轉向禿頂和尚道：「你便是哭和尚悲憫大師？」

悲憫大師合什，一臉愁苦，道：「悲憫大師？這廿多年來，從沒有人等稱我一聲大師，翟天星，你算是第一人，假若你我相拚，我會讓你一掌！」

翟天星聽了也合什道：「大師悲天憫人！」

其實這哭和尚，著名惡毒，那會是悲天憫人之人？

翟天星笑向頭陀，說道：「苦頭陀大師？」

苦頭陀裂咀而笑，笑意竟充滿苦澀之色，道：「翟天星，人稱你可摘天上之星，眞乎？」

翟天星道：「天星近頭咫尺，可望而不可即，在下那能採摘？」

笑夜叉毛艷艷已不耐煩，尖笑道：「翟天星，我不懂你的文縐縐說話，你既有本領揑死四隻蠍子，不如看看咱們雙僧獨

尼的手段！」

翟天星拱手道：「四隻蠍子可惡，但畢竟是蠍子，却比不上三位有道高人！」

笑夜叉仰天長笑，道：「我們是有道高人——和尚，頭陀，你可曾聽過？」

苦頭陀搖首，哭和尚雙眼瞪着，兩滴眼淚似乎要奪眶而出。

翟天星看水榭與塘邊距離，假若飛身而過，可以借荷葉之力，勉强攀至，但半空發力，完全吃虧，因此，才用這些語言半捧半激，誘使他們過來。

翟天星道：「聽說三位的輕功獨步天下！」

笑夜叉道：「和尚，頭陀，咱們輕功如何？」

哭和尚道：「娃娃當然第一！」

苦頭陀道：「娃娃天下第一！」

兩人似是搶着奉迎這位滿臉猙獰的夜叉。

笑夜叉似乎十分滿足，突然尖叫道：「聽說你的輕功也不錯，難道你要先試輕功？」

翟天星道：「在下也有這個意思！」

笑夜叉道：「好極，廿年以來，我未逢敵手，見識一下後輩，可證明長江是否眞的後浪推前浪！」

苦頭陀與哭和尚搶着道：「姑姑，讓我先去！」

笑夜叉道：「你倆爭了幾十年，還要爭下去？」

苦頭陀與哭和尚互瞪一眼，原來這二人年輕之時，爲了爭取這笑夜叉的垂靑，不惜任何代價，笑夜叉當年也的確是美艷不可方物，及後爲了避開二人，入庵爲尼，二人竟是窮追不捨，一個成了和尚，一個變了頭陀。

三人糾纏不清，竟成爲了江湖中的「獨尼雙僧」，這三人爲了這段三角感情，有時變得瘋瘋顚顚，有時却異常清醒，三人任性已慣，只要那笑夜叉喜歡之事，一個和尚，一個頭陀，都會爲她拚命而幹，因此，他們行事，不理是正或是邪，任意而爲，黑白二道之人，見了這三人，也是難以對付。

這次他們三人接受了魯仁的邀請，目的並不是金銀，而是聚寶莊的一塊綠玉。

這笑夜叉生平愛玉如命，魯仁便利用他們這個弱點，才能把這三個怪誕不羈的人請來！

笑夜叉已從滴水飛簷，飄身而下，恰好落在一片巨大荷葉上，盤膝而至。

翟天星嘆道：「好功夫！好一招觀音坐蓮！」

笑夜叉仰天狂笑得意之極，半晌才道：「翟天星，你難道也有這坐蓮本領？」

翟天星道：「我不知道，不過我可以一試！兩位高人，一定不是乘危之人！」

笑夜叉回首道：「苦頭陀，哭和尚，你們只可觀看，千萬不能插手！」

苦頭陀與哭和尚同聲道：「師姑吩咐，不敢有違！」

翟天星並沒有立刻掠起，俯身抓了一把石子，向塘中撒去！

石子紛飛，墜着蓮梗，一時之間，裝在荷塘底下的弩箭暗器，紛紛飛出！

笑夜叉道：「翟天星果是心細如塵的人！」

苦頭陀與哭和尚似乎受不了笑夜叉向別人讚美，憤然拾起身畔瓦片，也向着塘中擲去！

更多的弩箭與暗器從河塘下面射上。

翟天星並不覺得詫異，因爲他昨夜夜探聚寶莊，已從魯仁與葉常青的口中知悉，池塘之下，設有暗器。

二人擲了半晌，塘中再無暗器激起。

笑夜叉道：「翟天星，而今已沒有暗器射出，你還想出些甚麼花巧？」

翟天星道：「領教前輩高招！」

說罷飛身而上，也落在笑夜叉跟前一片荷葉之上。

笑夜叉有點愕然，想不到這位年紀不大的人，竟有如此輕身功夫！

她立時知道，翟天星並不是可欺的對手，有道先下手爲强之意，她不再猶豫。

一聲劃空的狂嘯響起，雙手暴出，插向翟天星胸前。

翟天星早已知道此人出手兇狠，一個閃身，已飄往另一塊荷葉之上。

笑夜叉出手落空，迴身一旋，掌中已抄起兩片較小荷葉，順着身形，荷葉有如兩個車輪，狂轉劏下。

翟天星突見兩個黑影盤旋而下，連忙展出雙掌，迎着兩片狂轉的荷葉！

功力抵消了荷葉的劏下力勢，緩緩飄下。

翟天星不待荷葉下水，連忙雙掌潑出，一招「瓢潑盆傾」，兩片荷葉又迎勢而上。

笑夜叉左右雙指齊發，竟然把兩片荷葉穿在指上，隨即把荷葉抖下。

笑夜叉盤膝一收，倏然站起，怒道：「翟天星，你獨闖聚寶莊，爲何而來？」

翟天星道：「只爲救人！」

笑夜叉說道：「救人？你救的是甚麼人？」

翟天星道：「一個朋友，一個被葉長青禁錮的人！」

笑夜叉道：「爲何要攻這水榭？」

翟天星道：「因爲水榭之下，便是囚室！」

笑夜叉道：「可惜，可惜！」

翟天星道：「可惜甚麼？」

笑夜叉道：「可惜我們却要守住這水榭，受人錢財，替人消災，翟天星你也明白這道理？」

翟天星回答道：「那麼，我們註定一拚！」

笑夜叉道：「我在江湖飄泊，從未見過如此身手的人，我愛惜你的身手——」

這「愛惜」二字，傳到飛簷上的哭和尚與苦頭陀耳中，二人似乎發狂的飄身而下。

廿多年來的苦纏，他們最害怕一個「愛」字，而今却聽到這字從笑夜叉口中提出，使他們血脈沸騰。

一見二人飄下，翟天星已全然戒備。

兩人手中並沒有兵器，但四掌連出，比任何兵刃更有力，隱隱含有風雷之聲。

笑夜叉喝道：「你們——」

話未說完，二人已不再理會，猛攻翟天星。

翟天星感到勁風撲面，知道二人內力

渾厚，假若硬拚，並不能支持太長的時刻，一定要速戰速決。

他竄身橫飄，已落在左面荷葉之上。

兩人並不放鬆，又已飄身而至。

翟天星連忙發出一掌「推波掀浪」，掌如其名，荷葉飄翻，二人險被幌下。

但這二人，已是狂怒攻心，誓死也要拿下這個被笑夜叉讚美過的人，因爲他們心中認爲，笑夜叉只能讚美他們二人，任何被笑夜叉讚美的人，都是他們死敵。

江湖中不少人，也就在這種情況之下，被苦頭陀與哭和尚斃在掌下。

雖然，有時並不是笑夜叉眞正讚美別人，但只要一個眼色，一下手勢，他們便會妒火中燒。

翟天星迎着二人如狠似虎的攻擊，在荷葉上不停晃動，踩着天星步，從一片荷葉躍至另一片荷葉。

苦頭陀與哭和尚輕功也是不弱，奔在荷葉之上，有如奔在平地，同時，兩人身上發出鞭炮一般的骨骼聲。

翟天星突然一個矮身，雙掌迸出，掌中含有雷霆之力，變化更是驚人。

左掌是「蜂啣紅蕊」「蝶戲幽蘭」「魚頭出海」。右掌是「鸞鳳騰空」「鶴鳴晨霧」「雁哭晚霞」。天星掌掌法之精彩，已使二人攻勢稍緩。

笑夜叉一直沒有動手，見二人爲已一句說話，拚了老命而去，不禁仰天笑道：「想不到二十年來，這兩個寃家，仍然會爲我這夜叉拚命！」

笑語聲中，包含有無限悲苦。

情之爲物，實是令人不可理解。

六掌過後，二人本已有點氣餒，但他們聽到笑夜叉之話，立時又有了一股力量，從心底冒起。

兩人互瞪一眼，苦頭陀突然飛身向上，而哭和尚却向翟天星脚下荷葉抄去。

翟天星知道兩人配合攻擊，避無可避，只好迎着苦頭陀下撲之勢，迎空一掌。

這一掌的力度，已然使出九分。

苦頭陀感到勁風割面，稍一昂身。

翟天星已然飛身而上，後發而先至，竟能越過了苦頭陀，半空又再發力，一掌印下，苦頭陀已中個正着。

苦頭陀口中噴血，直墜塘面，而哭和尚恰巧在荷葉之上，「蓬」的一聲，兩人同時墜在荷塘之內，濺起了一大片水花。

那笑夜叉登時狂怒，急忙飛身撲向翟天星。

笑夜叉雙手成爪，翟天星正橫身而下，無法避開這雙爪，一招「鐵鎖星橋」，硬生生接了雙爪。

翟天星手心赤熱，引身而退，飄在另一塊荷葉之上，他立時運氣，血脈暢通，並無大碍。

笑夜叉並沒有再攻上，俯身看着在水中打滾的二人，一會，哭和尚突然放聲大哭，道：「師姑，苦瓜子死了！」

這個「苦瓜子」三字，當然是指苦頭陀了。

笑夜叉愕着，半晌才發出狂笑：「苦瓜子，你竟然先棄我們而去！」

哭和尚道：「師姑，苦瓜子既死，我們也不用再拚命，你我二人逍遙江湖！」

笑夜叉怒喝道：「你這狠心狗肺的哭和尚！」

哭和尚道：「難道你忘記我們之間的誓言？」

笑夜叉道：「誓言？什麼誓言？」

哭和尚立時放聲大哭，道：「你不是說過，只要我們其中一人死去，另外一個，便可與你共諧連理？」

笑夜叉望着苦頭陀的屍身，道：「我說過麼？」她的神智已有些迷糊。

哭和尚又大哭道：「原來你只愛着這苦瓜子！」他隨即搥胸大哭，哭聲震天。

笑夜叉竟似沒有聽到哭和尚的哭聲，呆立不語。

哭和尚突然放下了手中的苦頭陀屍身，猛然撲向笑夜叉胸前，笑夜叉被這突如其來的一襲，自然雙掌迸出，哭和尚功力不弱，兩人同時彈開，「蓬」的兩聲，同時墮下塘中。

水花塘濺起兩丈。

不知是勁力互撞，還是水冷，使他們二人頭腦同時回復淸醒，兩人同時在水中躍起。

兩人一撩衣衫，同聲道：「這人才是禍根！」

語聲未欲，兩人已同時撲向翟天星。

翟天星知道，這兩個狂人糾纏不淸，恐怕夜長夢多，立時雙掌猝起翻飛。

兩人撲來之勢，已存拚命之心，那有防備，空門大開，翟天星雙掌，重重印在他們胸前。

兩人口噴鮮血，但咀角露出微笑。

這段糾纏不淸的三角戀情，總算有了一個終結。

昏暗的風燈下，照出荷塘上一片血污，三人屍身，竟然浮在一起。

翟天星有點不忍，回身向水榭而去。

就在這時，風燈突然暗下。

翟天星站在水榭之上，只見桌上橫車躍馬，棋子散亂，已不成局。

那夕翟天星夜探聚寶莊，雖然沒有來過這水榭，但在荷塘岸上伏窺，早已知道棋子是開啓這地下密室的關鍵，因此，他把棋子左右上下移動，不到一炷香時份，已見雲石桌子有可移跡象。

他不再費心弄棋子，雙掌運勁，硬生生把雲石桌移開，露出了一條旋梯。

旋梯之下，隱隱傳出燈光，翟天星吁了一口氣，想起剛才力敵四隻蠍子，用言語挑起雙僧獨尼之間糾纏不淸的情仇怨恨，一舉發力而殲三人，雖僥倖並無受傷，但回心一想，却也有點心悸！

地下囚室之內，看守着撲玉，又是什麼高手？

翟天星閃身下了階梯，衣袂無聲，但全身凝運剛勁，任何突襲，只要觸及他身旁三尺，都會被這股暗勁彈開，可是，下了整條階梯，仍沒有任何侵襲。

旋梯盡處，却是一個寬大的進口。

跨過進口，是一條長長的甬道，甬道兩旁，都掛有排列有序的長明燈。

翟天星感到有點奇怪，地下室闃無人聲，難道眞是無人看守？

他慢慢的沿着甬道走去。

剛剛走到甬道中央，衣袂之聲，突然響起。

甬道兩頭，却已站滿了黑衣衞侍。

十個黑衣衞侍，並無一聲吆喝，便巳衝來。

翟天星功凝百穴，氣貫全身，雙掌一出，左右五人，便巳應聲飛出。

想不到這十個黑衣衞侍，武功並不出衆，只靠一股蠻牛之力，那能抵擋得住天星掌？

十人翻飛，你碰我撞，却仍然沒有聲响，翟天星明白，這些都是啞人！

另外十人又再衝來，翟天星不再用勁，輕蹬巧縱，提氣急掠，在他們身間穿插，這十人眼花撩亂，竟然互相毆打起來。

突然，一聲尖銳笛聲，衆黑衣衞侍聞聲退下，刹那之間，整條甬道，又陷入一片沉寂。

這可惡的藥長青，又弄的什麼詭計？

翟天星步步爲營，終於來到了甬道盡頭。出乎意料之外，盡頭之處，豁然開朗，是一個面積相當大的廳堂。

一盞巨型琉璃吊燈，照得滿室通明。燈下坐着兩人。

一個身披赤紅袈裟，頭戴同色寬圓僧帽。另一個却是一襲玄黃袈裟，也是寬圓的黃帽。

這種衣式，並非中土僧人所有，翟天星心中一凜，巳知道定是西域異人。

等了半晌，兩位僧人仍是合什低眉。

翟天星也合什施禮道：「兩位活佛有禮！」

兩個僧人同時睜眼，雖是光華滿堂，但四目射出，仍是精光迫人。

紅袍僧人首先開言：「想不到這位檀樾，年紀輕輕，竟能敗了四隻蠍子，雙僧獨尼？」語調尖銳，十分刺耳，但翟天星仍然可以清楚的聽到他話中每一字句。

翟天星合什說道：「活佛誇讚！」

黃袍僧人也道：「翟檀樾不只武藝超人，而且斯文有禮，中原之地，果是人傑地靈！」

這黃袍僧人的語調較爲瘖啞，但對於中原語言，却甚爲熟悉，運用自如。

翟天星道：「兩位活佛，不知如何稱呼！」

兩人同時笑道：「活佛！」

原來這幾聲活佛，使兩位僧人甚爲受用，對翟天星的敵意，消去了一半。

紅袍僧人道：「貧僧摩珂！」

黃袍僧人道：「老衲伽藍！」

翟天星臉露恍然大悟之色，道：「原來是密宗兩大活佛，摩珂法王與伽藍法王，在下翟天星有禮！」

摩珂法王與伽藍法王同時合什低眉，口中咕嚕咕嚕的說了幾句，翟天星半句也聽不懂，不過鑑貌辨色，似乎並無半點惡意，反而充滿讚歎之色。

摩珂法王道：「檀樾來意——」

翟天星接口道：「兩位活佛都是玲瓏剔透，不用在下多言！」

伽藍法王道：「爽快爽快！你的來意老衲明白，而我倆盤坐之處，檀樾亦早知意向？」

翟天星道：「在下冒昧，先向兩位活佛告罪！」

摩珂法王道：「貧僧隱居西域多年，雖有三兩度有緣來過中土，可惜每次遇見都是暴戾肆虐之人，而今得見檀樾，總算一開眼界。」

伽藍法王道：「師兄，中原博大，奇人異士不會比西域少，無論如何，翟檀樾與我們總算有緣！」

摩珂法王道：「果是一顆沙可看大千世界？」

伽藍法王道：「大千世界又豈不是如沙聚塔，聚塔成林！」

摩珂法王道：「可惜！可惜！」

伽藍法王道：「師兄如何這般說？」

摩珂法王道：「緣有法緣，有寃緣也有怨緣！」

伽藍法王歎了口氣道：「既是寃緣，也是怨緣，我們何不解寃化怨？」

摩珂法王喧了一聲佛號，半晌才道：「師弟有何妙計解此寃緣，化成怨緣？」

伽藍法王道：「中原高雅之士，有所謂以文會友，我們何不効法？」

摩珂法王道：「好！師弟，你熟悉中土文物，便由你與檀樾一會如何？」

伽藍法王道：「有僭！翟檀樾，佛法來自天竺，經西域而來中土，更經有道之士，發揚光大，檀樾亦對佛學有慧根悟性麽？」

翟天星心中暗暗叫苦，自己雖然與絕想崖上無思僧相處不少時日，但對佛學，却並無什麼心得，可是，此處情況，只好硬着頭皮道：「活佛有以教我！」

伽藍法王道：「妙絕，妙絕！有道虛可容物，檀樾謙虛寬容，定可助貧僧二人，進參透之門！」

翟天星被他一讚，臉露靦覥之色。

伽藍法王道：「中土之中，有六祖一人，檀樾可曾知悉？」

翟天星聞道，心中略寬，道：「也曾聞道！」

伽藍法王道：「六祖謂『本是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檀樾武功高强，以吾觀之，巳到達爐火純青，點着無痕之境，何故又要染上塵埃？」

翟天星笑道：「活佛誇奬，在下武學，只是屑末，根本未能窺到半點奥妙，兩位活佛也可曾聞道：『佛曰：我不入地獄，誰入？』」

伽藍法王聽了，面色立變，瞬間才回復顏色，道：「檀樾果是悟性高人！」

翟天星合什道：「活佛謬讚！」

伽藍法王本以爲這個簡單問題，便可以難倒翟天星，想不到他竟然能以這一句簡單佛話，便能對通，心中總有點快快之感。

半晌又道：「翟檀樾，你又可聞道，佛祖有十忍？」

翟天星道：「佛祖在菩提樹下，看到無端幻象，遂以十忍之功，退却妖魔，在下也曾聽過！」

伽藍法王道：「何謂十忍？」

翟天星爲人聰慧，博聞强記，無思僧曾在絕想崖中提過這十忍，本來用以告誡翟天星年少氣盛，想不到如今竟用得着。

翟天星道：「十忍者：割肉飼鷹，投身餓虎，砍頭謝天，折骨出髓，挑身千燈，挑眼布施，剝皮書經，刺心決志，燒身供佛，刺血洒地！」

伽藍法王讚歎道：「翟檀樾聰穎過人，難得，難得！不過佛祖十忍，爲何？」

翟天星道：「普渡衆生！」

伽藍法王說道：「翟檀樾爲何知而不爲？」

翟天星道：「活佛何會此說，佛祖可以救人，救千千萬萬之人，而在下只是一個凡人，更應救人！」

伽藍法王本想以十忍之說，告誡翟天星引退，想不到他竟以普渡衆生而引申凡人亦要救人之說，一時之間，倒使伽藍法王無言以對。

室內一片沉寂，伽藍法王雙眉蹙展，半晌才道：「這人竟是那麼重要？」

翟天星道：「活佛也說過，一粒沙可看盡大千世界，難道你不明白，一粒沙在佛祖眼中也是重要。」

伽藍法王更是啞口無言。

翟天星又道：「在下曾聞一個故事，活佛可要聽？」

伽藍法王道：「檀樾不妨細說！」

翟天星道：「聞道王母娘娘大壽之日，邀請諸天神佛共嚐蟠桃，弼馬瘟孫悟空却有偸桃之學，活佛可曾聽過？」

伽藍法王笑道：「大鬧天宮之事便由此而起！」

翟天星道：「活佛，以你悟道之高，你認爲王母娘娘大乐還是孫悟空大乐？」

伽藍法王詫異道：「當然是王母娘娘大乐！」

翟天星道：「活佛又怎知孫悟空偸桃之舉，又何嘗不比王母娘娘更乐！」

伽藍法王一時之間，也是無言以對！

翟天星又道：「佛經有道：『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莊子也曾道：『子非魚，焉之魚之乐？』」

這一番道理，使伽藍法王更加瞠目以對。

摩珂法王一直在旁凝神聆聽，雖然他對中土語言不大了解，但觀師弟臉色，早巳明白，這一番舌戰，明顯落敗，便皺眉合什道：「檀樾聰明！」

翟天星道：「活佛過奬，達摩祖師一葦東渡，曾有言道：『衆生無我，苦乐隨緣。』！」

伽藍法王低首道：「翟檀樾，貧僧本以爲巳悟透人生，却原來未進門檻！此行歸去，定要閉關靜坐，效法達摩祖師面壁十年。」

翟天星道：「在下告罪！」

摩珂法王接口道：「翟檀樾口舌伶俐，貧僧却想一見拳脚下功夫！」

這開門見山的語調，着實令翟天星吃驚，這兩位法王，縁出西域密宗，武功早巳到達出神入化之境地，尤其是這位摩珂法王，中原之上，早巳膾炙人口！

翟天星道：「在下後學未進，那敢與活佛相比！」

摩珂法王道：「你不用推辭——不過，我們先來一場文比，如何？」

翟天星向來是既來之，則安之，便道：「活佛手下留情！」

摩珂法王尖笑道：「那麽就從手指開始！」

翟天星聽了，心下略定，因爲他本身的天星指，巳有相當造詣，希望不會在這摩珂法王面前，一敗塗地。

摩珂法王道：「牆上有十盞長明燈，你用心的看，看我的指法！」

翟天星當即凝神。

摩珂法王從寬袖之中，中指與食指齊出，道：「這是無相切指！」「指」聲未巳，最近一盞長明燈巳暗了下來，接着，燈罩「卜」的一聲，巳裂開洒下。

翟天星忍不住笑道：「活佛無相切指，眞令在下大開眼界！」

其實翟天星並不是奉承這位摩珂法王，而是這一指法，的確是獨到之妙——燈先暗下，而漸熄，再而燈罩碎下，這種內力之運用，實巳臻化境！

摩珂法王得意笑道：「這只是一個開端！你看——多羅葉指、枯花指、天竺佛指！」

四盞長明燈巳熄滅，燈罩粉碎，可是四盞燈火之滅，絕然不同，或是先滅燈火，或是先粉碎燈罩、或是燈火未滅，而燈罩先碎，形形式式，實在使人嘆爲觀止！

五盞長明燈巳滅，而摩珂法王的笑聲更形尖銳，半晌，摩珂法王又道：「再看——迦葉尊指、大智無定指、寂滅指，因陀羅指！」

九盞長明燈巳滅，巨室之內，只有上面一盞琉璃吊燈與最後一盞長明燈仍亮，因此，翟天星可以看清楚這摩珂法王每一指的使出與勁道，這一觀看，融會了本身的天星指法，竟使翟天星的天星指法，更跨越一大步。

摩珂法王突然屏息，右指朝天，一指勁出，有一層白濛濛罡氣自指尖射出。

「摩珂指！」聲如悶雷，震人心弦。

那盞巨大的琉璃吊燈，上面至少有十餘個燈頭，在白氣迷濛之下，立時全部熄滅。

就在此刻，翟天星突然伸手入懷，不知掏出什麼。

巨室之內，只剩下一盞長明燈，昏暗火光，仍然可以照出摩珂法王滿臉得意之色，這也難怪，他以摩珂爲法名，自然這摩珂指是他最得意之本領！

翟天星擊掌道：「摩珂指冠絕天下，眞令在下眼界大開，胸襟也爲之一擴！」

摩珂法王尖聲而笑，回聲傳來，更覺刺耳。

翟天星道：「法王十種指法，的確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摩珂法王回答道：「貧僧只想領教一下！」

翟天星道：「活佛定要在下獻醜？」

摩珂法王道：「假若你知難而退，也是時候！」

翟天星道：「在下只懂一種指法，你看——」只見翟天星在微弱火燈之下，右指遞出。

「嗤嗤」之聲，隨指而出。

翟天星右指直射那唯一仍亮的長明燈，指力所到之處，突然引起一陣火焰。

那火焰彷如一支火箭，從亮着的長明燈開始，直射而出，沿牆而去，轉眼之間，周圍九盞長明燈，巳然亮着！

這指力之勁，變化之繁複，實在使摩珂法王雙目爲之眩，一時之間，也不知翟天星弄些什麼把戲！

十盞長明燈巳亮，摩珂法王正想開言，翟天星突然雙掌騰空，接着，上面那具

琉璃吊燈，也大放光明！

摩珂法王口呆目瞪！

翟天星已穩身于地，合什道：「活佛指教！」

摩珂法王道：「你使的是——」

翟天星道：「活佛告罪，在下之指力，與活佛何只有天壤之別，但拙計加上指力——」

摩珂法王忙問道：「你弄的是什麼戲法？」

翟天星把手一攤，赫然有一火摺在其中。

原來翟天星在琉璃吊燈熄滅之時，已從懷中掏出火摺，火摺之內，本是一些硫磺火藥，翟天星便利用手指，揩上這些引火之物，勁力彈出，向唯一還亮的長明燈借火，利用勁力，把引着的火氣，向牆上環射，因此，在這一剎之間，便能把牆上的其餘九盞長明燈燃着。

琉璃吊燈有五十餘個燈頭，當然無法用指力加以燃點，因此他立時騰空，利用雙掌之力，把火末擴散，因而也能把這五十餘個燈頭，一一亮起！

摩珂法王一見翟天星手中火摺，已明白過半，雖然，翟天星這一燃燈之功，有取巧成份，得以火末擴散，用掌風燃吊燈，這一番功力，也不由摩珂法王不佩服！

摩珂法王合什道：「檀樾不但聰明絕頂，這份應急之變實在是使貧僧佩服！」

說罷他竟站了起來，道：「貧僧覲檀樾雙掌之力，看來，檀樾掌猶勝指！」

翟天星忙道：「雕虫小技，實在是貽笑大方，活佛休得見怪！」

摩珂法王道：「檀樾假若再能接我三掌，那麼，貧僧便立即與師弟回西域，不再理會這其間一切！」

翟天星道：「活佛，休說三掌，便是一掌，在下也會粉身碎骨，如何……」

摩珂法王道：「檀樾足智多謀，定有抗拒之法，而且我們之間並無仇怨，當會點到即止！」

翟天星聽了，知道這摩珂法王並不是要取自己性命，而且提及足智多謀四字，換句話說，可以智取，而不一定要力敵。

翟天星再無退身之計只能見步行步。

摩珂法王道：「檀樾小心，這是第一掌！」

只見那摩珂法王，盤身運勁，右掌遞出，有如春雷初綻，剛猛懾人。

翟天星感到勁風撲面，雙腿不由自主，踩着天星步，撲身一閃，稍爲避過這正面一擊。

身猶未穩，勁風竟又再重現，迫得他無法可以掌對掌，幸好已閃過了第一重威力，面對這第二重掌功，天星掌使出九成，勉强硬撞，「蹬蹬蹬」三下，連退三步，沉身一坐，才可以穩身！

摩珂法王笑道：「這掌剛勁，擅樾以凌虛御空之法，先閃後抗，實在聰明，而且只以九成功力硬碰，實在是貧僧有生以來，第一次遇見！」

翟天星滿頭大汗，對這位法王，心中悠然生敬，敬他覲人於微，連他出了九成力度，也瞭如指掌！

摩珂法王說道：「擅樾可想知道這一掌？」

翟天星忙道：「在下凝聽！」

摩珂法王道：「昔日達摩東渡，上少室山，面壁十年，那小小山洞，便是得力於這掌，因而名之曰達摩掌！」

翟天星道：「少林武學，果是不同凡响！」一面說一面模仿着摩珂法王剛才遞掌之招式！

摩珂法王說道：「意在勁先，意到勁到！」

這兩句八字，竟然是達摩掌秘奧之所在。

翟天星的天星掌造詣已不凡，在摩珂法王這八字眞言之下，更是心領神會！

本是一場掌力的印證，却變成師徒相授，這實在是出乎翟天星意料之外，正要開口表示謝意。

摩珂法王已接口道：「翟檀樾，這是第二掌！」

左掌遞出，出乎意料之外，並無風雷之聲，翟天星既不用閃身趨避，只好同時左掌使出。

雙掌在五寸左右分別定下。

翟天星只感到掌力到處，有如深淵下臨，永無止境，勁力多加一分，下瀉的速度似乎加了一分。

摩珂法王微笑之間，全身袈裟鼓脹，翟天星已明白，對方欲以深厚的內力，挫折自己。

學武之人，內力是否深厚，不在乎天份，而在乎日子的浸淫，無法抄捷徑，走小路，以摩珂法王的年齡來說，與翟天星相比，幾乎超過一倍以上，因此，時間一再拖延，翟天星自然優劣立見！

翟天星明白，這樣比拚下去，不要說取勝機會全無，反而會被弄至筋疲力倦，那時，再無機會接過摩珂法王的第三掌！

翟天星突然收勁，摩珂法王不虞翟天星有此一着，勁如江河下瀉，一發不可收拾，幸好他已練至收發自如，身體稍一微傾，又似泰山屹立！

翟天星趁着這難得的一剎，腳下一緊，半躍半跳，登時，使摩珂法王一氣呵成的力勁，無法不暫時收斂！

翟天星見這縱跳收效，立時身如擺柳，上縱下跳之間，更加上左騰右移，活動的範圍雖不大，但那足以使摩珂法王的力度減弱！

摩珂法王本是微笑垂目，而今却發覺他飄拂搖曳，立時已睜開雙目，目光含有怪責之色！

翟天星藉着他仍然滔滔不絕傳來的內力，身如棉絮，彷似一個醉酒之人！

一時之間，摩珂法王竟無法發揮這柔掌的威力，看來對翟天星這取巧之招，無可奈何！

翟天星接這柔掌，表面看來是極度取巧，但其中也大有道理，雖知道，一隻小舟可在滔天大浪中載浮載沉，而一艘巨船，定會被巨浪所覆，原因是小舟順着浪起浪伏，巨船却欠這份靈巧！

摩珂法王綿綿不絕的功力，有如滔天大浪，而翟天星收勁順勢，深得小舟迎巨浪的竅妙。

半晌，摩珂法王緩緩收了掌勢，雖是緩緩之力，但足以使翟天星立時失却重心，撲向他跟前。

翟天星本來想止住去勢，無奈身如扁舟！

摩珂法王本可趁着翟天星一撲傾前之際，立下殺手，翟天星當然粉身碎骨，可是他只輕輕地托着他的雙肩，低聲道：「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

翟天星雙肩被托，立時收身，穩站，呆了半晌，才道：「多謝活佛指點！」

原來摩珂法王所說兩句佛偈，也來至達摩祖師，本來是指佛法中的法與緣之間的互相關係，但用在這次拚掌之中，却恰當不過！

連翟天星這種聰穎的人物，也要呆了半晌才明白過來，摩珂法王所指的掌法，正比喻他發出無窮無盡的內力，而以緣字比喻翟天星左騰右閃，上躍下縱之法！

這兩句佛偈，不只解明了破這柔掌之道，還誇讚了翟天星有隨緣的急智。

翟天星滿心歡喜，一時之間，眞不知如何去表示自己萬一的謝意。

摩珂法王道：「翟檀樾，自我學武以來，從未見過似你那麼才智過人，而且筋骨體格，萬中無一，貧僧本來再發一掌，可惜，我先落敗兩掌，就算勝了你，也是二敗一勝，哈哈……根本不可言勝！」

伽藍法王突然也和着他的笑聲，道：「師兄，想不到你十大佛指已練成，而且柔掌亦已功就——翟檀樾，你緣厚福深，他日在江湖之上，定有一番作爲！」

翟天星跪下道：「兩位活佛，請受晚輩一拜！」

兩位法王突然同時飄身，進了甬道。

摩珂法王道：「我密宗千年以來，不傳外人，但今日天意如此，我們並不是你什麼恩人，只盼望你能以自悟之力，發揚武學精髓，更能除奸去惡，造福武林！」

伽藍法王道：「師兄我們如今——」

摩珂法王笑道：「當然是從來處來，從去處去！」

說罷兩人已飄身至甬道盡頭。

翟天星道：「兩位活佛，在下仍有一言——」

伽藍法王與摩珂法王互視一眼，停了下來。

翟天星道：「兩位活佛，本已參透一切，又何會幇這聚寶莊的葉長青？」

兩位法王同時歎了一口氣。

半晌，伽藍法王才道：「檀樾此問，使老僧好生慚愧！慚愧，慚愧！」

翟天星道：「假若不方便……」

伽藍法王道：「出家人不打誑言，你既是有心人，我們又何妨坦白相告！我們並不知葉長青莊主意欲如何，只不過他的手下，那位昝總管說過，假若我們能好好看守牢中之人，他便會交回我們密宗的一壇寶物！」

翟天星道：「寶物？」

伽藍法王說道：「檀樾不用思疑，我所說的寶物，是我們密宗的一壇捨利子而已！」

翟天星道：「那的確是你們的寶物！那麼，我連累你們——」

摩珂法王道：「一切是天意！」

翟天星道：「捨利子本來已是你們垂手可得之物，可惜……不過，我仍有一法可行！」

兩位法王同道：「檀樾不妨一說！」

翟天星道：「這個辦法——有點……不過，葉長青並不是什麼好人——兩位活佛，你們出了地下室之後，逕往葉長青處，告訴他我已死在地下室中，那麼，他便不能推搪交出那壇捨利子！」

兩位法王沉吟半晌。

翟天星道：「兩位活佛，捨利子是你們密宗之寶，對葉長青來說，並無多大價值，古有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倒也並無不妥，兩位活佛——」說到此處，翟天星摘下胸前的一顆閃星石，又道：「你們帶此閃星石上去，葉長青定必相信！」

伽藍法王有些意動，但仍猶豫道：「假若他要下來一看你的屍身？」

翟天星道：「那更容易，我會屏息詐死……」他右手一揚，那閃星石已飛出。

伽藍法王迎空一抓，道：「多謝翟檀樾！」

翟天星正想說話，兩位活佛已消失在甬道盡頭。

世事權宜，相信佛祖亦會見諒！

翟天星在地下室中等了一頓飯光景，並沒有人下來。

葉長青是個見多識廣之人，看到兩位法王手中的閃星石，而且以兩位法王的武功，也不由他不信！

× × ×

地下室不分晝夜，但以心中時間衡量，而今應該是另一天的開始，翟天星盤膝打坐，運氣療功，一夜的疲勞亦已抖盡。

他開始在地下室中走動，說也奇怪，初來所遇到之黑衣啞衞侍，竟全不見人。

沿着甬道，終於見到一個極其古怪的房間。

房間之內，全無傢俱，只是全舖地毡，連四壁上也有一張連接着一張的掛毡。

可是，這古怪的房間却無人影。

難道撲玉已逃出生天？

翟天星輕聲地道：「撲玉！」

沒有回音——可是翟天星已聽到一陣輕微的呼吸聲。

翟天星又道：「撲玉——」

一個冷冷的聲音道：「你是來割我的肉？」

聲音來自天花板。

翟天星舉頭，只見一個全身衣衫撕裂，滿頰鬍鬚的青年人，伏在天花板一處，怒目而視。

翟天星柔聲地說道：「我是來救你的人！」

撲玉仍是粗聲粗氣地道：「救我？」

說罷仰空長笑，笑聲充滿苦澀。

翟天星道：「你先下來——」

撲玉眼中滴下淚來，道：「你不要在我跟前弄把戲，就算你是救我，最終目的，也是要宰我！」

翟天星道：「你不相信我嗎？」

撲玉道：「我憑什麼相信你？」

翟天星道：「我已擊退那兩和尚！」

撲玉道：「你武功高强，葉長青財雄勢大，兩者都難以使我屈服！」

翟天星道：「爲什麼？」

撲玉道：「因爲人的慾望無窮，有誰不想長生不老？」

翟天星嘆了口氣，撲玉這話，無疑是有些眞理。

撲玉又道：「走吧，我會原諒你的貪婪！」

翟天星道：「假若我有此心，你以爲我會變嗎？」

撲玉無言，雙目仍含怒意。

翟天星又問道：「撲玉，你活得快樂嗎？」

撲玉道：「以前爲奴，根本不知何謂快樂！」

翟天星道：「而今呢？」

撲玉道：「而今爲囚，更爲不妙！」

翟天星道：「可是，你有長生不老之身，那麼，你要永遠痛苦的活下去！」

撲玉說道：「不，我會逃出這地下囚室！」

翟天星道：「就算讓你逃出，你會快樂嗎？」

撲玉沉吟不語。

翟天星道：「你逃過葉長青，可是，天下之大，定有無數葉長青！」

撲玉臉色發青。

翟天星又說道：「我建議你倒不如自盡！」

好一招以退爲進。

撲玉呆呆望着翟天星，兩眼茫然。

翟天星道：「不過爲了閃明珠——」

閃明珠三字，有如旱雷轟頂，使撲玉從混沌之中，重回現實，失聲道：「明珠她——」

翟天星道：「她是一位難得的好姑娘，爲了你，她千辛萬苦，硬闖聚寶莊！」

撲玉立卽躍下，道：「她怎麼了？」

翟天星道：「暫時來說，她仍安全，而今你相信我沒有？」

撲玉似乎仍有些懷疑，一只驚弓之鳥，也難怪他如此，半晌才道：「是明珠托你而來？」

翟天星道：「不——是我見她被葉長青手下迫得太苦，才請纓而來！」

撲玉不相信道：「爲我？」

翟天星道：「爲你，也爲閃明珠，更重要的是，我不願見一個以勢以財而無所不爲的人！」

撲玉自言自語道：「天下竟有見義勇爲的人！」

翟天星苦笑，好一句天下竟有見義勇爲的人！

人生險惡，以一個爲奴出身的人，也難怪他不信仁義兩字。

撲玉突然呻吟一聲。

翟天星道：「你怎麼了？」

撲玉道：「前夜那惡賊又割了我一些肉！」

翟天星雙手運勁，把跟前的手臂兒粗鐵枝弄開，閃身進入囚房之內。

撲玉突然一個翻身，驚疑道：「你想怎麼？」

翟天星攤開兩手，笑道：「直到如今，你仍不相信我？那麼，你要怎樣才相信我？」

撲玉頹然倒在一角，道：「閃明珠有何特徵？」

翟天星想了一會，道：「她是一個俏皮的姑娘——她可惜沒有交給我什麼東西證明，否則——」

撲玉道：「假若她與你有交情，你定知道她一些秘密，否則，我不能信你！」

翟天星道：「秘密？對了，她曾得異人指點，使得一身十分好的輕功！」

撲玉慢慢趨前，道：「你可知道那異人是誰？」

翟天星道：「好像是叫活閃電無恨道人！」

撲玉噓了一聲道：「原來你眞是見義勇爲之人！」

翟天星道：「好了，如今你既相信我，我們便立刻走吧！」

撲玉躺在地上，道：「不！」

這回答極其出乎翟天星意料之外，他問道：「既然相信我了，難道還怕我吃了你？」

撲玉道：「我出了聚寶莊，也是死路一條！」

翟天星道：「爲什麼？」

撲玉道：「你不是說過，天下之大，有無數葉長青？我逃得出這個聚寶莊，也逃不出無數個也許比這個更爲厲害的聚寶莊！」

翟天星聽了，也覺得是個道理！

撲玉坐了起來，道：「大俠高姓？」

翟天星道：「在下翟天星！」

撲玉想了一會，才道：「你武功十分高强！」

本來，這樣問人，十分無禮，可是翟天星是個隨和的人，也並不介意！

撲玉不待翟天星回答，自言自語道：「我問得眞笨，連那兩個和尚也可以擊退，你的武功一定很高强！」說罷便跪在地上。

翟天星一時之間，倒不明白他的用意，連忙閃開。

撲玉見翟天星閃開，道：「翟大俠，有道送佛送到西，難道你只救我走出一個死門關，而讓我再走入另一個死門關？」

翟天星道：「你想怎樣？」

撲玉道：「我只希望大俠能傳授我一些武功，好讓我將來可以自保！」

撲玉這個要求也不算太過。

翟天星道：「你先站起來。」

撲玉依言站起，恭謹地望着翟天星。

翟天星細看撲玉一番，發現他的身形筋骨，倒也是一副相當適宜練武的身形！

撲玉突然撲下，道：「師傅在上，受徒兒一拜！」

翟天星被他這一舉動，嚇了一跳，閃開來了，道：「撲玉，我從來沒有收過徒弟！」

撲玉道：「就算我是一個例外！」

翟天星道：「如果我只救你出這聚寶莊——」

撲玉連忙接口道：「那麼救我也即是害我！」

翟天星嘆了口氣，臉上却露出答允之色。

撲玉喜道：「那我再拜師傅！」

翟天星道：「不——我雖有授你武功之意，無奈練武並不能一蹴即至！」

撲玉道：「要多少時候？」

翟天星回答道：「武學之道，無岸無崖！」

撲玉道：「只要你授我一此基本架式，以後我會好好練習！」

翟天星道：「那也要一月！」

撲玉道：「一月？可否快些？」

翟天星道：「那要看你領悟力如何，我可授你一些招式，一些口訣，假若你能專心——」

撲玉道：「那好極了！這一招一式，却是我護身之術，我那會不專心凝神？」

翟天星道：「葉長青會下來！」

撲玉道：「我看至少一月之後，才會親自下來！」

翟天星問道：「他們怎樣送食物給你的？」

撲玉道：「師傅，你看上面那盞吊燈，食物便從吊燈放下！」

翟天星道：「食物只夠你用！」

撲玉道：「師傅不用担心，葉長青爲了使我長得白白胖胖，食物十分豐富，不要說兩個人，便是八個，也異常足夠！」

問題似乎解決，唯一的是時間，而今只希望葉長青一月之後才下來，看來他剛割了撲玉一塊肉，這塊肉的功能，應該可以維持一個月以上！

撲玉跪在地上，叩頭如倒蒜，口中道：「師傅！」

翟天星說道：「撲玉，我身如飄萍野鶴，不喜受任何羈絆，我可以授你一些招式，一些練功口訣，但我不一定正式收你爲徒！」

撲玉苦道：「師傅嫌我天資不足？」

翟天星道：「不，那只是我天生性格如此，假若你不答應，我也無能爲力。」

撲玉道：「師傅——」

翟天星連忙道：「我不是你師傅！」

撲玉改口道：「翟大俠！」

翟天星也不再爲這稱呼而多言，忽然，天花板頂上的吊燈突然幌動！

撲玉道：「送食物來了！」

翟天星閃身一旁，看着那吊燈下來，燈罩之上，果然有異常豐美的食物，可是，却無法看到外面有什麼人，一會，撲玉拿下了食物，那吊燈又緩緩升上！

兩人同時用膳，撲玉有了希望，胃口奇佳，翟天星經一日一夜飢勞，也吃得津津有味！

食物全是最好的，味道雖好，但假如想起這是用來飼養撲玉，然後宰其肉，相信他們一定吃不下咽。

幸好他們都沒有這樣想。

食物用完，那吊燈又緩緩而下，撲玉把杯盤放上，吊燈又緩緩升起。

兩人分別睡了一會。

睡醒之後，翟天星便開始傳授一些招式給撲玉，撲玉爲人十分聰穎，而且筋骨十分適宜練武，五天後，已能練就兩套拳脚。

當然，這一招一式，只有表面之力，並沒有殺傷敵人之功，接着，翟天星又傳了一些練功口訣，撲玉一一唸熟，進步神速！

想不到翟天星爲了見義勇爲救人，在地下室中遇到了兩位活佛，得到了摩珂法王在掌力印證中，指點了他一番，天星掌造詣，得到更大突破；更奇的是，翟天星飄泊江湖，一向並無有收徒之念，而今却傳授武功與撲玉，眞可算是一番奇緣！

× × ×

聚寶莊莊主葉長青，放下了手中的青花碗，然後再看一眼，把碗中留下的一滴肉汁，也呷乾了！

他噓了一口氣，一股熱力，從丹田升起，他感到身心無比的舒暢！

這種舒暢的感覺，似乎有一段十分長的時間也沒有感覺過！

是的，應說是三十年前的感覺！

當一個人失去了青春，才感到青春的可貴，那些刀頭舐血，橫刀躍馬的日子，已不再是一些消逝而零碎的夢，而是可以重新經歷一遍！

葉長青把雙臂展開，本是枯瘦如夜梟的手，而今又充滿活力，肌肉豐滿而有彈性。

他感到無比的滿足。

忽然，他隱隱聽到院外一陣喧騰之聲，本是半聾的耳朵，而今又恢復了高度的警覺。

他不用提高聲調，語音已是十分洪亮：「什麼事！」

外面應道：「莊主，我們捉到了那傢伙！」

葉長青的聲音十分威嚴：「帶來！」

一班青衣漢子擁着一個披髮的人進來，這人面孔是個女人，身上却穿着男裝。

閃明珠！

這痴心的女孩子，竟也落在聚寶莊的爪牙手上。

葉長青道：「放開！」

閃明珠掙脫了爪牙，怒目而視。

葉長青端詳了她一會，道：「我知你的目的！」

閃明珠怒道：「既然知道，你便放了撲玉！」

葉長青仰天長笑，笑聲充滿了興奮和驕傲，半晌才道：「撲玉只不過是一個奴才，他而今在我處，好吃好住，相信他也不願離去！」

閃明珠道：「你這無恥的人——」

葉長青立時收歛了笑意，一刹那間，那種不怒自威的神情，又出現在他臉上。

「明珠姑娘，這一切都好辦……看你樣子，衣衫襤褸，氣衰力敗，倒不如先飽餐一頓，換過衣裳，我們再好好商量一下！」

閃明珠還要爭辯，但葉長青已輕輕擊掌，四個傭婦，已從後面出來，把閃明珠帶了出去。

葉長青道：「你們功勞可大，我當有重賞，你們先退下去，繼續護守莊戶！」

衆人應聲退下。

大約過了一頓飯工夫，四個傭婦便再度把閃明珠擁簇出來。

站在葉長青跟前的閃明珠，已是大大不同，一身紅綾裙褂，髮飾整齊，使葉長青也看得呆了。

閃明珠竟是一個這樣的美人兒！這撲玉小子眞是幾生修到的福緣！

葉長青揚眉道：「你們先退下！」

四個傭婦應聲退下。

葉長青雙眉一展，道：「明珠姑娘，你要我放走撲玉？回復他的自由身？」

閃明珠說道：「他本來已經復回自由身！」

葉長青道：「你這麼維護這小子，難道你與他有些特殊關係？」

閃明珠臉頰緋紅，鳳目低垂，更添嫵媚。

過去十年，葉長青對女人，已完全沒有興趣，可是，而今却大大不同，他感到一陣久違的興奮。

葉長青嚥了一下口涎，道：「閃明珠，你要我放了樸玉，這事實在爲難，不過，樸玉對你眞的這麼重要？」

閃明珠紅霞已退，昂然道：「爲了樸玉，我萬死不辭，就算你不放……」

葉長青接口道：「好一句萬死不辭，這話可當眞？」

閃明珠道：「爲他我願作任何事！」

葉長青道：「那好極了！我可以放了樸玉……」

閃明珠有點愕然。

葉長青說道：「不過，你要答應我一事！」

閃明珠道：「莊主寬洪，只要我閃明珠可以做到的事，我一定會爲莊主效犬馬之勞！」

好一個痴情的女子！

閃明珠欣喜望着葉長青。

葉長青道：「我不會要你作犬馬！我只有一個要求……老夫孤獨多年，只望聚寶莊內，添一個女主人！」

閃明珠睜大了眼睛，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個八十多歲的老翁，竟會提出這個荒謬的要求，雖然，他臉上已回復了朝氣，無論如何，她怎麼也想不到他會有這一個要求。

葉長青笑道：「白髮紅顏，千古佳話，何況我這些白髮快要回復了黑髮，而且……」葉長青的臉孔，更添了一股淫邪之色！

閃明珠怒道：「你這老匹夫！」

葉長青並沒有表示憤怒，反而用色迷迷的眼睛望着這充滿怒意的嬌臉！

閃明珠被他看得心中發毛，立時一躍而起。

葉長青反應是出乎意外的快，閃明珠未到他跟前，他已欺身前來，並且一把抓着她攻來的手，環身一扭，已把閃明珠的右手反手扣着。

葉長青道：「明珠姑娘，我葉長青家財千萬，而今返老還童，無論你願不願……」邊說邊用左手，輕輕地彈着閃明珠的臉頰，並發出一陣笑聲。

閃明珠拚命反抗，無奈受制于人，而且葉長青手中帶勁，使她無法動彈。

葉長青喝道：「來人！」

一個頭目打扮的漢子應聲進來，道：「莊主！」

葉長青道：「你好好叫人服侍明珠姑娘，過兩天她便是聚寶莊的莊主夫人！」

那頭目睜大了眼睛，還以爲自己聽錯了。

葉長青怒道：「還不叫人帶她下去準備？」

那頭目如夢初醒，道：「是！」

臨退身之際，那頭目的目光猶帶懷疑之色，不一會，八個傭婦齊來，連推帶擁，並有十個爪牙在後，已把閃明珠押了下去。

當衆人出去之後，葉長青仍可聽到衆人竊竊私議之聲，但他毫不介意，因爲他實在太興奮了！

想不到上天對他這麼好，不但使他回復了青春，而且賜下這姻緣。

他又召集了另一班爪牙，吩咐他們爲他的大婚準備一切，然後，他才懷着滿足的心情，回到臥房。

實在是太興奮了，他一時之間，無法入睡，索性起床，便在房內，舞手蹈足，把年輕時得志的拳脚功夫，從頭至末，練了一遍。

他揮出的一招一式，竟是那麼瀟洒自如，而且功力十足，虎虎生風，說實話，幾乎連他自己也不大相信。

終於，出了一身熱汗，才上床睡去。

三更剛過，突然一陣喧騰之聲使他驚起。

一個頭目氣喘喘地敲門，說道：「莊主！」

葉長青道：「什麼事？」

外面頭目道：「莊主快起來，外面來了一隊軍兵！」

葉長青詫異道：「軍兵？」他起身開門，只見外面那頭目一臉驚慌。

頭目道：「一個軍官帶了差不多有千多人馬，已把聚寶莊重重圍着！」

葉長青畢竟是個見過世面之人，臨危不亂，道：「莊內是否有足够的守衛？」

頭目道：「整個莊院已有足够的人手，不過……」

葉長青道：「魯仁總管？」

頭目道：「莊主，這幾天完全沒有了魯總管的踪跡！」

葉長青幾乎忘記了，魯仁早已被他迫死在地下室之內，立即又道：「外面究竟是什麼軍兵？」

頭目應道：「在下並不知道，聚寶莊向來並沒有與官府來往，可是他們來勢洶湧！」

葉長青已披上了外袍，道：「召集來人，與我到莊前一看！」

頭目道：「已在外面等候！」

葉長青出了臥房，領了那班爪牙，直趨莊戶大門，一路上只見四處都有重重守衛，弓箭手，斬馬刀手，或在牆頭，或在暗卡，嚴陣以待。

葉長青多年心血沒有白費，他感到十分滿意，可是，他心中狐疑究竟官府爲什麼會來到聚寶莊。

但他並沒有担心，因爲以他經驗來說，官府的人，最易應付。

千里投官，爲的是財，只要有足够的金錢，那怕是一隊軍兵，就是大內御林軍到來，那又何妨！

聚寶莊的莊門，結構異常堅固，葉長青上了牆頭一個瞭望台上，外面燈火通明，如同白晝。

葉長青一看，只見衆軍之前，有兩匹高頭駿馬，馬上坐着兩人。

一個儒生打扮，另一個却是甲冑鮮明的軍官。

那儒生好生相熟，再仔細一看，葉長青嚇了一跳！

這人豈不是脈聖軒轅素？照理他已被魯仁處死，爲何而今竟又活在眼前。

葉長青是個老謀深算的人，已明白這一定是魯仁做的手脚。

軒轅素是知道樸玉的事，那麼，他一定是通知了這將軍，目的當然是要把樸玉抓去！

葉長青可以放棄一切，但他却不可能放棄樸玉，沒有了樸玉，豈不是沒有了生命？

葉長青輕聲對頭目道：「他們有過什麼要求？」

頭目答道：「沒有，他們只求進入莊內！」

葉長青道：「多派人手，千萬不能讓他們攻入！」

突然，外面那將軍厲聲喝道：「快打開莊門，叫你們莊主出來！」

葉長青老奸巨滑，那會出頭。

軒轅素把馬拉近那將軍，在他耳畔說了幾句之後，那將軍叫道：「火炮！」

隆隆聲中，一根巨大的火炮已被推至莊門。

葉長青輕聲問頭目：「他們就算攻入了莊門，我們還有把守之力？」

頭目道：「以我們的人力，還可以守七天！」

聚寶莊的實力竟是如此隆厚。

葉長青滿意地說道：「那麼就讓他們乘興而來，敗興而返吧！看他們有什麼法寶！」

頭目回答道：「莊主放心，我自會打點！」

葉長青下了牆頭，只聽砲聲已隆隆作响。

聚寶莊的莊門實在堅固，五聲炮响之後，莊門尤能屹立不倒，葉長青滿意地回去。

回到臥房，他又召集了莊內高級頭目，吩咐了一切，把這臥房作了一個臨時發號施令的地方。

葉長青對這次軍兵來臨，總有些不安，但他知道，假若能應付這次的攻擊，他以後還可以更發揮聚寶莊的實力，可能更有一番大作爲。

一連七天，軍兵仍無法攻入莊內。

葉長青發號施令，調動莊內人馬，井井有條，可見身體上回復了當年雄風，而且在應付這些不同的襲擊，也顯出他的高度能力。

第八天早上，頭目帶來了一個不幸的消息。

葉長青開始驚慌了，他立刻收拾了可以携帶的財寶，準備有急變之時，得以逃去。

最重要的還是樸玉！

他走出院外，來到井邊，這是地下室的一個進口。

當他來到井邊之際，外面却起了沸騰的聲音。

軍隊畢竟是訓練有素，而莊內的高手爪牙，過了太多安閒的日子，被攻七天之後，士氣低下，因此，當軍隊一入莊內，便勢如破竹。

葉長青已聽到軒轅素帶領着那將軍來到荷塘去，而其他軍勇，已從四方八面殺來。

翟天星與樸玉在地下室之內，一連七天，已傳了樸玉不少武功，雖然，樸玉只能得到皮毛，但只要再多經時日，他一定可以自保。

也就在此刻，他們已聽到了外面傳來的人聲，那時從地下室另外一處盡頭傳來，他們立時往盡頭一看，發覺上面有陽光照入。

原來，葉長青已開了那井門。

兩人循着光綫，上了井口。

井口外面，人聲喧鬧，刀劍之聲，不絕于耳，翟天星慢慢上了井口，只見有七八十個軍兵，正圍攻着葉長青，葉長青老當益壯，一時仍能應付。

但官兵不斷湧來，葉長青已受了肩傷，退出陣子，往後莊而逃。

翟天星與樸玉出了井口，換了官兵的衣服，在院中走動一會，已明白莊中發生了巨變。

兩人在人羣中走動，終於發現了閃明珠。

樸玉擁着閃明珠，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閃明珠滿臉淚痕，道：「我不知道，可能是皇上也發現了葉長青的秘密，派軍隊來剿他！」

翟天星：「看來，你以後的麻煩更大，天下之間，最想長生不老的人，當然是天子！」

樸玉道：「那麼，我們怎樣？」

翟天星說道：「那要看你們的機緣造化，不過，而今唯一要做的事情便是——逃！」

樸玉心慌意亂，不知向那裏逃。

翟天星道：「跟着我來！」

莊中大戰正酣，並沒有人理會他們三人，當他們經過荷花池時，軒轅素與那位將軍已攻入了池中水榭！

翟天星道：「而今最安全的地方，是在莊中大門！」

翟天星並沒有估計錯誤，聚寶莊的大門，只有莊中爪牙屍體，夾着一些兵勇的屍體！

他們安全地出了聚寶莊。

在大道之上，兩旁有些營幕，他們拖了一些留下的馬匹，揚長而去。

在岔路上，翟天星與這對年青戀人分手，樸玉與閃明珠依依不捨，可是，翟天星却猛催他們上路。

當他們在大路消失之時，翟天星回首一望，只見偌大的聚寶莊已經變成了一片火海！

也許，葉長青便死在這火海之內。

可是，天下間還有更多的葉長青，翟天星只好暗暗爲這對情侶祝福！（完）

虎林飄香

俠義中篇故事

高皐·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季伯玉在酒樓見到總鏢師張長弓拒絕掛沈振山的神龍令在自己的鏢車上，就同二醜暗裏跟踪至醴陵，將孤竹帮毒童子劉述的三名高手殺了。過鐵關後鏢車遇到孤竹帮匪徒截刦，張長弓等險遭毒手，幸季伯玉趕至用飛星子殺了二名匪徒。鏢車繼續向廬山而去，人馬通過一座纜索吊橋時，又遇上四名匪帮舉刀斬纜索，另有三條人影撲上互相厮殺，只剩二人還打鬥着，其中一個已搖搖欲仆，季伯玉行至橋頭，看清是一個輕紗蒙面全身翠綠的女郎，他趕上去將匪徒殺死，將女郎救起一看，竟是俞涵梅，原來她暗中跟着季伯玉，捨身救這個「假燕然」。

羣英大集會

如果季伯玉現在回答俞涵梅的詢問，就等於承認了這個妻子，往後她必然糾纏不休，豈不是煩死人了。

如果置之不理，似乎有點說不過去，經過一陣沉吟之後，道：「這是妳的事，妳自己看着辦吧！」

青霜道：「宮主，妳不能不去，沈大俠是武林第一家的主人，咱們最好不要得罪他。」

俞涵梅嘆了一口氣道：「好吧，不過相公，沈家獨子提婚，必然是羣英畢集，這可是難得一見的場面，你不能不來！」

季伯玉道：「好，如果沒有別的事躭擱，我一定去。」

俞涵梅道：「沈大俠的住址是在鄭州賓陽門內，八月十五日之前咱們在沈家再見。」

她依依不捨的帶着霜娥二婢走了，好在她的傷勢已經痊癒，不需要再服療傷藥物了。

待這三位主婢遠去，季伯玉忍不住鬆了一口大氣。

難猜悶葫蘆

他們繼續奔往九華山，待找到地藏殿，却沒有找到關侯，據法印大師說，關侯與水飄香足足等他三個多月，在失望之後，才到江湖上找他去了。

他在晉謁法印大師之際，自然要摘下人皮面具，但在離開地藏殿後，他就不得不對辛氏兄弟有所交待了。

「辛大……」

「小的在。」

「你們還要跟着我麼？」

「別這麼說，主人，這是緣份，你永遠是咱們的主人，咱們兄弟也永遠要跟着你。」

人生的際遇就是這麼奇妙，想不到木二先生送給他一張人皮面具，竟惹來這麼多的情仇牽連。

他高興得到這一對面醜心善的忠僕，却爲洗劍宮主俞涵梅的糾纏而担上一份心事。

不管怎樣，這張人皮面具他還得戴着

，因爲他不顧讓別人發覺他是虎林武林第一家的傳人。

下山後他們由大渡口渡江到安慶，然後北上舒城，西奔六安，逕向河南奔去。

他要去鄭州參加沈振山兒子的婚禮，當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要將師門的神龍令相機奪回。

× × ×

葉家集是豫皖邊境的一個山鎮，由於地當官道，往來的旅客十分之多。

此時夕陽剛剛含山，季伯玉主僕三人距離葉家集已不足三里了，鎭集已然在望，他們自然不必緊趕。

忽然一股尖銳的呼救之聲，由前面一片樹林之中傳來，季伯玉道：「前面有人作壞事，咱們快去瞧瞧。」

他們馳到樹林之前，竟被兩名面目森冷的大漢攔着去路，其中一人揮動手中的長刀，道：「這裏沒有你們的事，退到一邊去！」

季伯玉已瞧到一名灰衣大漢，在樹林中追逐一名紅衣女郎，適才的呼救之聲就是紅衣女郎發出的。

一片煞光由季伯玉的雙目之中射了出來，他撒出長劍，哼了一聲道：「光天化日之下，你們居然敢欺凌婦女，辛大辛二，給我殺！」

待辛氏兄弟搏鬥兩名攔路大漢之際，季伯玉也甩蹬飄身，撲進樹林。

此時灰衣大漢已追上那紅衣姑娘，一隻巨靈之掌閃電般的向紅衣姑娘的酥肩抓去。

嘶的一聲，紅衣姑娘的衣衫被他抓下了一片，只不過分寸之差，又被她逃出手去。

灰衣大漢甩掉手中的碎布，嘿嘿一陣狂笑道：「妞兒，大爺要是讓妳逃出手去，就枉稱毒爪狠了！」

「毒爪狠」並不是一個好聽的名號，但在黑道之中，這個名號却响亮以極。

他的武功不算太高，却練有一雙極端霸道的毒掌，只要被他一掌印在身上，除了他的獨門解藥就只有向鬼門關報到了。

紅衣姑娘適才雖是逃過毒掌一抓，由於衣衫被他扯破，半邊身子都失去了遮蔽，在羞怒交集之中，更是慌了手腳。

這一慌可就糟了，腳下不幸絆到了一截樹根，便一頭栽了過去。

更糟的是她竟然一頭栽到別人的懷裏，這豈不是自投羅網！

好在這人是季伯玉，否則羊入虎口，後果那堪設想！

季伯玉扶穩她的身體，道：「姑娘歇歇，這惡賊讓在下來收拾。」

紅衣姑娘羞紅滿面，抬頭向季伯玉瞥了一眼，就默默的退過一邊。

季伯玉的插手是一個意外，煮熟的鴨子竟然飛了，毒爪狠怎肯甘休。

他向季伯玉瞥了一眼，道：「原來是勾漏山主燕然，本帮跟閣下河井不犯，你爲甚麼一再找本帮的麻煩？」

季伯玉道：「朋友是孤竹帮的？」

毒爪狠道：「不錯，孤竹帮睚眦必報，你插手管陽朔鏢局的事，本帮絕不會饒你。」

季伯玉道：「那好辦，你划下道來就是。」

毒爪狠目光一轉，向呆立一旁的紅衣姑娘瞥了一眼道：「帮主業已頒下誅魂令，你縱然具有飛天之能，也逃不過本帮的追捕，在下今天放你一馬，你請吧。」

季伯玉道：「朋友好心腸，要在下如何謝你？」

毒爪狠道：「不必，你留下這位姑娘，趕緊逃命去吧。」

季伯玉微微一笑道：「毒爪狠，有一句話不知道你有沒有聽人說過？」

毒爪狠道：「甚麼話？」

季伯玉道：「殺一個够本，兩個就賺了，貴帮追捕在下之事你該說出來的。」

毒爪狠面色一變，一掄掌中的長刀道：「姓燕的，希望你不要得寸進尺，在下並不怕你。」

此時辛氏兄弟已經收拾了兩名攔路的，雙雙奔了過來，道：「主人，殺鷄焉用牛刀，讓咱們對付他。」

季伯玉道：「好，不過此人掌上有毒，你們要當心一些。」

辛大道：「是，小的知道。」

辛氏兄弟的一身功力，原就比毒爪狠爲高，但孤竹帮的匪徒全是不要命的驃悍打法，因而他們一上來就以兩鬥一，而且招招煞手，不讓毒爪狠有施展毒爪的機會。十招不到，毒爪狠的一雙毒爪就被辛氏兄弟劈掉，然後一刀飛頭，結束了這場搏殺。

此時紅衣姑娘已經加上一件衣衫，仍然嬌怯怯的向季伯玉抱拳一拱道：「多謝救命之恩，燕大俠請受芳兒一拜。」

她正待盈盈拜倒下去，却被季伯玉以內力托了起來，說道：「這不關姑娘的事，孤竹帮與在下早已結下解不開的樑子，芳姑娘是到葉家集投縮的吧？請。」

芳兒螓首微頷道：「燕大俠……」

季伯玉道：「芳姑娘有甚麼指教？」

芳兒道：「燕大俠可是去鄭州？」

季伯玉道：「正是。」

芳兒笑道：「芳兒也是去鄭州，意欲託附驥尾，結伴而行，不知燕大俠是否俯允？」

季伯玉道：「這個……這個毒爪狠說的話，芳姑娘只怕沒有聽到。」

芳兒道：「聽到了，孤竹帮既是睚眦必報，他們不放過燕大俠，何嘗會放過芳兒？唉，一個孤身弱女子，很難逃得過這般強人的毒手！」

季伯玉道：「適才瞧姑娘的身法，必然習過上乘武功，只是臨敵經驗不足，才幾乎被毒爪狠所傷。」

芳兒道：「家師是黃山蓮花庵主，教了芳兒一點莊稼把式，下山之初原以爲可自保，現在才知道一點都派不上用場。」

季伯玉道：「不，今後遇到壞人，姑娘千萬不要慌亂，只要沉着應戰，不見得就鬥不過敵人。」

芳兒道：「多謝燕大俠指教。」

季伯玉道：「姑娘不必客氣，咱們走吧。」

他們在葉家集歇了一晚，然後經商城，信陽，向鄭州奔去。

這天傍晚到達確山，他們歇在一家「英雄客棧」，先清洗了一下滿身的風塵，

再到食堂裏進食。

英雄客棧是確山的老字號，投宿的客人自然不少，虧得辛二早來佔地方，才算找到一張桌子，在這等情形之下，他們的前後左右，當然免不了都有客人。

辛大要來酒菜，兄弟倆打橫陪着季伯玉及芳兒，他們主僕在喝着酒，芳兒姑娘則以飯相陪。

表面上看，食堂中雖是熙熙攘攘，但都是普通的旅客，應該不會出甚麼岔子。

誰知芳兒的玉腕忽然被人一把扣着，她只是發出一聲驚呼，便被人扯了過去。

變生腋肘，季伯玉難免吃了一驚，他剛剛站起來，一股勁風已然襲他的脅門。

別人早就計算好的陰謀，他剛剛長身而起，一柄淬有劇毒的手叉子便已遞到。

來勢勁急，距離又極接近，無論季伯玉武功如何高明，這一叉也是避不過。

他的確沒有逃過，却避開了重要的脅門，手叉子在腰部刺進約莫一寸，而且划了一條兩寸長的傷口。

在叉尖刺進腰部之際，他的左手向後一甩，噗的一聲悶响，鐵拳擊中行刺者的頭部，那人洒着血雨攢了出去。

他沒有回頭瞧看，右手的筷子一揚，就像勁矢般射了出去，噗噗兩聲插進刦擄芳兒的賊人後腦之中。

這幾下動作快如電光石火，不過指顧之間，他一連殺死兩人，替自己報了仇，也救下了芳兒。

只是他却中了劇毒，如非雙手扶着桌子，多半會摔倒下去。

此時辛氏兄弟還在跟兩名大漢搏殺，但巳掌握主動，佔得上風，遲早之間必然可以獲得勝利。

芳兒瞧到季伯玉的神情，知道他受了重傷，纖足一點，騰身奔了過來，道：「燕大俠，你負了傷？」

季伯玉道：「我中了叉，叉上有毒，快扶我到客房去。」

芳兒急忙將他扶進客房，季伯玉巳經無法支持了，他躺上床榻，道：「芳……包裹裏……有解藥……紅色的……」

芳兒趕快解開包裹，取出紅色丸藥，先喂給他服食兩粒，再捏碎幾顆敷在他的傷口之上，然後用一條長布將傷口裹了起來，待一切弄好，季伯玉巳經暈暈沉沉的睡了過去。

辛氏兄弟終於解決了賊人，他們也知道季伯玉負了傷，因而焦急的衝進客房。

芳兒搖搖手悄聲道：「燕大俠睡着了，別吵他。」

辛大向季伯玉的腰部瞥了一眼道：「芳姑娘，我主人傷得怎樣？」

芳兒道：「傷勢不太重，賊人的叉上淬有劇毒，燕大俠的解藥頗爲管用，瞧他睡得鼻息均勻，可能沒有什麼大碍。」

辛氏兄弟知道季伯玉配製的解毒靈丹，可解天下任何奇毒，因而點點頭道：「芳姑娘說的是。」

芳兒道：「適才向咱們下手的是什麼人，兩位是否知道？」

辛大道：「是孤竹帮的，這帮人寃魂不散，一直找咱們的痲煩。」

芳兒略作沉吟道：「既然如此，咱們遏得小心一些，燕大俠毒傷未癒，他們要是再來找碴，那該如何是好？」

辛大道：「姑娘放心，咱們兄弟守在房外，不會有問題的，只是主人就要勞神姑娘代爲照顧了。」

芳兒道：「兩位放心，我會照顧燕大俠的。」

她果然在盡心盡力的照顧，在午夜來到之前，她巳經喂給他一次丹藥，三次開水了。

芳姑娘是一個極端嬌柔的女孩子，溫馴得像一隻依人的小鳥，與水飄香那明快爽朗，刁蠻活潑的性格相比，是南轅北轍，兩個截然不同的個性。

但凡一個嬌柔的女孩子，多半會帶有一點媚態，如果跟她接觸一多，必然會對她生出愛意。

現在季伯玉的身邊就有這麼一個女孩子，打從葉家集開始，他們就朝夕相處，形影不離，在芳兒感恩圖報的意識之下，他們的相愛，並非沒有可能。

當夜色闌珊之際，濃厚的睡意，使芳兒的眼皮顯得沉重起來，這也難怪，連日僕僕風塵，她那纖柔的嬌軀，自然會感到一份疲憊，此時心情一鬆，睡意當然要趁虛而入了。

她原是坐在床沿的，此時嬌軀一斜，就順勢睡了下去。

季伯玉是一位君子，也是一個大孩子，他正直純潔，心無慾念，當然不會譜襄王之夢，而巫山雲雨了。

而且他眞正喜愛的是水飄香，天荒地老，此情不渝，此等堅比金石的情操，不是任何女孩子所能代替的。

但此時他身負毒傷，雖然在服藥之後巳逐漸好轉，神智仍然不够清明。

少女的體香沒有將他薰醒，秀髮觸及五官却使他有了感覺，在他的意識中認爲身旁的少女必然是水飄香，他不敢褻瀆他心愛的小妹，却忍不住將她摟了起來。

× × ×

金鷄三唱，紅日映窗，這一對相依相偎的人兒終於醒了過來。

「啊……」

兩人同時一聲驚呼，迅速分開他們的身子，但那份羞慚與尷尬，却不是分開就可以抹煞的。

芳姑娘站在床前三步，低頭弄帶，羞不自勝，那份柔柔的，怯怯的形象，當眞是我見猶憐。

良久，她才幽幽道：「對不起，燕大俠，昨晚……我太睏了，竟然……」

季伯玉微微一笑，伸手握着她那雙纖纖玉手，將她拉過來並坐床沿，道：「別這麼說，芳姑娘，我並沒有怪你，只怨我自己太唐突佳人了。」

芳兒螓首一抬，紅潮未褪的粉頰，忽然堆上一份驚喜，一對烏溜溜的大眼珠，緊緊盯着季伯玉道：「你當眞不怪我？」

季伯玉道：「妳照顧我，我感激還來不及呢，怎麼會怪你？」

芳兒嫣然一笑，秀目向他一瞥，螓首又垂了下去，道：「燕大俠……」

季伯玉道：「甚麼事？」

芳兒道：「你好像戴着人皮面具？」

季玉道伯：「啊，姑娘……」

芳兒道：「請燕大俠原諒，芳兒不是

有心揭發你的隱秘，昨晚芳兒給你擦臉，才無意中發現你是……」

季伯玉道：「我是戴着人皮面具，只因情非得已。」

芳兒道：「我想瞧瞧你的眞面目，可以麼？」

季伯玉略作遲疑，終於將人皮面具摘了下來。

芳兒雙目圓睜，向他呆呆的瞧看着，半晌，她忽然面色一紅道：「我喜歡你的眞面孔，不要再戴面具好麼？」

季伯玉搖搖頭道：「我說過，戴面具是出於無奈……」

芳兒口齒微動，欲言又止，看來她是想問個究竟，但又不好意思詢問似的。

季伯玉道：「妳想知道原因？」

芳兒點點頭道：「我希望能够給你分憂。」

季伯玉淡淡一笑道：「多謝你。」接着他將奉師命赴成都沈家拜壽，被人嫁禍爲紅粉輓歌，及失落神龍令，師門遭禍，沈振山藉神龍令自封爲武林第一家等一切經過扼要的說出。

最後他發覺芳兒面泛青白，雙手發冷，不由訝然道：「妳怎麼啦？芳姑娘。」

芳兒道：「沒有甚麼，我只是爲你不平而已，唉，估不到江湖之中竟然如此的可怕！」

季伯玉先將面具戴好，再立起身來道：「該吃早餐了，咱們出去吧。」

芳兒道：「不要急嘛，你還沒有漱洗呢，等一下，我替你打水去。」

這位姑娘也像水飄香一樣的小心侍候他，只不過她在侍候之際，多了幾縷柔絲而已。

此後他們一路平安，孤竹帮屢遭挫折，如果沒有十足的把握，他們似乎不敢再挑起戰火了。

這天他們在和尚橋打尖，芳兒那萬縷柔絲，竟惹得一個旁觀者的反感。

她是一個風華絕代的白衣姑娘，也在這家酒館裏打尖，她的對面坐着一位着錦袍的紅面大漢，正是名震江湖的關侯，那麼這位白衣姑娘必然就是水飄香了。

不錯，她的確就是水飄香，可惜她跟關侯坐在一個光綫較暗的角落，季伯玉無法瞧到他們，這風塵三友因而當面錯過。

此時季伯玉打過尖準備上道，芳兒代他揹上長劍，整理衣衫，侍候的週到，就算一個最賢慧的妻子只怕也要自嘆不如。

水飄香看他們的背影撇撇嘴道：「哼，我才第一次瞧到，會有這麼不要臉的女人！」

關侯微微一笑道：「小妹，妳不認識他們？」

水飄香搖搖頭道：「不認識，不過我想那女人既然是一個妖精，那男的必然不是好人！」

關侯道：「女的我不認識，男的的確不能算做好人，妳聽說過勾漏山主燕然麼？就是他。」

水飄香道：「哦，聽說勾漏輕功天下無雙，原來就是此人？」

關侯道：「正是，不過聽說燕然走火入魔，因爲無法恢復功力而跳江自殺，敢情他沒有死！這麼一來，今後就有戲可看了。」

水飄香道：「看甚麼戲？」

關侯道：「洗劍宮主俞涵梅原是勾漏山主的妻子，江湖傳說他跳江之後俞涵梅就嫁給王爺了，現在燕然既是出現，俞宮主一女兩嫁，豈不要醋海興波！」

水飄香道：「這些骯髒的事我懶得管，但願二哥也能來到鄭州，大哥你說，二哥會不會來？」

關侯道：「這就難說了，聽說沈振山替兒子完婚，巳散發武林帖，邀請天下的黑白兩道前來觀禮，此時的鄭州是八方薈萃，羣英畢集，我想二弟不會不來的。」

水飄香愁容滿面的道：「我担心二哥他……」

關侯道：「別担心，小妹，沒有人敢怎樣關某的二弟，走，咱們到鄭州去。」

待這雙兄妹出得店門，季伯玉早巳在數里之外了，他們自然沒有見到。

其實季伯玉也在時時注意過往行人，希望發現大哥小妹，更希望在鄭州能够找到他們，可惜陰差陽錯，他們雖是走在一條路上，却始終沒有能够碰面。

這天酉初時分，季伯玉一行到達鄭州，他們在緊靠賓陽門的東大街住了下來，這兒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客棧，此時巳經住了不少客人，這般人絕大多數是武林人物，而且是來參加沈家婚禮的。

季伯玉等住進客棧之後，芳兒先打水侍候他漱洗，再舖床叠被，將一切都弄得舒舒齊齊，然後微微一笑道：「大哥，我要去看我的姑母了，但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季伯玉道：「不要顧慮，妳說吧。」

芳兒道：「聽說沈老爺子俠名滿江湖，看來他不像是一個壞人，當年別人誣陷你是紅粉輓歌，你也不能完全怪他，現在八方英雄會鄭州，都是爲了參加沈家的婚禮，大哥如果行爲不愼，可能惹起大家的公憤，希望大哥行事要愼重一點。」

季伯玉沉吟一下，道：「多謝妳的忠告，我會愼重的，有空希望妳能來這兒聊聊。」

芳兒道：「我會來的，大哥珍重，小妹告辭。」

這是一個迷人的女孩子，她走了，季伯玉不由忽忽若有所失。

他並不是移情別戀，丟掉水飄香去愛芳兒，只是這個女孩子的嬌柔却能深入人心，使人有點不得不想她，不得不留戀。

他瞧着芳兒逐漸消失的背影，幾乎不想收回目光，但一聲沉重的咳嗽却在他身後响了起來，及回頭一瞥，竟然是跟他有着妙關係的王爺。

季伯玉雙拳一抱道：「原來是王爺，幸會。」

王爺面色一肅道：「燕山主，看來咱們應該好好的談談了。」

季伯玉道：「好，請。」

季伯玉將王爺邀進客房，辛大兄弟獻茶之後就自行退了出去。

王爺目光如電，向季伯玉瞥了一眼，道：「俞涵梅呢？」

季伯玉道：「她是沈家的媒人，大概在爲此事而忙吧。」

王爺道：「適才的紅衣姑娘是誰？」

季伯玉道：「她名芳兒，是在下在途中遇到的。」

王爺道：「在途中遇到，那是一見鍾情了，不過你這種作法王某不敢苟同。」

季伯玉呆了一呆，然後哈哈一笑道：「在下不明白王爺的意思，莫非你在替俞涵梅抱不平？」

王爺道：「不錯，咱們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怎能辜負一個婦人女子？」

季伯玉冷哼一聲道：「在下那一點辜負她了，拋棄丈夫，琵琶別抱的是她……」

王爺道：「這你不能怪她，我親眼看到你跳江，此後兩年並未瞧到你出現江湖，所以……」

季伯玉冷冷道：「所以她就嫁給你了，哼，就算她不願意替我守節，也該多花點時間找找，其實，王爺，在下認爲辜負她的應該是你！」

王爺一怔道：「這話怎麼說？」

季伯玉道：「在下療傷期間她改了嫁，咱們可以說巳經恩斷義絕！所謂覆水難收，王爺應該同情在下的處境，至於你就不同了，你們業經明媒正娶，又經三載共同的生活，夫妻之義不容否定，你竟像敝屣一般的拋棄了她，想想看，辜負她的到底是誰？」

王爺錯愕半晌，道：「可是……她喜愛的是你……」

季伯玉道：「我說過，我跟她巳經恩斷義絕，再說你王爺連妻子都管不了，豈不騰笑江湖！」

王爺面色微微一變，起身雙拳一抱道：「多謝指教，告辭。」

送走王爺，季伯玉吁出了一口長氣，俞涵梅的糾纏，是一個十分頭疼的問題，現在跟王爺一席長談，他相信可以解除這個煩惱了。

× × ×

還有五天才是沈家的婚期，但在鄭州城裏，此時却籠罩着一股奇詭莫測的氣氛。天下有頭有臉的武林人物，幾乎全部集中在鄭州，這般人裝扮不一，神情各異，當眞是五花八門，甚麼樣的人都有，在常人看來，自然是奇詭莫測了。

× × ×

這天天色巳晚，季伯玉主僕都沒有出門，但在晚餐之後，却有客人到訪。

他們是青城掌門無違道長，及武陵大俠鍾三畏，這兩位名噪江湖的霸主聯袂來訪，以勾漏山主的身份來說，應該是一項殊榮。

尤以武陵大俠鍾三畏，在中原江湖道上，當得是家喻戶曉，仁聲載道，聲譽之隆，較沈振山還要勝過三分，但季伯玉很少行走江湖，除了無違道長他曾經在成都見過，武陵大俠鍾三畏他並不相識。

此時守在客房之外的是辛二，他見店小二領來這兩位高人，心中大爲訝異，雖是不明白他們的來意，仍然抱拳一禮道：「辛二見過兩位大俠。」

無違道長道：「辛老二不必多禮，請通報貴主人，就說我二人專誠拜訪。」

辛二道：「兩位大俠請稍待。」

他進入客房，向準備就寢的季伯玉道：「稟主人：武陵大俠鍾三畏，及青城掌門無違道長來訪。」

季伯玉哦了一聲道：「快請。」

辛二應聲請進這兩名客人，並奉過茶水之後退出房去。

鍾、無二人同時雙拳一抱道：「咱們不速而來，希望山主不要見怪。」

季伯玉道：「好說，兩位請坐。」

他們坐下之後，鍾三畏清了一下嗓門道：「咱們巳有六年不見了，山主似乎更勝當年。」

季伯玉道：「彼此，彼此。」

青城掌門無違道長道：「山主此次駕臨鄭州，是來參與沈大俠公子的婚禮？」

季伯玉道：「是的，盛會難逢，在下怎能不來開開眼界。」

無違道長道：「山主說得不錯，沈大俠名遠播，是近百年來武林第一人，此次沈公子完婚，堪稱八方响應，羣雄畢集，這也是武林中百年來前所未有的一件盛事，因此，各派掌門希望與會者簽下姓名，作爲永久紀念，我二人被推承担這項工作，所以前來打擾山主。」

季伯玉哦了一聲道：「這的確是一件好事，不過……」

無違道長道：「山主有甚麼意見？」

季伯玉道：「在下認爲簽名者不必太多，而且必須有所選擇，以免沈大俠白璧蒙汚，盛名受累。」

無違道長哈哈一笑道：「英雄所見略同，我二人也是這般想法。」

他說話之間，取出一塊素絹，以及隨身携帶的毛筆墨盒道：「山主請簽名。」

季伯玉搖搖頭道：「在下的名聲不大好，兩位的好意只能心領了。」

鍾三畏道：「山主謙虛，據老朽所知，亦正亦邪的勾漏山主並沒甚麼惡名？」

季伯玉道：「這是鍾大俠愛護在下，但在下却有自知之明。」

無違道長道：「山主，貧道有幾句不當之言，希望你不要見怪。」

季伯玉道：「不要緊，掌門請說。」

無違道長道：「咱們簽名留念，是基於崇敬沈大俠之心，山主如不簽字，一旦被沈大俠發覺，必然認爲你瞧不起他，如是怪罪下來，天下雖大，你就很難找到容身之處了。」

季伯玉淡淡道：「在下也是基於崇敬沈大俠之心，才不願意使他白璧蒙汚，盛名受累，區區這點心意，我想沈大俠會諒解的。」

鍾無二人見季伯玉如此堅持，只得立起身來告辭而去，但無違道長目光閃爍，隱隱之中現出一股殺機。

季伯玉在送客之時瞧到了這對目光，心頭不由暗中一動。

簽名留念原本不是甚麼稀罕之事，沈家可以在觀禮之前，由客人自動簽名，現在居然由兩名當代霸主親自到各處請託，似乎有悖常理，這其中莫非有甚麼陰謀不成！

最令人不解的是武陵大俠鍾三畏，在江湖道上，他有崇高的身份，爲甚麼會替沈振山跑腿作說客。

再說，簽名留念只是滿足沈振山炫耀的虛榮心而已，他爲甚麼要小題大作？

季伯玉猜想這件事必然不會單純，却想不出原因所在，那麼只好靜觀其變，待

事實來作說明了。

鄭州的商埠是在西門外，季伯玉爲了尋找關侯及水飄香，這天早餐之後，就帶着辛氏兄弟出西門來散步。

此地的商業極爲發達，但見人羣熙往攘來，市面百物輻輳，眞箇熱鬧以極。

他們正在隨意觀賞之際，忽然瞧到人羣向西街口湧去，辛大道：「主人，那邊好像出了事，咱們要不要前去瞧瞧。」

季伯玉道：「咱們走。」

他們展開身形，越過幾批人潮，來到一片空場之上，此地巳有不少人圍成一道圓圓的人墻，季伯玉主僕擠進去一瞧，原來是有人在這兒了斷過節。

一方是身着長衫，懷抱金刀的一雙老少，另一方是三名面目冷肅的彪形大漢。

辛大道：「主人，他們你可認識？」

季伯玉道：「不認識，他們是誰？」

辛大道：「長衫老者是金刀門的掌門韋署，少年是他的侄兒韋烱，那三名大漢小的就不認識了。」

季伯玉點點頭，雙目依然注視場中，聽他們在說些甚麼。

對方三名大漢之中，一名年約五旬，手執吳鈎雙劍的忽然哈哈一陣大笑道：「出招吧，姓韋的，你還等甚麼？」

韋署道：「朋友，這是爲了甚麼？咱們素昧平生啊！」

使吳鈎劍的道：「不爲甚麼？大爺要挫挫你的傲氣！」

韋署一怔道：「傲氣？咱們今天才第一次見面，老朽幾時開罪朋友你了。」

使吳鈎劍的道：「你沒有開罪我，却開罪了別人，大爺瞧不順眼，必須給你一點教訓。」

韋署呆了一呆道：「是沈振山叫你們來的？」

使吳鈎劍的道：「這你就不必管了，接招。」雙劍一分，騰身撲了上去。

韋署不肯接招，閃身斜踏三步，道：「朋友請賜名號。」

使吳鈎劍的道：「到鬼門關去問問閻王吧。」寒光急閃，再度攻了過來。

韋署原本不願交手，更不想打一場糊塗仗，但使吳鈎劍的着着進逼，也引起了他的怒火。

金刀門以屠龍刀法馳譽武林，但因該派人材零落，所以很少在江湖上出現，此次應邀來沈家觀禮，竟然被幾個素不相識之人找碴，是木頭人也有三分火性，何況他還是一派掌門。

他們這一交上手，但見寒芒激射，勁風四溢，刀劍相觸之聲不絕於耳，鬥得激烈以極。

韋署功夫深厚，拿刀縱橫飛舞，每一招都具有石破天驚的威力，使吳鈎劍的雖是不弱，與韋署相較仍是差了幾分。

只不過此人驃悍無比，全是一派不要性命的打法，只要能夠殺傷對方，自己的生死幾乎全然不顧。

韋署當眞震驚了，他一生中經過不少搏殺的場面，但像使吳鈎劍如此兇悍之人，他才是第一次遇見，因而他的功力雖是高過對方，由於心存顧忌，反而守多攻少，落在下風了。

一旁觀戰的辛二瞧得大爲氣惱，說道：「主人瞧，這人兇悍的打法，他們可能是孤竹帮的。」

季伯玉點點頭道：「沈振山以白道泰斗自居，如果跟爲禍江湖的孤竹帮暗中勾結，豈不是十分可怕。」

辛大道：「主人，韋掌門只怕對付不了這個使吳鈎劍的，咱們要不要助他一臂之力？」

季伯玉道：「這……啊……」

敢情他們在交談之際，鬥場巳經發生了劇烈的變化，韋署一招震開對方的吳鈎劍，翻腕之間，金光划起一道晶芒，刀鋒以力劈華山之勢，劈向使吳鈎劍的胸膛。

這一招是屠龍刀法中威力最强的「攔江屠龍」，在韋署數十年搏殺經驗中，只要使出這一招，必然是刀無虛發。

現在使吳鈎劍的空門大開，韋署的金刀巳經觸及對方的胸衣，無論使吳鈎劍的功力多高，也難以逃過開腸破肚之危。

但韋署是一位正派的長者，金刀雖快，不殺無辜之人，雖然找碴的是對方，但也罪不至死。

於是手腕一挫，硬生生的將金刀的去勢停住。

誰知使吳鈎劍的却不領他這個情，左手劍乘勢斜划，右手劍凌空下劈，他拚着開腸破肚，也要跟韋署同歸於盡。

天下沒有這樣的人，也沒有這樣的打法，韋署一念之仁，致落得遺恨終身。

他體會到自己的危機，却也恨極了對方，在彈身逃避的同時，金刀以全力推了出去。

結果金刀嵌進對方的胸腔，他的一條左臂巳齊肩被吳鈎劍劈落，竟然是兇終末隙，兩敗俱傷。

他連點右肩幾處穴道，止住激射而出的血，兩眼睜圓，瞪着對方道：「咱們沒有深仇大恨，你爲甚麼要這樣？」

使吳鈎劍的胸膛上嵌着一柄金刀，自然活不成了，他的嘴角巳經溢出血水，居然也笑得出來。

「嘿嘿……一命換一臂，讓你老小子……賺點便宜。」語音一落，噗的一聲倒下去。

場上驚心動魄的惡鬥，旁觀者是人人失色，胆小的幾乎不敢再瞧下去，但他們還是沒有離開。

因爲連台好戲正在上演，有熱鬧好瞧豈肯輕易的放過。

此時出場的是韋烱，伯伯身負重傷，他自然要馳往援助。

但他奔出不足一丈，就被一名面目冷肅的短髭大漢攔住去路，此人一言未發，劈頭就是一刀。

這一刀不只是急如閃電，而且刀沉力猛，勢如泰山壓頂一般，韋烱倉促出招迎戰，竟被震得連退兩步。

短髭大漢絕不讓他有喘息之機，跟踪揮刀，瘋狂追擊，韋烱搏殺經驗不足，因而立陷險境。

韋署此時巳經拾回他的金刀，雖是少了一條臂膀，他仍然可以一戰，及瞧到韋烱的處境危殆，彈身就向這邊撲來。

只不過他跟韋烱的遭到相同，也被一名光頭大漢攔住狠鬥起來。

韋署雖是功力深厚，每一招都具有無

比的威力，只是敵人的打法是悍不畏死，他又創傷未癒，幾招下來，也就落於下風了。

這一雙伯侄全都陷於險境，如果沒有外力及時支援，他們必然無法活着離開這裏。

辛大哼了一聲，道：「主人，讓咱們兄弟去幫幫他們？」

季伯玉道：「好，你們去吧。」

辛氏兄弟應了一聲，雙雙搶了出去，勾漏輕功天下無雙，他們很輕易的接下了對手。

這雙兄弟跟孤竹幫曾經幾度交手，他們是利用獨步江湖的輕功，對付悍不畏死的打法，他們倏退倏進，行動如風，幾個來回之後，敵人就雙雙躺在血泊裏了。

搏殺結束了，場上擺着三具屍體，一條臂膀，當眞是慘不忍覩。

此時一名老者排衆而出，向金刀掌門韋署雙拳一抱道：「在下姓楊，是此地的地保……」

韋署道：「原來是楊兄，久仰，適才楊兄必然瞧到了，咱們被迫而自衞，出手傷人實在是無可奈何，這兒有一點銀子，請楊兄代爲料理一下此地的善後，啊，烱兒，快留着那兩位恩公。」

原來辛氏兄弟正準備隨着季伯玉離開這裏，韋署才叫韋烱留着他們，他打發了楊地保，跟着奔了過來，道：「兩位恩公請留步……」

季伯玉與辛氏兄弟停了下來，辛大衝着急奔而來的韋署道：「一點小事罷了，韋掌門何必客氣。」

韋署嘆息一聲道：「老朽伯侄遭此無妄之災，如非燕山主與兩位辛兄義伸援手，金刀門就江湖除名了，大恩不敢言謝，今後勾漏山如有用得着金刀門之處，只要一紙相召，敝門萬死不辭。」

季伯玉微微一笑道：「韋掌門言重了，掌門的傷勢需要包紮，咱們先回客棧再作詳談吧。」

韋署道：「好，烱兒帶路。」

韋氏伯侄住在西門內一家「萬安客棧」，回到客棧之後，季伯玉取出隨身携帶的療傷靈藥，給韋署內服外敷，待一切處理就緒，已是晌午時分了，韋署叫店小二在客房擺下一桌酒菜，他們邊吃邊聊着。

韋署首先感慨的一嘆道：「敝門人材凋零，除了咱們伯侄，就只有兩個十歲不到的小孫子，此次，唉……」

季伯玉道：「韋掌門功力極爲不凡，屠龍刀已達爐火純青的境地，只是那批人驃悍兇殘，只要出手就是同歸於盡的打法，韋掌 不明究竟，所以才着了道兒。」

韋署道：「燕山主認識他們？」

季伯玉道：「不認識，不過咱們曾經會過他們同一類型的人物。」

韋署道：「燕山主是否知道他們的底細？」

季伯玉道：「除了知他們來自孤竹幫，其他的毫無所知。」

韋署愕然道：「孤竹幫無惡不作，是一個既恐怖又神秘的組織，他們竟然替沈振山出頭，這實在使人不敢相信。」

季伯玉道：「在下原先只認爲沈振山是一個好高騖遠的野心家，現在要對他重新估價了。哦，韋掌門，你既來參加沈家的婚禮，爲甚麼又要開罪沈家？」

韋署道：「老朽絕無開罪沈家之意，只是大丈夫有所爲，有所不爲，老朽只是拒絕一次簽名而已。」

辛大道：「主人，韋掌門拒絕簽名，就遭到孤竹幫的殺手圍攻，主人昨晚也拒絕簽名，小的想他們不會放過咱們的。」

季伯玉道：「不錯，咱們今後的確要更加一份小心，不過我有點不解，沈振山這等作法，手段似乎有欠高明！」

韋烱道：「沈振山此種作法的確不够高明，但却十分管用，現在天下的門派，幾乎都聚在鄭州，如果一舉將反對者除去，今後他就可以爲所欲爲了。」

季伯玉道：「世兄說的是，韋掌門，咱們不打擾了，告辭。」

回到客棧，店小二迎了上來道：「客官，有一位姑娘在等你。」

季伯玉道：「哦，人呢？」

店小二道：「在客房，要不要小的去叫她？」

季伯玉道：「不必。」

他剛剛推開房門，一聲嬌滴滴的呼叫就已傳進耳鼓，道：「相公，到那兒去玩了？也不招呼賤妾一聲！」

好親熱，眞像一個賢淑妻子似的。

季伯玉面色一沉道：「別這麼呼叫，兪涵海，我不喜歡！」

兪涵梅櫻唇一噘，接着又嫣然一笑道：「好嘛，燕然，我是替沈大俠送喜帖來的，沈家曾經派人送喜帖到勾漏山，可是不得其門而入，現在你來到鄭州，特的要我補送一份喜帖，以表示沈大俠的歡迎之意。」

季伯玉哼了一聲道：「沈振山果然神通廣大，居然有這麼多的高級走狗！」

兪涵梅面色一變道：「燕然，有別人送過喜帖？」

季伯玉道：「沒有。」

兪涵梅道：「那你適才說……」

季伯玉道：「沒有人送喜帖，却有人拿出一塊素絹要我簽名。」

兪涵梅道：「簽名，簽甚麼名？」

季伯玉道：「自然是歌功頌德，簽名留念了，妳既然是沈振山的親信，爲甚麼連這件事都不知道？」

兪涵梅道：「我眞的不知道，找你簽名的是誰？」

季伯玉道：「武陵大俠鍾三畏，青城掌門無違道長。」

兪涵梅道：「不可能，今日午間沈大俠才知道你來了鄭州，立即要我親送請帖，如果當眞要你簽名留念，也會在送達喜帖之後，或是要我親自求你，有我在此，他絕不會找別人的。」

季伯玉道：「有道理，那金刀門又是爲了甚麼？」

兪涵梅道：「怎麼，也有人要求金刀門簽名？」

季伯玉道：「金刀掌門韋署丟了一條臂膀，是不肯簽名所得的懲罰。」

兪涵梅道：「會有這種事？」

季伯玉道：「妳不信？」

兪涵梅道：「我相信，但絕對不是沈大俠所爲，他如果這麼愚蠢，怎能爬上武

林第一人的寶座？」

季伯玉哼了一聲道：「妳認爲他是當代武林的第一人？」

兪涵梅微微一笑道：「我知道你不等閒，不過你還不能跟沈大俠相比。」

季伯玉道：「那妳是小看天下之士了，江山代有才人出，除了我，妳敢斷言就沒有人能够勝過姓沈的？」

兪涵梅道：「這個麼，也許有，不過我還沒有遇到，好啦，咱們別管這些，你等着，我一會兒就來。」

她匆匆忙忙的走了，季伯玉却陷入沉思之中，第一件使他混淆難解的是簽名問題，兪涵梅說的有理，沈振山老奸巨滑，他絕不會搬石頭砸自己的脚，要求別人簽名已是跡近荒唐，再派人刺殺拒絕簽名的，那他沈振山豈不要臭名滿天下了，以他目前的身份，他說甚麼也不會出此下策。

那麼武陵大俠鍾三畏，及青城掌門無違道長的行爲又該如何解說？

他們可都是江湖名人，一方霸主，難道他們還會一時衝動，而自作主張不成？

其次就是兪涵梅的問題了，他原以爲王爺會盯緊這個女人，甚至控制她的行動的，現在看來名震湖海的王爺，竟是虛有其表，連一個女人也奈何不得。

那麼往後的事就痲煩了，有這麼一個女人整天盯着，不只是煩人，而且大爲不便。

追根究底，這些痲煩都是這張人皮面具帶來的，他幾乎忍不住要它撕了下來。

正在此時，辛大來了，他在門外咳了一聲道：「稟主人，芳姑娘來了。」

季伯玉心頭一動，想到了一個對付兪涵梅的法子，立即向辛大道：「請芳姑娘進來。」

芳兒進來了，先報以輕盈的一笑，再出聲詢問道：「大哥，你住在這兒還習慣麼？」

季伯玉道：「走江湖，四海爲家，怎麼會不習慣？快請坐，見到妳姑母了？有沒有代我問候一聲？」

芳兒嫣然一笑道：「你又不是我的甚麼人，我怎麼代你向姑母問候？」

季伯玉道：「妳這個傻丫頭，妳不會說我是妳的……未婚夫婿麼？」

芳兒面色一紅，神態顯得有些忸怩，但眉梢眼角却掩不住一股欣喜之意。

季伯玉道：「不要生氣，妹子，我是跟妳說着玩的。」

芳兒原已低下頭去的，此時猛一抬頭，目射奇光，盯着季伯玉道：「大哥，你喜不喜歡我？」

季伯玉道：「當然喜歡。」

芳兒道：「是眞的？」

季伯玉道：「是眞的。」

芳兒道：「那……」

芳兒要說甚麼，一條翠綠的人影却於此時閃了進來，季伯玉似乎沒有發覺來了一個第三者，逕自握着芳兒的玉手，環臂將她摟進懷裏。

來人自然是兪涵梅了，她是過來人，可以說是見多識廣，令人想不到的是，她却爲眼前的景象而目瞪口呆。

芳兒像一隻依人小鳥，緊緊偎在季伯玉的懷裏，她不只是絲毫沒有掙扎，而且埋首於季伯玉的胸前，任它天地毀滅，她都不會理睬。

但兪涵梅的面色却在轉變，先是發白，繼而發青，最後竟然變作鐵青之色了。

她終於忍不住嬌叱的一聲道：「燕然，放開她！」

季伯玉沒有聽兪涵梅呼喝的必要，仍緊緊摟着芳兒，說道：「啊，兪宮主，有事麼？」

兪涵梅道：「我叫妳放開她，聽到了沒有？」

季伯玉道：「這就怪了，妳憑甚麼管咱們的閒事」

兪涵梅道：「憑我是你的妻子，燕然，你可以玩盡天下女人，就是不准碰她。」他們這一爭吵，芳兒自然不便再埋首在他的懷中了，她抬起頭，附着季伯玉的耳根道：「羞死人了，大哥，讓我起來。」

季伯玉也附着芳兒的耳根道：「這女人原先是勾漏山主燕然的妻子，與我絲毫無關。」

芳兒道：「我明白。」

季伯玉這才鬆開手臂，讓芳兒站了起來，她沒有瞧看兪涵梅，一轉身，逕自站到窗前去了。

季伯玉向兪涵梅冷冷一瞥道：「兪宮主，妳跟燕然已經恩斷義絕，妳既已改嫁王爺，何必再來這兒無理取鬧！」

兪涵梅道：「我跟燕然，王爺，都已恩斷義絕，但跟你沒有，相公，兪涵梅不是一個低三下四的女人，難道你當眞是鐵石心腸麼？」

季伯玉道：「妳錯了，兪宮主，在下跟你沒有絲毫感情，也沒有不可告人的事，妳不該對我以相公相稱，也不該說我是鐵石心腸，妳請吧，否則我要下逐客之令了！」

兪涵梅目射煞光，冷冷道：「好，既然你無情，就休怪我無義，我適才說過不許你碰她，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哼，你想得太美了。」

季伯玉道：「我想怎樣妳管得着？」

兪涵梅道：「當然管得着，不信你就試試，嗨，沈姑娘，此人是一個騙子，妳可不能相信他的甜言蜜語！」

季伯玉聞言一怔，暗忖：「芳兒也姓沈？莫非她跟沈振山有的關連？」

他思忖之際芳兒已經轉過身來，她似乎也認識兪涵梅，但神色上却一片冷漠：「多謝指教，我的事我會處理的。」

兪涵梅道：「沈姑娘，不是我想多事，令尊擎天一劍沈振山，在當今武林不作第二人想，姑娘如果被壞人騙了，這個臉令尊怎麼丟得起！」

芳兒面色一沉道：「妳說完沒有？」

兪涵梅道：「沈姑娘是不相信我的話了，爲了沈大俠我却不得不說，此人戴着一張人皮面具，冒充勾漏山主燕然，他一路招搖撞騙，不知騙過多少女孩子，妳千萬不要上他的惡當！」

芳兒冷冷道：「妳還有甚麼要說麼，如果沒有妳就請吧。」

兪涵梅估不到費盡唇舌，沈芳兒竟不爲所動，不由恨恨的道：「假燕然，你等着，我要告訴沈大俠，他不會讓你好過的！」語音一落，返身奪門而去。（未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雷霆千里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沈勝衣誘開段無極在森林飛來竄去。白玉樓等來至高山上，沈勝衣趕至，大家在附近歇息，晚上向天鵬堡奔去，沈勝衣領着各人偷進到土城，再偷襲鐵索橋，直到天鵬堡宮殿，碰着護衛宮殿的段南平，沈勝衣見他不答應交出太平公主便無可奈何將他殺死。這次翁天義大顯身手，將天鵬堡的暗藏機關一一算盡，他有條斯理的從壁上浮彫起至最後弄開石階盡頭的一扇門止，足足約有二十處左右的機關。那扇門之後是一座殿堂，太平公主正臥在那兒，脖子上有一條瘀痕，面如白堊，眼睛圓睜，眨也不眨。到底太平公主是死還生？頗耐人尋味……

公主遭撕票　國師心茫然

當時衆人驚呼，沈勝衣整個人怔住，翁天義脫口罵道：「這個笨小子，只得一身牛氣力——」

這時話出口，他突然伸手一巴掌摑在自己的嘴上，接着罵道：「你這個老東西一樣沒用，竟然不能够不讓那道暗門落下來。」

這一摑顯然也很用力，一縷鮮血隨即從他的嘴角滴下，臉龐亦腫脹，他口齒雖然尖酸刻薄，對於石虎其實也沒有好感。他輕功不怎樣好，一路上若不是有石虎背負着，卽使不致於粉身碎骨，只怕也並不好受。

石虎却並無怨言，這個人一片孝心，也很够朋友，不過頭腦簡單很易受人利用，也幹了不少壞事，但無論如何，還不是一個壞人。

白玉樓目光一落，一頓足，歎息道：「我們走！」放步再往外奔出，沈勝衣頹然鬆開手，身形亦展開，雷方翁天義無奈舉步。他們都是經過大風浪的人，也明白人死不能復生，現在並不是傷感的時候。

紅梅柳百刀等候在堂內，左右空地上倒滿了屍體，柳百刀正在拔出插在大理武士咽喉上面最後一柄飛刀，納回刀囊內。

他們看見白玉樓手上抱着的女人，亦甚感詫異。

白玉樓腳步不停繼續奔前，紅梅掠至沈勝衣身旁，往後看了一眼，道：「石虎呢？是不是……」

沈勝衣無言頷首，紅梅一聲歎息，再問：「那個太平公主？」

沈勝衣搖頭，紅梅道：「沒救了？」

「只怕早在進來天鵬堡之時就已死了。」沈勝衣歎息。「現在你是否已經明白，爲什麼他們堅拒接納任何條件？」

「因爲他們不能將一個活人交出來。」

紅梅黛眉輕蹙。「到底是什麼回事？」

「總會有一個明白的——」沈勝衣一把抓住紅梅的手，身形加快。

說話間，兩人已經落後了很多。

× × ×

翻過高牆，有繩子爲助，他們毫不困難的落到地面，到他們掠上石墩，踏足那道鐵索橋的時候，都無不感慨之極。

這一次的行動，雖然並不是完全順利，但進出天鵬堡所費的時間比他們預算的實在少很多，他們全都是高手，這一點實在已無須再證明。

然而他們救出來的却只是一個死人。

白玉樓的情緒看來仍然是不大穩定，但腳步並沒有停下來。他們才上了鐵索橋，那邊天空一朵烟花火炮便爆開，七色繽紛，黑夜中看來份外觸目。

白玉樓腳步一頓，道：「段無極並不是我們心目中那麼愚蠢！」

沈勝衣即時一聲輕嘯，飛身從白玉樓身旁掠過，向那邊橋頭掠去。

幾個大理武士正舉着火把，手提利斧向橋這邊衝來，第一個衝上，利斧立即力劈在鐵索上，接連幾斧，一條鐵索立即斷去。

那道鐵索橋立即一陣幌動，其他的武士也跟着衝至舉斧欲劈，沈勝衣人劍亦到了。

劍光飛閃，五六個武士被沈勝衣斬殺劍下，沈勝衣實在不應殺他們，但已沒有選擇的餘地。

更多的武士手執火把兵器向這邊衝來，喊殺連天，白玉樓他們亦衝出鐵索橋，柳百刀飛刀連發，射倒了七八個武士，白玉樓將太平公主的屍體往肩頭一擱，亦拔劍衝殺前去。

翁天義緊跟着他們，一張臉已嚇得發青，雙手雖然從懷中抓出兩把白楊枝，竟然扔不出去，他也是經過大風浪的人，在偷入大內寶庫亦有過被一羣武士追捕的滋味，可是這一次不同，那些武士一個個如狠似虎，咆哮揮刀，完全都是不要命的樣子。

——讓這些人離開，我們就會國破家亡！

那些大理武士的腦海中不住盤旋着段無極這句話，爲家、爲國，他們不能不拚命。

那就像是一羣瘋狂的野獸，白玉樓也不知是因爲這些武士的影响還是太平公主的死亡，也竟似有些瘋狂，亂劍劈刺，悍立不動。

沈勝衣看在眼內，一揚手，與紅梅雙雙搶到白玉樓身旁，左右攻向白玉樓的武士迅速被兩人擊倒。

白玉樓如夢初醒，斷喝道：「向西面闖——」

沈勝衣雙雙搶前，紅梅左手金針，右手軟劍，沈勝衣人劍更有如一道飛虹，擋者披靡。

柳百刀連發十二柄飛刀，無一落空，雷方亦接連射出九顆霹靂子。

火藥爆炸，烟霧狂湧，那些武士陷入烟霧中，立時大亂。

白玉樓六人乘亂前闖，殺開一條血路，衝到西面土牆下。

一隊武士從土牆上奔來，亂箭射下，各人自然往牆下一貼避開，翁大義身形比較慢，立時被亂箭射成刺蝟，當場喪命！

沈勝衣已高呼小心，一劍同時回救，撥下了一半箭弩，但仍然救不了翁天義。

亂箭緊接射來，沈勝衣長歎聲中身形倒退，緊貼在土牆縫隙內，一聲閃開，沈勝衣白玉樓四人忙向左右散開來。

雷方燃着了藥引子，亦往左邊撲倒。

土牆那些大理武士這時候亦已蜂湧殺奔下來，幾個大理武士濃烟中衝出，當先撲上。

也就在這時候，火藥爆炸了，那道土牆本來就不怎樣堅固，霹靂堂的火藥更就是厲害，火光迸射，霹靂雷鳴，那道土牆一片片碎裂，出現了一個大洞。

那些武士亦皆怔住，紅梅柳百刀暗器飛刀齊出，射到了衝前的武士，白玉樓當先從破洞中掠出。

破洞外就是馬廐所在，在洞外經過的幾個武士首當其衝，死的死傷的傷，馬羣亦驚亂，嘶叫不絕。

雷方隨即撲前，將一道木柵以火藥炸碎，再將火藥往廐內一擲，霹靂聲中，馬羣立時奪門狂衝出來。

雷方只等十數匹馬衝出，才縱身撲上一匹馬的背上，右手同時抓住了另一匹馬的韁繩，白玉樓一旁看得眞切，一縱身躍了上去。

那些馬全都上了鞍，隨時備用，這對於白玉樓他們，亦是方便不少。

這一切，亦早已在白玉樓的計劃中，他算無遺策，却是怎也料不到救出的是一個死人。

柳百刀紅梅已迅速上了馬，沈雁是走在最後的一個，那對他來說，當然也不是一件難事。

馬廐所在也是兵營所在，土牆上的大理武士投鼠忌器，不敢亂放箭，兵營的武士那些馬一衝，當然亦大亂，白玉樓他們也就跟在馬羣之後，策騎疾衝了出去。

那些武士四方八面隨即追前來，但很快便已給白玉樓他們遠遠拋在後面。

一支支告急的烟花火箭在黑暗的夜空爆開，無數火把燃起，移向白玉樓等人逃走的方向。

一股濃烟隨即在那個方向散開，這當然又是雷方重施故技。

黑夜中濃烟順風湧向追來的大理武士，那些武士陷身濃烟中，連方向都抓不住，如何追下去？

× × ×

段無極距離天鵬堡仍然有一大段路，他人在馬上，一顆心已飛往天鵬堡。

飛鳳飛霞志傑志高等十二個弟子緊跟在他後面，還有一大羣騎士。

馬蹄雷鳴，靜夜中更驚人。

他武功高强，只在前任國師風入松之下，風入松一死，自是睥睨大理，目空一切，本來他就是一個偏激高傲的人，貴爲國師之後更變本加厲。

若不是這樣，他也不會在樹林中浪費那麼多時間，因爲自信白玉樓現在已經被他趕入了絕路，他才會嚴令那些武士遍搜附近一帶。

到他發覺不對路的時候，連他也知道實在已晚了一些，但他只是趕路，仍然不大緊張。

他深信白玉樓他們即使入得天鵬堡也不能够進去那座密室。

那兒的鑰匙只有兩套，一套在大理禁宮，一套他隨身携帶，他絕不認爲白玉樓能够將那些暗門弄開，又能够進出自如。

可是一陣不祥的感覺却突然襲上他心頭，所以他才決定發信號，通知那些大理武士將鐵索橋斷去，他實在怎也想不到又慢了一步。

一直到他看見夜空中爆炸開來的烟花火炮，那只有一個意思就是白玉樓他們已經進入天鵬堡，而且已將太平公主的屍體帶出來。

每一個人都知道那是什麼意思，所有的目光立時都集中在段無極身上。

段無極不由自主勒住了坐騎，一揮手，隨後所有人全都停下來。

幾聲馬嘶之後，天地間陷入一片接近死亡的靜寂，由馬蹄雷鳴而趨於死寂，這突然的改變使到每一個人都有一種失落的感覺。

他們都是呆呆的望着遠處夜空爆炸開來的烟花火炮，那全都色彩繽紛，美麗悅目，在他們眼中，却是死亡的象徵。

那只是片刻，在他們却已有若幾個時辰，烟花火炮一朵朵熄滅，所有的目光又落在段無極身上。

段無極沒有回頭，一頭白髮飛揚在夜風中，看來是那麼蕭索落寞。

飛鳳大着胆子趨騎上前，道：「師父，我們應該怎樣？」

段無極仍然仰首向天，道：「我們現在還能够怎樣？」

飛鳳一怔道：「將他們截下，他們走的是那條山路……」

段無極搖頭。「白玉樓是一個聰明人，他是絕不會再走那條山路，由原路回去，第一，他應該考慮到來路上必然已佈滿我們的武士，第二，他應該知道，要離開大理，有一條捷徑！」

飛鳳目光一閃，道：「大江？」

段無極道：「西行不遠就是大江的進口，雖然洶湧，不能够逆流而上，但順流而下，都是一件並不太困難的事情。」

飛鳳道：「那需要一種特別的皮筏，才能够在激流中飄浮。」

段無極一聲歎息。「潛伏在大理境內的中原細作，是必已替他們準備妥當。」

飛鳳道：「我們不是已經將他們全都找出來？」

段無極道：「他們走的那條山道，若不是對大理非常熟悉的人，是絕不會知道的，他們有些細作是必已經在大理長了根，我們所能够找到的，都只是露出地面的，我們所能够看見的，除埋在泥土下的我們都是有心無力。」

飛鳳道：「師父，已經考慮到他們會利用大江離開這一點，是必已經作好了防備。」

段無極搖頭。「大江千里，我們就是傾蓋全國的能力，也未必能够封鎖江岸，何況他們全都是高手，一般人如何阻止得了。」

飛鳳安慰道：「也許他們並沒有……」

段無極淡然一笑。「師父雖然一向很固執，很偏激，以致很多事情都判斷錯誤，這一次，相信絕不會錯誤的了。」

飛鳳垂下頭，飛霞一旁上前道：「師父，難道我們一些辦法也沒有。」

段無極道：「太平公主死亡的秘密既然已經被他們知道，什麼辦法也都是一樣，起不了多大作用。」

飛鳳道：「只要我們將他們截下……」

「但這個秘密，在這兒的細作是必亦已經知道，我們縱然能够將白玉樓他們留下來消息還是會傳出來。」段無極長歎。

飛霞說道：「其實太平公主的死與我們……」

「她不來這裏，根本就不會有事，這個責任，我們是不能够推卸的。」段無極一再歎息。「其實即使白玉樓他們下來，這個秘密始終也還是會洩露出去，天下間本來就沒有絕對的秘密。」

「那麼師父的意思……」

「大理能够保存到現在，已經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情，這種幸運是否會繼續下去，到這個地步只有聽天由命。」段無極的語聲與心情同樣沉重。

所有人的心情亦一樣沉重，段無極目光一掃。吩咐道：「飛鳳飛霞，志傑志高隨我取捷徑往江邊，其他的繼續前進。」

飛鳳道：「師父，我們是否繼續追下去？」

段無極道：「不能在江上將他們截下，我們就追入中原，找不住白玉樓，也要與他作一交代。」

飛鳳呆望着段無極，彷彿在他的說話中聽到了什麼，飛霞隨即道：「爲什麼我們不索性擧兵進襲中原？」

志高亦說道：「是啊，大理全民皆兵，若……」

「住口——」段無極冷截。「大理只是一個小國，據險而守，尚可以維持一段時間，若是出兵遠征，只有加快滅亡。」

飛鳳道：「只怕白玉樓未必會聽我們說話。」

段無極道：「也只是要一個交代而已，這件事到這個地步，爲師也要負很大的責任。」一頓又道：「此行危險非常，你們那一個不願意去，可以說出來，爲師也絕不會勉强。」

飛鳳四人齊皆搖頭，段無極大笑。「好，不愧是我的好徒弟，大理的好兒女。」接一聲叱喝，放馬疾奔了出去。

飛鳳四人毫不猶疑策騎緊跟在後，那些武士也就在這個時候齊聲歌唱起來。

一首很悲壯很蒼涼也很古老的歌，充滿了死亡的意味，也充滿了視死如歸的豪氣。

夜風將歌聲送出很遠，段無極五騎也就在悲歌中，飛騎消失在蒼茫夜色中。

× × ×

大江上風吹更急，水流洶湧，撞擊在石上激濺起一串串水花，那種聲响非常怪異，也非常恐怖，令人聽來魄動心驚。

兩隻皮筏正在大江上逐流而下。

白玉樓沈雁紅梅坐在後面的一隻，太平公主的屍體在白玉樓懷中，是那麼平靜，就像是只不過睡着了。前面的一隻，坐着雷方柳百刀還有一個漢子，那是潛伏在大理的細作，他們手中各拿着一條長長的老籐，在前面探路。

皮筏雖然不怕碰撞，但若是撞在石上，以這種速度實在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那即使不致於粉身碎骨，亦不難覆轉，江水那麼急激，又是在夜間，掉進水裏自亦是凶多吉少。

段無極的判斷這一次完全正確，潛伏在大理的細作果然準備了皮筏在江邊接應了。

每一個步驟白玉樓事先都已經安排妥當，他的確是一個聰明人，之所以能够深得天子寵信，實在有他非凡的一面。

那兩個細作只看那一身肌肉，已知道氣力不少，也絕無疑問都是好手，雖然是黑夜，那兩隻皮筏在他們的控制下，有驚無險，迅速往下游漂去。

白玉樓上了皮筏，精神便完全鬆弛下來，閉上了眼睛，也不知道是歇息還是在沉思着什麼，沈勝衣紅梅雖然有些疑問，看見他這樣子，亦沒有干擾他。

他們之間也沒有說話，只是呆望着那洶湧的江流。

黑暗中水天一色，皮筏如飛，那種感覺彷彿就正在離開這個人世。

紅梅茫然若失，不覺埋首在沈勝衣懷中，沈勝衣輕撫着她的秀髮，心頭亦自愴然。

差不多半個時辰，白玉樓才張開眼睛，長歎了一聲。

沈勝衣目光應聲落在他面上，道：「你還有什麼想不透？」

白玉樓搖頭道：「沒有了，事情變成這樣，其實我早就應該想到。」

沈勝衣道：「太平公主是怎樣的性子我不清楚，只是，以我一向的經驗，富有人家的女兒，一般都很傲氣，也大都被寵壞。」

白玉樓點頭。「她正是這個樣子，所以我一直都在担心，她是否受得住這個屈辱。」

沈勝衣道：「到知道大理王朝隆而重之，將她關閉在天鵬堡之內，你才放下心來。」

「那天鵬堡到底不是一個囚禁死人的地方。」白玉樓苦笑。「也就是因爲要我們相信太平公主仍然在生，他們才有此一着。」

沈勝衣目光落在屍體上，道：「看樣子，却顯然死了沒有多久。」

白玉樓道：「你往臉頰摸一把就明白的了。」

沈勝衣如言伸手摸去，觸手冰冷，脫口一聲：「奇怪。」

白玉樓隨即捏開屍體的嘴巴，一蓬珠光迸射出來，在屍體的口腔內，赫然有一顆鴿蛋一樣的明珠。

沈勝衣恍然道：「原來是這顆珠子使屍體保存到現在仍然沒有變壞。」

白玉樓道：「這大概就是大理三寶之一的辟毒珠，他們也許考慮到有這樣的一天，我們要求一看太平公主是否仍然健在，就搬這具屍體出來。」

沈勝衣道：「要由屍體知道是什麼時候死的，相信沒有可能的了。」

白玉樓道：「什麼時候死的不也都是一樣？」

沈勝衣不由得點頭，白玉樓又一聲歎息。「我們花了這麼多心血，只是得回一具屍體，也許你會覺得很可笑。」

沈勝衣道：「你爲什麼要進行這一個風雷計劃，我是明白的。」

白玉樓道：「我實在不希望看見兩國交兵，也許就因爲這個原因，盡管段無極的擧止有些異常，我還是沒有動疑，沒有考慮到人質的死亡這一個可能，否則石虎翁天義也不會白送了性命。」

紅梅搖頭道：「他們絕不會怪你的，正如我們，誰都不希望事情變成這樣。」

白玉樓仰首道：「這也許是天意，這一場浩刧根本就不是人力所能够挽回。」

紅梅道：「白大人這是決定……」

白玉樓苦笑。「事情到這個地步，已不是我所能够作主，而大理王朝將會變成怎樣，亦不是我所能够改變的了。」

沈勝衣微喟。「大理王朝亦應該明白，你實在已經盡了力。」

白玉樓淡淡的道：「明白與否，亦都已無關要緊，又有誰還會在乎？」

語態是如此無可奈何，沈勝衣更感慨，紅梅又問：「不知道那個段無極又將會採取什麼行動？」

白玉樓道：「若是我們所料不差，他一定會隨後追來，在上京途中，我們說不定還會遇上他。」

紅梅奇怪道：「他還追來幹什麼？」

白玉樓道：「這件事他應該負大部份責任，留在大理，他沒有面目對大理子民，進中原，已是他惟一可走之路。」

紅梅道：「難道他還要將公主的屍體搶回去？」

白玉樓道：「即使他能够搶到手，又能够避過追兵回到大理，又有什麼用？他是不會這樣做的。」

「那他又能够做什麼？」

白玉樓淡笑。「也許就只是作一交代而已。」

紅梅道：「這樣做，在他來說豈非是一條死路？」

「人到了絕路，不能不拚命，以他的武功，我們眞還要小心防範。」白玉樓一正面色。

沈勝衣道：「還有司馬王朝，一樣要小心。」

紅梅道：「我看他們未必會想得這麼遠，即使知道了我們進入大理，也只是會等在大理附近，想不到我們這樣離開。」

沈勝衣道：「不怕一萬，只怕萬一，還是小心爲妙。」

白玉樓道：「泊岸之後，我就會吩咐有關人等，密切注意他們的行動，伺機將之一網打盡。」

沈勝衣笑笑道：「大概不會這麼巧，

一泊岸就遇上他們，果眞如此，也無話可說了。」

紅梅看看沈勝衣，道：「他們要對付的第一個必然是我，若是我有什麼不測，你隨便將我葬下就成……」

沈勝衣截道：「別說這些話。」

紅梅笑接道：「那兒最好就是有一二株紅梅，也省却再刻墓碑。」

沈勝衣搖頭，沒有說什麼，一陣不祥的感覺倏的湧上了心頭。

白玉樓即時笑語：「紅梅不是命薄之相，但我以爲最好回到中原就隨我進京，住在我那兒。」

紅梅詫異道：「爲什麼？」

白玉樓道：「如此一來，我那個女兒有一個伴兒，其次，又怕這個姓沈的不來探探我這個老朋友了。」

紅梅嬌靨一紅，偷看了沈勝衣一眼，沈勝衣道：「這是個好主意，而且你只有白冰一個女兒，何不索性將紅梅收作乾女兒？」

「這個主意更好。」白玉樓轉問紅梅。「你意思又怎樣？」

紅梅惶然道：「你們不要說笑了，白大人大……」

白玉樓道：「沒有人說笑，你難道認爲我這個小老頭兒不配。」

「白大人不要這樣說，只是我……」

白玉樓截道：「既然不是不配，那就答應了。」

「白大人……」紅梅亂了手脚，不知道如何是好。

沈勝衣又截道：「還叫白大人？」

白玉樓笑接道：「第一聲乾爹無疑是有難爲情，難以啓齒，但正如媳婦見家翁，始終還是要見的。」

沈勝衣又說道：「可惜我實在不想有這個乾爹，否則你可以跟我一塊兒叫。」

白玉樓以鼻應道：「你這種乾兒子我也是無福消受，一聲乾爹，我那個地方只怕沒幾天便給找你算賬的人羣來拆掉。」

沈勝衣道：「紅梅可沒有我那麼搗蛋。」一頓催促道：「還不叫？」

「乾爹——」紅梅終於叫出來，眼淚隨即奔流，伏倒沈勝衣懷中，飲泣起來。

白玉樓一怔，道：「怎樣了？」

沈勝衣道：「她口裏雖然叫，心裏其實還是不大樂意，是不是？」

紅梅在沈勝衣懷中搖頭，低聲道：「人家只是太高興……」

白玉樓大笑。「可惜我身上沒有帶着什麼，少了一份禮……」

沈勝衣截道：「你就是要我送賀禮，也不用說得這樣明白。」

白玉樓大笑不絕，滿腔的不愉快，也在大笑中散盡，前面那隻皮筏中，雷方即時回頭道：「要我們送賀禮那有這麼簡單，酒菜最少也要有一頓。」

「你小子就是饞嘴。」白玉樓笑應。「可別忘了給我弄一串鞭炮，要燃上一天半天的。」

雷方歎了一口氣。「你這是要我傾家蕩產。」

白玉樓大笑接道：「那你乾脆也搬進我那兒，做我的乾兒子好了。」

雷方不由失笑，旁邊柳百刀却一聲不發，一隻手不停在把玩着一柄飛刀，也許仍然在記着找沈勝衣一決高下這件事。

不管怎樣，皮筏到底在歡笑中奔流，已經沒有了那種離開人世的感覺。

× × ×

段無極却面寒如水，一絲笑容也沒有，飛鳳飛霞志傑志高心情同樣沉重。

他們都坐在一隻奇大的皮筏內，志傑志高手執竹篙，坐在皮筏的前端，一些也不敢大意。

飛鳳飛霞不時回頭望，大理王城那邊隱約仍看見燈光閃爍。

這一去，是否還能夠回來？她們雖然都不知道，但急流之中，却難免有一種逝水不返的感覺。

皮筏順流而下，迅速去遠，那閃爍的燈光終於在飛鳳飛霞的眼中消失，她們一陣茫然，不由自主將頭垂下。

段無極看在眼內，忽然歎了一口氣，道：「你們不用担心回不來。」

飛鳳飛霞一怔，齊聲道：「師父——」

段無極截道：「白玉樓雖然朝廷中人，但多少也有一些兒江湖義氣，否則也不會有沈勝衣這種朋友，爲師就是倒在他劍下，他也不會難爲你們的。」

飛鳳苦笑道：「徒兒並沒有想到要回來，何況即使回來了，也不能夠再待上多久。」

段無極道：「這個倒是不錯，但兩國交兵到底不同江湖仇殺，總有一段日子，你們亦應該將消息送回去，好讓有更多時間準備，再盡你們的心力去保衞大理。」

飛鳳道：「師父留下來不是更好？」

飛霞亦道：「是啊，有師父在，那些防備工作只有做得更加完善。」

段無極笑笑。「到現在你們難道還不明白？」

「明白什麼？」飛鳳飛霞齊聲問。

段無極回顧大理王城那邊。「事情到這個地步，爲師必須負全部責任，留下來，除了會受到各方面的指責之外，亦難免一死。」

飛鳳道：「怎會的。」

段無極一聲長歎。「你們也不是不知道，朝中大臣與爲師一向不睦，難得有這個機會，又怎肯放過？」

「可是這個時候我們不是應該同心合力……」

「他們若是眞的會這樣想，在大理王朝又怎會衰落到這個樣子？」段無極冷然一笑。「你們大概也曾聽你們的長輩說過，這之前的大理王朝怎樣强大。」

飛鳳飛霞無言垂頭。

「反正都是一死，死在外無論如何總比內的好，是不是？」段無極也沒有等他們回答，撫劍歌唱起來。

這正是那些大理武士給他送行的時候所唱的那首古歌，在他的口中唱出，更覺得悲壯蒼涼。

飛鳳飛霞的眼淚不覺流下來。

皮筏也就在悲歌中迅速的離開大理。

× × ×

清晨，皮筏終於出了山區，亦出了大理國境，水流因爲到了平地逐漸緩下來。

皮筏當然已非常穩定，白玉樓從皮筏中站起來，縱目四顧，感慨萬千。

在進入大理之前，他已經安排好所有步驟，甚至在那一個地方發生意外，就應該如何，亦計劃在內，又有沈勝衣一旁協助，所以一路上有驚無險，進入天鵬堡救人。

退路的安排更就是快捷妥當，對方雖然人多勢衆，但江岸綿延數百里，即使在日間亦難以將之完全封鎖，又何況黑夜之中。

救出來的只是一具屍體，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他擬定計劃的時候，並沒有將這個可能性也計算在內，所以一出大理，不由又是一陣茫然。

沈勝衣他們當然都看得出白玉樓的心情，却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說。

第一綫陽光終於從東面羣山中射出來，正落在太平公主的面上。

她的面色在陽光下看來更蒼白，一張白紙般，絲毫血色也沒有。

白玉樓目光落下，忽然歎了一口氣。「她若是回到京城才嚥下最後一口氣，對任何人都會好一些。」

沈勝衣道：「事既至此，只有聽其自然。」

白玉樓目光一轉。「我只是可惜大理百數十年基業，毀在一羣沒有頭腦的人手上。」

沈勝衣點頭道：「他們現在相信已很後悔。」

「沒有用的。」白玉樓搖頭。「我現在甚至已想像得到在看到屍體之後聖上是怎樣的一種表情。」

沈勝衣回顧道：「這條大江使我們輕易離開大理，也是大理的致命傷。」

白玉樓道：「由水路攻大理，無疑是比較困難，但以現在我們的人力物力，很多問題相信都可以迎刃而解，而即使經由陸路，相信大理也不能够支持得太久。」一頓嘟喃道：「只希望那件事仍然由我處置，否則只怕難免傷亡慘重。」

沈勝衣道：「經過這一次的救人成功，你在大理應該有一定的影响，而且你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們亦應很清楚，那對於招降，多少亦應該有些帮助。」

白玉樓苦笑。「我朝中大臣相信比他們更清楚，若是全都主張嚴懲大理，却一定反對我來幹這件事。」

沈勝衣道：「你不說，我也明白你的處境。」

白玉樓沉吟着道：「段無極的處境亦一樣，他現在若是仍留在大理，是必難辭其咎，不免一死以謝天下。」

沈勝衣回望大理那邊。「他不是坐以待斃那種人，一定會追來，那倒在我們劍下，亦算盡了他的責任。」

白玉樓道：「他既然是來送死的，我們當然最好遠遠避開。」

沈勝衣笑道：「這個老頭兒拚起命來，可不是容易對付的，能够避開最好。」

白玉樓點頭道：「我們在七里灘登陸如無意外，我們的人應該在那兒準備好車馬，上馬登車之後，立即趕路，與之同時，再吩咐接待的官兵在周圍放置關卡，段無極不無顧慮，如此一來，是必遠遠落在我們之後。」

沈勝衣道：「由這裏到七里灘還有多遠？」

「相信不用半個時辰，」白玉樓嘟喃道：「我還是破題兒第一趟走這條路，所以不能够肯定說。」

× × ×

那的確不用半個時辰，皮筏已到了七里灘，遠遠的望去，那綿延七里的沙灘就像是一條白色的怒龍，飄騰於江岸，彷彿隨時都會舞進青天外，白雲裏。

沙灘上也不知多少官兵，衣甲鮮明，旗幟飛揚，簇擁着一輛華麗的馬車。

「那就是我們的人。」白玉樓遠遠看見，吁了一口氣。

兩個將領裝束的中年人隨即放馬走出隊伍，奔迎向順流飄下來的皮筏。

沈勝衣就在這個時候，歎了一口氣，道：「段無極也追到了。」

白玉樓應聲霍地回頭，只見大江上一隻奇大的皮筏緊追而來，在皮筏之中豎起一道血紅風帆，段無極也就標槍也似，立在風帆的前面。

金紅的披風獵然飛揚，段無極按劍橫腰，看來仍然是那麼威武。

白玉樓看在眼內，苦笑道：「他們那隻皮筏上裝有風帆，難怪能在這裏追上我們。」

沈勝衣道：「我們該怎樣？」

「上岸再說。」白玉樓長歎一聲。

× × ×

皮筏才泊岸，那兩個將領已飛騎涉水奔到來。

「末將劉冲，葉伯棠見過白大人。」

那兩個將領滾鞍下馬，慌忙施禮。

白玉樓把手一揮，接將太平公主的屍體抱起來，劉冲葉伯棠目光一落，齊皆色變。

「弓箭侍候！」白玉樓一面跨出皮筏，一面吩咐。

劉冲葉伯棠應聲呼喝：「弓箭侍候！」雙騎左右護着白玉樓，左右奔回來。

沈勝衣等人亦先後離開了皮筏。

那些官兵同時彎弓搭箭，向着段無極坐來的那隻皮筏，只等一聲令下！

箭簇在陽光下閃閃生輝，寒人心魄，志傑志高飛鳳飛霞幾曾見過這般場面，不禁由心寒出來。

皮筏上並無可藏身之處，大江浩蕩，亦無從逃避，亂箭射來，他們實在只有等死的份兒。

段無極居然一些反應也沒有，按劍悍立如故。

皮筏繼續前進，終於到了灘頭。

段無極這才道：「泊岸。」語聲神態說不出的鎭定，飛鳳四人雖然恐懼，看見段無極這樣，一顆心總算安下來。

所有的箭簇目光都集中在他們身上，誰都沒有動，只等白玉樓吩咐。

白玉樓將屍體在車廂內放好，掩上了車門，才轉身走到沈勝衣身旁。

劉冲葉伯棠緊緊相隨。

段無極那邊第一個走下皮筏，金紅的披風獵獵飛舞，目光有如閃電。

他走得並不快，面對着無數敵人，一些恐懼之色也沒有，飛鳳四人相繼掠出皮筏，亦步亦趨，緊跟在他身後。

白玉樓看在眼內，道：「小沈，看來

他們只是來了這四個人。」

沈勝衣道：「段無極亦應該明白，一出大理，人多少都是一樣。」

白玉樓道：「我們却也不能不佩服這個老頭兒的鎮定。」

沈勝衣淡然一笑，道：「他是什麼也豁出來的了。」

說話間，段無極已然在江灘上停下脚步，白玉樓即時道：「放下弓箭。」

劉沖脫口道：「白大人……」

白玉樓揮手道：「他們只有這幾個人，又是這樣子立在那裏，我們還不將弓箭放下，要惹他們笑話了。」

劉沖一聲「是」，轉問道：「不知道他們在打什麼主意？」

白玉樓道：「你們只要小心着，是否有其他大理武士追下來就是了。」

劉沖應聲退下，白玉樓看看沈勝衣，道：「我們過去。」當先走出。

沈勝衣紅梅左右跟上去，雷方柳百刀亦自舉步，一齊走向段無極，劉沖葉伯棠以至所有兵士的目光都集中在他們的身，雖然這麼多人，全部一聲不發靜寂得很。

白玉樓沈勝衣紅梅五人一字來到段無極身前約莫三丈之處才停下。

段無極看着他們走來，沒有動，飛鳳飛霞志傑志高四人却左右在段無極兩側走上來。

他們也是五個人，但實力與沈勝衣他們比較無疑是弱了很多，可是他們都沒有退縮。

風吹急勁，段無極鬢髮飛揚，右手按劍不變，盯着白玉樓，呼之欲出。

飛鳳飛霞四人的手都已在劍柄之上，都顯得非常緊張。

白玉樓若無其事，異常之冷靜，沈勝衣更加沉着，紅梅表情亦沒有任何變化。

雷方屹立如山，一雙手藏在衣袖內，沒有人知道他掌內是否已藏着霹靂子，但他給人的感覺，却是那麼的危險。

柳百刀背負左手，右手七柄飛刀扇形張開又合起來，並沒有發出任何聲響，但分明是一觸即發之勢，令人看來很不安。

段無極終於開口：「白玉樓——」

白玉樓緩緩說道：「段老先生有何指教？」

段無極道：「言重了，姓段的這一次趕來，只是要請白大人帮忙一件事。」

白玉樓道：「到這個地步，白某人心有餘，就是怕力不足。」

段無極道：「事在人爲。」

白玉樓淡然一笑。「白某人在朝廷之中並沒有段老先生所以爲的那麼重要。」

段無極道：「老夫却認爲只看白大人有沒有這個心。」

「段老先生太看得起白某人了。」白玉樓搖頭。「白某人現在甚至不知道如何去覆命。」

段無極道：「白大人宅心仁厚，應該知道。」

「欺君大罪白某人固然担當不起，何況雙手難掩衆口。」白玉樓一再搖頭。

段無極道：「白大人忍心看見……」

白玉樓冷截道：「事情怎會變成這樣，段老先生應該明白。」

段無極方待說什麼，白玉樓話已接上。「而到了這個地步，已不是你我能夠作主！」一頓又道：「你們在擄人的時候當然已清楚那個人的重要，從我們的不惜千里跋涉深入大理救人，亦應該知道那個人有什麼不測，將會是怎樣的一個局面。」

段無極沉默了下去，白玉樓還有話說：「救人的計劃是我提出來的，我們以力排衆議，其實就是不願意看見雙方互相殘殺！」

段無極凝望着白玉樓，仍然不作聲。

白玉樓歎息接道：「能夠做的我都已做了，現在我還能夠做出什麼來？」

段無極嘟喃道：「公主的死……」

白玉樓又截道：「事前我已經有些担心，以她性情的急躁，是否會禁受得住這種遭遇，總以爲生死之間，她會再加以考慮。」

段無極苦笑一下。「她實在是一個很剛烈的女孩子。」

白玉樓道：「事情到這個地步，她的死因已不成一個問題，這一戰，我看是難免的了。」

段無極道：「一人做事一人當，白大人將老夫押回京師便是。」

白玉樓搖頭。「你的心意我明白，但你亦應該明白，這並非私人仇怨！」

段無極面色一變，仰天道：「白大人既然這樣說話，老夫亦無話可說。」

「老先生請回，」白玉樓擺一擺手。

段無極却緩緩抽出了他腰間的佩劍，道：「段某人仍然要盡最後一分力，阻止你們將人帶走。」

白玉樓目光落在劍上，冷笑。「老先生的處境白某人完全明白，只是老先生又何必來這些說話？」

段無極慘然一笑，道：「想不到段某人要做一個大理的忠臣也不成！」

白玉樓又道：「老先生還是請回。」

段無極應聲挽了一個劍花，道：「白大人難道就不能賜老夫一劍，好讓老夫臨終也總算有機會見識一下中原武功？」

白玉樓冷冷道：「我看不出有這個需要。」

段無極道：「老夫一生之中，只有兩個心願，一是爲大理効忠，此外就是與中原高手一較高下。」

白玉樓道：「既要爲大理効忠，就不能輕賤自己的生命……」

段無極道：「白大人現在應該看出老夫已不能再爲大理幹什麼，現在亦只是以一個江湖人的身份與你們討教。」

白玉樓道：「現在並非時候！」

段無極仰天大笑，道：「白大人這是不願還是不敢？」

白玉樓道：「老先生喜歡怎樣說都可以。」

段無極道：「那是不敢的了，人說中原武林如何如何，不外……」

柳百刀再也忍不住，冷截道：「中原武林的人無論如何，也不會這樣厚皮，硬要人動手。」

段無極冷笑。「若是有眞本領，又何懼應戰。」

柳百刀道：「若是平日，就是這句話，我第一個就不會與你客氣。」

段無極道：「你就是不客氣，我也不會與你動手的，用暗青子的，原就算不得本領。」

柳百刀冷笑，段無極接道：「何況與你動手，也不過三兩招的事情，實在很難引起老夫的興趣。」

在他身旁的段志傑插口道：「但你若是一定要出手，我們也無妨與你玩玩。」

柳百刀目光一轉。「初生之犢不畏虎，這些老話到底是有些道理。」

段志傑道：「虎有多種，不知道你又是那一種虎？」

柳百刀道：「你要知道還不容易。」

段志傑一聲冷笑，舉步便要上前，柳百刀手中飛刀扇形一張一合，道：「打了小的，不怕老的不出面。」

段志傑道：「中原武林，不少沽名釣譽之輩，你莫非就是這不少中之一。」

柳百刀道：「你最好希望我就是了，否則——」他沒有再說下去，只是冷笑兩聲。

段志傑一步終於跨出，段無極即時道：「志傑退下！」

「師父——」段志傑正要說什麼，段無極已又道：「這是師父的事，你們不要插手。」

語聲面容俱都是那麼嚴厲，段志傑還未有所表示，那邊柳百刀已道：「怎麼，大理武士原來就是懂得虛張聲勢。」

段志傑面色一變，身形一動，正要向前疾掠了出去，段無極急喝一聲：「不許動手。」

段志傑身形落下，道：「師父時常教導我們，大理武士可殺不可辱，徒兒就是拚了命，也要與這個人一戰。」

段無極還未答話，那邊柳百刀已然縱身上前，道：「我的武器就是飛刀，你要小心了。」

段志傑一聲輕嘯，人劍欺前，柳百刀手一揚，一柄飛刀射出，射向段志傑眉心，段志傑揚劍急擋，身形已被迫落下來。

柳百刀接道：「你也莫要忘記我姓柳，雙名百刀！」

段無極聽說面色一變，急喝道：「志傑退下！」

他對於中原武林瞭如指掌，當然知道柳百刀這個飛刀高手，也當然知道段無極還不是柳百刀的對手。

段志傑沒有退，也來不及退，柳百刀的飛刀已然緊接向他飛來！

七柄飛刀，每一柄都帶着尖銳的破空聲，同時射至，却分射段志傑七處要害！

段志傑叱喝揮劍，七柄飛刀被他擊下來，那七柄飛刀雖然疾勁刁鑽，但他的劍也絕不慢。

「姓柳的，你還有什麼本領，只管施展出來！」段志傑精神一振，說話亦響亮起來。

柳百刀冷然一笑，又是七柄飛刀出手，沈勝衣即時道：「柳兄刀下留情。」

段無極同時一聲：「志傑小心！」

段志傑都聽入耳，眼中所見，那七柄飛刀只是走勢稍快，並無任何特殊之處，他甚至清楚看見，那七柄飛刀是射向方才那七柄射向的方位。

「姓柳的就是只得這一招！」他動念未已！那七柄飛刀已然射至，他的劍同時開展！

也就在這刹那，另一柄飛刀閃電般射在其中一柄飛刀的刀柄上，只聽「叮」一響，那柄飛刀猛一轉，斜撞在另一柄飛刀的刀柄上！

刹那間，只聽「叮叮叮叮」一陣急響，原要射在段志傑身上的飛刀，在劍還未封至之前已然一一被撞開。

段志傑一劍七式，也相繼落空，那刹那他的知覺就正如行走間一脚踏空，心頭不由自主的一沉。

也幾乎同時被撞開的七柄飛刀改由另七個不同的方向射來，一齊射進了他的身上！全都是要害，沒有一柄例外，段志傑慘叫連聲整個身子風車般一轉，混身濺血，倒仆地上。

飛鳳飛霞驚呼失聲，一齊拔劍，段志高身形亦便要撲出，段無極即時雙手一分，道：「誰再要出手，先不要認我這個師父！」

三人聞言齊都停下，目注段無極。「師父——」

段無極冷冷的道：「眼前這五個人，任何一個你們都不是對手，上前去也是送死。」

段志高道：「我們不怕死……」

段無極沉聲道：「要死也要死得有價値，徒逞匹夫之勇，只是惹人笑話。」

柳百刀那邊微笑道：「要領教中原武功的又是你們——」

「只是老夫！」段無極截住了柳百刀的話，接吩咐段志高三人。「你們要做的只是在爲師倒下之後，將爲師的屍體送回去。」

段志高三人相顧一眼，還未開口，段無極笑道：「然後你們就與其他的師兄弟妹盡力保護大理。」

三人黯然垂下頭，那邊柳百刀又已揚聲道：「老頭兒原來是趕來送死的，那還不過來？」

段無極目光一轉，冷冷道：「就憑你那幾柄飛刀，要得了老夫的命？」

柳百刀冷笑。「你那個徒弟連我的一招也接不下，你這個師父也不見得高明到那裏去。」

段無極道：「他的連一招也接不住是他的大意，也是你的狡猾，暗器再加上詭計，好像他那樣的年輕人，當然是應付不來。」

柳百刀說道：「那你這位老人家又如何？」

段無極道：「不會上你的當，也提不起興趣跟你動手。」

柳百刀道：「好一個藉口。」

段無極道：「我原以爲你這種聰明人，應該聽得懂我的話。」

柳百刀道：「最好說清楚。」

「三個字——你不配！」段無極一字一頓。

柳百刀大笑。「你是第一個對我說這三個字的人。」

段無極接道：「你們五個人之中，只有一個人配與我動手。」

柳百刀目光一閃，道：「沈勝衣？」

段無極頷首：「只有一個沈勝衣。」

（未完）

兩月完中篇奇情故事

西門丁・文
黃耀基・圖

粉盒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楊曉風重回百花宮中時，情況大變，宮中少女不知如何要追殺他，楊曉風只有往外急奔，半路遇上荷花，才知百花宮巳被一股不明來歷的人控制住了，宮主及其他姐妹却中了慢性毒藥，楊曉風懷疑百花宮中可能出了內奸，這內奸正是梅花，梅花受孟人鳳誘惑，糊里糊塗的愛上他，却不知對方正是一個出了名的淫賊，梅花悔恨不已，撞牆死去……楊曉風來到開封城，發現幾個震天帮的人物，尾隨其後，至跟踪到彭七爺的府邸，才知震天帮竟然在此設壇，楊曉風躍入圍牆內，來到一小樓暗處，窃聽得震天帮帮主正和幾個堂主談話。

元兇終授首　樹倒猢猻散

一位堂主道：「差不多了，連快刀堂在內，加上咱先後巳收服了的五湖寨、白虎谷、百花宮、烈火堂及江海帮共巳有六個帮派組織。」

帮主領首道：「如此也差不多了，待快刀堂的人一到，咱便擇吉正式開張，大展鴻圖，獨霸武林，一切準備就緒之後才對付南宮血衣！」

「帮主雄才偉略，屬下萬分佩服，今生必爲帮主誓死效力。」

帮主又是一陣大笑，楊曉風忍不住湊向窗口，用食指沾了點口沫刺穿了窗上的紗紙，向裏偷窺。

只見房裏坐着一個瘦癯的老者，一個結實的中年人，料是震天帮的堂主，另外一個人背着自己看不到臉孔，猜想此人必就是震天帮的帮主，可惜看不到他的廬山眞面目。

那個姓岑的老者突然跪在地下，只見他右臂一陣移動，不知做些什麼，一會，那個帮主突然反手一掌擊在燭台上，火光立時熄滅，燭台却如箭般射向窗戶。

原來，楊曉風湊在窗洞上偷窺，紗窗上不免現出人影，那被個姓岑的發覺，他爲人深沉，裝作沒事般跪在地上，以指代筆寫道：有人偷窺！

那個帮主也十分機警，一掌擊熄火光並把燭台激射出去。

楊曉風一見燭光熄滅，立知不妙，頭一低，一個倒竄撞裂欄杆，向下翻落，那座燭台剛在他頭上三寸飛過。他雙足甫觸地，只聽「嘩啦」一聲巨响，他知道樓上房內的人經巳撞門而出。

這電光石火一瞬即逝的短暫空隙中，楊曉風心中翻過無數念頭，終于急竄入小樓樓下的房裏。

緊接着衣袂一响，樓上的人經巳躍落地上，楊曉風向裏直進，樓下的後頭是一間書房式的房間，裏面空沒一人，楊曉風輕輕推開窗子，躍出窗外接着飛向圍牆。

只聽那帮主喝道：「在這裏！」

楊曉風急如喪家之犬，忙不迭翻落圍

牆，牆外是無數的房舍，櫛次鱗比，一間連着一間。

此刻人聲喧騰，同時告急鐘聲又再响起，楊曉風慌不擇路，竄向一間屋子。

冷不防一個聲音說道：「停下，這邊來。」

楊曉風吃了一驚，猛一回首，只見黑暗中有人向他招手，他咬一咬牙，心想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便毅然跟在他背後閃入一間屋子之內。

那人輕聲道：「快點！」伸手過來握住楊曉風的手臂，那人似乎對屋子內的一切十分熟識，走得很快，一忽，便停了脚，接着便响起「伊呀」一聲，好似打開了什麼東西。

那人又輕聲道：「楊大俠，請躲在裏面一會！」

「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我睡的床，快跳下去，我得離開了！」

楊曉風無暇細想，便跳了入去。那人立即離開，脚步聲遠去之後，楊曉風便點亮了火摺子，火光下，看得出這是一張石床，上面是床板，四周却以大麻石舖砌而成。果然十分隱蔽。

外面的聲音他完全聽不到，但估計經巳鬧得天翻地覆。

自床板的空隙間透下來的光綫越來越亮，一夜巳過，新的一天又開始了。

楊曉風正想把床板托開，猛聽一陣急促的鞋履聲傳來，連忙放下手來，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一個粗大的嗓門叫道：「雷鳴，雷鳴！」沒有人應聲，那人自言自語地道：「咦，這小子不在屋內，去了那裏？」

楊曉風大吃一驚，忖道：「這屋子原來是雷鳴那小子的，昨夜那個人若不是他，我豈不是自投羅網。」心頭忐忑不安。

那人開始在房間內搜查起來，不斷地傳來一陣陣的物件碰撞聲，聲音越來越近，楊曉風一顆心幾乎奪腔跳出來。

那聲音直至床前突然止住，楊曉風運勁手臂，只要那人把床板揭起，他便打算殺他個措手不及。

「譚大哥！」忽見一個年輕的聲音傳來，「怎地來小弟家也不打個招呼？」

楊曉風覺得這聲音有點耳熟。

那人嘿嘿笑了一聲，道：「還說不打個招呼，剛才咱叫了幾遍也不見你。」

「那可眞的太巧了，小弟躲在屋外的柱子之後暗中監視周圍的動靜。」

那個姓譚的漢子格格亂笑。「放你娘個屁，你監視什麼？連老子進來你都看不到。」

「嘻，大概是大哥的隱身法作怪。」

姓譚的一屁股坐在床上，道：「你就會亂拍馬屁，嗯，有酒麼，待老子先喝一口解解渴才再搜！」

「大哥連我也不相信？」

「哎，你又不是不知道，帮主的命令可不是鬧着玩的，咱私下雖是好兄弟，可也不能太過馬虎。」

「我就知道大哥對帮主忠心耿耿，好，請大哥先站起來，待小弟取酒。」

姓譚的漢子訝問道：「你把酒藏在那裏？」

「嘻嘻，你先莫問，小弟包那酒是一等一的好酒！」

姓譚的悄悄站了起來，楊曉風把一切聽在耳內，心頭異常緊張地縮在一邊。

原來這座石床全是「通心」的，但出口很小，只容一人進出，楊曉風縮在一旁，也不很易被人一下子發覺。

光綫一亮，楊曉風悄悄看了一眼，探頭下來的是一個青年，楊曉風見到他不由一驚，原來這人正是雷鳴。

雷鳴眼睛望也不望向這邊，伸手一抄，像變戲法般，手中立時多了一瓶酒。他的手隨即縮回，道：「大哥，看看這是什麼？」

「媽的，你在那裏找來的女兒紅？」

「大哥果然好眼力，這瓶女兒紅，還是二十年的陳釀呢，小弟一直捨不得喝，所以把它珍藏起來……嘻嘻，大哥！你嚐嚐。」

一忽，只聽那個姓譚的長長吐了一口氣，手掌在大腿上一拍，道：「好酒，好酒！」一屁股坐在床板上，咕嚕咕嚕地喝起來。

楊曉風心中奇怪，「床裏」根本沒有什麼酒，不知雷鳴怎樣手臂一抄便變了一瓶酒出來。

只聽雷鳴又道：「大哥，小弟這張床另有乾坤，你剛才是看到的了！這件事不要說出去，不過爲了表示小弟的淸白，大哥還是仔細看一看的好？」

楊曉風心頭一緊，忖道：「這小子果然不是好東西？」

幸而那姓譚的幾口酒下肚，巳昏昏沉沉，說道：「兄弟的爲人，老哥又不是不知，你肯把珍藏的美酒拿出來，難道老哥也信不得了你！」

「大哥果然有情有義。」

姓譚的大漢豪爽地笑了一陣，道：「好啦，剛才翻倒了你一點東西，你去收拾一下吧，咱還得去隔壁搜一搜！他媽的，也不知來了個什麼人，把咱哥兒倆鬧了一夜都沒能瞌上一會兒。」

過了一陣，只見雷鳴，探頭下來道：「楊大俠受驚了，現在大概巳沒事，大俠出來歇一會吧！」

楊曉風跳了出來，一手抓住他的脈門，雷鳴吃驚地道：「大俠，你……」

楊曉風道：「你爲何投身事敵，如今又來裝作好人，替我掩瞞？快把眞相說出來，否則休怪在下下毒手！」

雷鳴道：「大俠誤會了，小弟怎會投身事敵？只不過敵强巳弱，格於形勢不得不虛以委蛇而巳！」

「哦，你有什麼苦衷。」話音剛落，房門突然被人敲响，雷鳴臉色一變，急忙道：「大俠請再躲進去！」

楊曉風也是臉色一變，沉聲道：「你小心應對，否則饒不了你。」說罷忙掀起床板，再度跳入「床裏」。

× × ×

响午，魏高立及其三個朋友在魏記布莊的後堂內正在吃午飯，四人都因楊曉風尚未到來而顯得有點悶悶不樂。

「唉，小風這小子九成在半路碰到個什麼標緻的姑娘，被纏上啦……」柯展翅一句話未說完，只見一個小斷匆匆入來。

魏高立臉色微變，急問：「什麼事這般匆急？」

「公子，外頭來了一個人，說有要緊事要跟公子見見面？」

魏高立道：「他可有報上姓名麼？」

「沒有，看樣子是個扎手的人物，太陽穴微微鼓起，眼神甚足！身穿着一襲紅衣。」

魏高立向三個朋友示意準備應變，然後道：「讓他進來！」

許三城等立即取出兵器，躲在柱子之後。

× × ×

雷鳴看看沒有什麼破綻，這才去開門，他一顆心也是怦怦跳個不停。但臉上却裝作十分不耐，一邊拉開木門，一邊道：「剛想睡一會，又有人來，眞討厭。」

門一打開，雷鳴神色立變，輕聲道：「原來是二師伯！二師伯，快請進來。」

來者正是「五湖龍王」龍飛天，他一步跨了入來，雷鳴又把門關上。

「賢侄正要睡覺？」

雷鳴苦笑道：「小侄那裏睡得着？師伯找小侄有事？」

龍飛天道：「前幾天，我在高朋酒樓見到幾個年輕人，他們正在談論楊恩公的事，碰巧給我聽到？……嗯，昨夜那個闖入禁地的人不知是不是他？」

「正是楊大俠！」

龍飛天吃一驚道：「賢侄見到他？」

雷鳴把龍飛天引了入寢室。「小侄見過他。」

「在那裏？」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師伯來得正好，大俠對小侄好似有點誤會。」雷鳴說着便把床板掀起，楊曉風隨即站了起來。

龍飛天一望登時大喜，但隨即一憂。

「恩人受驚了，嗯，老朽拚着把這條老命賣掉，也要把恩公送出去。」

楊曉風反問道：「寨主爲何會在此處呢。」

龍飛天嘆了一口氣，道：「說來話長，那天咱得恩公陳述秘笈的利害之後，老朽與舍弟便和好如初，並且轉回白虎谷，舍弟把解藥給老朽夫婦服食，功力便逐漸回復。舍弟婦便再提起小女跟鳴賢侄婚事來！唉，鳴侄心懷大志，說雙方年紀尚小，不如待他事業略有成就後才成婚，老朽見他如此長進，自然一口答應，便在谷中多躭幾天，讓他兩個多幾天相聚，唉……」

楊曉風訝道：「這豈非甚好，寨主因何反而嘆息起來？」

雷鳴道：「讓小侄來說吧，」他清一清喉嚨，「有一天，小弟跟凝妹到後山玩耍，咱們越走越遠，小弟走在前面，凝妹跟在背後，突然凝妹叫了一聲，小弟回頭一望，却不知怎樣，凝妹被陷在一個地穴之中，那地穴似乎不深，但凝妹硬是沒法出來……」

說到此處，他臉上神色一紅，那時小弟還不知道凝妹被人制住痲穴，還以爲她故意跟小弟開玩笑，因此便伸手在她腋下一抓，不料凝妹笑不出來，臉上的神色十分詫異，小弟心頭一怔，接着便覺腰上一涼，一把利劍抵在後腰上。」

他喘了一口氣才續道：「背後那人叫小弟不可輕舉妄動，接着便點了小弟的昏穴，小弟便失去了知覺。」

龍飛天嘆了一口氣，接道：「到了黃昏，老朽見小女跟小侄尚未回來，有點詫異，突然有個樵夫來報說見到他兩人倒在山上，老朽及舍弟忙隨之跟去，果然找到了他倆，並把他們帶回白虎谷。」

楊曉風訝道：「這豈不奇怪，對方既然設計制服了令媛，又爲何不以此威脅寨主。」

「老朽等亦是十分詫異，忖測不出，只好用膳，不料飯後才發現都中了毒。」

楊曉風截口忙問道：「是不是『化功散』。」

「正是，恩公也知道？」龍飛天接道：「這毒藥是對方趁咱們離開時投在食物中的，當時舍弟忙把他家中珍藏的解藥取了出來服用，不料竟然毫沒作用，正在惶恐間，谷外忽然湧入了不少人馬，自稱是震天帮的人，要咱入伙，咱自不想答應，但又怕會傷了谷中的兄弟，唉……」

雷鳴接口道：「小弟不才便斗胆建議暫與之委蛇，日後再想辦法，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雷兄弟果然是一個能伸能屈的大丈夫！」

雷鳴苦笑道：「小弟不被人罵是個貪生怕死的無恥之徒，于願巳足矣。」

「龍寨主至今尚未想到脫身之計？」

「他們只給老朽一點點解藥，功力只剩三成，谷中的兄弟都在控制之下，老朽等豈敢輕舉妄動？」

「你們多久服食一次解藥？」

「每日黃昏服食一次，而解藥也是每天派發的。」

楊曉風嘆道：「這人果然毒辣，不知龍寨主知否震天帮帮主之底細。」

「說來令人洩氣，像咱們這種身份的只怕沒人知道。」

「雷兄弟，你的武功看來似乎沒有消失。」

「一則小弟武功低微，成不了大事，二則小弟平日對他們極力討好，所以他們便把小弟之毒解掉。」

「雷兄弟經常可以走動，不知可有見過百花宮的人否？」楊曉風又問了一句：「蓮花宮主你見過否？」

「未曾見過，不過小弟倒知道她們被囚之處。」

「痲煩雷兄向她們探點消息。」

「這個倒不太難辦，不過，大俠準備何時離去。」

龍飛天也嘆道：「這才是最令人憂慮之事？咱的遭遇外人不知，如今只有恩公一人可以替咱想想辦法，咱無論如何也得把恩公送出去。」

楊曉風沉吟了一會，道：「這問題晚上再說，現在對方查得緊，要想出去只怕比登天還難！」

雷鳴安慰他道：「大俠暫且安心在這裏呆一二天，待小弟看看有沒有什麼空子可鑽，屆時咱再來合計一下！」

× × ×

下午，雷鳴才回來一趟，拋下一點干糧，便再離去。

黃昏，他也回來一趟，說等下領藥的

時候便能見到蓮花她們，他叫楊曉風準備今夜出去，時機適合的時候他便會來帶他離開。

臨走時又拋下了一句話：「假如三更前小弟仍未回來，便改在明夜才出去！」

× × ×

天色漸漸暗淡，夜神終於又再駕臨大地。

楊曉風坐在石床坑內，把頭上的床板拿開，他今日巳睡了個大覺，連日的疲乏經已消失。

時間在等待中似乎過得特別緩慢，楊曉風只好打坐調息，運行十二周天，精神大旺，計算一下時間，似乎巳近三更，但雷鳴却還沒有回來！

楊曉風不禁有點焦急。「是不是雷鳴出了事？」

假如他出了事，那麼龍飛天或雷震遠也該來通知一聲，莫非連他們也都一齊出了事？

楊曉風心頭更急，外頭靜幽幽，好似一潭死水，這種氣氛更加令人難受，他索性自坑內跳了出來，輕舒一下手脚，附眼在窗縫中，外面一片黑暗什麼也看不到。

正在無奈之間，突聞東邊傳來一陣喧騰之聲，聲音越來越大，接着便是响亮的鐘聲，响個不停。

楊曉風漸漸聽出那是打鬥之聲，隨即聽到步履之聲紛至沓來，又自此向東邊而去。

楊曉風心頭一跳：「莫非有人攻了入來，那是誰，是南宮血衣以及他的手下還是魏高立他們？」

心念再一轉：「我何不趁這個時候混出去？」想罷立時衝了出去，外面空空盪盪，不見人影，楊曉風略一沉思，忖道：「不論南宮血衣還是高立，我都該助他們一臂之力。」

他隨即回房取了幾張棉被，把它堆放在一起，接着把棉被點燃起來。

初冬風高物燥，棉被的火頭燒着屋內之棟樑，立即冒出烟來。

楊曉風立時奔了出去，又在對面屋生了一堆火，然後再竄向帮主居住的小樓附近。

火勢一發不可收拾，不斷蔓延，黑烟冲天而起，火舌四處飛捲，把周圍照亮。

樓上有人推窗望了一眼，怒喝一聲，喝道：「分一些人救火，把那些人放了出來。」

楊曉風心頭一動，待那人縮入房內，立時竄入小樓的樓下，他找了些易燃的東西，把它點着，隨即退了出去伏在暗處。

不一會兒，窗門不斷冒出黑烟，樓上那人大概發覺了，怒哼一聲，擊開窗口，射了出來，他足尖在欄杆上一點，身子去勢更疾。

只聽一聲怒嘯响起，一道黑影飛也似的射向東邊。一個聲音遠遠傳來：「你們聽着，今夜無論是誰人來，都不得放過一人，格殺不論。」

楊曉風在黑暗中立時竄出，向東邊掠去。他怕那個帮主趕去會對偸襲者會造成極大的威脅，因此緊追不捨。

十餘個起落，巳見到東邊一個大院擠滿了人，四周屋頂更是人影幢幢，火把光亮如同白晝。

那人一投到場中，喝道：「暫停，待我來會會他們！」

他剛躍到庭院中，楊曉風亦巳立足屋頂，一個大漢聽見風聲，回頭喝問道：「誰？」

楊曉風趁他分神之際，軟劍一揮，攔腰把他劈成兩截！鮮血像烟花般噴射！

其餘三人聞聲齊轉身來，楊曉風一劍得手，便再竄前一步，軟劍直刺一個禿頂的老者，那人武功似乎不弱，背刀立時一封！

不料楊曉風未待招式使老，回臂收劍，向左一揮，又砍倒一個大漢！

那禿頂老者大怒，揮刀砍來，楊曉風巳自缺口衝了出去，投落庭院之中！

目光及處，今夜偸襲的不但有南宮血衣及其手下，還有魏高立他們！雙方見面只略打一下招呼不敢多說，以免分神予敵可乘之機。

楊曉風身子一轉，望向那個帮主。那人嘿嘿冷笑，道：「本座正愁找不到你，不想你竟然自投羅網！」

楊曉風覺得他臉生得很，臉目死板，身裁適中，不高不矮，訝問道：「閣下何人？」

「本座便是震天帮的帮主！」

「閣下似乎易了容，所謂英雄不問出處，閣下即使以前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也無須如此！」

「好利的嘴，可惜命巳不長！」帮主言罷，身子突地向天拔起。

楊曉風早巳有所準備，軟劍一圈，向帮主腰腹切去！

震天帮帮主腰一折，身子平射向後，楊曉風緊追不捨，劍尖不離其要害！

帮主怒哼一聲，倏地落足地上，手一翻，一把鋼刀適時飛起反削楊曉風雙足！

楊曉風劍一格，飄身落地，又再向其猛攻過去！

他兩人一動上手，南宮血衣以及魏高立等人亦再度揮劍斷殺，一時之間殺聲震天！

南宮血衣武功最强，連連得手，可是對方的强援亦巳經由各處趕來，另外，百花宮、白虎谷、五湖寨、烈火堂等人的首腦亦紛紛趕至！形勢對南宮血衣等人異常不利！

楊曉風一口氣攻了六六三十六劍，那帮主毫不費力便一一把其攻勢瓦解。

楊曉風輕嘯一聲，劍法一變，出手好似毫沒章法，但却十分詭異，這一來那帮主便顯得有點手忙脚亂，楊曉風登時佔了上風！

激戰中，楊曉風劍一引，斜刺對方左頰，劍至中途，突然一拐，改削其肩胛。這一招變化毫無先兆，那帮主急退一步，刀一撩反削楊曉風的手腕！

楊曉風手腕一沉，軟劍直刺其胸，那帮主大喝一聲，刀子一架，接着一轉，把刀子指向楊曉風，刹那，只見那刀尖突然脫體射出，飛向楊曉風的面門！

楊曉風猝不及防，到醒覺時要閃避巳來不及，急切間，左手向刀尖拍下！

「噹！」一聲，刀尖落地，但楊曉風的左手亦皮破血流，目光及處，只見那帮

主的刀突然變成一把劍，那把劍比刀狹，比劍寬！

楊曉風大怒，一劍化成七劍，罩向帮主的胸前七個死穴，這一招他是偷師自「七星劍」的一劍七變的劍法。

那帮主一劍斜飛，劍尖在他七朵劍花之中一刺而入，這一劍無論是時間的拿捏、目光的準繩、手法之利落都比他使的刀法高明甚多！

楊曉風出其不意，吃了一驚，急退一步，帮主頭一側，手臂及腰腹齊使勁，雷霆萬鈞橫劈一劍！他的頭一側時，頭髮散鬆飛揚，露出左頰上的一顆小肉瘤！

楊曉風軟劍一架，借勢彈開幾步，叫道：「你，你……你是蘇振堂！」

這一聲大叫，使旁人都把目光投了過來。

那帮主哈哈一陣大笑，伸手把頰上的肉瘤摘了下來，然後把它拋在地上。「現在你還會認為我是蘇振堂麼？」

楊曉風目光暴縮，說道：「你不是蘇振堂？」

「蘇振堂是什麼東西？本座要假扮他？本座根本連他的樣貌也不知道！」

楊曉風心頭一跳，目光神采連閃，脫口問道：「你眞的不知蘇振堂的樣貌？」

帮主傲然地道：「本座只知天、地以及本座自己而已，其他的全然不知！」

楊曉風臉色一正，沉聲道：「蘇振堂，你不必再隱瞞了！」

帮主臉色一變。楊曉風接道：「你既然不知蘇振堂的樣貌，當我一叫你的名時，你為何立即把蘇振堂臉上的特徵——肉瘤摘下？」

帮主一怔，隨即笑嘆道：「這眞叫做自作聰明了！蘇振堂臉上的肉瘤是眞的，而本座卻是僞裝的，怎能混為一談？」

楊曉風也笑道：「你既然不知蘇振堂的樣貌，又怎知他臉上的肉瘤是眞的？」

帮主臉色又再一變，楊曉風續道：「其實蘇振堂臉上的肉瘤也是假的！」

「他臉上的肉瘤是假的？笑話！他為什麼要自討麻煩在臉上按上一顆肉瘤？」

楊曉風嘆息道：「這一切，我也是剛才一下子豁然想通！」他又嘆了一口氣，「因為蘇振堂的臉上藏有秘密，他怕被人知道其眞實的身份，所以不得不弄了個假肉瘤把秘密隱藏起來。」

帮主澀聲道：「他有什麼不能為人所知的秘密？」

「他臉上有兩道劍傷，這兩道劍傷成一十字形，十分易認！」

南宮血衣猛劈一劍，把對方迫開二步揚聲問道：「難道蘇振堂便是邱子奇？」

「正是！」楊曉風道：「他犯下淫罪，臭名昭著，豈敢再以眞面目示人！」

帮主哈哈一陣大笑，道：「楊曉風啊楊曉風，你眞叫人佩服！可惜一切全是自作聰明！你說本座臉上有劍傷留下，好！本座便讓你看看！」

轉頭向手下道：「把火移近，讓他們看看！」說着拿了塊手帕，在左頰上一揩，拭下左頰上的易容藥，火光照耀下，他臉上平整，那裏有什麼傷痕。

楊曉風目光一掃，不由一怔，脫口道：「你……你不是……沒有可能的！」

帮主喝道：「廢話既已，諒你死也瞑目，上！」他手下立時在屋頂上躍下！

楊曉風目光一瞥，見黃披霞的對手十分扎手，一凝氣，身子升高幾尺，御劍飛刺其後背！

那人聞到背後風聲急响，連忙偏身側退兩步，不料，黃披霞金刀一攔，使其退避不得，「哧！」一聲，楊曉風的軟劍已在其肩胛之下刺入。

此刻，包圍圈經已形成，那帮主站在屋頂指揮一切，夜風把他的長髮吹起，看來有點恐怖，陰森。

震天帮的帮衆在其帮主的督戰之下，份外賣力，人人都恨不得把對方格殺，好在帮主面前領功，因此，這一次打得比上次激烈得多。

楊曉風大發威，一劍斬斃一個大漢，目光及處，他見南宮血衣把那個姓岑的堂主迫退，他立時標前一步軟劍刺其後背。

那姓岑的堂主急忙回刀一封，南宮血衣已與楊曉風合作過一次，加上師門淵源，深知其劍法的變化。血劍一揮，登時在那個堂主露出空門的前胸一刺而入！

楊曉風軟劍一收，目光望向帮主，心頭疑念仍然未息，一邊應戰，一邊忖道：「假如他不是蘇振堂，他何必要假扮他？確實一點的說，他既然自稱不知蘇振堂的樣貌，但當我叫出他的名時，他為何又能立即把肉瘤摘下？這豈非欲蓋彌彰？」

「他明明是使劍，又如何要在劍尖加上一截刀尖以作掩飾？蘇振堂豈非也是使刀？」

心中越發對他動疑，可是又想不出其關鍵所在。突然一道長長的慘呼聲傳來，楊曉風霍然一驚，回頭一望，只見紅衣三十六騎在對方的輪番攻擊之下，死傷累累，羣豪的壓力更大！

再細眼一瞧，連柯展翅及黃披霞也是危急萬分！

楊曉風猛嘯一聲，飛躍而起，撲向震天帮帮主，人至半途，一個中年漢子持刀撲下，「噹！」刀劍相碰飛起一蓬火星！

楊曉風一吸氣，擰腰借力倒飛，一飛二丈，越過數人之頭頂，向一位持長槍的老者飛過去！

這一下十分迅疾，那人待發覺時，長槍太長已來不及反刺，急切間向側一偏，楊曉風左拳驀地擊出，「砰」一聲，中正其太陽穴，那人立時癱軟下去！

楊曉風人未落地，右手軟劍同時飛劈，一個粗眉漢子猝不及防，閃避不及肩上立時中了一劍。

柯展翅及黃披霞各去一個強敵，形勢才略為好轉，但楊曉風自己却陷入重圍，立時有五個人把他團團圍住。

五更的更鼓聲傳來，黎明之前特別黑暗，可是庭院內在火光下仍然光耀奪目。

震天帮帮主抬頭望一望天色，令道：「再下去一批人，把他們盡快收拾掉！」

「遵令！」屋頂隨即躍下十多個人來，其中包括龍飛天，雷震遠父子及蓮花姐妹！

龍飛天及蓮花奔向楊曉風，臨至跟前，龍飛天喝道：「殺！」右手一翻，挾着一股勁風一掌擊在一個大漢的背心，那人哇地吐了一口鮮血，踉蹌退下，終於倒地

氣盡！

蓮花的一口長劍同時出手，「刷」地一劍，刺倒一人！

楊曉風少了兩個對手，壓力驀地減輕，軟劍一捲，隨即斬倒一人！

雷震遠等人亦紛紛發難，場上登時倒下不少震天帮的帮衆！

變生肘腋，其他人不由一怔。帮主喝道：「衞堂主！今日給他們多少解藥？」

一個堂主嚅嚅地道：「屬下依往日的份量派發。」

「依往日的份量派發？」帮主更怒：「你看他們現時只剩三成的功力麼？」

「這個……這個屬下也不知道！」

雷鳴道：「咱們其他人的解藥都不吃，把所有的解藥集中起來，讓少數的服食，化功毒便解了！」

帮主怒不可遏，喝道：「快下去，發生了什麼閃失便唯你是問！」

那個姓衞的堂主剛躍下，天色已漸亮，突然遠處飛來一人，聲音尖銳：「寶寶不用怕，娘抱着你！噢噢，娘抱你去看熱鬧……」

帮主回頭一望，只見一個披頭散髮的女人如飛奔至，他臉色登時大變，竟忘了下令手下攔截。

那女人目光瞥及他，也是神色一變，顫聲道：「你，你你你是何人……因……何跟……」

帮主大聲喝道：「來人，把這賤人捉下！」

那女人突然像頭受傷的豹子般跳了起來，叫道：「你，你是邱郞，你是沒良心的邱郞！嗚嗚……我趙小燕生來命好苦才嫁給你這個負心漢！」

帮主臉色再一變，喝道：「賤人胡言亂語，該殺！」

那女人也大聲道：「好個沒良心的人，當日害我不死，今日又叫人殺我！」驀地尖叫一聲，飛身向那帮主飛撲過去！

趙小燕的叫聲，使得變方的人不由住了手！

帮主大怒，鋼劍直刺過去！趙小燕手腕一翻，手上也抓住一把柳葉刀，刀子不迎向長劍，却砍向帮主的前胸！

帮主吃了一驚，他那肯跟她同歸於盡，手腕一翻把刀格開，喝道：「賤人，你要謀害親夫麼？」

此言一出，他才驀地覺得不妥，旁人已啊地叫了起來，楊曉風趁人不覺，御劍飛起，直刺邱子奇（震天帮帮主）後背！

邱子奇狀如瘋虎，側閃兩步，楊曉風那口長劍却刺向趙小燕！

趙小燕毫不理會，刀子仍然向邱子奇劈去！楊曉風猛吸一口氣，硬生生把去勢止住，軟劍一圈，斜削邱子奇！

「噹」一聲，邱子奇已把趙小燕的柳葉刀格開，這刹那楊曉風的軟劍又至，他長劍迴架不及，只好後退！

楊曉風奔前一步，劍勢不絕依然罩向邱子奇要害！

劍至中途，猛覺脅下生風，正在詫異間，猛聽趙小燕叫道：「你是什麼東西，竟敢殺我丈夫？」

楊曉風只好回劍一擋，叫道：「他那裏還是你丈夫？你忘記了他要殺你麼？」

「胡說！我替他生了個孩子，他還不是我丈夫，難道是你丈夫不成？」

楊曉風哭笑不得，心知她實在不能理喩，只好閉嘴，軟劍再向邱子奇刺去！

邱子奇哈哈一笑，鋼劍把它格開，道：「小燕，你快替為夫把這人殺掉，他要殺你丈夫！」

趙小燕怒道：「我早知他不是東西，竟要我做寡婦！」柳葉刀一擺急劈楊曉風腰腹，邱子奇也側攻過來。

楊曉風面對一個高手，一個瘋婦，立時陷於險境。

蓮花擺脫對方的糾纏，斜飛上屋，喝道：「趙師姐，你替我停手！」她身為一宮之主，自有其威嚴。

趙小燕不由退了一步，嚅嚅地道：「宮主……這人要殺我丈夫，我難道不能殺他？」

蓮花嘆道：「師姐，他已經不是你丈夫了，他是害死寶寶的兇手！」

多年來，趙小燕心中第一個牽掛的人便是她那個摔落懸崖的兒子，第二個才是邱子奇，此刻蓮花對症下藥，趙小燕一怔之後，果然又揮刀砍向邱子奇！

邱子奇急道：「小燕，我的確是你丈夫啊！寶寶是你自己失手摔下的！」

蓮花忙道：「胡說，當日若非你把趙師姐踢下懸崖，寶寶又怎會自師姐手中滑下去！」

趙小燕神色一變，尖叫道：「對對！我記起啦，正是你這畜生……」

邱子奇急道：「飯桶！還不快來把賊人解決掉！」

楊曉風越攻越急，趙小燕武功雖不高，但時不時抽冷子胡劈幾刀，邱子奇也感吃力。

他的手下却被蓮花截住！但他們人數越來越多，蓮花一人實在難以阻擋。幸而此時因龍飛天等人的助戰，南宮血衣已能抽身出來飛上屋頂助蓮花一臂之力！

楊曉風的劍法與邱子奇同出一轍，因此，邱子奇亦能輕易化解，而趙小燕的武功彼又了然於胸，故而一百招之後便穩住陣脚。

雖然楊曉風每有出人意料的奇招，但萬變，不離其宗，始終以神劍門的劍法為基礎因此對邱子奇並未能造成極大的威脅。反之邱子奇因為內力雄渾，氣力充沛，時間越久對其越有利。三百招之後，趙小燕已是嬌喘細細，額角見汗，楊曉風壓力更大。

邱子奇眼看勝券在握，偷眼一看庭院中的戰況，已方雖然死傷沉重，但只要自己能快把楊曉風殺死便能迅速平反敗局。

今日震天帮剛好有一批好手出去吞併快刀堂，加上雷震遠，龍飛天及蓮花等人的突然恢復功力，使他大出意料，否則再多幾個南宮血衣及楊曉風也無濟於事。

五百招過後，天色已大亮，楊曉風要分心替趙小燕防守，更加勢危。

「趙姑娘，請你退下，在下才好全力與邱子奇一戰！」

不料趙小燕聞言不退反怒道：「是他害死我的寶寶，不關你的事，還是你退下，讓我親手替寶寶報仇！」

（以下轉入第一壹二頁）

俠義奇情中篇小說／滄海客・文　黃耀基・圖

英雄店(一)

紅粉英雄酒

「英雄店?哼!」

「好大的口氣，哈哈!英雄店。」

英雄店外來了兩個漢子，正要跨進店去，但一見門口左面階上一塊大石碑，刻着「英雄店」三個大字，便都停下步來，一個哼了一聲，一個打了個哈哈，却也都不約而同，把那店打量了一眼。

那店不大，只得一個開關，店堂裏只得五七張桌子，因爲本來有七張，但裏面有兩張破壞了，連同十來張破櫈子，堆在一個角落上。

使那哼過一聲的漢子，不由也一聲哈哈，那破桌子破櫈子，分明是被人打壞了的，因爲全是斷了腿，這洛陽東門大街口，乃是出塞中，走淮揚的必經之地，那日沒江湖好漢，五岳三山的英雄路經此地，竟敢店名英雄，顯是被不忿氣的砸了。

顯然被砸過無數次了，除了台階還完整，那門窗牆壁，都有破損的痕跡。

但那漢子只打了半聲哈哈，一個中年漢打後面趕了來，把他的袖子拉了一下，向櫃上一呶嘴，說：「吳二小，這英雄店的英雄酒，遠近馳名，英雄肝，美人胰，更是你走通大河南北也吃不到的名菜，來了怎麼不進去。」

隨着那人一呶嘴，兩個漢子全都一怔，那眼兒也就直了，因爲櫃上有個大姑娘，眞個是芙蓉如面柳如眉，兩個漢子不但眼睛亮了，而且那哈哈也更响了，姓吳的就說：「火老鴉，你還說漏了一樣，美酒美看，還有美人兒。瘟神王，看來我們更得進去喝上兩杯。」

少俠仁義心

兩個漢子一見那櫃上的美人兒，眼就直了，自是不見火老鴉變了臉色，一個紮着頭的小二哥上來，說：「三位啦，請!這邊坐。」

小二哥抹近門口右邊的桌面，但瘟神王却已當先在左面一張桌傍坐下了，因爲那一張最近櫃枱，說：「無常鬼，我瘟神王够朋友了吧，請你上坐。」

不怕改錯名，最怕改錯了姓，這漢子姓吳，那一個姓溫，這可好，瘟神無常可就在江湖上叫開來了，其實錯的是兩人有一身武功，在江湖道上行走，行不端，立不正，不用說，火老鴉也不是個美名兒，若不是遇上他，就晦氣上身，何老大豈會成了火老鴉。但無論如何，總好過見無常，三人中，就數這吳常最是心狠手辣，武功也數他最高。

無常說：「好，你個瘟神，佔了便宜，賣了乖。」

瘟神王騎騎笑，那會理他，面對着那美人兒，早在飽餐秀色，火老鴉却一歪屁股，非但不和兩人爭位，倒轉身背對櫃枱坐了。櫃枱裏，那姑娘只在三人在店門現身時，頭兒才抬一抬，又已低頭地算盤撥得連珠响。

小二哥送來杯筷，也送了酒來，無常鬼一瞪眼，說：「呔!誰吩咐了，你知我們要甚麼。」

好小子，小二哥把抹桌布往肩上一搭，說：「進英雄店，自是喝英雄酒，我們這店也只買一種酒，菜是英雄肝，美人胰，再有就是老虎心，豹子胆，三位要甚麼呢?」

瘟神王呵呵笑道：「好個美人胰，我要啦。」

火老鴉慌忙使了個眼色，說：「瘟神王，你是不知，這美人胰乃是江南的名菜，是用鷄腸上的胰燒的，你想想，一盤美人胰，得殺多少隻鷄才够。」

瘟神王一瞪眼，說：「那一定貴得很了，你是說我吃不起，是不是?」

無常鬼嘻嘻笑，說：「他是說你不配，憑你那副瘟相，也配得美人兒，小二哥，這個我要了，要是有多的，就給你們一人來一個。」

小二哥道：「這位爺，你說錯了吧，美人胰，不是美人兒，也論盤不論個。」

無常鬼道：「要一盤美人胰，也要那個美人兒，大爺有的是銀子。」

火老鴉一把沒按住，無常鬼的手已指着櫃枱裏那姑娘，嚇得臉色不但蒼白，而且吸氣聲。因爲那姑娘已推開算盤，走出櫃枱，也走了過來，但面上並無絲毫惱色，只木冷冷的。

無常鬼瞇了眼，却是那瘟神王一按桌子，說：「吳常，講理得講先來後到，我要了在先。」

姑娘冷冷地瞧了兩人一眼，說道：「兩位大爺要我陪是酒不是?不用爭，進我英雄店來的爺們，都想要我陪酒，只不過，老規矩。」

拍的一聲，吳常掏出一錠不下十兩的銀子來，說：「銀子大爺多的是。」

姑娘却對那瘟神王道：「你不用掏了，我知你也有，只不過三位只要辦得了兩樁事，我就奉陪。」

瘟神王呵呵笑着：「只得兩樁……」

吳常說：「便是十樁八件，我都答應你，你說。」

先前還不過只見這姑娘從櫃枱裏露出半截身子，現下走出來，站在他們面前了，更見她：步下生蓮，柳腰半折，婷婷嬝嬝，婀娜更添姿，兩人行走了這麼多年江湖，這般的美人兒，可眞罕曾見，無常眼露青光，瘟神王眼中已冒出火來。

那姑娘仍然冷冷的，却也不怒不惱，說道：「小妹楊柳青，相煩兩位的，只有兩樁，多一件也沒有，這位吳爺，人稱無常鬼，這位溫爺，人稱瘟神王，還有這位何爺，小妹可是舊相識了，三位雖少在這條道上行走，但三位在淮揚道上可是大大有名，兩位若是辦到了小妹還有重謝。」

敢情火老鴉早見過這楊柳青，這是怎麼啦?美人兒面前，火老鴉倒低下頭去，分明是不敢抬起頭來?旣然無常鬼與瘟神王走南闖北，見識豈能不廣，雖然美色當前，也難免心中一動，人家姑娘不但叫得出他們的名兒來，火老鴉顯然露怯，豈是無因。

無常鬼道：「好，你說吧，那兩樁什麼事情。」

姑娘道：「這位何爺大概不願再試了吧，兩位請隨我來。」

兩人可都是在江湖上混了多年，可說是已闖出萬兒來了的人，便都留了心，忘怪，這姑娘却看不出有何怪異之處，怎麼她向門口走?

那姑娘在石碑前停下步來，道：「兩位請看，這石像雕刻得和眞人一般無二，尤其是額角上這一顆朱紅大痣，兩位若是在那兒見過，一定記得。」

原來那石碑上有個石刻的人頭像，其實碑身也就是人身，只不過適才一到，兩人一見英雄店那三個大字，倒把人像給忽略了，可不是是鬢角上用朱筆點出一顆紅痣來，有黃豆般大小。

兩人一見那石像，都不由一怔，也立即醒悟了，不怪似曾相識了，瘟神王一聲呵呵，說道：「可不是見過了。」

那姑娘霍地一步，聲調也顫抖了，道：「在那兒?」

瘟神王道：「不就在眼前麼，可不是眞像，像極了，眞是一模一樣。」

他望望石像，又望望那姑娘。

楊柳青把臉一沉，但面色只有失望之色，道：「不錯像我，這石像原就是照我的模樣雕刻的，因爲眞人也像我，這麼說，兩位沒見過了，其實，我雖然極像她，但額角却沒那紅痣罷了。」她轉身要走，

無常鬼道：「且慢，妞兒，我們雖沒見過這女人，但還有一樁呢?」

那楊柳青冷冷的，眞是冷如冰，連話聲也冷了，道：「兩位旣然沒見過此人，另一樁，那也就不用再提了，說出來，兩位必然也辦不到。」

無常鬼道：「你說。」

楊柳青道：「我原以爲兩位在江湖上有個名號，見識的人多，旣然沒見過此人，可見兩位的武功也平常得很，這第二樁，原本是試試所言的眞偽，旣然不識，也就不用試了，兩位若眞要一試，那也可以，這石像下有黃金百兩，若然能擧得起這石像來，百兩黃金也就歸你們所有，只不過要單擧獨臂。」

無常鬼和瘟神王愕然而驚，那石像乃是用青石雕刻，和眞人一般大小不說，且連着底座，何止千餘斤，別說獨臂單擧，便是合兩人之力，只怕也不易擧得起來。

楊柳青冷冷地說道：「這位不用露醜了，還是回去飲酒吧，到了英雄店，不飲英雄酒，兩位豈不虛此一行。」

這姑娘才轉身只聽有人說：「面對美人不嚐嚐美人胰，那才眞個虛此一行。」

楊柳青霍地轉身，刷的一聲响，人叢中轉出一個少年來，摺扇輕搖。

大街之上，英雄店門口，有人要擧英雄碑，那會不圍攏來無數圍觀的人，只不過無一近前來的，大大的人牆，遠遠地站立，顯然有人擧英雄碑，也必有事故，也必有熱鬧可瞧。這少年好大胆，不但從人叢中轉出，走了出去，而且走了近去，忽見他身後有人搶上一步，搖頭再一擺頭，示意少年退後。

少年並未退後，却也站住了。

店門口，無常鬼與瘟神王已鐵青了臉，說他們武功平常，已是難忍，當衆譏笑他們露醜，可就忍無可忍，擧不起英雄碑，可忍不下這妞兒當衆之辱，瘟神王早挑眉一瞪眼，呔!怒道：「武功豈以蠻力論高下，妞兒，你好狂，我瘟神王今天便要

你露醜。」

「瘟神王！」少年哼了一聲：「敢情是……啊！」

瘟神王話聲未落，五指巳箕張，却見那無常鬼哈哈笑道：「慢來，慢來，你是怎麼啦，面對着一個嬌滴滴的美人兒，也使出鷹爪手，你這瘟神不知憐香惜玉，我吳常可還要她來陪酒。」

火老鴉躲在一邊，蹬脚直搖手，面如鐵青，不是氣得青了，而是嚇得臉青。

「無常鬼！」少年對他身邊那人瞧了一眼，說：「巧極，妙極。」

誰也不理會他，因爲人牆起了一陣騷動，是人羣在後退，少年巳有所見，却也無暇去明白緣故，因爲無常鬼巳繞着那楊柳青轉起來。忩怪，她仍然冷如冰，目光也冷冷的，活就是個石雕美人，那無常鬼不但出言輕薄，舉動更下流，便是這少年也惱得眉兒挑了起來，但她……

少年陡然一怔！原來那楊柳青非是耳如不聞，目如不視，其實目有所視，視的却是他，啊喲！他適才訬面對美人，不嚐美人腆才是憾事，不也是還更輕薄麼？

他原不是慣於輕薄的人，只不過是乍來之時，不知兩人便是作惡多端的無常瘟神，却不忿楊柳青目中無人，這姑娘那是目中無人，面對着瘟神要動武，無常出言輕薄，她却一點兒不惱，眞奇怪，那火老鴉怎生怕她連臉色也變了？

只見楊柳青的目光回望，望了兩人一眼，冷冷地說道：「兩位不是要我陪酒麼，怎麼不進去，不錯，英雄店不但有英雄酒，也有美人腆，請吧。」

那楊柳青可是對少年凝眸，雖然只是一瞬，但她冷冷的眸子裏，却劃過一抹異樣的閃光。

人羣中起了一陣騷動，顯然這般就收場，大出意外，也大失所望，因爲姑娘巳轉身入店去。

那店門口的瘟神和無常也怔住了，顯然也大出意外，火老鴉搶了過去，長長吐了口氣，道：「嘿！我怎生對你們說來，來就別招惹她，這這……這又是怎麼說起，倒像改了性。」

無常鬼擠眉一笑，說：「火老鴉，八成兒你吃過她的苦頭吧，要不，美人兒你却當做了女羅刹。」

瘟神王道：「必是我們的名頭把她鎭住了，小娘們繡腿花拳，呸，火老鴉，你眞沒出息。走。」他巳當先入店，無常鬼跟踵而入，只把個火老鴉急得額上現了青筋，顯然是無可如何，只得跟了進去。

那人羣沒熱鬧瞧了，一哄而散，中年人道：「走吧！你！我是說這邊走。」

少年巳邁出一步，回身道：「人家說得不錯，來到英雄店，不飮英雄酒，那成甚麼話，何況人家……」

當眞那姑娘適才異樣的目光，是甚麼意思，分明是衝着他說的，可又說眞的，這姑娘美得罕曾見，冷也冷得出奇，這英雄店，和那石碑，也太多怪異。

那中年人道：「進去飮酒也可，可得依我一樁。」

少年笑道：「人家是兩樁，你只一樁，依得，你說吧。」

中年人道：「老弟台，我要你只喝英雄酒，吃美人腆，可眞有看又有酒，不逞英雄，視如不見，聽如不聞，英雄店也不過和一般的酒樓飯館一般無二，別以爲她會放過這兩人，老弟，你且瞧。」

少年道：「瞧甚麼，不過是破桌破椅而巳。」

中年人道：「那也是英雄店的生招牌，生招牌留下來了，活招牌那兩人就會帶着走路。」

「活招牌？」少年發了楞。

中年人道：「老弟，這兩人的頭開了花，帶着殘肢斷腿走路……」

少年朗朗笑道：「問……那兒帶的彩？好個活招牌，洛陽西關英雄店，自然就揚了名，不怪一月不到，大河南北都轟傳了開去，要不慕名，今兒我也不來了，當眞來到英雄店，不飮英飯酒，還算那門子英雄。走。」

兩人一前一後，進得店去，只見那楊柳青站在櫃台裏，正向櫃枱上三個酒杯裏斟酒，火老鴉坐在近門口的邊，不過只用半個屁股挨着櫈子，道：「姑娘，我巳領敎過了，這個……我免了罷。」

小二哥迎着兩人，道：「兩位可也是要飮英雄酒，請坐。」

中年人搶着說道：「慕名而來，客聽主安排，小二哥，你瞧着辦吧，貴店的酒菜，自是十分好的。」

瘟神王拍着桌子嚷：「兀那妞兒，快來陪大爺飮兩杯。」

那姑娘放下壺酒，抬起頭來，不僅是面上冷冷的了，目中現了寒光，中年人在，少年耳邊道：「是時候了，瞧吧，無常鬼來去無常，瘟神先遭殃。」

却見那小二哥一回身說道：「三位可知我們這店的規矩，八成兒還沒瞧見。」

小二哥向櫃枱牆壁上一指，敢情貼着告曰：

斷腿折臂
貴客自理
桌椅有價
紋銀十兩
酒飯菜錢
一律先惠

小二哥一伸手，頭兒一揚，說：「承惠，十三兩八錢，不折不扣。」

刷的一聲響，是少年打開摺扇，輕搖起來。嘿！不怪小二哥紮住頭了，必是才被人匝破不久。那中年人却對他搖搖頭。

忩怪，那無常鬼不惱，倒打了個哈哈，說：「這錠銀子二十兩，你的命，那妞兒的身，老子也買下了。」

拍的一聲響，那無常鬼跳了起來，登時酒香滿屋，四濺的不僅是杯中酒，還有血！

中年人一伸手，搭在少年的肩頭，又搖搖頭，那邊廂，瘟神王巳一聲怒吼，也跳起身來，却是櫈在身先，一聲爆響，落地粉碎的酒杯四濺飛射，連少年這桌上也有了無數碎塊。

原來無常鬼的話聲未落，那姑娘一揚手，一隻酒杯巳飛射而出，好個無常鬼，躍起一接，接是被他接着了，但碎裂的瓷杯鋒銳如刀，巳嵌入他掌心，那平飛而來的酒杯，不料竟有那麼奇大的勁道，杯裂掌傷，那會不酒中和血，血中混和了酒，

四濺開去，總算瘟神王警覺得快，無常鬼上了當，他討了乖，沒用手去接，但大夥兒全都看得明白，瘟神王脚下飄浮，一個踉蹌，後身被一張櫈子絆了一下，也嚇了他一跳，一跳跳到了門邊。

少年一驚！人家姑娘只不過是飛出兩隻酒杯，這瘟神與無常鬼更非無名之輩，竟然一個傷，一個胆落，他那摺扇可就搖不動了。

小二哥倒像沒事人兒一般，拿起桌上銀子，道：「承惠，兩位名頭看來虛假得很，只不過這紋銀倒也不假，英雄酒兩位巳飮過啦，要是沒味口了，請吧。」

啊！少年大吃一驚，只見那火老鴉一溜，當先逃了出去，無常鬼才怒喝得一聲，巳被那小二哥抓住楞楞地擲出了大門，嘿！瘟神可一點兒不瘟，斜身一掠，巳逃了出去，而人家只不過是小二哥！

那小二哥一聲呵呵，說道：「兩位休怪，往常我們也不是恁地接待江湖道上朋友，一者這兩個賊子下流無賴，二來躭誤了接待兩位。」

重新抹過桌子送上酒來，那姑娘竟親自送上酒來，少年好生不安，那中年人慌忙欠身，道：「有勞姑娘，不敢當得。」

敢情這姑娘也會笑，只不過笑也淡淡的，道：「便是小女子開設英雄店，聞說總鏢頭走鏢在外，未曾拜侯，好生失禮。」說着，對那中年人一襝衽，豈僅溫柔，且謙恭有禮。

原來這中年人乃是洛陽鏢局的總鏢局，姓周，單名一個冲字，這河洛一帶，論武功數不到他，但俠義得讓他行先，是以廣交天下英雄，洛陽鏢局的旗號過處，三山五岳的人馬都得讓路。

周冲慌忙拱手道：「姑娘言重了，這位藍少俠路過此間……」

那姑娘再襝衽爲禮，接口道：「南天一劍，劍如虹，久仰得很，令尊德高望重，他老人家可好。」

這少年正是姓藍名天虹，家在潯陽江頭，他爹藍浩然，劍術通神尚在其次，生平正氣浩然，武林之中，人人尊敬，江湖道上，各各低頭，生平雖是劍術通神，但在江湖道上，却從不以劍術服人，不，該說是他五十以後，就在他五十壽辰，當着黑白兩道前去祝壽的羣雄之前，當衆封了劍，其實他那把青虹劍，巳不下十年沒用過了，旣然有他一言，便能排難解紛，武林稱尊，江湖懾服，還要劍何用。

藍天虹一怔，和周冲對望了一眼，周冲道：「了不得，姑娘好眼力，你一見就認出我倒也罷了，這藍老弟可是……」

姑娘向藍天虹腰間的青虹劍一指，道：「天下人只有無緣得見此劍的，沒有不知青虹七星，寶劍至尊的，今日何幸得蒙藍少俠光臨小店。」

她一拍掌，只見裏面走出一個中年女子來，一手托着個木盤，盤中……

藍天虹又是一怔，是他一眼就看出來了，盤是木盤，但盤中四個大鐵碗，少說也有三數十斤，這女子托在掌中，却輕如無物。

那姑娘取出四個鐵碗，逐個端正擺在桌上，道：「兩位光臨，不敬得很，不用說，兩位嚐盡天下的美味珍饈，且嚐嚐封三娘手藝如何。」

「封三娘，啊！」周冲忙不迭拱手，道：「原來是三娘，久仰大名，今日何幸得見。」

藍天虹愕然了，周冲這位走南闖北的總鏢頭，竟然額上現了汗星。

那封三娘冷冷說道：「總鏢頭請坐。」微微一點頭，便轉身走了。

周冲起而復坐，那頭也低了下去，汗星也變成了汗珠，顯然惶惑不安。

那姑娘道：「總鏢頭不用驚疑，三娘並無絲毫惡意，皆因一會便有不知死活的人前來，用鐵碗就不怕破碎了，却是三娘今日爲了表示對兩位一番敬意，親自下厨，兩位請用一些，待會便有人來，無論見到甚麼，兩位事不關己，請勿插手……」

不料言尙未了，波的一聲響，微見火光一閃，店堂正中地上，筆直昇起一縷白烟，跟着人影一幌，是小二哥，搶到了門邊，從那大門望出去，可見到街上人來人往，却沒人向店裏走來，甚至沒人向店裏望的。

封三娘冷哼一聲，連頭也不抬，說道：「打了小的，還怕老的不出頭，你這是做甚麼？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去做你的活兒。」

原來她是對小二哥說的，先前這小二哥一伸手，就把吳常抓起來，擲出街外，那身手巳是見過了，適才穿過店堂，打後面搶出，那輕快更有似風飄，分明是個武林高手。

周冲和藍天虹不自又對望了一眼，也不約而同，目光從門邊的小二哥，掃過封三娘，最後都落到這姑娘身上。

人家有名有姓，楊柳青，兩人早知姑娘名叫楊柳青，却不知怎生當前這麼兩個武林高手，竟然替這楊柳青服役？而她不過是個年輕的姑娘，而她眉頭不展，面有憂，只怕眞實的年齡還要輕些……

那小二哥回身收拾地上的碎杯破碟去了，姑娘道：「三娘，你忙你的去吧，總鏢頭，藍少俠，我也失陪了，這風馬牛雖是邪惡，却也人如其名，風馬牛不相及，平素也眼高於頂，不招惹他，絕不會惹禍上身，兩位最好是對他視如不見，聽如不聞。」

封三娘提着那烏黑的托盤入內去了，楊柳青也回去櫃上，藍天虹低喚了周冲一聲。

敢情周冲楞住了，他只一聲耳邊輕喚，竟令這走南闖北的總鏢頭身子一震，發現不過是藍天虹在喚他，登時赧顏搖了搖頭。

藍天虹替他斟了酒，道：「總鏢頭，你是怎麼啦？」隨擧杯，把聲音提高了，說：「果然好酒，請。」借那酒杯遮掩，問道：「風馬牛是甚麼人，怎生沒聽說過的？」

小二哥抹了桌子，在瞧甚麼？原來他在瞧先前瘟神王提起來擊碎酒杯的那張櫈子，櫈上仍嵌着半個酒杯，兩人的眼角不自覺又掃了櫃枱後面的姑娘一眼，眞令人難信，這姑娘手上會有這麼大的勁道，一碰就碎的瓷杯，要多大的勁道，才能嵌入板櫈？

周冲道：「老弟，你少在江湖上行走

，自幼也在南邊，令尊近年來又少與江湖人中往來，是以不知，這風馬牛不是一人，而是三個，為首一個姓邢名風，另外兩個一姓馬，一姓牛。」

藍天虹道：「可是姓馬的叫馬銳，姓牛的叫牛宏？」

周沖點頭道：「不錯，皆因這三人同在呂梁山中，在江湖上露面，還不過是近年之事，每出必連袂而行，那邢風一露面，不用問，馬銳牛宏便也在近處了，老弟台……」他欲言又止。

藍天虹淡淡一笑，道：「要我有朝遇上了，要小心，是不是？總鏢頭你放心，適才這位姑娘不是說過了麼，風馬牛雖然邪惡，但人如其名。」

周沖道：「是，不招惹他，與人也眞個是風馬牛不相及，但一旦惹了一個，風馬牛必然一齊上，這三人的武功不但高强，而且邪門得很，却不知怎麼……」

周沖皺了眉頭，瞟了櫃枱裏的楊柳青一眼。

藍天虹點頭道：「總鏢頭，不怪江湖道上，誰都和你一見如故了，你替人家担上心，是不是？總鏢頭，若然人家是存心招惹風馬牛上門來，你還担心麼？那風馬牛武功再高强，只怕也强不過這三位罷。再說，人家若無必勝的把握，會去招惹風馬牛上門來麼？」

周沖搔搔頭，道：「老弟，你怎會知道？怎說是存心招惹？」

藍天虹微微一笑，右手中的摺扇，在左手掌上輕輕一拍，道：「還有甚麼不明白的，總鏢頭，我倒要問你，我是怎麼來到你洛陽地，你又怎請我來此英雄店，喝這英雄酒？」

藍天虹不僅是嘴說，也端起了酒杯，提高了聲音，大聲說道：「總鏢頭請，英雄酒，果眞名不虛傳。」

周沖會意，喝了一口，倒讚了兩聲，道：「那還用說麼，英雄店開張不到一月，已轟動了大河南北了，老弟你遠在江南，不也已有耳聞，不遠千里而來，想見識見識麼，只不過我這個做主人的，慚愧之極，楊姑娘開此店，誰也知道是要借此店，廣會武林中的朋友，眞意所在，却毫不知曉。」

藍天虹正容道：「正是，楊姑娘謙和有禮，適才我等已是眼見，便是那個邪惡如無常鬼，瘟神王，姑娘也以忍讓為先，豈是逞强好勝之人，想他有極大隱情。楊姑娘……」

說着，藍天虹更毅然說道：「姑娘若有用我二人之處，不才願效棉薄。」

周沖不待那楊柳青開口，接着說道：「楊姑娘雖是初見，但封三娘一生嫉惡如仇，我等深知。」說着，也拱手道：「在下闖蕩江湖，仁義為先，武功雖不如人，當仁却不敢讓，姑娘與封三娘若有差遣，在下義無反顧。」

楊柳青早對兩人襝衽下去，而且目中現了淚光，說道：「小女子不但有求於兩位，開設此英雄店，又豈是輕視天下英雄，藍少俠說得不錯，旣非逞强，更非要稱霸，門口那石碑，兩位，必已見到了。」

周沖道：「且慢，楊姑娘，讓我猜上一猜，且看我猜得對是不對：姑娘你的一位親人失散了，尋訪了多年，却音訊全無，姑娘和你的娘親長得一般無二，只不過鬢角少了那麼一顆朱紅痣，姑娘的娘親不僅武功高絕，她的失踪，也必與武林中人有關連，也為了向武林中人尋訪，但天下何其大，五岳三山，大河滔滔，莽莽山林，如何能尋得遍。」

藍天虹又一拍手中摺扇，道：「妙極，英雄店天下轟傳，瞬息千里，何愁天下英雄不前來，必有人得知姑娘的娘親下落，好主意。」

那楊柳青目不轉睛地望着周沖，若然這周沖連她這目光也不明白，他也就不是走南闖北的周沖了，含笑一捋鬚，說道：「姑娘不必猜疑，姑娘開設這英雄店之意，任誰也能猜得出來，我那鏢局之中的夥計，多有好奇，前來瞧過熱鬧的，何況適才又已眼見，姑娘說的那兩樁事兒，又已聽得明白。」

楊柳青這才釋然，道：「便是總鏢頭廣結人緣，朋友遍天下……」

言尚未了，一絲破空聲响，藍天虹哼了一聲，他應變奇快，圈臂挫腰，幾乎站立不穩。

是他那摺扇點出的瞬間，楊柳青左手的絲絹一揚，有意又似無意，那絲絹搭在摺扇上，偏是力道奇大，藍天虹那疾點而出的摺扇，有多大的勁道，不料把摺扇撞歪了不說，而且把他的身子也帶動了。

早又是波的一聲响，店堂中地上，又昇起了一痕烟柱，却是藍色的。

周沖微微變了色，楊柳青道：「藍少俠休怪，適才得罪。有道是見怪不怪，其怪自敗，雖然藍少俠尚不知道……這風馬牛每逢對敵現身，必諸多做作，弄神鬧鬼，待得紅色的烟彈一現，這風馬牛也就現身了。」

周沖忙道：「姑娘乃是一番好意，老弟，你不知道，風馬牛現身之前，不但諸多做作，彈分白藍紅，每彈又相隔一刻功夫，用意乃是……」

藍天虹哼了一聲道：「用意是令對方先緊張驚恐半天先聲奪人，令對方先已神疲氣餒。」

楊柳青道：「藍少俠果然絕頂聰明，只不過僅猜了一半，適才非是斗胆，冒犯少俠，這風馬牛確有獨門手法，別以為不過是小小烟彈，但藍少俠適才若是觸及此彈，那彈便會立即轉向，火烟也射上身來，只要沾着一點，衣衫便會立即着火，可就上他的當了。」

刷的一聲，藍天虹朗朗一笑道：「未必。」

楊柳青道：「藍少俠家學淵源，武功過人，小妹並無半點輕視之意，話也未曾說完，這風馬牛狂妄自大，目空四海，若然少俠破了他們這烟彈……」她瞪了藍天虹手中輕搖的摺扇一眼，才又說道：「我豈不知，少俠的這把摺扇，乃是此彈的尅星，那火烟是絕不能上身的，但這一來，風馬牛眼看烟彈被人所破，心生警惕，再若知不敢前來，那豈不是有違小妹的原意了。」

那楊柳青忽然嘆了口氣又道：「不瞞兩位說，小妹尋訪這風馬牛，眞個已踏破鐵鞋，若然這三人知難而退，高飛遠走，

再尋找更不容易了。」

藍天虹惶恐道：「原來姑娘有這番苦心，我倒幾乎壞了姑娘的大事，慚愧。」

藍天虹一揖，姑娘襝衽，周沖却捋鬚含笑，道：「以姑娘身手，使風馬牛前來，勝他們也易如反掌，何況此小小烟彈，少俠古道熱腸，姑娘智謀過人，知己知彼，在下端的好生敬佩。」

楊柳青道：「非是小女子饒舌，待會這風馬牛前來，務請兩位袖手旁觀，請多飲一杯，恕我失陪了。」她到底沒說出有求兩人何事，匆匆退了去。

兩人如何看不出來，這店中三人實是如臨大敵，並未輕敵，藍天虹目送她走去，那眉頭揚得更高了。哼！南天一劍，劍如此，他少年氣盛，也氣如虹，這楊柳青雖然毫未顯露出輕視他兩人之意，但一再要他們袖手旁觀，却忍無可忍，嘿嘿！風馬牛可不是三頭六臂，衝着這楊柳青，風馬牛不來便罷，來了，非要鬥一鬥不可。

他心下一聲哼，兩聲嘿嘿，却不自覺噗嗤笑了，不是挑眉梢，而是揚眉頭。

他怎能不失笑，風馬牛原是三個人，可不是三頭六臂，哈哈。

周沖可不知他為何而笑，若然是笑話人家姑娘……那小二哥不說了，想想這封三娘是何等人物，也聽命於楊柳青，這姑娘若不是武功比封三娘更了得，或是極深的淵源，封三娘豈會奉這姑娘為主，藍天虹若是笑惱了她，那那……他急忙掃了一眼。

但楊柳青已回到櫃枱裏，安閒得像沒事人兒一般，冷冷的面容也不特冷，小二哥已把店堂收拾好了，抹桌布已搭回肩頭，封三娘也再沒現身，像是誰也沒想到藍天虹强忍下發出來的笑聲。

周沖鬆了一口氣，搖搖酒壺，分明兩人只飲得兩個半杯，壺中酒却沒了，也罷，沒酒最好，周沖對這藍天虹敬重，只不過是敬重南天一劍藍浩然之故，可沒見他露過眞功夫，便是虎父無犬子，强煞也才弱冠年紀，風馬牛轉瞬便到，他初生之犢不怕虎，多飲更會誤事，倒是少飲為佳。

偏是那藍天虹忍住了笑，端起酒杯，說道：「總鏢頭，英雄酒名不虛傳，怎不飲了，休要辜負主人家的一番心意，啊！怎生酒沒了？」

周沖忙低聲道：「老弟台，我們還是不飲了也罷，那風馬牛就會前來。」

藍天虹笑道：「那可不行，來到英雄店，就是為了要飲英雄酒，我也還要奉敬總鏢頭兩杯，主人家也必不吝再給我們一壺，這位大哥。」

藍天虹對那小二哥一拱手，把壺揚了揚。

那小二哥向楊柳青望了一眼，姑娘可沒瞧他，但點了點頭兒。

周沖明白了，敢情先前人家是眞怕他們多飲醉了，是以送了小半壺來，但她怎又點頭了？

他這裏皺了眉頭，却又不能勸阻，雖是他們被安排在店堂一角，但一個開間的店堂，寬不過兩丈多，當着人家面前，又不便阻止。

小二哥取了酒來，藍天虹接過，倒滿斟了兩杯，道：「總鏢頭，我借花獻佛，請。」

周沖欲言未言，心中往下一沉，藍天虹竟然將那烈酒一口乾了，且不再讓周沖，接連一杯又一杯，好酒。

該是好烈的酒，藍天虹眼兒已乜斜起來，罷了，周沖心想：「若然他醉倒了，豈不更妙，否則若有了不測，叫他這個作主人的，怎生向南天一劍交待？」

心念及此，他倒接過壺來，道：「老弟，好酒量，酒好，不料你的量更好，來來，請。」

藍天虹再一杯落肚，身子一幌，周沖大喜，伸手相扶，道：「老弟，你醉了，我們走了吧。」

但已晚了，紅光一閃，那店堂中已現出一個白衣少年，現身得好快，眞似一身紅雲繚繞，紅白相映，份外鮮明，周沖不是往外走了，而是往後退，忙不迭把藍天虹拖去靠桌後，靠在牆上。

藍天虹軟如綿，醉眼似閉還睜，可不是眞的醉了。

便是周沖也早聞風馬牛之名，而且見過其人，忒怪，這白衣少年怎生姣好如女子，錦帶束髮，飄洒身後，刷的一聲，白衣少年竟也手持摺扇，且還是把金光閃閃的黃金之扇，莫非來的不是風馬牛？

只見櫃上的楊柳青頭也不抬，又在撥弄起算盤珠兒來，小二哥竟會見怪不怪，把抹桌布向肩上一搭，說：「你來啦，請坐，哈，兩位才來。」

錯眼間，那白衣少年身後不知何時現出兩人，一個矮胖，一個高瘦，那周沖現下明白了，是風馬牛，不禁倒抽了口涼氣，就憑人家現身出來的這手功夫，已是先聲奪人，竟不知從何而來，直似從地下冒出來的。

慚愧，人家那小二哥豈僅是見怪不怪，反而樂呵呵，眉開眼笑，說：「三位，這邊坐。」

敢情先前他收拾店堂，空出了一片地方來，除了店角這張桌子外，只留下正中一張，北方的小二哥最會招呼人家，初來乍到，他也當你老相識，和你熟絡得很，北方人是習見不以為怪，但周沖這個土生土長的北方人，走南闖北的總鏢頭，却好生慚愧，人家對來人毫無所懼，他和人家風馬牛不相及，倒胆怯不成。

他把腰挺得直了些，只見那三人並不移步，一聲不响，緩緩掃了一眼，小二哥嘻嘻笑，左跨一步，右退一步，竟上前把那三人打量起來。

那小二哥說道：「原來一個牛高，一個馬大，加上這個不男不女的兔崽子，英雄店本來一向接待的是英雄好漢……啊，喲喲！」

隨地人影亂幌，小二哥在踉蹌後退，那白衣少年也退了一步，兩人面前站着那封三娘，小二哥嚷：「三娘，你為何推開我，敢是我說錯了，店有店規，我們接待的是英雄好漢，可不接待兔崽子。」

周沖早是聚精會神，看得明白，就在白衣少年那摺扇點出的瞬間，封三娘突然現身出來，拂柳分花，左手駢指點開了少年的摺扇，右手却同時拂退了小二哥，震退了少年，救下了小二哥。

白衣少年身後兩人同是一聲怒吼，但

少年兩臂一抬，楞地止住了兩人，只聽他細聲細氣說道：「三娘，別來無恙麼？」

豈僅是細聲細氣，而且嬌聲嬌氣，那周冲一怔，這少年非但姣好如女子，出聲更活脫像是個女扮男裝的閨中弱質，竟會是風馬牛之首的邢風？

封三娘有如不聞，向櫃枱裏的楊柳青道：「姑娘，我們不可失禮。」

楊柳青已斟了三杯酒在櫃面上，說道：「是，三娘，我已備下了。」

封三娘便對三人道：「三位進英雄店，便請先飲一杯英雄酒。」

楊柳青霍地一拍櫃枱，却只飛出兩杯酒來，連手指也沒碰那酒杯一下，只不過向震得跳起來的酒杯一拂袖，那兩隻酒杯便直向少年身後的兩人飛去，且滴酒也不見酒出，可把周冲驚得目瞪口呆，這姑娘好俊的功夫！只見那兩人一聲狂笑，高個子那人臂也長，當先接住，矮胖的一個列開大嘴，只見他伸掌一托，酒杯便滴溜溜，在他掌心中打起轉來，杯中酒竟未洒出一滴。

那矮子狂笑道：「丫頭，你是班門弄斧，孔夫子門前你敢賣聖經。」

高個子呵呵笑道：「這不是英雄酒，牛宏，你說，這是什麼酒？」

那胖胖的矮子果然是牛宏，破喉嚨，咯咯笑，說：「那還用說麼，她娘釀的女兒紅，今日何日？楊柳青，桃花灼灼，美人兒今日嫁，邢風宜室宜家，馬銳，這杯喜酒，我們是定要喝的。」

一仰脖子，牛宏把接到手中的酒，一口乾了，咯咯咯，笑得一身肥肉亂顫，馬銳的呵呵也更响了，說道：「好一個美人兒，良辰吉日，當眞是女貌郎才，佳偶天成。」也一口喝了。

直瞧得挺起了脊樑的周冲，又矮了半尺，先前楊柳青飛出的酒杯深深嵌入板櫈，那勁道之大可想而知，這風馬牛果然名不虛傳，若不是酒杯入手，把對方的勁道化解了，豈會連滴酒也不洒出的！

只見那楊柳青臉色鐵青，顯然也驚駭了，封三娘呢！面色却在轉白，那眼中却似要噴出火來，陡地人影倏幌，拍的一聲响，馬銳啊了一聲，跳過一邊，牛宏就地一滾，躲開了封三娘一掌，那馬銳嘴角上已見了血，周冲雖未看清，但他臉上着的這掌，顯然不清。

馬銳大怒，牛宏一躍起身，雙雙向封三娘撲到，那邢風却嬌聲一笑，摺扇輕搖，反倒退過一邊，封三娘哼了一聲，閃身避過牛宏一拳，却接了馬銳一掌，說：「教你們知道老娘的厲害。」圈臂翻腕，又一掌拍落在馬銳肩頭，但牛宏一矮，那一拳竟會拐彎，道：「也教你這婆娘知我厲害！」左勾拳快如電閃，那封三娘竟然沒躲開牛宏掃來的一腿，也能斜竄出去，但落地一踉蹌。

雖不過是一般的拳腿，却看得周冲目瞪口呆，他雖非打遍天下無敵手，可亦非弱者，但適才人家這三掌兩拳，任何一招他也接不下來，豈僅是力道奇大，更窮奇變化。

說時遲，只聽嬌笑聲起，登時滿屋紅霞，那邢風只聞其聲，不見了人，只聽他嬌聲說道：「這婆娘交給你們了，我先行一步！」

不好！周冲才覺身颼風生，身已在紅霞之中，對面不見人，却聽馬銳狂笑道：「教你知道風馬牛的厲害。」那牛宏却道：「今日小邢風大喜，饒你這婆娘不死，滾罷。」

轟然一聲，接着是連聲嘩啦啦，顯然桌塌櫈翻，還好，狂笑之聲未落，已是遠去了，明知封三娘必已遭了毒手，却幸這風馬牛不相及，而且來得快，去得更快，從現身到離去，人家也沒多瞧他們一眼。

不好，周冲身在紅霞之中，才覺入鼻腥辣，他已感到一陣旋暈，敢情烟中還有毒，忙不迭提住呼吸，也不怪那封三娘不是敵手了，以一敵二尙且落了下風，紅霞一起，對面不見人，烟中又有毒。

啊，快，趕快，趁他現下還沒昏迷，得趕快把藍天虹扛出屋去。

那料他伸手一摸，身邊那還有藍天虹，這一驚，眞個非同小可　若然有個好歹，這教他如何向南天一劍交待，要知他之所以走鏢一帆風順，江南地帶，黑道上的人馬一多半是看在藍浩然的面上，而今藍天虹在他的地頭上，竟有了不測……

他駭然間，呼吸摒不住了，吸入的毒烟愈多，若不是他扶住牆壁幾乎站不穩。

就在那瞬間，忽然伸過一隻手來，面前現出了封三娘說，道：「這藥丸快吞下了，毒烟雖不要命，却也會令你昏迷一個對時。」

他清楚看得見走近身來的封三娘了，紅霞也漸漸變成了粉紅色的薄霧，周冲道：「三娘你沒……」他道是怎麼了，人家要眞是遭了毒手，還會站在他面前麼？蹬了蹬脚，道：「三娘，不好了，藍少俠不見了。」

封三娘却如不不開，道：「快吞下藥丸，快。」

周冲惶急，一面吞下藥丸，一面向散開的紅霞中尋找，豈僅不見了藍天虹，連那櫃上也不見了楊柳青，店堂中那張桌子，已碎裂成幾塊，亦不見了那小二哥。

封三娘却不惶急，只是皺了皺眉頭，道：「你不用尋了，不料你這老江湖，也會被他騙過了，先前他何曾酒醉，也許……唉！也許他能助她一臂的，這可憐的孩子。」

店堂中的粉紅色烟霞，在周冲發楞的時候。已消散了，那藥丸眞有效，他連忙站起身來了，竟也不自覺，只因他滿腹驚疑。

封三娘分明遭了毒手，却好生生站在他面前，他說甚麼？可憐的孩子，那自是指楊柳青連同那小二哥當眞又去了何處？

驀然間，那紅霞滿店堂的瞬間風馬牛的話語，又上心頭，在那轟然响聲中，分明聽到楊柳青的驚呼聲，只不過那時紅霞陡現，爆响聲令她心悸，他感到窒息的瞬間，現在，他想起來了，忙道：「三娘，那楊姑娘可是……你是說……」

「我是說風馬牛把她擄去了。」封三娘淡淡的說。

倒像是一個不相干的人被擄去了，封三娘抿了抿亂髮，道：「總鏢頭，我有一事相煩。」

周冲忙道：「三娘請吩咐，在下力所能及，絕不敢辭。」他最關心的乃是藍天虹，却又不便問得。

周冲問過：「一個夠了？」

封三娘道：「我也趕快趕前去，此間無人照管，非是爲了店堂財物，」她向門口那石碑一指，道：「有勞總鏢頭派一個夥計前來，總鏢頭走南闖北，手下必有不少見多識廣的夥計……。」

封三娘點點頭，說道：「派一個就夠了，你放心，只要他照看這石碑，自不會惹禍上身，有人來找英雄店，也不會找到他頭上，甚至來他可不用露面。」

「不用露面？」周冲好生疑惑，不禁問道。

封三娘道：「我是說，來人若非善意而來，他大可不用露面，只在來人對石碑上的石像，流露出似曾相識的神情，便請其留下相待。」

周冲道：「我明白了，三娘放心，不用派甚麼人，我在此替三娘照看便是，楊姑娘與三娘在此開設英雄店，立下石碑，便爲了此像此人，楊姑娘與藍少俠，他二人……」

封三娘已轉身過去，聞言立即又轉過身來，道：「既然重托總鏢頭，敢不坦誠相告，不瞞總鏢頭說：適才我若不是假裝遭了毒手，那風馬牛豈敢把楊姑娘擄去，請恕我無暇詳告，實因得知姑娘的娘親，聽得人言，其實落在這風馬牛的巢穴之中，但風馬牛狡兔三穴，竟無人知其眞正的巢穴所在，僅知不時在這洛陽現身。」

周冲啊了一聲道：「於是你們來此開設英雄店，千方百計誘那風馬牛現身。」

封三娘道：「正是，風馬牛若不是狡獪之極，豈會從無人知其下落，那邢風最是疑，總鏢頭豈無耳聞，不得已，這才出此下策，你放心，我未遭毒手，不過是試試風馬牛的眞功夫，楊姑娘有備而去，必然無恙，藍少俠既然適才把你也瞞過了，可是智慧過人，更顯然我也不會瞞得過他，否則少俠俠肝義胆，豈會不出手的，他尾隨下去，也必然無事，却是我得趕快追去接應。」

周冲道：「三娘快請，此間事交給我，在下雖然武功不濟，自信還不致誤了三娘所託，請快去吧，倒是我該死了，爲了我，三娘就誤了這一陣功夫。」

封三娘道：「這個你放心，總鏢頭忘了，那小二哥可不是眞正酒保，他也尾隨去了，沿途會留下記號，我已在明處，若即刻追去，風馬牛若然一人留下在店堂中，尙有人在左近，豈不是知我未遭毒手，必然也加强戒備了。」

周冲忙道：「三娘，雖如此說，可也不能遲延了，楊姑娘武功再高，說甚麼也敵衆我寡，這裏的事交給我了，放心。」

封三娘在門邊一閃身，却打後面溜了出去，把周冲一人留下店堂中，他這才抹了抹汗，一個走南闖北，闖蕩了數十年江湖的周冲，竟然已渾身冷汗，好半晌，兀自驚魂未定，不料他他多年來只聞名，從未得見的幾個江湖中令人聞名喪胆的人物，他却在一日之間，全遇上了，那風馬牛近年才出現在北道上，無論正邪，遇上了從無人逃得過毒手，是以傳揚出來，也更加鹽加醋，神乎其說，還幸不常在江湖中露面，這封三娘却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據說年輕時候貌美如花，若是有人多瞧上她一眼，可眞是有死無生，後來漸漸絕跡江湖了，都說她已物化，不料今日竟然見到了，令周冲奇怪的是，這封三娘雖然風韻猶存，却半點也不邪惡。

他試着站起身來，已不再旋暈了，店堂中桌塌櫈翻，滿地狼藉，心想：封三娘說得不錯，他不可留在店中，這英雄店開設了半月有餘，不知已有多少人在此吃過苦頭，武林中人爭强鬥狠誰也要認第一，店堂角落上的的破桌破櫈，那小二哥頭上的傷，可知也是有些武功出類拔萃的高手，若然有人來，當他就是這英雄店的店主，豈不遭殃。

走，周冲慌忙出店，啊！

他跨出門外的脚步，待要收回來，已經來不及了，門外，那英雄店石碑之前，一個中年人，正楞楞地望着那石像，呆着了。

慚愧，他是嚇破了胆，其實這中年人，也不過是一個文雅的讀書人，那衣衫非但舊，而且也有點破爛了，頸下三綹青鬚，破頭巾上只賸下了一根飄帶。

周冲才要邁步，那窮書生忽地一轉身，對他一揖，道：「請問閣下，可是店主麼。」

周冲忙擺手道：「不是，不是，我也是來此飲酒的，店裏已沒人了，相公請吧，此間不可久留。」

他一邁步，啊！忒怪，那窮書生竟又在面前，幾乎撞入書生的懷裏，但適才這書生分明在門側的。

周冲忙一滑步，那書生却又把兜頭一揖，這一來，他可不能走了，忙道：「相公不用多禮，要飲酒，請去別家吧，便是店主尙在，這英雄店也非相公你飲酒之所，難道你沒有見店中是何情景麼。」

那書生道：「閣下是位達官爺吧，不瞞閣下說，我是聞得英雄店，不遠千里專程趕來的。」那窮書生掃了店中一眼，眉頭微皺，道：「店中像是有過一場惡鬥了，但閣下適才必在店中，眼見一切，可否賜告，店中可有一位封三娘，現下又已去了何處？」

周冲可怔住了，人家一眼看出他是保鏢的達官，那也不奇，這書生竟知有封三娘，却不由他不驚了，不自覺退了一步，重新把窮書生打量了一眼，忒怪，這書生面黃肌瘦，簡直弱不禁風，那像是武林中人，不由好奇心起，道：「相公你……認識封三娘？」

那書生竟不耐道：「我是請問閣下，封三娘現在何處？」

當眞以皇帝之富，也還有幾門窮親戚，武林中人，又豈無不會武功的戚友。

周冲道：「相公你來晚了，可眞不巧，你若不在此端詳這石像，也許見到封三娘了，不過半盞茶功夫，三娘剛打後門走了。」

那窮書生霍地一旋身，但移步却非邁步，周冲已道：「相公不用追了，封三娘身法快如追風，你豈能追趕得上，再說，也不知她去了東南還是西北，不如在此等候爲是，三娘早晚必要回來，相公，你隨我來。」

（未完）

精選名作家名作品／慕容美・文　黃耀基・圖

金筆・血掌・峨嵋刀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兪人杰往王府救出金素蓮、還將因唱荒淫曲的謝五爺和王公子的娘子來個晚粧初了肌膚雪，兩個糾纏着，將這倆懲戒一番。兪人杰準備馬車送金素蓮爺兒倆去漢水定居，至扶風依依惜別，兪人杰再折回長安等候拜師……長安城的怪事，驚動五俠之一的郎星奇到長安調查，幾遭黑道巨寇公孫節暗害，幸兪人杰暗中相助才免一死。兪人杰不想會見郎星奇，因他是拒絕錄用自己的四位主考之一。下決心找逍遙書生學藝。希望他日在武林中與金筆令狐玄有同等地位。這位笛仙後裔，眞有謫仙李白的「學劍來山東」的風度。自成一派……

巍峨天龍府　變作瓦礫場

假如不是巧合——兪人杰嘆一口氣，無可如何的搖搖頭，因爲他想不透，弄不通的地方，實在太多太多了！

不過，有一件事，他倒是敢確定，他跟對方，一個來，一個去，也許倒眞的只是一時之巧合！

不一會，酒菜送上來了，果然豐盛異常。依送來之酒菜估值，雖然今天多化了三錢七分銀子，但拿一名單身生客，第一次到這裏來叫菜加以比較，一個裏八折，一個外二二五，算起來縱然吃點小虧，也寃枉不到那裏去了。

兪人杰摒絕雜念，開始專心享用。因爲這尚是他有生以來，幾乎豪氣得屈指可數的一頓；只要他「裝」得下去，他不想輕易加以糟塌。

酒樓上客人漸漸多起來。

當樓下快上滿六成座的時候，樓梯上一陣雜沓脚步聲過處，忽然一下湧上來近二十名鮮衣闊客。

龍威鏢局的人來了！

從來人之擧止、氣度，以及上樓之順序上看，兪人杰知道，走在最前面的那個紫袍中年人，大概便是那位龍威鏢局局主，「金鞭孟嘗」馬如龍了！

在樓上負責招呼的六名伙計，紛紛迎上去，打躬作揖，請安問好，活似一羣蒼蠅見了血……

兪人杰冷眼打量這位「金鞭孟嘗」，發覺如僅就外在之儀表而論，這人的確可以當一聲孟嘗而無愧。那張四四方方的臉孔，那寬廣的前額，端正的鼻樑，和善的眉目，厚闊的嘴唇——如非大安棧那位蔡掌櫃的一番先入之言，他實在看不出這位金鞭孟嘗那一點不像一個正人君子——

這時，金鞭孟嘗眼光滿樓一掃，將一名伙計招手叫去身前，不知低聲問了幾句什麼話，那伙計聽了，只是搖頭。

金鞭孟嘗似乎顯得很失望，轉臉向身後衆人攤攤手，勉强笑了一下道：「辰光還早，再等等也不妨。」

兪人杰這時候已經吃得差不多了，他知道金鞭孟嘗要等的，除了一個流星趕月，不會有別人。不過，依他猜測，流星趕月這次並非爲酬酢飲宴而來，今天應邀赴會可能似乎不大。再說，就算來了，那種虛應故事的場面，事實上並沒有什麼可看的。所以他招手喊來先前那名伙計，問淸剛才付的銀子儘够抵帳，便即走下樓來。

兪人杰走出狀元樓，先隨意兜了兩條街，直到確定身後無人釘梢，這才去到一家故衣舖子，買下幾套新舊不等的衣服，然後再到一家舊貨店中，買了一把半新舊的大算盤，分別包好，夾在腋下，緩緩踱回鴻賓棧。

回到棧中，一脚剛剛跨入後院，即見昨天伺候他的那名棧伙，笑吟吟的迎了過來道：「老爺子回來得正好！」

兪人杰停下脚步道：「什麼事？」

那棧伙遞出一隻牛皮紙袋道：「有人給您老送來一包東西。」

兪人杰沒有伸手接，注目問道：「誰送來的？」

那棧伙笑答道：「一位高高瘦瘦的大爺。」

兪人杰問道：「姓什麼？叫什麼？」

那棧伙楞了一下，期期道：「他……沒有說，小的……也給忘了問。」

兪人杰接着道：「模樣如何？」

那棧伙偏臉想了一下道：「高高瘦瘦的……咳……大約……大約四十來歲，黃黃的一張面孔，眉毛很濃，寬鼻樑，尖嘴巴，對了，那雙眼睛，骨溜溜的，顯得很有神。」

兪人杰滿院掃了一眼，又問道：「東西送來時，他怎麼說？」

那棧伙微呈不安道：「他說，喂，麻煩你一下，這裏有包東西，請你交給棧裏一位客人，他住在你們後院第二進……」

兪人杰止不住一咦道：「第二進院子住的客人，不下十二三名之多，你怎知道這包東西，一定是送給我的呢？」

那棧伙忽然眉目舒展地啊了一聲，笑道：「對，對！小的也曾經這樣問過他。他說：你們那位客人，是敞號的老主顧，就是一時之間，記不起他老人家的大名，只知道他老人家，在住進貴棧時，身邊除行李之外，還帶着一把大算盤……」

兪人杰一顆心，不期然撲撲跳動起來。他早感覺事情有點不妙，現在果然獲得證實！

那棧伙似爲自己的精明幹練顯得很得意，笑着接下去道：「小的連忙告訴他，這樣的客人，有是有一個，不過您老也許記錯了，他老人家那把算盤，並不是自己帶來的。他說：這沒有多大關係。小的跟着告訴他，這位客人就住在東廂四號上房，請他放心，東西留下來，準能交到就是。那位大爺點點頭，還賞了小的一吊錢，走時顯得非常滿意。」

兪人杰伸手將紙袋接下，點點頭道：「知道了，你很能辦事……」回到房內，兪人杰將紙袋封口撕開，裏面還有一個小紙袋，再將小紙袋撕開，裏面裝着的，共有兩樣東西：一顆有着裂縫的算盤珠子，以及一張小紙片！

紙片上這樣寫着：「原物璧還朋友小心了！」

兪人杰將算珠和紙片重新納入紙袋，塞去行囊中，接着便開始陷入一片深思。

現在，他只有兩條路可供選擇，一條是立即易容改裝，潛遷他處。另一條便是仍留此處，以待那位惡君平找上門來！

這兩條路，走那一條，比較妥當呢？

答案是：那一條都不妥當！他天生一副倔强性格，要他逃避一件事，那怕是死亡，也不易辦到；同時，他知道，面對惡君平這種人物，縱能逃避一時，終非長久之計，又何苦徒然示弱於這惡寇？

至於等這惡寇找上門來，豁出性命來場硬拚，無疑亦非明智之擧。

這惡寇一身武功既與金筆四友不相上下，又豈是他今天這點微末的成就所能應付得了？

那麼，怎辦呢？

兪人杰在心底告訴自己：爲今之計，最好似乎仍以馬上找着對面那位流星趕月，將事情原原本本說出來……

兪人杰想到此處，不禁苦笑着搖搖頭。就算眞的會死在那位惡君平手裏，他也不會這樣做的！

最後，他所作的決定是：揚棄一切思念，上床蒙頭大睡！

任何行動，全仗精神；他知道在天黑以前，不可能會有事故發生，先睡一覺養足精神再說！

天色漸漸黑下來了。

兪人杰一覺醒來，神氣清爽，通體舒泰。他出棧四處蹓躂了一圈，一方面活動活動筋骨，一方面察看客棧附近有無明顯之異狀。這一次他沒有在外面吃東西，返棧之後，他便吩咐棧中替他送上一壺酒，幾樣小菜到他的房中，等到酒菜送來，他將窗戶推開，然後便坐在窗前，背對着屋頂上那道天窗口，自斟自酌起來。

依他估計，他的窗戶係正對着對面流星趕月住的三號房，他這樣將窗戶敞開，不論流星趕月今夜在不在，賊人都將沒有從窗口向他下手的可能，而他這座房間，除了一門一窗，惟一與外邊相通的，就是身後屋頂上那道天窗。

假如一切都在他的算中，那麼，惡君平的飛鏢或毒針，今夜也許就會從天窗中打下來！

他剛才已在天窗附近的瓦片上動了一點小手脚，那位惡君平，無論輕功有多好，當其到來時，都難免要帶出一絲響動，這樣他便可以穿窗而出，公開喝破對方之行藏。假使這位惡君平眞的不肯與人正面爲敵，固屬求之不得，否則他亦可在放手一拚之前，好好的將這賊子奚落一個够！

遠處更鼓傳來，一下，二下……

對面三號房中，流星趕月仍然未能回來，其他各房住客，則均已滅燈就寢，皓潔的月光，照在院子裏，像一片靜止的湖水，由於時居夏初，偶而已可聽得一二聲唧唧蟲鳴。

太靜了……

兪人杰擧着把杯，表面上看來從容悠閒之至，實則不啻一把拽滿了的弓，他眞不知道，像這樣下去，他究竟還能承受多久。要來就快一點來吧。那賊子怎麼還不來？

「拍」！一聲輕響——輕到只像折斷

一根細香枝。隨着這聲輕響，兪人杰的一顆心驟然地踏快起來。依照預定計劃，他這時應該毫不猶豫地，雙掌一按，全身離地，打窗戶中穿出去！

可是，事到臨頭，他猶豫了！

他害怕麼？一點也不！相反的，他這時週身血脈賁張，精力充沛，勇氣空前旺盛，眞恨不得將一身所學，發揮個淋漓盡緻！

只是，他想，這樣做是否值得？

過了今夜，還有明天，他是否將永遠這樣，什麼事都不幹，就爲了應付這位惡君平而長日處在煎熬憂疑之中？

除了這樣做，是否尙有其他一勞永逸之策？

時間是無情的。兪人杰心念電轉，他知道時間不容許他從容思考；他也知道在這短促的時間裏，決不可能想出什麼兩全其美之計；可是，他在心中，儘管這樣想着，口中却不期而然地脫口哼出：

有子萬事足，無徒一身輕，兩者俱無有，逍遙羨煞仙……

「拍」！又是一聲輕響，自屋頂傳來。這一聲較先前一聲稍重，另一點不同的是，先前的一聲輕響，顯係向前踩踏所發出，現在這一聲則似乎向後倒時所不經意引出。

兪人杰星目一轉，輕咳着緩緩說道：

「這位公孫老弟，你來得太遲了，你且下來看看吧，酒只剩下小半壺，菜也只剩得幾顆又小又癟——咦，要走了麼？唉唉，年輕人就是這些地方沉不住氣。老弟好走，恕老朽不遠送了！」

蟲鳴唧唧，四壁又歸寂然。兪人杰微微一笑，順手推上窗戶，一口吹熄油燈，安然和衣登床。

第二天，他將棧中那名伙計喊來房內，取出三兩銀子，向那伙計問道：「這裏夠不夠兩天來的房飯錢？」

那伙計張大一雙眼睛，囁嚅道：「夠，不，多得太多了……」

兪人杰笑了一下，緩緩又說道：「多下來的，想賺不想賺？」

那伙計舐舐嘴唇，忽然放低聲音道：「只要小的能夠辦得到……」

兪人杰淡淡一笑，搖頭說道：「用不着如此緊張，要你做的，並非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你只須穿着我的衣服，在這房裏躺上半天，這多出來的兩把銀好，便算你的了！」

那伙計似有不信道：「老爺子別是說笑話吧？」

兪人杰端正臉色道：「老實告訴你，事情是這樣的：今天下午，城外河下，我有一船貨要卸，爲了考查我那幾名管事的手脚是否乾凈，已向他們推說身子不舒服，要在棧裏躺着養養神，一切均交他們去處理；到時候這批傢伙爲了小心起見，也許會偸偸跑過來，找個藉口看我在不在——這樣一說，懂了沒有？」

那伙計露出會意之色，連連點頭道：「懂，懂，懂。」於是，兩人將衣服對換穿上。兪人杰提着行囊，低頭走出客棧，轉過一道街角，又進入另一家客棧。聲稱有位余姓客人要訂房間，行李先送來，人隨後就到，然後他再退出來，去僻靜處，易容改裝，復以一名中年官人的身份，向那家客棧搖而擺之的走了進去。這邊，鴻賓棧中，那伙計果然做到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兪人杰離去後，他立即掩上房門，去炕床上向壁臥下。

只是，好好一個人，在大白天裏，要裝有病的樣子，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僅過去半個時辰光景，那伙計便有點不耐煩起來。

就在那伙計振身欲起，準備下床走動時，屋頂天窗上面，忽然有人輕聲說道：「念你小子一片愚誠，老朽就成全了你罷！」接着，格達一聲，天窗撬開，一本小册子，飄飄墜落下地。

那伙計還以爲白日見鬼，心跳口噤，冷汗直冒，好半晌方始勉強定下神來。

他抖索着摸下炕床，挨過去將那本小册子檢起，拿到亮處翻開一看，不禁當場微微一楞：這是什麼玩意兒？是啊！這算是什麼玩意兒呢？

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紙張之質地，極爲粗劣，裝訂亦欠整齊，扉頁上三個草字：「縱橫譜」。裏面第一頁，是一篇以行楷寫成的序文，接着則是一幅幅有連環性的圖畫：畫中是一個人拿着一支如椽巨筆，或舉或垂，或伸或收，姿式不一，在每一幅圖式的邊角上，另附有小字各若干行，這名斜眼伙計斗大的字雖然識不到一石，但對數目方面，則一向有興趣，他這時將那些圖式從頭到尾數了數，好像伙，不多不少，一共是「七十二幅」！

「這算是什麼玩意兒呢？」

「唔……？」我明白了……這一定是本教人如何寫字的特別字帖……管它的，且收起來再說……這玩意在我看來雖然不值一文，留下來交給那位老爺子，或能因而獲得一筆小賞，亦未可知。」

× × ×

當晚，咸陽城外，渭水河下，自上流駛來一艘雙艙大客船，船頭上挑着兩盞紅燈籠，燈籠上既無官銜，亦無姓氏，氣氛神秘，令人有莫測高深之感。好在咸陽是個大地方，居民們見多不怪，對這艘客船到來，亦未加以注意。

這條豪華客船停泊不久，沿河官道上，忽然出現一名行動鬼祟的青衣漢子。

漢子係從城中走出來，行色匆匆，似乎正想投去扶風方面，但當他偶而回過頭來，於無意中瞥及河下泊着的那條客船時，那張表情多變的面孔上，不禁泛起一抹奸猾的笑意。

當下只見這名神秘的不速之客，扭頭朝身後迅掃一眼，雙臂微張，足尖一點，人便如飛燕一般，飛進河邊那一排濃密的垂楊叢中。

青衣漢子甫於樹梢陰影中藏起身形，下面船艙中，忽然走出一名年約雙十上下，模樣像個使女的藍衣女子。

那女子手上捧着一隻水盆，一頭秀長的黑髮，迎風微佛飄動，從側影上看去，姿色似乎不惡。

月色下但見她將盆內污水向河中傾去，俯下身子，洗淨空盆，又自河中臼起一盆清水，然後，彷佛不勝其累似的，將水盆放於船頭，直起纖腰，曲曲粉臂，口中自語般喃喃道：「猴子也會賞月，眞叫稀罕！」素手一揚，一道碧光，突向青衣漢子藏身處電射而去！

垂楊叢中，那青衣漢子有如受驚宿鳥般，颼的一聲，身形竄起，人於半空中，狠狠咒罵道：「好個臭丫頭，看看你家大爺！」

口中雖是如此說着，身形一拳一蹬，人却向官道上斜斜落去。

藍衣女子蓮足一頓，騰身便追，口中一面冷笑着道：「是的，大爺，您也別跑了！」

從雙方表現之身手上比較，青衣漢子一身武功，顯然不在藍衣女子之下，可是，不知是否由於心虛之故，那青衣漢子竟好像沒有面對藍衣女子之勇氣，這時，沿着官道，頭也不回，眨眼奔去十數丈外。

藍衣女子亦非弱者，她雖因起步稍慢，落後一大截，依然鍥而不捨，緊追如故。

官道坦直，除沿河那一排垂楊外，別無藏身之地，藍衣女子似乎發了狠心，脚下愈來愈快，雙方之距離，也就愈縮愈短：十丈，九丈，八丈……

青衣漢子眞眞情勢不妙，忽然邊跑邊叫道：「來吧，前面空曠得很，到了那邊空地上，你臭丫頭就會認識大爺是何許人了。」

藍衣女子嘿了一聲道：「好得很，閣下要如是金筆大俠令狐玄，我柳玉貞就自認倒霉！」

青衣漢子聽藍衣女子報出姓名，神情不禁微微一怔，當下連忙收住脚步，轉身高叫道：「柳姑娘不可誤會，在下並非外人……」

藍衣女子一戟止步，明眸閃滾之下，忽然發出一陣冷笑道：「喲喲，我道是誰，原來是公孫大爺您啊！公孫大爺，多時不見，是不是又對我家兩位姑娘生出非非遐想？」

被喊做「公孫大爺」的青衣漢子，正是那位「惡君平」公孫節！這位惡君平說來也是時運不濟。

他自昨夜在鴻賓客棧中，被兪人杰冒充逍遙書生，嚇了個屁滾尿流以來，心中愈想愈不自在，最後終於狠心，決定暫離長安，避過這陣風頭再說；沒想到才出咸陽，就碰上這條鬼客船！

當他第一眼看到這條客船時，尙以爲船上住的是官眷，於是不良之念頓萌，想來個人財兩得，平一平滿腔積鬱，順便消消慾火！詎知，天不從人願，最後發現，船上住的，竟是一羣比逍遙書生幾乎還要令人頭疼的女煞星！

原來眼前這名藍衣女子不是別人，正是「揚州雙姬」座下「四位潑婢」中的「貪婢」！

遠在四五年前，惡君平有一次心血來潮，居然想到要去一親雙姬之芳澤，正好他打聽到雙姬當時爲避金筆大俠之鋒芒，就潛伏在湘西的白馬山中，於是，他按址找去，大獻殷勤，只是，不巧得很，雙姬當時已經分別擁有幾名合意的面首，且在專心揣摸着一門重要武功，故對這位惡君平親自找上門來，相當不愉快，結果，在雙姬暗中示意之下，四潑婢以討教武學爲名，將這位公孫仁兄整得狼狽萬狀，最後，我們這位公孫仁兄非但沒有嘗到一絲絲「甜頭」，還幾乎送掉一條「命根」了。

自此以後，這位惡君平便將「雙姬」以及兩姊妹手下的「四潑婢」記恨在心上。

不過，他是過來人，深知要報此仇，並非易事，別說「水姬」桑元孃和「火姬」解衣蕾那一對姊妹不是他的口中食，就是兩姊妹身邊的「醜」、「毒」、「淫」、「貪」等四個潑丫頭，都不是什麼省油燈。

而今夜，因禍得福，他告訴自己：機會來了。

貪婢柳玉貞對眼下這名敵人之爲人，清楚異常，這時她見惡君平兩眼骨碌亂轉，一語不發，不禁向前逼出一步，冷笑着說道：「請問公孫大爺，是我這個臭丫頭話說重了，還是你大爺正在轉着什麼別的念頭？」

惡君平因有成算在胸，在嘴皮子上，也不計較，當下毫不動氣地抱起雙拳，深深一躬到地，陪笑說道：「今夜這檔事，務請姑娘包涵……」

貪婢嘿了一聲道：「說得眞輕鬆！」

惡君平故意苦笑了一下道：「請姑娘聽着：我惡君平，衆所週知，既算不上是個好人，也沒有做過幾件好事，只是有一點，還請姑娘明鑒，我惡君平原先不論想動什麼歪腦筋，但絕對未曾想到，船上住的竟是姑娘你們……」

貪婢又嘿了一聲道：「諒你公孫大爺也沒有這個胆子？」

惡君平連忙打躬道：「姑娘肯相信，公孫某人感激萬分！」

貪婢板着面孔，轉手一招道：「走，回到原來的地方去。」

惡君平一慌，涎臉哀求道：「姑娘這又何必？」

貪婢怒目嗔叱道：「你可知道姑娘剛才那支碧玉簪是多少銀子換來的？」

惡君平眨了眨眼皮道：「値不値一千兩？」

貪婢大怒道：「好啊，你竟——」

惡君平連忙搖手道：「姑娘且慢，須知公孫某人說的乃是實心話。那支碧玉簪，不管值多少，姑娘也不必找了，公孫某人願以一千兩紋銀作賠！」

貪婢微微一愣，芳心暗動，但爲了維持一股自尊，故意臉孔一沉，佯怒道：「你以爲我柳玉貞沒有見過銀子麼？」

惡君平陪笑道：「話不是這樣說。」

貪婢寒着臉道：「該怎樣說？」

惡君平正容道：「姑娘玉簪失落，係由在下而起，儘管這只是小事一樁，但在公孫某人而言，總不免捫心難安……」

貪婢裝出不耐煩的樣子，手一伸道：「好啦，好啦，拿來吧！」

惡君平走上一步，壓低嗓兒說道：「姑娘也眞是……你瞧在下這身打扮，那裏會裝得下一千兩銀子？在下意思是說……別忙，你聽在下說下去……請問姑娘，這一路來，對長安城中，大牌坊尙書府那張懸賞告示……不，不，在下話還沒有說完呢……什麼？對！對！完全對！姑娘眞是一點便透……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在下決不是賣關子……好，好……在那裏？就在城中鴻賓客棧，後院第二進，東廂第

四號上房！」

貪婢忽然冷笑一聲，注目問道：「既有這等好事，你公孫大爺自己爲何不下手呢？」

惡君平兩手一攤，苦笑道：「金筆四友中那個姓郎的，就住在同院西廂三號房，大前夜該棧那一場血腥殺戮，姑娘應已有所耳聞，那姓郎的跟我公孫節，早成了生冤家死對頭，有這廝住在同一座院子裏，叫我打那裏去下手？」

貪婢微現怒意道：「既然連你公孫大爺都下不了手，拿來告訴我又有何用？」

惡君平搶着說道：「姑娘這樣想，那就錯了，就在下所知，姑娘也許還沒有跟這位流星趕月見過面，以姑娘臨事之機警，如再變換一下裝束，包管能手到擒來，同時，最主要的一點是，姓郎的跟這名冒牌公子之間，並無任何淵源，在下發不了這筆橫財，是怕姓郎的識破面目，姑娘無此顧慮，就算在動手之際，被姓郎的撞着了，難道以他金筆四友之身份，還敢公然袒護一名奸人不成？」

貪婢沉吟不語。

惡君平又說道：「只是，有一點，姑娘可別千萬上當。那小子年紀雖輕，易容術却極高明，扮人像人，裝鬼像鬼，到時候，千萬別以爲裏面住的只是一個糟老頭子……」

×　×　×

第二天，辰牌時分，一名書生模樣的俊秀青年，走進長安鴻賓客棧，向帳櫃上問道：「後門第二進，東廂四號房的客人在不在？」

掌櫃的扭頭向站在門口的一名斜眼伙計喊道：「喂！二串中，後院第二進，四號上房的客人，此刻在不在？」那斜眼伙計聽了，登時緊張起來。依心想：那位老爺子眞是料事如神，果然有人找來了！

當下連忙避開來人面孔，回答道：「在，在！」

那青年咳了一聲道：「不才有點生意上來往，需要進去當面談一下，能不能請那位伙計帶個路？」

掌櫃的頭一點道：「當然可以。」

接着轉向門外道：「來，二串子，你領這位相公進去！」

那名斜眼伙計心中一慌，急忙說道：「不，我在這裏，要等另外一位客人，叫老錢他們，隨便那一個——啊，那客人打那邊過來了。」

說着，信手一指，溜來棧外，然後急急忙忙奔進棧旁那條側巷，由棧後護牆翻入裏院：等他於四號房中換好衣服，匆匆爬上炕床，院子裏一陣腳步聲由遠而近，那位年青訪客恰好抵達！

「好的，謝謝，你忙吧，我們都是熟人，用不着通報了。」

接着，咿一聲，房門推開，那位隱帶幾分脂粉之氣的年青訪客，面帶冷笑，跨入房中。

躺在床上的斜眼伙計，既意外，又驚慌，這小子怎麼居然走進來了？

「老兄還好吧？」

「唔……誰呀……我有點不舒服，……今天不想過去了……那批貨，你們……瞧着……辦吧。」

「嘿嘿。」

「噯唷！」

片刻之後那位年青訪客走來前面櫃上說道：「我們那位李老闆，病得好像不輕，他要我喊部車子來，載去小號那邊，找個大夫看看——他這兒房錢算了沒有？」

在駛向大牌坊尙書府的馬車上，那位貪婢沉下面孔，冷冷盤問道：「閣下爲何要冒充沈公子？」

斜眼伙計穴道被點，痛苦不堪，呻吟着道：「這是那位沈公子自己的主意。」

貪婢聽了，微微一怔，跟着打鼻中哼了一聲道：「惡君平的話，一點也不錯；裝人像人，裝鬼像鬼。沈公子自己的主意，嘿嘿嘿，眞虧你朋友想得出來！」

斜眼伙計急道：「你如不信……」

貪婢手一搖攔着道：「到了，等會兒你們朋友去跟那位沈公子當面對質吧！」

馬車在尙書門前停下，貪婢下車，走上石階，跟迎出來的門房低低咬了幾句耳朵，接着便由那門房領路一起走去府中。

不一會，白髯拂胸的老尙書親自帶着幾名家將走來大門外，其中一名家將手上，捧着一隻沉甸甸的小木箱，大概就是那一千兩賞銀！

老尙書向身邊另一名家將，氣喘喘的揮手道：「沈福，下去再問一遍，不要弄錯人！」

那名家將奉命走下石階，掀開車簾問道：「冒充我家公子的，可是你朋友？」

斜眼伙計理直氣壯的答道：「不錯，你叫——」言下之意，顯然想說：你叫你們那位公子來，問問他看當初這究竟是誰的主意！

可是，那家將並沒有等他說完底下的話，便即放下車簾，轉過身去回稟道：「招認了。」

老尙書掉頭道：「沈祿，銀子送過去，謝謝這位少俠！」

拖下斜眼伙計，貪婢仍乘原車走了，斜眼伙計因知「公子」現時不在場，辯亦無用，索性閉上眼皮，不再開口，其實，他要是能睜開眼皮，看清目下處身之所，這一場「飛來災」，也許不難提前結束，偏偏他要賭氣，那就無話可說了。

那家將將斜眼伙計放在石階上，向老主人請示道：「這廝如何處理？」

老尙書寒着臉孔吩咐道：「送去書房裏，等你們公子回來再說！」

中午時分，那位眞正的尙書公子回來了。他從家人口中得到消息，立即喊來兩名護院武師，一起走向偏院書房。

沈公子走進書房後，不由分說，上去便是兩個大耳光，口中罵道：「你這廝胆有天大，居然敢冒本公子之名，混闖民宅，故作非爲，倒看你長有幾顆腦袋。」

斜眼伙計睜眼看清之下，不由得驚駭欲絕，這位尙書公子，他是認識的，而前此北城王府那段公案，他亦略有所聞：天啦，這一錯，錯到那裏去了。

「公子，你聽小的說！」

「說？哼，你還有話說！」

「拍！」

「拍！」

又是兩個大耳光。

這位尙書公子，也曾練過幾年，加以

又在氣頭上，每一巴掌打下去，少說也有十來斤重，被打的斜眼伙計，穴道受制，讓無可讓，自是承受不了。

只聽他哀嚎着道：「寃杜啦，公子，您，您打錯人了。」

一名武師走過來勸解道：「橫豎跑不了，就先聽聽他的說話吧！」

斜眼伙計哭喪着臉道：「小的外號二串子，是朝陽街鴻賓棧的伙計，公子不信，儘可查對，這次實實在在是場寃枉。」

沈公子不禁回過頭去，朝兩名護院武師分別望了一眼，兩名武師，一姓徐，一姓馮，均爲終南弟子，兩人之武功，尙稱不俗。

這時另外那名馮武師思索着點點頭道：「是的，本席也好像有點印象。」

沈公子又向徐姓武師問道：「徐師父有否見過此人。」

徐武師答道：「這一點，並不太重要。是與不是，派個人去問一下，不難馬上知道。只是他當初爲什麼會承認，最好要他解釋清楚！」

斜眼伙計搶着說道：「是這樣的，原住敝棧後院第二進，東廂四號房的一位客人，昨天臨走時，交給小的一兩銀子，要小的穿上他的衣服，說是假如有人找……」

馮武師插口道：「那客人也姓沈？」

斜眼伙計搖頭道：「不知道。」

馮武師一咦道：「那你爲什麼要承認你冒充的是本府沈公子？」

斜眼伙計喊寃道：「小的從沒有這樣承認過，就因爲小的不清楚是那位客官姓什麼，今天早上，這位相公問我爲何要冒充沈公子，小的才給糊裏糊塗應下來，因爲小的還以爲他說的沈公子，就是昨天離去的那位客人。」

馮武師又道：「那位客人如今去了那裏？」

斜眼伙計答道：「不清楚。」

徐武師接道：「那人爲何要化銀子找你作他替身？」

斜眼伙計答道：「他說：城外到了一船貨，馬上就要卸下來，他要悄悄前去察看，他那些管事的，手腳是否乾淨，但怕其中有人也許明天來棧中探動靜，所以要小的代替他，躺在床上裝病。」

沈公子哼道：「胡說？」

斜眼伙計着急道：「小的要如……」

沈公子聽如不聞，轉過身去，向兩名武師問道：「徐師父和馮師父認爲這廝說的話可靠嗎？」

徐武師沉吟道：「這裏面有兩種可能。假如我們這位伙計說的全是實話，那麼，當日冒充公子的人，極有可能便是剛才來的那小子！」

沈公子一怔失聲道：「是啊！」

徐武師緩緩接着道：「換句話說：先誘使我們這位伙計做他的替身，然後又將我們這位伙計送來請賞，正是剛才我們那位老弟的一套連環妙計。因爲這件事別無他人知道，只有佈局者心裏清楚；他住棧時沒有報姓氏，到時候僅須含含混混，張冠李戴，稍爲用點手段，便不難使我們這位伙計全盤承担下來！」

沈公子微愕道：「徐師父這意思可是說：當日冒充學生名義鬧事，以及昨天離開鴻賓客棧的均爲剛才這小子之化身？」

徐武師點頭道：「是的。」

馮武師喃喃地道：「好傢伙，冒名鬧事於前，復敢現身騙賞於後，別看這小子年紀沒有幾歲，行起事來，胆子倒是挺壯的！」

斜眼伙計又嚷起來道：「公子這下可知道小人是寃杜的了吧？」

徐武師眼角一瞟，冷冷說道：「別忙，伙計。本席說過，這只是一種假設。你閣下一口一聲不知道，也未免推得太乾淨，誰保這不是你們串好的一條苦肉計？」

斜眼伙計氣急交攻之下，幾乎當場昏厥過去。

徐武師冷冷接下去道：「以你朋友這副德性，主謀雖然說不上，但要如說你朋友有一份，也並非全無可能！」

沈公子一聽，再度火往上冒，霍地回過身去，伸手又是一巴掌，口中喝道：「快招！你這廝究竟……」

這一巴掌也許打得太重了，斜眼伙計一個滾身，忽從懷中掉出一本小册子。

馮武師走上一步，俯身檢起，目光所及，臉色不禁微微一變。

徐武師注目問道：「什麼東西？」

馮武師頭一擺，緊緊抓着那本册子，望向地上斜眼伙計沉聲問道：「這玩藝兒你從那裏來的？」

「檢來的。」

「看過沒有？」

「看過了。」

「知道上面記的是些什麼東西？」

「不知道。」

「眞的不知道？」

「小的識字有限……依小的猜想……它也許是一本……叫人……如何……寫字……的字帖。」

斜眼伙計這次總算回答得相當得體。他知道如果老實說出是四號住客離去後，有人從天窗中丟下來的，也許會有新的麻煩。

果然，馮姓武師見他回答得很爽直，立即轉過身去，向外喊道：「沈壽沈喜何在？」

兩名家將，應聲走入。

馮武師將那本小册子交去徐師父手上，同時朝少東人遞出一眼色，然後過來將他穴道拍開，板着臉孔說道：「這一場無妄之災，全因你朋友貪財而起，下次你朋友該警惕一點才好！」

兩名家將將斜眼伙計挾出後，徐武師過去門上房門，走回來肅容說道：「現在請公子愼重考慮：留下這本册子，三五年之後，它可以使公子一舉名揚天下，但也可能爲公子招來一場殺身之禍……」

沈公子將那本册子接過來翻了翻，抬頭問道：「開封天龍府，金筆令狐大俠，可就是習的這套筆法？」

徐武師點頭道：「是的。」

沈公子懷疑道：「這套金筆縱橫七十二式，在武林中可謂無價之寶，它怎會被一名棧房伙計檢到的呢？」

徐武師沉重地道：「這正是本席說它可能會招來殺身之禍的理由，因爲它得來太容易了！」

沈公子轉向馮武師道：「馮師父意下

如何？」

馮武師嘆了口氣道：「徐兄之言，未嘗不是實情，不過，馮某人總覺得，就這樣放棄了，又似乎太可惜……」

沈公子點頭接口道：「是啊，假如放棄，只有再送還給那名伙計，假如我們將它給毀了，有誰知道？又有誰相信？」

馮武師搖搖頭道：「這樣做也不妥。東西再回到那傢伙手上，那廝不知利害輕重，遲早仍難免不出毛病；屆時他要說出這本册子曾被我們留下過，它的原主人，說不定會疑心我們已另行錄了一份。」

徐武師沉聲說道：「所以，本席認為，事到如今，只有一條可行之策。」

沈公子連忙問道：「計將安出？」

徐武師一字字說道：「殺了剛才這名傢伙！」

沈公子搖搖頭道：「這事萬一洩露出去，「對家嚴之官聲，實有未便。」

馮武師想了一下道：「那就不如再將那廝叫來府中，隨便找個藉口，給他一筆銀子，要他悄悄離開長安，埋名隱姓，另改他業，走得愈遠愈好。」

沈公子連連點頭，道：「這倒不失為一個好主意！」

× × ×

俞人杰躺在床上，眼望天花板，心頭一片茫然。

最近這五六天來，他為了能再聽到那陣歌聲，以便進而會見那位他想像中的逍遙書生，幾乎每天去狀元樓，可是，人似黃鶴，歌如廣陵散，那位神秘老者，竟未再見出現！

如今，何去何從？最後，他決定實現當初對金家祖孫女的許諾，先行設法混進那座龍威鏢局再說！

× × ×

第二天，近午時分，座落東城石獅子大街的龍威鏢局前，忽然遠遠走來一名年約十八九歲的小伙子。小子歪戴着一頂破草帽，手舞桑木棍，邊走邊唱，旁若無人，瞧其行狀，頗似附近地面上的一名小無賴。

其時，從鏢局中，正好走出來一名年青的鏢伙。那鏢伙左手托着一隻空瓷盤，右手提着一把大錫壺，似乎正想走去對街沽酒，順便切點下酒鹵味回來，因為街上恰巧有馬車經過，便暫時在街邊止步停下。那名歪戴破帽的小無賴於走至近身前時，手中桑木棍似有意似無意地一伸一撩，那鏢伙一個不留神，手上那隻瓷盤，頓告脫手飛出！

瓷盤碰着青石板，下文如何，自屬不問可知。

本來，一隻瓷盤，所值無幾，這種情形之下，只要那位肇事者小心賠上幾聲不是，事情可能也就過去了。

可是，那名歪戴着一頂破草帽的仁兄，這時竟像沒事人兒一般，一面繼續向前走去，一面還在口中唱着：

妞兒十八一朵花，不思飯、不思茶，愁只愁，沒婆家……

對那「卡嚓」一聲，充耳不聞，甚至連頭都沒有回一下。

偏巧湊着這名鏢伙乃鏢局中有名的「小春雷」，他見那小無賴摔破了人家東西，仍然這般輕鬆，不由得勃然大怒！

當下一個箭步追上去，一把揪住那小無賴後領，厲聲喝道：「我問你小子走路有沒有帶眼睛？」

那小無賴頸子一縮，掙扎着扭過頭來，翻眼皮問道：「帶了怎樣？沒帶了又怎樣？」

小春雷見小子如此橫蠻無理，益發為之怒不可遏，五指緊了緊，用力一抖，瞋目喝道：「老子想揍人！」

那小無賴頭一點道：「好得很，先下手為强！」

右臂一曲以肘彎對準小春雷胸口一下頂去！

小春雷猝不及防，雙手一撤，一個踉蹌，倒絆三四步，咕咚一聲栽倒！

不過，小無賴出手，憑的全是一股野勁，小春雷雖因一時大意中算，却顯然未受任何內傷。這時一個翻滾，隨自地面躍起。

那小無賴一招冷襲揚威，登時大大神氣起來，但見他腳下略向後移，上身向前一勾，馬步錯開，握拳嘿嘿道：「有種的就再來！」

小春雷瞧了小無賴刻下那副土架勢，不禁暗暗冷笑。

他在龍威鏢局雖然只是一名微不足道的趟子手，但畢竟是個懂得三招兩式的，比起眼前這名小無賴，自然要高明得多。

當下多話不說，一個墊步上前，左拳一點一劃，領開小無賴的眼神，右拳黑虎偷心，呼的一聲向小無賴腰眼上搗去！

小無賴不知道敵人第一拳只是虛招，正待奮勇去擄敵人那隻拳頭時，不防敵人另一拳已然趁隙打來。

一個立足不穩，應聲仰面翻倒！

現在輪到小春雷神氣了：「還來不來，小子？」

小無賴一骨碌爬起身來，悶聲不聲，納頭便衝，其勢之猛，宛如一條瘋牛！

小春雷哈哈大笑道：「來得好！」

身軀一偏，單掌微揚，準備待小無賴擦身而過之際，放過頭肩部份，然後就腰股部份一腳蹬去！

這在武功招術上，叫做「順水推舟」，又叫做「四兩撥千斤」。

小無賴一頭撞空，其勢已經是一發難收，到時候如再經小春雷補上一腳，在這種石板街道上那份熱鬧，可就够瞧的了！

可是天下事，往往就有這麼巧，小無賴衝至半途，腳下忽然絆着一塊磚角，身軀登時失去平衡，經此一來，歪打正着，竟然不偏不倚，一頭正好撞去小春雷空門大露的小腹上！

小春雷因事出意外，一時閃避不及，被撞之下，一聲悶哼，頓如兩隻滾球般，一上一下，雙雙滾倒在地！

兩街佇觀之閒人，看到過癮處，不由得笑叫着齊聲喊起好來！

小春雷兩次吃癟，狂性頓發，再顧不得什麼體統和章法，就地一滾，反將小無賴壓去身下，砰砰蓬蓬，掄拳便打！

小無賴正式交手雖不在打，談到打睹架，却滿有一套。

他這時蒙着頭臉，咬牙狠狠挨了幾拳，然後出其不意，猛然使勁一翻，再度取

得居高臨下之勢。

就這樣，翻過來，覆過去，你搥我打，亂拳如雨，不消片刻，兩人全遭對方打得頭青眼腫，鼻破血流。

看熱鬧的人，愈聚愈多，都在瘋狂地喊好助威……鏢局中人，終於給驚動了。金鞭孟嘗起先還以為出了什麼大事，帶着兩名鏢師，匆匆趕來一看，見到只是該局一名鏢伙在跟一名破衣小子打亂架，這才放下心來。

兩名鏢師一齊走上來吆喝道：「住手住手！」

那小無賴這時恰巧又一度取得優勢，聞言那裏肯聽，一拳緊似一拳，依然照擂不誤。

兩名鏢師見喝止不住，只好上去一人拉一個，將兩人硬給扯了開來。

金鞭孟嘗向那名鏢伙沉臉問道：「事情怎麼鬧起來的？」

小春雷於是含着一肚皮委屈，將前後經過，喘息着說了一遍。金鞭孟嘗聽完後，揮揮手道：「回去！回去！」

接着，向小無賴走過來，注目問道：「小兄弟可是本城人氏？」

那小無賴向地下狠狠呸了一口道：「我會是你們長安人？嘿！」

金鞭孟嘗眉峯微皺道：「小兄弟的火氣，怎麼如此之大？」

那小無賴胸口一拍道：「人窮命一條！我怕了誰來？」

說着，又擺出先前那副架勢，上身向前一勾，腳下馬步錯開，握拳作勢道：「誰個不服氣，誰就來！」

金鞭孟嘗忍不住微微一笑道：「小兄弟可知道這兒是什麼地方？老夫又是什麼人？」

小無賴拳頭一搖道：「管你媽的是誰，是誰都一樣，天下是打出來的，小爺若是怕事之人，早不會跑到長安來了！」

金鞭孟嘗點點頭，已然瞧透幾分，當下悅容又說道：「聽小兄弟口音，來的地方當不會離這兒太遠，想你小兄弟該不會沒有聽說長安城中有座龍威鏢局吧？」

小無賴頭一點道：「是的，聽人說過，那座鏢局不小，裏面那位馬局主，為人也不錯，不過，嘿嘿，你這個老傢伙，可別夢想，抬出這塊金字招牌……」兩街閒人，哄然大笑。連金鞭孟嘗身邊那兩名鏢師，也止不住笑了起來！

小無賴轉過頭去，瞪眼大吼道：「笑，笑，笑你奶奶的。誰要是有種，就站出來笑給你小爺爺看看！」

金鞭孟嘗又走上一步，含笑說道：「小兄弟，不關他們的事，讓我來告訴你。知道剛才跟你打架的那人是誰嗎？他是龍威鏢局的一名鏢伙，姓常，名玉山，外號小春雷；而老夫不是別人，正是你小兄弟多少還有點好評的龍威鏢局主馬如龍！」

稍頓，含笑又說道：「本局目前正缺人手，你小兄弟這份戇直和胆勇，老夫非常賞識，假如小兄弟眼下別無他處要去，就到老夫局裏幫個忙如何？」

小無賴楞在那裏好半晌，這時定下神來，眨了眨眼皮道：「我到你們局裏去，坐第幾把交椅？」

此語一出，四週的閒人，再度為之絕倒！

不過，這一次，小無賴已不再計較衆人之嘩笑，他雙目緊盯在金鞭孟嘗臉上，不稍一瞬，靜候回答，似乎對此一問題相當關切。

金鞭孟嘗忍住笑意說道：「先到裏面去換換衣服，洗臉吃飯，這些留到以後再說不遲！」

小無賴堅持道：「不，我定要先弄清楚！」

金鞭孟嘗只好耐着性子解釋道：「所謂交椅，乃江湖上黑道人物排名之稱，我們鏢行之中，是從來沒有這種稱呼的。」

小無賴接着道：「那麼鏢局中都用些什麼稱呼？」

金鞭孟嘗答道：「在鏢局中，除了局主，以及一位總鏢師外，以下便是鏢師、副鏢師、趟子手、旗手、雜差、和內務方面的司帳，文牘，廚司、庫房等等。」

小無賴詫異道：「剛才你喊那個姓常的叫什麼，鏢伙？」

金鞭孟嘗點頭道：「是的，這是一種統稱，凡副鏢師以下之趟子手，旗手、雜差等，一向都統稱為鏢伙！」

小無賴眨眨眼皮道：「那麼，剛才那個姓常的，他是鏢伙，我比他强，當一名副鏢師，總不算過份吧？」

閒人們又是一陣哈哈大笑！

金鞭孟嘗知道面對這樣一名渾小子，有理也是說不清，再糾纏下去，只有叫別人看笑話，當即走過來，一把攬起小無賴的手臂，笑着說道：「好好，都依你，進去再說吧！」

此後的幾天中，長安城內，算是又多了一項笑談——龍威鏢局請了一位不會武功的「副鏢師」。

當天晚上，俞人杰躺在龍威鏢局後院一間廂房中，一面摸着青腫的額角，一面於心底尋思道：那位逍遙書生如果眞的來了長安，在狀元樓那次白吃，當非無故；會不會他是因為在無意中聽到我跟老金頭兒的談話，故意要上這一手來逗我的呢？

假使眞是如此，我今天這一鬧，以他老人家之聖明，應不難猜想到鬧事的是誰，那麼他老人家會不會再找過來呢？

就在這時候，外面院中，忽然響起一陣雜沓腳步聲。

俞人杰凝神聆辨之下，不禁微微一怔，心想：聽這陣腳步聲，至少亦在二十人以上，這座龍威鏢局上上下下，全部集合起來，當亦不過此數，值此更深人靜，大家不睡覺，在幹什麼？

他受了好奇心之驅使，悄悄下床，沿牆壁摸向窗戶，從窗縫中向外瞇眼望去，看清之下，不禁又是一怔！

由於他下床稍遲，這時他看到的，只是行列最後的幾條人影；那走在最後的，不是別人，正是本局那位馬大局主！

前面的一部份，已過中門，進入裏院，只隱隱約約地看到一絲絲搖曳的光亮，彷彿是兩行紗籠前導，後面跟着一列肩輿小轎。

是本局之內眷麼？

內眷會有這樣多？

還有，這麼晚了，是從那兒趕回來的呢？

× × ×

轉眼之間，七八天過去，俞人杰對進來那一夜的燈光人影之謎，始終無法找出解答。

這座龍威鏢局，與住宅連在一起，前後計達五進之深，上下人等，平常時候，輕易不許越過第二進院子。

他爲了謹愼起見，又不敢隨便向其他鏢伙出言試探；而最怪的便是，七八天下來，局中竟再無其他異狀出現！

在這七八天中，他表現得很好，已漸漸贏得局中所有同人之好感；別人將他傻小子看待，他也就將計就計，處處發揮他的「傻裏傻氣」。譬如，他報的姓名「余濟仁」，若有人要喊他「小余」或「老弟」，他就瞪眼睛，置之不理、要誰喊他一聲「余副鏢頭」，儘管招呼中充滿嘲弄意味，他都欣然相應。先遜回一句：「不敢當。」然後反問對方「有何見教？」

有何見教？十有九次，不是要他倒茶，便是要他拿烟！

大家都知道他的「渾脾氣」，也不敢做得太過份。每次如要他做事，不是說「請」，便是說「麻煩」；好像那不是「差遣」，而是一種「親熱」；他只要對方做得不太露骨，便一概不與計較。

在這段期間中，另外還有一件事，也使俞人杰感到迷惑。

局中除了那位馬局主之外，上自總鏢師，下至馬車伕，其日常之享受，全都侈奢無比。

頓頓魚、肉、酒！烟絲、茶葉，都是上等的。

大概是他來到的第三天吧？他爲了想買點零碎東西，去櫃上借薪餉，說明只要一吊，結果那位管帳的李師爺，一出手就是五兩整！口裏說：「不够花用時，只管來拿就是了！」

至於那些鏢伙們，每天天一黑下來，只要局主和總鏢師不在，差不多都在後面大厨房裏推天九，一場輸贏進出，輒以數十兩計。

大夥兒這份富裕生活，是靠什麼收入來維持的呢？靠保鏢麼？恐怕不盡然。因爲就他所知，這座鏢局在營業方面，似乎並不見得有何鼎盛。

局中計有總鏢師一名，正鏢師五名，副鏢師三名，旗手，趟子手、雜差、馬車伕等，共約十五六名左右，自他投入鏢局以來，上述這些人，除了喝酒、賭錢、玩姑娘，鎭日裏幾乎一個不缺！

一家聲譽卓著的鏢局，會有這等清閒的？

所以，俞人杰如今雖然身在鏢局中，但對這座龍威鏢局，却愈來愈感到莫測高深。因爲這座鏢局在表面上看來，實在太平凡，也太平靜了！

這一天，俞人杰正感覺有點無聊，打算找個藉口去外面走一走，看流星趕月和惡君平是否仍在長安，以及狀元樓那日那位疑似逍遙書生的謎樣老人，有無再於狀元樓出現之際，鏢局外面忽然匆匆走進一名矮矮胖胖的中年漢子。

那漢子生相頗爲奇特，一張兩頰多肉的紅蟹臉，雙眉濃密寬長，一張嘴巴却小得像個細烟鍋兒，年約四十上下，看上去神色極爲鬼祟。

那漢子進得門來，一雙烏豆眼，骨碌亂轉，似乎想找什麼人；當時總鏢師正在後院，幾名正副鏢師，被人請去狀元樓，店堂中只剩下他跟小春雷，李師爺，以及兩名叫老錢老孫的鏢伙。

俞人杰心裏正在疑忖：這人會是一個上門談生意的主顧嗎？

小春雷忽然起身手一招道：「余副鏢頭，去後面我跟您說幾句話。」

俞人杰跟來後面西院中問道：「常兄有何見教？」

小春雷搓搓手說道：「對於前些日子咱們之間那檔事，小弟愈想愈覺得過意不去，所以，咳咳，小弟打算……」

俞人杰心中微微一動：是了！小子無話找話說，準是爲了那漢子的緣故。小子大概怕我呆在店堂裏，也許會碍事，才托詞將我引開。由此看來，外面這名蟹臉漢子，十之八九必然不是什麼好來路！

他因爲一時想不出脫身之策，只好虛與委蛇道：「常兄打算怎樣？」

小春雷又咳了一聲道：「打算，咳，咳，那天有空，想請副鏢頭痛痛快快的喝一頓！」

俞人杰心想：那天有空，我得痛痛快快的揍你小子一頓，倒是眞的！

口中側敷衍着道：「常兄你的確太客氣了！」

「尙望副鏢頭賞光。」

「到時候再說如何？」

「得請余副鏢頭先行答應下來，小弟才能够安心……」

果然不出所料，等他陪小子胡扯告一段落，再回到前面時，那名蟹臉漢子，早已走得不知去向！

當天晚上，局中別無異狀，店門關得很早，那些鏢伙們照舊聚在大厨房裏推天九，只是正副八名鏢師，一個沒有回來，都不知去了那裏。

第二天，消息傳來，「西京」和「雙燕」兩家鏢局共同承運的一宗鏢貨，昨天夜裏在茂陵地面出了事，兩家派出的四名鏢師，以及十多名鏢伙，無一倖免；鏢銀損失，總價值在十萬兩以上！

俞人杰終於明白過來；這座龍威鏢局，原來是靠這樣維持的！

由於兩家派出之護鏢人員無一倖免，以致對刦鏢匪徒之來龍去脈，人數多寡，音容笑貌，衣着出手，在在都成了不可解之謎。換言之：這是一樁無頭公案。除非賊人內鬨自敗，將永無追復失鏢之可能！

這邊，龍威鏢局中，於「獲訊」後，局主「金鞭孟嘗」立即偕同總鏢師「一劍追魂」呂鳴岳，分赴「西京」和「雙燕」兩家出事鏢局，致慰問之忱，並全力担保，將提供龍威鏢局之人手，協助兩家追鏢緝兇，如無法於短期內尋回失鏢，也將以龍威鏢局現有之財力，助兩家處理善後，賠償事主，撫恤遺孤！

俞人杰咬牙切齒之餘，迅即作下決定。他逡巡着走去帳櫃邊，向那位李師爺嘆了口氣，低低說道：「唉唉，眞想不到，幹保鏢的這一行……」

李師爺似甚感意外道：「老弟害怕了麼？」

俞人杰赧然訥訥道：「有一點點，我當初只看到一旦當起鏢師的威風，却沒想到當了鏢師之後，竟等於玩性命……」

李師爺想了想，從櫃中取出一封銀子，遞出說道：「這裏是二十兩銀子，老弟拿去做盤川吧！」

俞人杰低頭接下道：「局主……」

李師爺揮揮手道：「不打緊，等他回來之後，我替你提一聲就是了！」

容得俞人杰跨出大門，李師爺立即將一名張姓鏢師喊去跟前，嘴巴一呶，低聲吩咐道：「跟出去看看！」

兩個時辰之後，那位張姓鏢師回到局裏，向李師爺搖着頭道：「我們局主當日竟會看中這麼一個沒出息的小傢伙，眞是天曉得！」

李師爺忙問道：「怎麼呢？」

張鏢師哂然道：「你道這小子拿了二十兩銀子，去幹什麼去了？先去故衣舖，買了一套全新的行頭，然後又跑去狀元樓，大大吃喝了一頓；最後，你想怕做夢也想不到，小子換上新衣服，竟然搖而擺之，大模大樣的走進了一家妓院！嘿嘿，眞是人小鬼大，要給局主知道了，不被氣死才怪！」

× × ×

俞人杰點倒那個提茶壺的撈毛，對換了衣服，將那名撈毛綁上手脚，塞緊嘴巴，然後拍開那名撈毛的穴道，從妓院後面，翻牆跳出。

他先去碑林，取出藏放的行囊，接着奔去鴻賓棧，求見流星趕月。經棧中伙計告訴他：那位流星趕月郎大俠，早在三天前便離開了！

俞人杰有事在身，也無暇去找棧中那個斜眼伙計二串子，追問自他離開後，有沒有人找他，轉身走出客棧之後，立即僱下一輛馬車，星夜向洛陽趕來！

第三天傍晚，到達洛陽，換過一輛車子，繼續奔開封。

次日午牌時分，車過白紗鎭，俞人杰吩咐停車打尖。他在進食時，不住盤算着，由這裏下去，往開封的天龍府，和往朱仙鎭的忠義莊；兩條路差不多遠近，他先回忠義莊看看兩位爺爺好呢？還是逕向天龍府向那位金筆大俠，報告長安目前這一段只有他一人知道的公案內幕好呢？

最後，他決定：看兩位爺爺的日子長得很，西京和雙燕兩家鏢局，目下正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實屬一刻也躭擱不得！

想到這裏，他連剩下的半碗麵，也吃不下去了，付了麵帳，跳上了車子，向車老大喊道：「上路了，伙計！」

那個車老大皺着眉頭，道：「天氣這麼熱，稍爲……」

俞人杰臉色一沉，怒道：「知道我們車錢怎樣算法的麼？現在不聽我的，待會兒算起車錢來，咱們聽誰的？」

那車老大一想到雙方那份「路上不躭擱，車資加倍，牲口累壞照賠」的特別約法，登時就一聲不吭，放下酒碗，抓起馬鞭，乖乖的跳上車座。

馬車繼續上路。

晚飯時分，車抵開封。俞人杰付清車錢，開始向座落北門城外的天龍府走去。

一些新的問題，又在他腦海中盤旋起來。他是否得先恢復本來面目？甚至說出他就是天龍六曹之一的笛叟長孫？

不！他不想這樣做！

俗語說得好：好馬不吃回頭草。他今天之所以這樣做，純然是激於一股義忿；他並不是來向這位天龍傳人巴結討好，或是希望對他憐才收留！

那麼，那位金筆大俠，在看到他這副流裏流氣的外表，以及這一身不倫不類的衣着，會不會對他的身份來歷加以盤詰。

假使他拒絕對方表明身份來歷，又會不會影響對方對他陳述之信任？

最後，他想，管它的，在目前我只有這份能力，我只要盡到我的良心和責任就够了。他如不信，因而鑄成大錯，將來後悔和內疚，那將是他這位天龍傳人的事！

這時太陽已下西山，西方天際，只剩下一抹變幻不定的落日餘暉。

俞人杰思忖着，脚下不知不覺的加快起來。出了北城門，他抬起頭來，游目所及不禁當場一怔！

是跑錯了路？還是怎麼的？

回頭看看，沒有錯啊，他出的正是北城門！可是，前面一片樹林背後，那座峨聳的天龍府那裏去了呢？

他揉揉眼睛，再看仔細，證明他的目力並無毛病，一切景物依舊，就獨獨少了一座天龍府！

啊，不，那爿林木，也似乎有些異樣了！

這種初夏季節，正是各種樹木枝密葉濃的時候，那爿林木，光禿禿的，上面的枝葉怎會不見了？

天啦——莫非由一場大火所造成？

俞人杰心頭鹿撞，隨即放足向前奔去！穿過燒焦的樹林，沿着小溪，奔過木橋，最後，他在一爿斷壁殘垣前面喘息着停下來。

是的，都怪他這一路趕得太急了，以後沒有機會聽人談及這一場大火……

這一場火，是怎麼引起的呢？

以天龍府中人手之衆，以及人人差不多都具有一身上佳武力，怎麼連一場火，都撲滅不來？

那麼，全府中人衆，現在又住去那裏？忠莊？義莊？還是在城中臨時找着一處房子將就住下？

俞人杰茫然踏行於瓦礫中，腦中回憶着這座宅第，昔日那種恢宏氣象，不由得感慨萬端……

突然間，在他脚下，似乎踏着什麼，低下頭去一看，差點駭得跳起來！

什麼？一具屍體？

啊！還有那邊……那邊，再過去……

啊啊，天啦，橫七豎八，一具連一具，竟然遍地皆是！

俞人杰心中一酸，止不住熱淚奪眶而出。他原以爲這是一場天火，想不到竟是出諸人爲！

出事之日，金筆大俠難道不在家？

就算賊人算定金筆大俠本人不在家，才動手的吧！那麼，還有金筆四友呢？還有那些金筆弟子們呢？俞人杰泥塑木雕般僵立那裏，也不知過去多久，驀地裏，格達一聲，身後突然傳來一聲輕響！

（未完）

明日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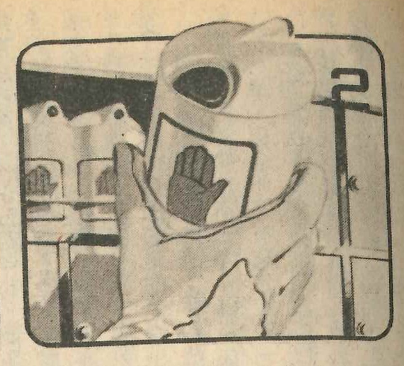
飛天十字車

金剛・文

現時每天每晚都有人在交通失事的慘劇之下喪生，怎樣避免它呢？這是另一個問題，本文所報道的是嚴重交通失事發生之後的救急醫術，它係十分新奇的，但却非常實用。假如在一條公路上面有一輛汽車失事翻倒，或者跟雙層巴士相撞，車頭損毀，着火焚燒，獲悉這種意外事件，立刻派出一種飛天十字車以最快速的方式飛往失事地點相救。抵達該處，立刻由機械人衝入火中把傷者抱出，送入十字車內，由於機械人力大無窮，不但不怕火，還在火中拗斷鐵枝，救出傷者，它比較活的消防隊員更加有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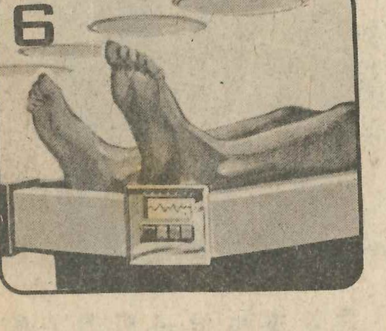
此外還因機械人不怕毒霧，即使車內毒烟瀰漫，它也毫不畏懼，施救得快，燒到半焦的司機仍有機會死裏逃生。飛天十字車裏面還有各種急救藥物用具，順筆一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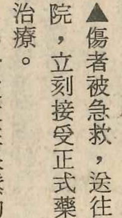




▲最新的醫術採用「人造皮膚」去填補燒焦的皮膚空位，故此身上有一半皮膚燒焦的傷者，仍可救活，此外，人造皮膚還有藥物性的效用，可以吸收肌肉被燒焦發生的毒質，比較敷藥更加有用，至於它的品質，仍係塑膠類的產物，代價不昂。

▲飛天十字車全部符合科學水準，車內有氧氣幕，罩住傷者，令他照常呼吸，不必使用舊式氧氣筒。車內機械化，想飛上天空，只要按動機鈕，便有一雙螺旋槳在車頂伸出，由機械人駕駛，假如它中途發生意外墮機，機械人仍可把傷者抱出來，等候另一架飛天十字車降落交與另一機械人。該車只有一個機械人，負責駕駛、救人，它從電腦顯示傷者已經躺在最正確的位置，然後把十字車開駛或起飛；有如一個有判斷力的人，工作能力較活人强得多。工作進行中，它還不斷向醫院報告並聽候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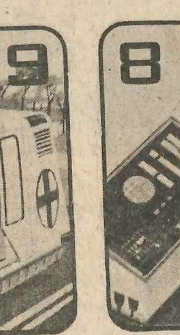


上述的飛天十字車已經在美國開始製造，如果到了二十一世紀，它更加進步，那是意料中事，將來，所有居民或者遊客的身上都有本人的「病歷咭」帶在身上，他屬於何種血型，有沒有甚麼慢性疾病等等，一望而知，對醫院治療方面大有帮助。

▲傷者往往大量失血，由於人體的血型有別，不能濫用，故此「人造血」是最可靠的一種，飛天十字車之內有一種設備可以換血或者急速添補血液，它只是爲了救急之用，不久之後到達醫院，就要換過跟傷者同樣血型的鮮血。

▲傷者被急救，送往醫院，立刻接受正式藥物治療。

傷者被放在很鬆的「空氣板」上面，那是毫無重量的膠質空框，注入了空氣，因爲空氣沒有重量，故此他不會因爲承受他體重的支持物體發生壓力而感覺得疼痛。





▲斷骨或碎骨往往在失事傷者身上發現，對這種病人，醫生覺得很頭痛，現時有更新的方法處理，索性截斷碎骨或者折骨的一部份，把它取出，改用神奇的「人造骨」，它的效用跟病人的骨質相同，任何骨骼都可代替，以後不必更換，可一生使用。

▲「電療機」在急救的一方面發生很大作用，除了心臟可以使用它去刺激他恢復正常機能之外，它還可以使肌肉受到震動產生一種膠質，使它加强生長，並且跟人造皮膚結合，有如新生的肌膚，採用它可以代替許多種針藥，沒有副作用。

▲渡過了危險時期，飛天十字車還有另外一個任務，把傷者送往另外一處幽靜的地方休養，在途中仍有電腦不斷的檢查他身上各種反應是否符合理想，隨時折返醫院，再度急救，辦妥了最後一次任務，它就等侍另外一次任務，每天二十四小時工作。

東西罪惡

判決一宗謀殺案

刀戈



六年前，紐約發生了一件轟動一時的嚴重謀殺案，然後在四年前，疑犯在法庭被判長期徒刑，不料到了最近，該案突然被紐約州高等法院推翻，坐了四年牢的「兇手」無罪釋放，恢復自由，這宗離奇的案子，讀來有如情節複雜的偵探小說。

這裏首先要指出的是：在司法方面，美國各州的法律並不一律，聯邦法雖然是全國一致，但各州又有它自定的一套法律。以死刑為例，大部份的州政府已廢除死刑，認為這種處罰太不人道。殺人無論是何種方式都是不必要的。紐約州也是其中之一，數年前著名的「山姆之子」謀殺案兇手，曾經殺了八、九個年輕貌美的女子，被捕後提訊時，甚至有心理學家在庭上替被告作證，說被告神經錯亂，不能替他本人的行為負責，被告方面的律師如果拿着這一點替兇手辯護，說服陪審員，兇手不但不會處死，反而會被法官判令送到精神病院，治癒之後，等於一個無罪的常人，不過「山姆之子」案的兇手沒有這種運氣，可能是因為紐約州沒有死刑，殺了這麼多少女的兇手將一生坐牢！

現在，話要說回原題了。一九七四年，紐約皇后區一個華貴住宅裏，一對有錢夫婦，被人用刀刺死，男的是七十一歲的專門替人辦理離婚案件的律師巴仁德。女的是他的六十六歲的妻子，警探偵查之下，終於將他們的一個已經離了婚的前女婿逮捕，法庭聆訊之後，於一九七六年將這個做證券生意的四十七歲商人華德判刑，但華德一直否認有罪，數度上訴，去年五月間，紐約州高等法院同意他的上訴，將七六年的判決推翻，理由是當時的法官沙頓瀆職，沒有將牽涉另一宗嫌疑犯森福的證據介紹給陪審團考慮。高等法院因此認為當時的審判有欠公允，應該重審。

華德上訴獲勝後，交保二十萬元獲釋，他原來被判二十五年徒刑，已經坐了四年，如果重審後宣佈無罪，他可以向法院告狀，要求政府賠償他四年坐牢的精神與金錢上的損失！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是猶太教的「贖罪節」。巴仁德夫婦先去教堂，然後在大女兒卡漢太太家裏用膳，飯後開車回家，當晚九時，巴仁德太太又在電話和女兒說話。

據卡漢太太後來在法庭上作供稱，她和母親在談話時，母親聽到門鈴響，轉向她說：「有人在咒罵你父親。」過了一會，母親又重覆父親的叫喊：「滾出去！滾出我的家！」母親說她辨不清楚門人的聲音！

卡漢太太這時就勸母親收綫，不如打電話報警，卡漢太太自己也打電話報告警察局。

據警方人士在庭上作供，說他們於九時一刻接到巴仁德太太的電話，謂「有一個瘋人在這裏胡鬧」。數分鐘後，警車到達現場，發現巴仁德的屍體躺在廚房地上，中了二十九刀。巴仁德太太的屍體則在樓上臥室裏，中了二十四刀，血肉模糊，死狀甚慘。

警探在現場搜集得的證據有：一柄染滿血漬的獵刀，一個打火機，一顆黑鈕扣，兩條白色塑膠綫，此外從廚房走向樓上的血色脚印中，有「貓爪」的鞋跟圖案。

警探在巴仁德的褲袋裏發現一千一百七十四元現欵，因此確定殺人的動機並非行刦。

兩天後，一個隣居少女告訴警局說，謀殺案發生之前三天，她曾在附近見到一部藍色的汽車停在路邊很久，車上有一個滿臉于思的大漢，少女的哥哥也對這個生面人懷疑，將汽車牌號碼抄了下來。

同時，卡漢太太又對警探說，華德和她妹妹白蓓已經離了婚十年，一直沒有再來往，案發前十天，華德突然到她家裏來，說要探望她的妹妹。卡漢太太告訴他，妹妹已經搬了去加州居住，華德和白蓓的婚姻維持了只不過十八個月，離婚十年後實際上已經差不多變為陌路人，可是他却詢問卡漢太太，岳父母是否仍住在原來的地方？

警探調查之下，發現華德有一部藍色的汽車，車牌號碼和隣居少年抄得的相同，十月四日，警探到華德家裏查詢，問他九月二十六日晚上的行踪，華德說，那天晚上，他在父母家裏過節用飯，警探見他指頭有傷痕，問他怎樣弄來的？他說那是他在九月二十六日晚上在父母家裏廚房切菜切傷的。

警探在獲得搜查令後，搜查他的寓所和汽車，他在事先告訴警察說，如果在汽車中發現血漬，那是他切傷手指後的流血，他曾經用牙刷洗擦血漬，但牙刷已經丟了！

警探在華德的衣櫥內發現謀殺現場同樣的黑鈕扣和白色塑膠綫，也發現幾對鞋跟有「貓爪」圖案的鞋子。

此外，華德承認曾經留過鬍子，但於九月二十七日刮去，他也承認謀殺案發生前十天，曾開車到死者家裏附近，因為他希望能够和前妻重修舊好，但他否認於案發前三天去過那裏。

一九七四年十月六日華德被捕時，十月十五日被正式起訴。

初審時，華德的父親作證稱：九月二十六日晚，他的兒子的確在家裏用膳，但他的前妻白蓓却說，華德的母親曾於華德被捕後三天告訴她，九月二十六日晚上，華德並沒有在他們家裏。

正式審判是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開始。死者的隣居少女在庭上指證華德就是她於謀殺案發生前三天所見到坐在藍色汽車裏的大漢，罪行實驗室工作人員作證稱，在謀殺案現場所發現的白色塑膠綫，與警探在華德家中找到的塑膠綫「完全一樣」。一個鈕扣專家也作證說，現場所發現的黑鈕扣，與華德家裏的黑鈕扣「沒有分別」！

那個治理華德切傷的手指的醫生說，華德告訴他，他是在洗擦地板時弄傷手指的，但華德公寓的管理員則說，華德告訴他是在刨山芋時割傷手指的。

治理華德切傷手指的醫生

被告律師繼而發言，他指出實際兇手是一個森福的二十九歲男子，曾在瘋人院裏受監管，此人已經在雙重謀殺案發生後六個星期自殺。

森福的太太作證稱，九月二十六日晚上，森福醉酒，自行割傷頭頸，當晚十時半左右，由警察陪同坐救護車到一間醫院去，第二天，他們夫婦即開車到其他地方去。

森福的女朋友莫莉作證稱，在案發前兩天晚上，森福曾發誓要向巴仁德夫婦下毒手，據莫莉說，森福相信巴仁德是代表他妻子向第一任丈夫提出離婚時的律師，但並沒有盡職。其實巴仁德並非他妻子的律師。莫莉又說，案發那個晚上，森福曾經打電話給她說：「我剛幹了一件可怕的事，看來我不能逃脫。」跟着向她求援。森福告訴她說，他還在一個公用電話亭中打電話，掌中滿是血漬。

森福另一個朋友布拉沙作證時，法官為防陪審團產生偏見，不讓陪審團在場，據布拉沙說，森福在他自殺的晚上，曾經打電話給他，自承殺死了巴仁德夫婦，布拉沙最後說，案發之夜，森福的太太曾經約他到她家裏，當時他見不到森福在家。

聆訊完畢，法官對陪審團說，被告律師不叫被告的父母作證，似乎表明他們的證供對被告不利，陪審團關門討論了三十六小時，不能決定被告是否有罪，原因陪審團的意見不能一致，該案於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宣佈無效。

三個月後，法院開始重審，華德的前妻姐夫卡漢醫生作證稱，華德夫婦離婚時，巴仁德代表女兒，因此華德對他岳父懷恨在心！

被告律師則再度提出森福才是眞正的殺人犯，另一個森福的朋友作證稱（陪審團被令避席），巴仁德夫婦被殺案發後第二日，森福告訴他，他已經「除去了」打擾他妻子的人，另一證人亦稱，在謀殺案發生的晚上，有一漢子在死者的家附近街上亂跑，幾乎將她撞倒，她在照片上認出那人是森福。

法官沙登宣佈，所有關於森福的證據，只是「道聽途說」，與此案「不相干」，不能作為證據，於是華德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由陪審團裁定犯了雙重謀殺罪。

華德被判徒刑二十五年，他在牢裏過了四年之後，暫時交保出獄，前途未可樂觀，他究竟有沒有殺了自己的岳父母，只有他自己知道。不過，表面看來，這樣的裁判似乎有欠公允，但紐約州的司法，對於這樣的案件，却是這樣處理的：

一、嫌疑犯是嫌疑犯，在沒有十足證據證明他犯罪之前，不能指控他有罪。

二、陪審團由十二人組成，在庭上聆聽檢察官與被告雙方的證供，在審訊期間，不得自行討論此案。在審訊完畢後，不准看報，關起門來討論正反，細讀證詞，然後投票決定被告是否有罪。

三、十二名陪審員的意見必須完全一致，以免白送一個清白之人入獄，如在長期探討之下，意見仍不一致，審訊即宣佈無效，重審時，另換一個陪審團。

但是政府方面的司法檢察官，也可以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申訴，如果最高法院推翻了州高等法院的判決，華德便要進四年牢獄，但是，如果最高法院同意州高等法院，檢察官便要再次準備重審。（完）

諜海亡魂

諜海風雲錄

金剛·文　丁冏·圖

隱士公司　擺鴻門宴

龍實佳繼續炫耀着他的記憶力和對詩詞的獨到工夫，而在這半個鐘頭之間，畢德凱亦覺得如坐針氈一般。終於到了結束的時刻，書房的大門重新打開了，賓客們魚貫地重新回到了正廳。女士們被請到陽台上，飲啜着調製可口的鷄尾酒；而男仕則聚集在會議室裏，抽着雪茄，飲着陳年的白蘭地。但是畢德凱却是烟酒不沾。

會議室壁爐中的火正熊熊升起，畢德凱仔細的推算了一遍，除了他自己和龍實佳不算外，會議室中一共有卅二位男士，麕集在溫暖的爐火前，他們似乎根本無視於畢德凱的存在，畢德凱不自覺地將自己游離開去。他幻想自身化作一個沒有本質的靈魂，遊蕩在這羣人之中；但是頂住他脊椎的那柄手槍的槍管却是眞實而不容遐想的。

他無須轉過身去，將持槍的人看個究竟，因爲龍實佳正對着畢德凱身後的人說：「凱蒂，妳來早了，我以爲再過廿分鐘，妳才會抽身回來呢！」

韓漢思問着：「跟他同行來的那個女孩處理了嗎？」

「蒂蒂小姐正舒適地接受我們的欵待呢！」費凱蒂邊說着，却邊朝着畢德凱瞅了過來。畢德凱可以感覺出她的語氣中有一絲不尋常的口吻。

龍實佳走了過來，拿走了費凱蒂手中的手槍，以長輩的口吻關切的說：「暴力和美麗是無法相容並存的。還是讓我來監視少校吧！」

「好刺激啊！我已經好久都沒摸過一把槍了。」

這時，包新民焦燥地表示。「還是快點討論我們的計劃吧。」

突然，幾個面露凶光的人，穿着黑色的連身衣衝進了會議室，手中握着AR—1型衝鋒槍，排成一綫，並用槍口對着房間中的每一個人。

漸漸地，桂禮義，龍實佳，韓漢思，馬濟民和其他的八個人，移向了壁爐，而將剩下的廿四人分割在書房的另一邊。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畢德凱等三人返回領事館，他自己喚了部車去機場修護部調查失事飛機的來歷，查出了型號。在歸途中覺得司機是美國人口音，嚴詞盤問才知是自己的聯絡官李傑如，他說少校打過報告沒有第三者知，除非是打字的秘書。畢德凱認爲龍實佳在事件中是關鍵人物，近似「洛克斯號」的船上探測裝置和中南美洲的陰謀有着某種牽連，而這船向冰島海港發出電訊證明是「洛克斯號」坐標。李傑如連聲說精彩。晚上龍實佳邀請少校和蒂蒂參加詩辭欣賞會，在座的有韓漢思、桂禮義、馬濟民、包新民都是當今最富有的人。畢德凱挽起蒂蒂盤桓着苦思告退的藉口……

桂禮義宣佈，隱士有限公司，是一個國際性組織，它的最終目標是要控制進而攫取中南美洲。他强調歷史中任何帝國或國家的淪亡，無不歸諸於內部紛亂，外患交侵這兩大因素。而桂禮義今天所要嘗試的，就是要以純經濟和企業的手法，來改寫歷史。

爲此，大家激烈地爭辯着。

「那麼就算接收了一個國家，你又如何來以經濟的手法，對整個拉丁美洲一一進行吞併呢？」七旬老人反駁着桂禮義的謬論。

「或許在對波利維亞進行併管工作時，我們在財力上呈現捉襟見肘的困窘狀況。但是我們可以將波利維亞建設成其他國家的典範，行政部門沒有官僚和貪污瀆職，軍隊裁減，僅留下象徵性的治安武力，農業和工業的技術革新，進而提高國民所得，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生產的目的不是私利，而是維持快速而穩健的成長。樹立一個安和樂利的國家典範，作爲合併其他國家的藍本。」

「然後那些三餐不繼的饑民，就會紛紛投靠在你的烏托邦之下，是嗎？」那老人輕蔑地說着。

「不錯，也就你會認爲我是言過其辭，誇張渲染。但事實上，對民不聊生的人而言，任何立即改善他們生活現狀的承諾，都足以令人深信不疑的。」

「骨牌理論於是就在崇高的理想下一步步的實現了。」畢德凱說。

「不錯，西方的文明不也就是由這些崇高的理想滙集而延續下來嗎？而過去兩世紀來。商業和經濟行爲被認爲是近代文明再生最重要的變數。我深信組織和效率，優於紊亂和營利。我喜愛利潤甚過虧損。我揚棄漸進的說服過程，寧採强硬的風格；而最中心的思想則是健全的經濟行爲，較任何政治學說或理想更爲實際，更具價值。」

「你那偉大的設計中却有瑕疵。」畢德凱又給自己斟了一杯酒。「任何微小的誤差，都可能導致你全盤皆輸。」

「你妄想以你的智力，來向電腦進行挑戰？少校，別再耍花樣了。任何可能發生的情況和偏差，我們都作了最詳盡的設計。」

「那麼，龍實佳先生可是你組織中專司剷除異己的劊子手囉？」畢德凱笑着說着。

「你根本是在無的放矢！」

「哦？是嗎？」畢德凱喝乾了酒杯中的酒說：「如果有人三番兩次要暗算你，你也會變得疑神疑鬼的。」

「氣墊船！」龍實佳暴跳如雷的說着。

「他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想你應該去問氣墊船的船長，不過你更應該先看看他被我的莫洛托夫鷄尾酒擊中時的表情！」

「你這個同性戀的混蛋！」龍實佳恨恨地說着。

「你恐怕再也沒有機會見到氣墊船和它的船員了。」

「你們難道看不出他的意圖嗎？他就是要分化我們，讓我們相互猜疑，然後就被逐個擊破！」龍實佳向畢德凱逼近了一步。

「讓他說！」桂禮義的聲音陰冷，但却懾人魂魄。

「謝謝你！其實第二次的陰謀也是龍先生一手策劃的。我不必要細說細節，但是那兩名兇手，恐怕正在接受國家情報局的盤詰呢？」

「眞有這回事？」桂禮義向龍實佳問着。

「他們是死也不會說的。他們應該知道洩密後，對他們親人的下場。」

「但願如此。」他再轉向畢德凱說：「少校，我想這件事已沒有必要再談下去了！」

「是的！就像沒有必要去殺害韓諾威博士一樣。而尤其是他曾經是『隱士有限公司』中核心的份子。」

× × ×

畢德凱氣定神閒的斜倚在搖椅裏，他的口中叨着雪茄，手中執着一杯酒，悠然自適。而龍實佳那夥人的表情却大異其趣。每個人的眉宇之間似乎有着一抹疑惑，桂禮義尤然，他睜大了眼睛，屛住了氣息。但是他畢竟是一個飽經世故的商人，不旋踵他又恢復了那種安靜，篤定，穩若泰山的神態。

「桑上將和我從一開始，就覺得韓諾威博士行跡可疑，這一點恐怕是你的電腦始料未及的吧！」畢德凱故弄玄虛的說。

「其實我們對韓諾威博士生疑，是在馬泰吉獲救之後。」

「不！這不可能的。」龍實佳驚惶的說着。畢德凱知道他這種戰法開始奏效了。這是他千載難逢的良機。因爲時間拖得愈長，他的生機也愈有希望。

「不信，你可以撥通長途電話到華盛頓的李氏綜合醫院，四〇九病房。我建議你撥叫人電話！那樣會快些。」

「不必了。」桂禮義說。「我沒有理由去懷疑你。」

「隨你。」畢德凱蠻不在乎地說着。「當馬泰吉獲救後，生動而詳細地描繪了『洛克斯號』的裝設和船員。他並沒有因爲船身外表的改變而被矇蔽住。當然，這資料在當他以無綫電向桑上將報告的時候，一字不漏的被你們截聽了。」

「然後呢？」

「馬泰吉細心的洞察力，眞可以說是鉅細無遺。他發現船員黝黑的膚色，絕不是北大西洋的太陽晒出來的。桑上將根據這項判斷，確定『洛克斯號』曾在南美洲附近的海域活動。因爲北半球嚴冬的時候，南半球正值盛夏。所以事實佐證，『洛克斯號』曾經利用本身裝置的深海探測儀在南美洲附近的海域，進行海底礦藏和資源的探勘。而費斯汀和他船上的技術人員遇難後，海底探測儀的另一半發明人——韓諾威博士，不就成了碩果僅存能複製，操作海底探測儀的人嗎？所以他也就順理成章成了我們涉嫌最大的目標。」

「你的消息蠻靈通的！只是這些根本不足以構成證據。」

「你要證據嗎？好，你若是相信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倒是想把韓博士的臨終之言告訴你。」

「我不信！」

「韓諾威死前的最後幾個字是『上帝拯救你』。」

「你說什麼？」龍實佳高聲地說。

「哦！這還應該謝謝你呢，龍先生。韓諾威知道是誰安置他於死地，所以藉着這首詩來指證兇手。『我用石弩的箭簇，射穿了信天翁的心臟。』龍先生，信天翁不正是你的商標嗎？」白蘭地的酒意逐漸襲上了畢德凱的腦子，他不覺有些飄然欲醉。

「少校，你的推理相當正確，只是眞正宣判韓諾威死刑的人是我，龍實佳不過是執行我的命令而已。」桂禮義氣定神閒的噴了一口烟說：「韓諾威對我們一系列暗殺的行動，至表不滿。迂腐的人道主義

。他揚言要洩露『隱士有限公司』整個組織的秘密。這種要脅，對本公司的目標是根本無法見容的，所以他註定了一死的噩運。」

「這想必又是你商業的原則。」

桂禮義狡黠的笑着說：「正是！」

「這麼說，我也要被『滅口』囉！」

桂禮義笑而不語，却令畢德凱不寒而慄。

「那麼海底探測儀呢？如今他的發明人費斯汀和韓諾威均先後殞命，誰還能複製它呢？」

「電腦。製作程式早就儲輸在我的電腦之中。」桂禮義得意非凡的說。「九天之內，我又能製造出一具海底探測儀。鋯——的秘密不再是他們兩人的專利了。」

他望了望龍實佳，不耐地看了腕上的錶說：「時候不早了，各位，我想也該告一個段落了。現在是十一點，『隱士有限公司』在四十二小時十分鐘後，將開始經營它的第一件生意。爲了轉移世人們的注意力，我們需要製造一些頭條新聞，譬如說一些大災禍等。這樣我們就可以在不被干擾的狀態下，全力投注在工作上了。」

「那麼我們就會是你頭條新聞的素材囉？」

桂禮義的眼神冷漠而空洞，淡淡的說道：「是的，諸位都是來自各國的商界大亨，舉足輕重。如果你們集體發生重大變故，豈不是舉世震驚，同聲喟嘆的大消息嗎？」

譚馬諾夫吼着：「你怎麼能就這樣無情的處決近廿幾個人和他們的家眷？」

「各位的眷屬將被毫髮未損地送回原住的旅館。至於槍殺嘛，這是鹵莽、野蠻的行爲。如果安排成一件意外事件，不是更能賺人眼淚，令人同聲惋惜嗎？」

龍實佳向那羣持槍的人使了一個眼色，他們不約而同的聚攏過來。「各位請捲起你們的袖子，」費凱蒂端着一具銀皿進來，上面裝滿了針筒。「少校，請你到隔壁的房間去，我親自爲你準備了一些餘興節目。」龍實佳揚了揚手，兩名黑衣警衛押着畢德凱，龍實佳緊跟着他們穿過了長廊，來到了一間寬敞的房間。酒精的力量令畢德凱的意識有些鬆弛，步履也顯得很踉蹌。這是一個健身房，房間四週滿是健身器材，設備之完備爲畢德凱所僅見。壁上嵌着許多空手道的動作姿勢的圖片，畢德凱知道這必定是一間訓練場所，而對象就是龍實佳那羣張牙舞爪的爪牙。

「我先失陪一下，少校，你可以先暖個身，不妨試試雙槓。」龍實佳輕蔑地說着。

五分鐘後，龍實佳折回了健身房，畢德凱依然微醺地躺在地板上。他心想，那廿幾個人恐怕都被注射了痲醉劑。龍實佳面向着畢德凱說：「少校！你懂得功夫或是空手道嗎？」

畢德凱醉眼迷矇的望着龍實佳！—他已經換了一身雪白的武士道服，一條黑色的腰帶繫在他的腰間。畢德凱無奈的搖了搖頭，他只希望酒精的力量能減輕他的痛苦。「我一向憎恨暴力。」

「可惜！可惜！我一直想找一個實力旗鼓相當的對手。你顯然令我失望了。我一直不認爲你是一個男子漢，倒是凱蒂蠻欣賞你的。今晚我倒想印證一下。」

畢德凱强收斂起心中憎恨的火焰，他突然渾身顫抖着，聲音中充滿了恐懼說：「不！不！請不要傷害我，我求求你。關於氣墊船的事，我全是胡謅的。我發誓！」他的面孔痛苦的扭曲着。歇斯底里聲音，似乎只是更加添了龍實佳臉上的嫌惡之情。

「你可以相信我，我絕不會吐露半點口風的。你千萬不要殺我。」畢德凱哀求的說。他唯一的希望，就是龍實佳會放過一個毫無還擊力的敵人。

「虧你還是美國空軍的軍官，還不是仰仗你老子的威風。窩囊廢，沒胆鬼，我今天要你嚐嚐一個眞正男子漢的厲害！」龍實佳咒罵着。一面擺開了架式。

「不！等一……。」

龍實佳的拳頭已經搗了過來，擊中了畢德凱的左頰，一陣劇痛，令他不禁踉蹌倒退了兩步，龍實佳又猙獰地侵近身來。一個廻旋踢，正中畢德凱的頭部，他整個人騰身而起，重重地摔在地上。他可以感到口中腥鹹的血味和鬆動的牙齒。

「站起來！」龍實佳謾罵着。

他的拳頭無情地落在畢德凱的身上、臉上，畢德凱可以感覺到肋骨折斷了，臉上滿是鮮血。他的眼睛是一片漆黑，但是意識却依然清晰。又是一記側踢，正中他的小腹。他呵嗽着，吐了一口血塊。一盆冰冷的水冲在他的頭上，全身的傷。椎心般刺痛。龍實佳的手掌狠狠地砍劈在他的頸子上。這一次，他眞的昏迷了過去，他覺得他的肉體正在逐漸地痲痹着，但是龍實佳的拳脚却依然不歇地落在他身上。龍實佳揪起了畢德凱的頭髮抬起了畢德凱的頭，揚起了巨掌。這一掌若是擊中了他的脖子，將是致命的一擊。而就在這瞬間，龍實佳身後發出了一個嬌柔的聲音：

「住手！」

費凱蒂不知何時已來到了門邊。

× × ×

在黑色的，無意識的世界中。畢德凱似乎跌入了一個無盡的深淵裏。一絲暈弱的光，昏黃、遙遠。他欲伸手抓攫，無奈光却遠去。隨即而來的陣陣的疼痛，在噬蝕着他昏矇的意識。他喘息着，想揮拭那驟來的劇痛。

「天啊！你終於醒了！」是蒂蒂熟稔的聲音，但是却像谿壑中的流泉，濯洗着他。一抹清冷的空氣，吸進了他的肺腑。

「他們竟然把他打成這個樣子！」

「依少校的傷勢，我們恐怕只有坐以待斃了！」

「不！他會沒事的，他一定會救我們出去的。」

這麼多的聲音中，他僅依晰認出蒂蒂的最末一句話。

胸口的灼痛，令他暈眩，他臉上的肌肉却已喪失了知覺。他竭力去睜開他的眼睛，一張蒼白，焦灼的臉孔，映入了他的眼簾。她金黃的秀髮披洒在他的雙頰邊。

「怎麼？陰溝裏翻船啦？」這個聲音一點也不陌生。是他，一定是他——李傑如，畢德凱無奈地點了點頭。他勉强撐起了身子，眼前是一片駭人景象。



龍實佳一個迴旋踢，正中畢德凱的頭部。

他發現他們處在一個山澗之底，兩側是陡峭的崖壁，一架支離破碎直昇機的殘骸，躺在十碼外的泥濘裏。而廿幾個人的軀體，就散陳在殘骸的四週。他們都還活着，但是都受了重傷，奄奄一息。這就是桂禮義的頭條新聞。

他朝李傑如挪了挪身子說：「你好像傷的不輕！」

「他們在碼頭上捉到了我，就把我和其他的關在一起。在龍實佳毆打你的時候，他給我們每一個人注射了痲醉劑。然後他的手下，就挖空心思打斷我們的手脚，我的肩胛骨和骨盆也受了傷，使一切看起來都像是一幕墜機空難。山澗裏的溫度現在大約是攝氏五度，約莫幾個鐘頭之後，溫度會降低，還會下雪，恐怕我們都難熬過今夜了。」李傑如的音調中有着些許凄涼。

畢德凱困惑了。人道、良心、善惡這一切的價值都在崩潰着，泯滅着。人性的凶殘和貪婪，難道眞能抹煞人性中純善的本質？而電腦程式就眞得令人深信不疑，進而全然仰賴電腦嗎？他不禁茫然了。他掺扶着蒂蒂移向李傑如身邊。「好好照顧他！蒂蒂。」

畢德凱痛苦地站了起來，鞋子踩在泥濘裏，更是舉步維艱。那名年逾七旬的藍眼老人正以慈藹而歷盡滄桑的眼神凝望着畢德凱；但在那一抹痛楚的神色之後，却閃爍出信心和希望的光芒。畢德凱蹣跚地走了過去，搭在老人的肩頭說：「中午之前，我會帶回冰島最漂亮的護士小姐。」

「像我這種上了年紀的人，一支雪茄烟要比一個女人實用得多！」老人詼諧的回答着，但是一股陰鬱立即籠罩了他蒼老的面龐。「你務必設法要阻止桂禮義，否則野心和貪婪就會吞噬他。告訴他，我原諒他所做過的一切。告訴他，做哥哥的原諒……」

「什麼？你們是兄弟！」

「是的！我們是親手足。」他黯然地說着。「去吧！少校，祝你好運，別忘了我的雪茄。」

「也請你接受一個共產黨員的祝福。」是譚馬洛夫，那個蘇俄的外交官。

「共產黨員，依賴民主黨員來拯救他的生命，這倒是鮮有所聞。」畢德凱諷刺地說着。但是當他發現譚馬洛夫的雙手和左腿畸型的變型，他心軟了。「要是我不在的時候，你不叫囂你的共產教條，我回來就給你帶一瓶伏特加。」

「這難道又是一則你們老美式的幽默嗎？」

畢德凱並沒有作答，他仰首望了望灰濛濛的天空，對譚馬洛夫揮了揮手。

陡峭的崖壁，像是一片光潔的刀刃。望着那高聳的峭壁，他沒有任何一絲恐懼。肉體上的劇痛，精神上的驚駭，不再浸沉他。而一股求生的意志——那是集廿多人於一身的强烈的求生慾念，滙集了一股莫明的力量，敦促着他胼手胝足，一步一步的往上攀爬。直到他滿是刮傷的雙手觸碰到山澗的頂端。他用超乎常人的力量爬出了山澗，帶着那廿多人的希望和祝福緩緩舉步向北走去……

× × ×

畢德凱像是一尊孤立的樹木，聳立在遼遠的平原上。一片清翠，從他足下蔓延開去。遠方是層巒叠嶂，薄霧迷漫着山巓。灰濛的空中，偶爾掠過幾隻鷂鳥，暈弱的陽光透射在這一片清冷的大地。他振起精神，朝遠山邁開了蹣跚的脚步；沉重的步履，在這片荒蕪的土地上留下了一道足印。

但是他的精力却無情地消失在這片土地上，他的雙腿不再能支撐着他。他的眼睛闔上了，他的呼吸變成了喘息，急促地起伏在這清冷的空氣裏。總有十幾個鐘頭了吧？他的心中想。他知道他已經陷入了昏沉的睡意裏。他摔倒了下去。腦中陷入了一片死寂，眼前似乎只有迎風搖曳的嫩草。他覺得一切的勇氣、信心、希望和祝福，似乎都在這瞬間飛散了。而他那股熾熱的求生慾，也在逐漸冷却。他把頭埋在那濃郁的草的草根香裏，靜靜地浸沉在死亡來臨的陰霾裏。而一雙沾滿了雪泥的靴子，却在此刻停佇在畢德凱的跟前。

潺潺的水聲，激盪在畢德凱的耳膜裏。當他睜開眼睛的時候，他發現有一雙湛藍的眼睛正凝視着他。他發現他躺在一間

溫暖而舒適的小木屋裏。

「電話，快，我需要一具電話！」

「你是英國人？」

「不，我是美國人！我需要電話，有廿幾個人的生命正在奄奄一息呢！」

「你是說還有其他的人？」冰島人的聲音中有一絲訝異。

「是的！是的！再不去救他們就來不及了！」

「可是最近的電話，也在四十哩之外啊！」

畢德凱感到一陣暈眩，那是絕望，那無異於是宣判了那些人，蒂蒂，和李傑如的死刑。

「但是我有一架無綫電收發機。」冰島人緩緩地說着。

畢德凱的眼中迸射出一道希望的光彩。他在那個碩壯的冰島人的摻扶下，坐到發報機前。終於桑上將的謾罵聲在發報機裏響了起來。

「少校，你爲什麼到處亂跑？究竟在攪什麼名堂？」

「上將，組成一支救難隊，最快要多少時間呢？」畢德凱並不理會桑達柯的責詰。

「卅分鐘，空軍特種救難隊是廿四小時待命的。不過你要告訴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畢德凱趕快扼要的將來龍去脈報告了一遍。

「對了，我有一項特別的請求。」

「說吧！」

「麻煩帶一瓶伏特加酒和一盒雪茄烟來。」

「什麼，在這種節骨眼……。」桑上將咆哮着。

畢德凱掛上了麥克風。

他望了望身邊的那位碩壯的冰島人，伸出了手。

「畢德凱！空軍少校！」

「安德森！森林管理員。」

「讓我來看看你的傷勢吧！這裏有半瓶加拿大威士忌，來一口吧！」

畢德凱欣然地接過了瓶子，他啜了一口，望着遠方的山脊，他不禁再度跌入了昏沉之中。

× × ×

當畢德凱看到福特三引擎老式飛機—黑天鵝—時，心中的那股雀躍之情，更甚於看到甘廼廸角升空待發的火箭。

黑天鵝穿過重重烏雲，笨拙的盤旋在安德森農場的上方，就在它幾乎撞上農場的圍牆時，降落了下來。在不到兩百公呎的短短距離，飛機戛然停住了。

畢德凱對安德森說：「謝謝你，謝謝你爲我所做的一切。」

安德森緊握着畢德凱的手說：「我應感謝你，讓我有這榮幸與機會爲我的兄弟做點事，願上帝保佑你。」

儘管筋骨疼痛，讓畢德凱不能奔跑，但他還是在最短的時間內走到飛機右門邊，幾雙手幾乎同時把畢德凱拉進了擁擠的機身。

「你是畢德凱少校嗎？」

畢德凱望着那位健壯、黝黑留着長長鬢角的男士說：「是，我是畢德凱。」

「歡迎你加入一九二〇年代的行列，少校，利用這個老古董担任營救任務，也眞虧你想得出來。」他同時伸出了手說：「我是機長何賓。」

畢德凱握住了他厚實的大手說：「在暴風雪還沒來臨之前，我看我們趕快起飛吧！」

「遵命，」何賓笑着說。「這架飛機絕不會讓你失望的。」顯然何賓把仲對畢德凱混身是傷，服裝怪異的驚奇掩飾得很好。他說：「少校，這趟飛行我們沒有副駕駛，所以特地把他的位置留給你，我想你需要視野最佳的位置好帶領我們。」

「在我拍電報的時候，我曾經請桑達柯上將，帮我準備幾樣東西。」

何賓從箱子裏拿出來一個包裹，滿臉疑問的表情：「在這個節骨眼上，我不曉得你要一瓶伏特加酒，一盒雪茄烟做什麼用？」

畢德凱笑着回答說：「那是爲幾個朋友準備的。」說完他看到飛機上有一些或站或臥配備了全副寒帶裝備的人，他們是受過高度深海潛水、高空跳傘、野地求生訓練的人。除了重大、繁複的外科手術之外，他們精通各種天候和地形下的緊急救難作業。這使得畢德凱對自己的營救工作充滿了信心。

畢德凱低着頭進入駕駛艙，跌坐在駕駛員旁邊的空椅子上，忽然他發現了一張熟悉的笑臉。

「你好，畢少校。」接着柯山蒙瞪大了雙眼睛說：「老天，是誰把你揍成這樣子？」

「有機會我會慢慢的告訴你。」畢德凱望了一眼儀板表說：「我相當吃驚會看到……」

「會看到一位下士在開這飛機，而不是一位正牌的空軍軍官。」柯山蒙接下了畢德凱想說的話。「你沒有第二個選擇，我是全冰島唯一會開這玩意兒的人。而且我給你保證，這架飛機絕對管用。」

「好吧，全聽你的指揮囉！現在先讓我們頂着風讓它起飛吧！」

河流在飛機兩百公尺下奔流着，畢德凱清楚的辨認出安德森發現他的山脊的忽然他有了新發現——一條平行綫蜿蜒的伸向南方。他推開了窗子想看得更清楚一點，確實沒錯，那是他的脚印——雪白的大地裏一條深印，明顯的就像高速公路上的道路分界綫。

畢德凱對柯山蒙說：「朝南飛，沿着那條黑綫朝南飛。」

十五分鐘之後，平行綫出現了盡頭，這飛機僅飛了十五分鐘的路程，想當初眞差點要了畢德凱的命。

「我找到了，就在我脚印終止的山坳下。」

「少校，那你要我把飛機停在那裏好呢？」

「你就停在與這山澗裂口平行的邊上吧！」

柯山蒙表演了一次漂亮的降落，他量準了距離，飛機停在離懸崖邊不到十尺的地方。

飛機還未完全戛止，畢德凱已迫不及待，一個縱身進入了山谷。在他身後，兩

名救難人員在崖邊架起了轆車，垂下了吊索，以便搭救那些傷重而又行動有困難的人。

此時畢德凱滿腦子只有一個想法——他要成爲第一個進入那陰冷山谷的人。畢德凱看到李傑如依然斜靠在羅蒂蒂的身邊，蒂蒂有氣無力的對着李傑如說話，聲音微弱幾乎聽不見。儘管他臉上想盡力維持住一份安和的笑容，但是她的眼神與嘴角却難以隱藏內心的恐懼與焦慮。畢德凱走到蒂蒂身後，很溫柔的摸了摸她潮濕的頭髮。

「你們倆看起來，相當不錯了嘛！」

蒂蒂轉過身不敢相信的說：「老天，眞是你回來了嗎？」接着她抓住了畢德凱的雙手：「我以爲我只是幻覺聽到了飛機聲。嘩，老天！你回來眞是太好了。」

畢德凱微笑着，指了指李傑如說：「他的情形好嗎？」

蒂蒂憂傷的說：「我不知道。大約在半個小時前，他就陷入了昏迷狀態。」

畢德凱彎下身，聽了聽李傑如的呼吸，它平穩而緩慢。「他沒什麼事的，這傢伙命還長得很呢！麻煩的事，不知道他以後是否還能站起來。」

蒂蒂將臉埋進了畢德凱的手掌心，她的淚水有如决堤的河流自畢德凱的指縫間流出。身體的劇痛，心靈的壓抑加上驟來的驚喜，使得蒂蒂終於承受不住。她不停的抽搐着，畢德凱抱緊了她，像是想給她力量，直到何賓進來。

「把這個女孩先帶走。」畢德凱說：



畢德凱看見盤旋在上空的飛機，心情雀躍不已。

「她的脚踝斷了。」

「我們在斜坡上搭了一個臨時帳篷，裏面生了火相當暖和，她可以舒適的在那裏等冰島搜救隊來．帶她到雷哥賈維克就醫。」

「現在不能用飛機帶她走嗎？」

何賓搖搖頭說：「對不起，這種老式的三引擎飛機，一次只能放得八個担架，我想第一趟應該運送傷得最重的傷者離開。」說完他又指指李傑如說：「他傷得有多重？」

「肩胛骨及盤骨碎裂。」

兩個何賓手下的組員抬着鋁質的担架走過來。「把這人先帶走，」何賓命令着。「你們動作輕點，這人的背受了傷。」

然後，何賓對畢德凱說：「現在讓我來照顧這位小姐吧！」

「好好照顧她，她可是桑達柯上將的私人秘書呢。」

何賓愣了一會說：「既然這樣，我看我還是親自護送這位小姐上去吧。」

畢德凱拾起了提包走在崎嶇不平的山谷底，他看到了那位蘇俄外交官：「譚馬洛夫先生，你還好嗎？」

「畢少校，我們蘇俄人是不怕冷的。」說着抓了一把雪放在胸前，「如果沒有一季的雪景，莫斯科就不叫莫斯科了。」

畢德凱拿出了伏特加酒坐了下來。「君子重然諾，這是我答應你的，來喝一口吧！」

譚馬洛夫貪婪的喝了一大口，一面點頭一面道謝。

「這瓶酒我是在大減價買的，你就留下吧！」說完畢德凱站起來，轉身要走。

「畢少校。」

「有什麼事？」

「謝謝！」譚馬洛夫感激的說着。

當畢德凱發現桂禮義兄長的時候，他的臉像雪一樣白，兩眼茫茫然的望着雲層，表情平靜而安詳，醫生正在檢查他的身體。

「是心臟病嗎？」畢德凱輕聲的問着，似乎怕他吵醒。

「依照他的年齡來說，他的心臟還算不錯。」醫生轉頭問着站在不遠的何賓說：「我們要帶他走嗎？」

「就讓他留在原地吧！」何賓說：「我們的任務是先救人活命要緊。」

「不錯，你說的對極了。」畢德凱有些感傷的說：「這裏由你指揮一切。」

何賓的語氣就緩和了些：「你認識他嗎？」

「我希望我能更進一步的了解他，他名叫桂禮忠。」

顯然何賓從未聽過桂禮忠的名字。「你爲什麼不到上面去休息呢？你自己傷得也相當嚴重。」

「不，我要待在這裏陪桂禮忠。」畢德凱說着，用手輕輕的把桂禮忠的雙眼闔上，並彈落了這位老人臉上的雪花。他掏了一支雪茄烟，插在桂禮忠前胸口袋裏。

何賓把這一切看在眼裏，他想說些什麼，却又不知該說什麼。他只能用一種瞭解的眼光對畢德凱點點頭。

在這種時候，眞是無聲更甚有聲時。

（未完）

太空爭霸戰故事之三十

銀冰地獄

羅唐納 文

這是加拿大北部的巫婦島，一夜之間到處結冰，寒流滾滾，人畜俱亡，原來是秘密武器作祟。

空中突然垂下冰幕

雖然北極圈的冰山屹立，使人看了心寒，可是，靠近北極圈的許多地方，有些冰雪却又不是堆積如山，叫做冰川，即是說有水也有冰，那種地方一向是畫家以及攝影師追求大自然美景的對象，故此北極圈仍有外圈以及內圈之分，至於北極圈的核心那是科學家走動的地方，普通的遊客難得一見。

此外，加拿大北部，有些地方屬於北極圈，充滿了神秘感，它也有力量吸引遊客，其實最有份量的地方還是北美，像巴芬島幾個高峯，它是不怕艱險的冒險家經常登高涉險的勝地，另外有些人到那邊收集罕見的樹葉，其中有一小隊爬山的遊客是從華盛頓前往該處活動，由隊長奧沙率領，目的是研究最爲接近北極圈的林木和樹葉有甚麼特質，順便滿足他們登高的願望。

從地形地勢觀察，北美洲屬於高原，特別是安杜拉斯山脈，那邊石質特別緊實，叫做「古陸系的石」，表示它是洪荒時期已經凝結的岩石，石質堅實如鐵，在那邊生長的樹也比較高，樹葉不分大小，都是很硬的，隊長奧沙率領隊員十多人從加拿大的陸地搭長途巴士，抵達「巴芬灣」，渡海到對岸登陸，便是巴芬島。

他們第一天只是在山脚或者較高之處走動，採集樹木、落葉以及蝴蝶之類，製成標本，並且花了一整天的時間研究巴芬高峯的登山途徑，第三日上午，然後啓程，故意選擇最兇險的懸崖，由下邊攀登。

他們花了大半天的時間才攀登第一座懸崖，吃了午餐，再往上攀登，逐漸縮短他們跟峯頂的距離，快要走完最高的一處懸崖，忽然氣溫驟降，景色陰暗，不過下午四點鐘過後，較遠之處，視綫模糊，令到他們有些隱憂很快那些隱憂變成事實。

他們向上邊仰望的時候，但見陽光隱沒，霎時間，一片烏雲從天角升起，逐漸向陽光最盛的一處移過去，遮住了它，看來逐漸隱暗，好像暴風雨即將降臨，隊長奧沙比較經驗豐富，向隊員說：「現時已經進入秋季，雨量較少，看來不會發生暴風雨，氣溫忽然發生那麼大的變化，並非佳兆，我們應該暫時留步，別再向上攀登了，你們有甚麼意見呢？」

一個隊員說：「奧沙先生，你說得對，我們就在這一截山腰留下來吧。」

看來他們可以留步，不過，那個地方已經是靠近山頂的一截，怪石嶙峋，即使留步，只是歇歇脚，萬一發生暴風雨，沒法逃生，因此隊長奧沙，仍然感到相當焦躁。

他再三向高空打量幾眼之後，說：「我們此行可以說是失敗了，就算沒有暴風雨，中午的一段時間，如此陰暗，也是不尋常的，可能氣溫急劇下降，如果降到零度以下，我們的禦寒品物是不夠的，還是趁早撤退好些。」

隊員一共有十七人，連同隊長奧沙合計，不過十八人，商量一件事的時候，決不會意見分歧，既然隊長奧沙這樣說，他們同意，便即覓路下山。

那座高峯不單是懸崖峭壁極多，而且連綿起伏，很多迷途，從下邊冒險攀登，有如登天，故此它綽號「天門山」，眞的像一扇門擋住去路，向上攀登的時候已經困難，打算用最快速的方法走下去，更加艱苦，那些隊員逼於服從隊長奧沙的指示，利用長長的尼龍繩子，先行縛住較高而又十分穩定的一塊岩石，然後拉直了它，逐漸向下傾斜，逐個隊員抓住它魚貫而行，希望快些降落到安全站。

天門山係巴芬島以北的著名高峯，風景秀麗脫俗，可惜中部以上的山勢太過險峻，有些高峯簡直無路可登，故此當地旅遊區對它有了戒心，當局在山上各處設立安全站，只要抵達任何的一個站，都有容身之地，那時隊長奧沙運用能够做得到的方法協助隊員從高處降落，距離最近的一個安全站僅有二百碼，忽然之間，陽光失去了光彩，好像剛剛入黑，空中到處出現乳白色的冰幕，從高處罩下來，即時奇寒澈骨，想移動脚步也辦不到，並且冰幕籠罩以及天烏地暗的影響，眼看相距五呎之處也無法分辨，各人大驚失色，隊長奧沙當機立斷，大聲喊叫，勸告所有隊員拿出勇氣，即使視覺失靈，仍可憑着指掌之間的觸覺逐步走向下邊去，務求抵達安全站爲止。

幸虧他胆色過人，死中求活，那些隊員依照他的指示去做，然後，脫離險境，全部走到安全站，就算可怕的「中午冰氣」一時沒有消失，他們仍然可以暫時得以安全，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冰會變成銀色煞是稀奇

所謂「安全站」，設備十分簡陋，它並非特別爲了保護爬山者的安全而建築一座房屋，只是找一個岩洞，略加修葺，使它可以暫時避避風雨，此外，還有些乾糧、水菓、藥物，供應旅遊人士需要，最有份量的還是一架電話機，假如有人被困在洞穴之內，急需援助，可以打電話到山下的救援總部求救。

北美洲的巴芬島安杜拉斯山脈有許多遊客喜歡登高遠眺，越攀越高，那一帶山脈起伏如龍，勢難逐個峯巒照顧，故此，巴芬島設立了「救援總部」，照理電話的綫路如果沒有發生意外變化，走進了任何一處洞穴，打電話到山脚的總部求救是不成問題，故此安杜拉斯高峯的山脈有二十四處安全站，沒有人看守，總部接獲電話求救，然後立即派人登山，那是很合理的，不過，奧沙那些人所發生的遭遇就有些不尋常了，他們躲在洞穴之內，一陣陣寒氣從外邊透進來，險些不能够支持，頻頻向總部告急，仍然沒法得到眞正的幫助，原因是空中的氣溫，急劇發生變化，除了漫天飛雪，兼有一股寒流滾滾而來，氣壓急速降低，直升機沒法飛近山頂，故此他們的十八人，要憑着本身的抵抗力掙扎求存，比較强壯的人仍然可以支持，抵抗力太過薄弱的人就無法活下去，到了氣溫恢復正常的時候，那個攀登高山的隊伍已經有五個人喪生，剩下來的十多個人，也有八個人病倒，隊長奧沙是最堅强的一個，他沒有絲毫病態，總算是攀登高峯的一條好漢。

他不單是植物學專家，地質學教授，對於氣象學也有很深的造詣，他率衆返美，先向華盛頓的罕有植物研究院報到，自稱無力照顧全部遠征的隊員，以致發生悲劇，請求院方給他應得的處分，還把他在那座高峯所見所聞的奇怪情形，報告華盛頓氣象台，隨後由該氣象台轉知太空署雷加拉博士，本來是爬山的悲劇，逐漸變成一件嚴重的事情，惹人注目。

使太空署幾個很有名氣的專家對那一次氣溫急劇降低事件發生興趣的，並非死傷十多人，而是氣象方面發生的變化。

單是隊長奧沙的報告，不足以令到雷加拉博士感到驚奇，還有更加驚人的事件情發生在更遠的一處，那是向北方推進的巴里羣島，大部份島嶼的山峯突然積雪，本來沒有結冰的湖，忽然結冰，厚度達二呎過外，由於寒流襲擊，一部份居民在極短的三幾個鐘頭之內凍死，人也凍死，他們所飼養的畜牲當然是死得更快了，原因是他們沒禦寒工具，此外在極北的荒島上面還找到一些奇異的冰，本來冰是白色的，它却是白色當中略帶銀色，看來更美。

爲甚麼冰會變成銀色？何以一向不會結冰的湖忽然結冰？一向沒有雪的山頂突然積雪？凡此種種，令到一般研究氣象的專家發生詫異，至於雷加拉博士，因爲他最近多次發生奇怪的遭遇涉及太空事件，疑雲密佈，索性透過特殊階層人士，澈底研究「銀冰地獄」。

懷疑它是蘇聯秘密武器

當時雷加拉博士從幾方面獲得的消息加以忖測，眉心緊皺，他召集研究氣溫變化的專家以及其他研究天體星座變化的科學家三十多人，雲集太空署總部，展開深入的研究，首先指出這一點，根據各方面的情報指示，氣溫發生變化，可能是人爲的因素影响使然，亦有可能係眞眞正正天體變化，假如太空有些星體發生爆炸，引致太陽光綫投射到地球的時候受到干擾，便有此種現象，可是，氣溫可以急劇下降，冰雪却不會變成銀色，故此他要澈底調查，深入研究，問問座上各人有何建議。

其中一個化學專家柯富臨博士說：「在天然發生的冰雪體系當中，應該是不含色素的，不過，落雪或結冰的特候，湊巧當時該地的上空有些紅土升起來的微粒混合，亦有可能使那種冰雪略帶紅色，說到銀色那是很罕見的，因爲銀子係金屬品，決不會大量升到空中，即使偶然有些銀色的微粒，也不會影响到北美洲最遙遠的幾

個小島，同時出現銀冰，此事頗有可疑。

說到這裏，他稍爲停頓，沒有再說下去，不過，他即使沒有開口，雷加拉博士也懂得他的意思，說：「柯富臨博士，大概你想提醒我們注意蘇聯的動向，亦未可料，十多年前已經有這種傳說，認爲蘇聯總有一天把冰山溶化，變成了水，從西伯利亞以及堪察加之間的海面向南方流下來，透過白令海峽，冲擊美國，那就使海水突然升高二百呎，把美國太平洋沿岸各大城市淹沒，不戰而勝，儘管它是傳說，可能蘇聯的科學家現時已經動手，不過，他們還沒有充份的把握使冰山完全溶化，故此美國沒有受害，時間拖長了，便有可慮，不可不防。」

當時三十多人紛紛發表意見，最遺憾的是雷加拉博士沒法找到一塊銀色的冰，因此未能澈底明瞭這一場大災難的性質，談了七小時之久，宣告散會，可是仍然沒有結論。

散會後，雷加拉單獨召見唐龍，說：「你跟羅美莎兩人建了大功，理該有一個頗長的時間休息，不必再行出動，可是，目前有一場大災難急需一兩個人負責到加拿大北部調查，你跟加拿大太空署的科學家史勃拿博士有些交情，乃係最適當的人選，故此我很想派你跟羅美莎兩人同行，這一場大災難定名爲『銀冰地獄』，照情形看，它可能是外太空某一個星球毀滅的時候，使空中發生流星塵，進而影响地球，不管怎樣，都始終是災難，它未必是單獨發生在加拿大極北的幾個小島，再進一步，就會在美國發生，絕對不能够坐視，希望你去一次，先到魁北克城見見史勃拿博士，跟他秘密研究你應該去調查的路綫，然後展開工作，記得這一點，羅美莎雖然係你的心上人，她始終有親近蘇聯的傾向，稍爲涉及蘇聯的機密，切勿在她的面前吐露。」

寥寥數語，已經把他想說的話說出來，唐龍十分豪爽，說去就去，沒有再說甚麼。

史勃拿博士的見解

翌日上午，唐龍跟羅美莎搭航機到「魁北克城」。舊地重遊，他倆心情輕鬆，有如度蜜月那麼愉快。

唐龍盡量爭取時間，跟加拿大太空署史勃拿博士見面詳談之際，把雷加拉博士所講的話轉告，問他對於銀冰地獄事件有何寶貴的意見。

史勃拿博士說：「直到現在，我仍沒有機會看到純粹是銀色的冰，可能是一種誤會，況且這一件奇事發生在加拿大極北的小島，根本上對加國沒有甚麼惡劣影响，對美國的影响更加輕微，不必太過担心，我懷疑這件事恰巧是一些造雨專家躲在荒島進行人造雨的試驗，以致發生這一場大災難而已。」

說到這裏，他以比較輕鬆的口吻說：「所謂大災難，不過死了三百多人，另外有些畜牲凍死，僅此而已，其實不算得甚麼災難的，不必過份担心。至於蘇聯科學家打算進行溶解冰山的試驗，未必係事實，假如北極圈內眞的有些冰山溶解，首當其衝的一個大都市係阿拉斯加，我們沒有接獲阿拉斯加的氣象台報告，那邊寧靜如常，可見這一場小小的災難，只是加拿大極北所發生的悲劇。」

唐龍聽了，說：「史勃拿博士，你可否指示這一次發生大災難的那幾個小島的準確位置給我知嗎？我想到那邊看看。」

史勃拿博士含笑點頭，說：「當然可以，唐先生，請到這邊來。」

唐龍走向他指示的一堵牆走過去，站在它的前面，那一堵牆有許多處浮雕，借此把加拿大北部的地形顯示出來，普通地圖所看見的巴里羣島，只是一個概括性的名稱，在那幅闊十八呎的浮雕地圖看來，大不相同，它有三十多個小島聚在一起，有些互相接連，另外有些小島却是孤立的，至於巴芬島，十分巨大，這兩個地方的形勢截然不同。

史勃拿博士在旁解釋：「唐先生，在巴芬島上面屹立的安杜拉斯山脈，連綿不絕，十分壯觀，因爲北部地勢較高，受到寒流的襲擊也特別嚴重，向更北的方向走，便是巴里羣島，那邊所受的損害程度比較巴芬島嚴重得多，破壞得最厲害的一個島是東十七島，街上的建築物也掛滿了冰，有些地方是崩折了的，特別是木屋區，就像是碰上了颱風，遍體鱗傷，如果你想到那邊去，我可以派人護送你跟羅小姐去比較安全的地方逛逛，看看愛斯基摩土人怎樣過活。」

唐龍說：「史勃拿博士，多謝你的好意，剛才你說的東十七島，這個名稱相當有趣，是否它像沒有定名的小島，憑着方位去給它一個名稱呢？」

史勃拿博士說：「唐先生，你眞是聰明！到那邊去，你可能找到一些銀色的冰，不過，我們太空署也有些勉強叫做銀冰的東西放置，它是在巴芬島最高峯的最北那個方位找出來的，你可以看看它。」

說完，他伸手在牆上按動另外一個電掣，牆上露出一個秘洞，史勃拿博士先走下去，唐龍就跟着入內。

剛才他們二人站着交談之處已經係機密室了，那個秘洞更加機密，室內放置許多古古怪怪的科學儀器，在較遠的一處就是銀冰，一條條三呎過外長的冰從一個玻璃箱頂端低垂下來，背景是岩石，看來就像是天然形成的樣子，十分逼眞，它完全沒有銀色，只是亮了燈光，給强烈的光線投射，然後有輕微的銀光反映出來。

唐龍以爲銀冰就是銀色的冰，看到這副模樣，有點失望。他想了想，問：「史勃拿博士，冰是會溶化的，顯然你的玻璃箱有很强烈的冷氣，才使它不會溶化，聽說在海上才有巨大的冰出現，特別厲害的大冰稱做冰山，何以在高山的頂上也有冰柱出現呢？」

史勃拿博士說：「如果氣溫突然下降，那個地方的低空蘊藏了許多水份，就快下雨，始終沒有雨，它被寒流侵襲，便有可能結冰，有些冰柱在山頂出現，粗如石柱，十年也不會溶。」

要說的話已經說過了，翌日下午四點鐘，唐龍就帶羅美莎再去加拿大的太空署，史勃拿博士想找的响導已經在座，他叫做「阿北」，體格雄偉，係北極圈土人跟

白人結合所生的混血兒，看起來似乎很忠實。

唐龍對他說：「阿北，我不知道你負責帶我們到極北的地方去，有沒有危險，我一次過給你二萬美元，請你收下，如果你有女人，啓程之前，你可以把它付給她，看做家用。」

阿北笑了笑，說：「我沒有家，但却有七八個女人，我不知道誰是值得付欵的人，那些錢我把它放在史勃拿博士那邊，十分安全的，如果我跟你這兩個人當中有一個喪命，死的人一定是我。」

唐龍說：「阿北，爲甚麼你這樣悲觀呢？」

阿北說：「這是很合理的，並非悲觀。我是响導，經常到海豹聚居的地方活動，可能給牠吃掉，還有海蛇以及北極熊，如果往山上走，更加危險，任何一次沒法抓得緊岩石，從高處跌下來，那就完了，至於無人居住的荒島，更加危險，即使是白天也會看見鬼，怎能不心寒呢？」

唐龍說：「我生平沒有看見過鬼，阿北，請你揀一處鬼物出現最多的地方，帶我去看看！」

想去看看最猛鬼的小島

阿北把唐龍以及羅美莎用快艇沿着岸邊駛向北方，先到「巴芬島」。

史勃拿博士已經把他們此行的旅程繪圖指示，兼且有了相當詳細的說明，故此阿北十分輕鬆的前往巴芬島去，且又沿途選擇最爲值得欣賞的山林之區，然後捨舟登陸，不過在岸上停留大半天，便又回到快艇，晚上就在艇上歇宿，玩得很開心。

有一天，阿北對唐龍說：「巴芬島是加拿大北方最大的一個島，隔開了巴芬灣，便是格陵蘭島，那邊到處是冰雪，如果你想看冰，便要到格陵蘭島逛逛，反之，你只是想欣賞北國風光，只是到了巴芬島，已經够了，坦白點說，我眞的不知道你們想看的是什麼？」

唐龍愕然，反問一句：「阿北，史勃拿博士沒有把我們此行的目的告訴你嗎？我們所想看的是銀冰。」

阿北聽了，臉上露出懷疑的神色，說：「冰是白色的，怎會變成銀色？」

唐龍懶得向他解釋，說：「我們不必研究冰的顏色，還是百份之百依照史勃拿博士指示的途徑走動吧，旣然我們已經到了巴芬島，不妨看看安杜拉斯天門山，明天開始，你就把快艇留在岸上，托人看管，我們三個人一起走到山上去，不久之前，有一隊美國人從南部山脚攀登高崖，想搜索罕見的樹葉，快要抵達山頂，碰上了寒流滾滾，隊長奥沙急急忙忙的撤退，躲在洞穴之內，我想看看他所躲藏的大洞。那些洞穴，雖然是大自然的產物，但已經加上了人工修葺，叫做安全站，我首先想看的就是那個洞穴，其次是看看氣象台，我記得起在史勃拿博士替我們安排下來的行程表上面有這兩處地方，你替我們引路吧。」

「好的，我立刻照做。」阿北很恭敬的回答。

雖然安杜拉斯拔海五千公尺，卻非很難走上山頂，只是故意選擇特別凶險的懸崖，從下邊走上去，然後感到吃力，會有冒險的成份，如果爲了安全着想，找尋最可靠的一條路登山，沒有甚麼困難，唐龍給阿北帶到山上去，看過岩洞，也看過氣象台，俱是平平無奇，他不覺長嘆一聲。

如果此行只是爲了遊覽，越是安全越妙，反之，他想澈底查探銀冰地獄的眞相，那就要揀特別凶險的地方走，他不是本地人，一切依賴阿北，偏偏阿北不知道他的眞意，故此他感到一籌莫展，逛過了巴芬島上面的高峯，回到海岸，找着快艇，當然是向更北的方向駛過去，假如他們到了巴里羣島，所看到的東西無非浪花和石屋，偶然出現三幾頭海豹，那就等於此行白費氣力。

又是一天，唐龍沉思了很久，突然改變主意，說：「阿北，我想到白晝有鬼出現的孤島看看，請你帶我們去。」

唐龍所說的話很平常，不知何故，阿北聽了却滿面愁容，說：「唐先生，那些孤島根本上沒有人居住，且又冷得發抖，普通人沒有機會看見鬼物現狀，一旦看見，便即死期不遠，你們此行並非捉鬼，何必到那些地方去？」

唐龍哼了一聲，說：「阿北，你別管我！旣然你怕鬼，你不必跟着我們一起走動，只是把我們帶到島上去，你就回到快艇休息，三天後，不見我們走回來，你自行回到魁北克城向史勃拿博士報告，懂得嗎？」

阿北恨不得唐龍這樣說，他聽了，不覺興奮起來，臉露笑容，說：「唐先生，我可以在快艇等候七天！」

稻草人中槍有血流出來

阿北把唐龍及羅美莎帶到一處稱做「巫婦島」的地方，說：「我們在這一處海岸登陸，你跟羅小姐多帶一些乾糧，夜間還要準備手提光管或者强光電筒，另外要帶手槍和短刀，以前我在島上住過，風景甚佳，我可把你們帶到以前我居住的屋子看看，請你們原諒，我實在無法久留。」

大概他以前眞的是在島上居住的時候發生過甚麼驚險遭遇，或者發生過流血慘劇，片刻沒法忘懷，他才變得如此胆怯，不管怎樣，他旣然怕鬼，逼他留下來仍是沒用的，唐龍只好任由他走開。

他說的那座房屋，只是平房，戶外還有穀倉和水塔，料想以前一定有人居住，那些人是否被鬼物嚇走呢？就不得而知，旣然那間屋曾經有人住過，總算是理想的下榻之地，唐龍眞的把它看做蜜月酒店。

屋裏沒有任何一種含有凶兆的東西，外邊也沒有古怪的巫術用具或者施刑的刑具遺留下來，使人看了心悸，羅美莎左顧右盼之後，說：「眞是有趣！這種地方會有鬼？簡直是說笑話！」

那天的白晝在很柔和的氣氛之下渡過，入黑就不同了，驟然一陣寒風，冷得要命，同時聽到鬼聲啾啾，走出戶外看看，白天看來只是白色的冰雪，竟然變成銀色，羅美莎衝口而出的喊了一聲：「銀冰地獄！」

她雖然有些激動，很快就冷靜下來，

稍停，她伸手向前面指了指，說：「唐龍，你看見嗎？那邊有一個人，在慢慢的移動。」

唐龍低聲說：「我早已看見，它雖然是人形，只係稻草人！」

她怯怯的說：「我也知道它是稻草人，紮成人形，用來嚇走雀鳥，可是，稻草人沒有脚，照理它是不能夠移動的，現時我的眼中所見的稻草人却可以移動，關於這一點，作何解釋呢？」

唐龍說：「不必解釋，如果它再移動，我就開槍射擊！」

唐龍閃電般拔槍。

那個稻草人就像是有靈性似的，懂得他們打算硬碰硬的對付它，它就不移動了，直挺挺的站在那一處，直到他們有點鬆弛，然後稍爲向後移動，末了，唐龍忍不住向它疾走過去，連發三槍，每一槍都打中它。

羅美莎挽着手提光管照射，槍聲響過，她也走近稻草人，在淺藍色的光管照射之下，她看得十分清楚，稻草人被子彈擊中，果然倒下來，可是，它除了是一堆稻草紮成人形之外，甚麼也沒有，絕對不是一個人穿了稻草的衣裳，甚至不可能由一個人躲在它背後把它逐步推動，倘有其人，槍聲發生的時候，他就跟稻草人同歸於盡，既然眼前所見的只是一個乾透的稻草，沒有人，怎能解釋它何以自行移動呢？

此外，還有一細小小的問題，在稻草人的胸部中槍之處，慢慢的有血沁出來，唐龍就叫她把光管拉近一點，細心看看，還把手指醮了些紅色的液體，放在鼻尖嗅嗅，哼了一聲，說：「果然是血！」

綠色眼睛的怪物出現

稻草人中槍之後有血，那就不尋常了，就算沒有妖精鬼怪依附在它的身上，仍是有人躲在暗處操縱的，唐龍認爲這種環境危機四伏，向羅美莎低聲說：「趕快把光管熄掉！」跟着轉身走回屋裏。

她熄了光管，跟唐龍先後走進屋裏，沒有再亮光了，甚至不敢睡在床上，只是躺在地上休息。

唐龍分分鐘都擺出作戰姿態，隨時拔槍，並且把視綫投在大門那邊，她負責凝視側門。

唐龍逐漸鬆懈，突然，他被羅美莎搖動幾次，跟着聽到她的私語：「你聽見嗎？……外邊有脚步聲！」

唐龍細心傾聽一會，說：「羅美莎，這是你的幻覺吧了，根本上沒有絲毫的怪異音響。」

她忽然又開口：「會不會是稻草人復活？」

唐龍沉住氣說：「羅美莎，你太過疲倦了，最好你集中力量命令自己睡覺，我不想睡，盡力保護你，直到天亮！」

他的意思就是輪流睡覺，羅美莎照做，果然得到大半晚的睡眠，到了她覺醒，輪到唐龍睡覺，她就抓住手槍戒備。

那時距離天亮還有一綫，屋裏黑沉沉，戶外已經透着多少晨曦，在微弱的晨光照映之下，她突然發覺大門已經打開，吃了一驚，索性緊握手槍，放慢了脚步走出去。

戶外有一個人直挺挺的站着，一言不發，那雙眼睛是綠色的，渾身漆黑，看來有如野人，她咬了咬牙，扳動槍機，轟然一聲巨響，震耳欲聾，唐龍驟然覺醒，走出去看看，甚麼異乎尋常的景象也沒有，只見她呆呆的站着，槍嘴冒烟。

唐龍抓住她香肩搖了幾搖，問她看見一些甚麼，她大叫一聲，說：「我看見一個野人！不，我看見的是火星人！」

唐龍担心她再受刺激，腦袋震動，影响全身的健康，把她扶着走進屋裏，趁着陽光逐漸旺盛，料想不會發生甚麼兇險的事情了，索性伴着她雙雙倒在床上。

兩人睡够了，已經是黃昏時份，唐龍伸手摸了摸她的額角，發覺她發燒，認爲他們留下來飽受虛驚，沒有意思，索性帶她回到快艇再算，主意打定了，便立即行動。

恍如羣鬼從地獄走出來

那艘快艇可以遠航，比較普通的快艇闊大，還有兩個艙位，艇上除了食物和水，另有禦寒衣物以及藥品，有資格稱做袖珍的遊艇，如果兩個人當中有一個人病倒，當然是回到艇裏安全些。

阿北看見兩人回來，喜形於色，後來他發覺羅美莎病倒，却又有些憂慮，唐龍說：「她不過受寒，發燒發熱，躺下來休息，多喝一點水，很快就會恢復健康，不必担心。」

唐龍沒有談及在島上睡了一晚所發生的可怖遭遇，阿北也沒有問，那晚他們是在快艇睡覺的，翌日阿北對他說：「唐先生，依照史勃拿博士說過的行程，我們是應該到巴里羣島的，那邊有一個島被寒流破壞得最大，叫做東十七島，島旁靠東的一處，有一個島係海豹聚居之處，亦即我的故鄉，橫豎羅小姐病倒，需要多找幾個人照料，可否把行程改變多少，先到我的故鄉海豹島，把羅小姐放下來，讓她有適當的照料，跟着我們兩人同到東十七島看看，看完了再返海豹島接她？」

唐龍點了點頭，說：「這樣也好。」

阿北看見唐龍接受了他的建議，相當高興，立刻把快艇朝着海豹島的方向駛過去。

唐龍登岸後，發覺島上的沙灘特別闊大，需要走一段路才抵達石屋，跟別的人見面，看來沒有甚麼特色，至於海豹，一條也沒有，頗以爲奇，他問問阿北，阿北說道：「海豹十分古怪，有時他們絕跡不來，但有時候就空羣而至，往往糾結三四百頭，碰上了這種局勢，避之則吉，你看見的，我們居住的石屋都是遠遠離開沙灘的。」

唐龍聽了，不再談及海豹方面的事了，改談羅美莎。

阿北說：「她並非受寒那麼簡單，還受了驚，我們這一族人却懂得醫治這種病，把她交給我們族人當中醫術最高明的老翁巴布負責醫治好了，事不宜遲，如果你想到東十七島，最好今天就去，在黃昏之前抵達。」

唐龍知道阿北碰上了天黑之後的一段時間登陸，特別胆怯，故此他一口答應，上午十點多鐘就啓程。從海豹島駛往東十七島，並非很吃力，下午三時三十分左右，那一艘快艇就靠岸了，唐龍緊隨阿北走向它的核心地區，看見許多殘破不整的屋宇，又看見一些白骨，此外就是被颱風吹折的樹枝，另外有些冰雪，它似乎遭遇過大自然的壓力，看了覺得心寒。

兩人走動了很久，斜陽半落，阿北說：「唐先生，羅小姐不在身邊，如果你單獨留在島上，危機四伏，且又感到寂寞，可否跟我回到快艇歇宿一晚，明天再來看它？」

唐龍點了點頭。

那晚他在快艇歇宿，由於那一艘艇所泊的地方跟島上的陸地相距很短，他可以輕而易舉的可島上眺望，看到一些並非太過黑暗的地方，同時聽到一些音响，出乎意料之外的他看見一陣强光，在光綫照映之處，他看見一個個黑影，有時跳躍，有時魚貫而行，就像是送殯的行列，此外，他還聽到此起彼伏的哭聲，他沉住氣問：「阿北，你聽到嗎？那些哭聲十分凄厲，恍如羣鬼從地獄走出來。」

阿北很冷靜的說：「唐先生，我不單是聽到哭聲，還看見一簇簇的幽靈，不斷地兜圈子。」

唐龍說：「阿北，爲甚麼你一口咬定他們是幽靈不是活人呢？」

阿北苦笑一下，說：「我沒法向你解釋。」

這是天門山的懸崖馳譽北國，突然被冰氣封住山脚，爬山人士凍殭，幾十分鐘之內變成地獄。

唐龍冷然說：「那麼，我自己上岸找尋答案吧！」說完，他帶了手槍，尖刀以及一柄强光電筒，飄然而行。

阿北沒法勸他罷手，只好自管自的睡覺，天色大亮之後，他看見一個人拖着疲乏的脚步走向快艇，用望遠鏡看清楚一點，知是唐龍，登時臉露笑容，走過去迎接，見了面，唐龍只是說了一句：「我甚麼也找不到，險些變成迷途的羔羊。」便即走上快艇酣睡。

他眞的是極度疲倦了，阿北不想驚動他，任由他喜歡睡多久就睡多久。

他覺醒過來，已經是另外一天，他向阿北苦笑一下，說：「阿北，開船吧，我想看看羅美莎。」

不久之後，唐龍就跟她晤聚，想不到那些妙藥竟然是如此靈驗，不過小別兩天，羅美莎就體溫正常，一切復元，只是虛弱一點，唐龍喜出望外。羅美莎問及他到過東十七島，找到一些甚麼，唐龍把他的所見所聞說出來，補加一句：「羅美莎，眞的是見了鬼一樣！」

羅美莎安慰他一句：「唐龍，不要那麼喪懊了，根本上雷加拉博士只是叫你到加拿大北部最尖端的幾個小島看看，沒有告訴你必須找到甚麼綫索，有時候沒有綫索也是一個收獲！」

唐龍沒有再談這件事，改變話題，說：「羅美莎，你剛剛病好，在這個島上休養兩三天，然後回到魁北克城報告，仍未爲遲，我們難得走到天涯海角，在這種地方暢敍幽情，也是一種樂趣。」

當晚他倆踏着月色在沙灘上面散步，唐龍仍是半點不敢鬆懈，手槍、小刀、强光電筒，還有一個背囊，好像就快出發的士兵，至於羅美莎，她很悠閒的散步，把任何一種可能發生的危機置之腦後，所談的話也是很愉快的，沒有絲毫憂慮，飄飄欲仙。

他倆走倦了，在一處比較高的沙丘坐下來，唐龍打開背囊，拿出罐頭食物和汽水跟她邊吃邊談，還有罐裝的啤酒。

談了又談，超過午夜，寒氣逐漸加强，她依戀在唐龍的身邊，恍如小花貓，惹人憐愛，唐龍偶然吻吻她的額角。

她說的話越來越少了，唐龍也說得少，逐漸進入似睡非睡的境界，在迷茫中，唐龍忽然給一些「察察」之聲驚醒，定神一望，在前面十多呎遠的沙灘上面竟然來了一頭海豹。

牠沒有惡意，似乎想討些食物，唐龍不斷地把凍肉以及吃剩的麵包拋過去，還很冷靜的欣賞牠每一個小動作。

十五分靜後，多了一頭海豹，再過一會，海豹來得更多，前後左右，竟有二十多頭。

羅美莎忽然覺醒，看見他倆的身邊有那麼多的海豹，受到驚嚇，忍不住狂叫一聲。

那種驚呼聲透露一股敵意，引起海豹發出一股含有警告意味的吼聲。

海豹圍攻他倆死裏逃生

一頭海豹的低沉吼聲引起別的海豹同

樣的發出吼聲，逐漸變成怒吼，唐龍從吼聲密集凝結成的一股震撼之聲，推想得到海豹起碼有一百頭結集在沙灘上面，大吃一驚，把羅美莎拉起來，說：「我們已經被海豹包圍了，快些走！」

她凄然說：「唐龍，海豹密密層層的包圍我們，兩個人只有一柄手槍，怎能夠突圍而出？槍聲一响，可能刺激牠聯羣結隊的襲擊，弄巧反拙，還是放輕了脚步冒險從牠們身邊走回去吧。」

唐龍不同意，趕快制止她。

儘管如此，海豹仍是密層層的包圍他倆，而且逐漸在咽喉透出低沉的吼聲，唐龍認爲必須大開殺戒了，突然從背囊拿出兩個防毒面罩來，把一個面罩送到羅美莎那邊，跟住把另外一個面罩套在自己的臉上，再進一步，就是施放毒氣。

背囊之內放置的器物當中，有一個金屬囊，貯滿了氯氣，拔出壺頂的銅塞，使有一股濃濃的氣體冒升。這種氯氣係第一次世界大戰殺人如蔴的毒氣之一，禁止使用，史勃拿把它交到唐龍的手上，叫他愼重使用，非到最後關頭，不宜輕舉妄動，這一步棋子連帶羅美莎也瞞過，那時候她認爲到了絕境，忽見毒氣從囊中冒升，恍然大悟，趕快拖着唐龍的手，卽時拔脚飛奔。

那些毒氣並非剛剛升起來即時發生作用，必須有相當濃度，它的濃度還沒有達到殺傷的程度時，海豹已經展開攻勢，兩個人只有一柄手槍，唐龍當然是把它送到羅美莎那邊去，至於他，却拔出只有一呎長的佩刀。

海豹似乎是預先約好似的，一旦爆發戰爭，牠們就瘋狂撲攻，聲如雷鳴，羅美莎連發三槍，射殺了三頭巨大的海豹，可是，別的海豹仍是如潮湧到展開攻勢的，倘若他倆沒有毒氣壺以及防毒面罩，那就完了，史勃拿博士這一步棋子十分精彩。

在毒氣籠罩的沙灘上面，海豹屍橫遍地，唐龍跟羅美莎驚魂甫定，死裏逃生，一口氣走向沙灘與住宅區交界之處，從石梯走上去，碰着阿北，然後鬆一口氣。

阿北說：「唐先生，我早已說過，海豹不來則已，一旦離水登陸，起碼有幾百頭！」

唐龍跟羅美莎在石屋之內歇宿，很寧靜的渡過了一晚，可是，從沙灘那邊隨風飄送過來的浪花聲以及海豹垂死的哀鳴聲，聽了進耳，仍是有點難受。

最後，唐龍決定天亮便即回航，遠遠的離開巴里羣島。

他跟羅美莎回到加拿大的海岸，上岸後立即乘坐長途巴士前往魁克北城，跟史勃拿博士見面時，使他感到驚喜交集的是雷加拉博士也在座。

這一次他遠征極北的荒島，雖然是史勃拿博士策劃，不過，他本身係雷加拉博士的人，當然一切不會隱瞞在心的，他有話便說，花掉四十五分鐘才把他的遭遇說個詳細。

他做出「口頭報告」時，史勃拿博士照例打開錄音機去錄取他的每一句話，用它代替書面報告。

他說完了，很鄭重的補充一句：「眞是對不起，我只是走進了一個噩夢再走出來，根本上沒有查探到任何一種關於銀冰地獄的綫索。」

出乎意外的史勃拿博士盛讚他智勇雙全，還替他此行做出一個結論，說：「唐先生，查不出甚麼綫索，單是這句話，已經是一條十分有用的綫索。」

史勃拿博士甚爲可疑

唐龍已經很疲倦，他想問問史勃拿博士爲甚麼這樣說也辦不到，只好告退。

雷加拉博士向他望了一眼，說：「唐龍，你跟羅美莎都太過辛苦了，快些休息吧。」

在加拿大太空署之內有一座迎賓館，唐龍奉命而退，羅美莎比他更加疲倦，並且是小病初愈，體力太差，一句話也沒有說過，便跟唐龍雙雙走出來。

唐龍躺下來就跌進夢鄉，睡醒了，已經是夜間九點鐘，他起床的時候羅美莎仍然酣睡，唐龍不忍心叫醒她，自管自走進太空署餐廳進食，還喝一小杯酒。

他吃喝得七七八八，突然聽到附近有人叫喊一聲，跟他打招呼，他定神一望，喜出望外，說：「雷博士，原來是你。」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你知道吧，我一向喜歡夜間散步，走動的地方越靜越好，如果你不介意，我想跟你到戶外一些僻靜的地方散步。」

唐龍說：「好極了，我趕快吃完跟你到外邊踏月細談。」

十五分鐘後，兩個人的脚步已經離開了太空署，進入大街，又再走到蛇形的橫街窄巷，雷加拉博士向背後看看，認爲沒有人跟踪，然後對唐龍說：「你可否把白天向史勃拿博士作出報告的談話當中關於巫婦島那些遭遇複述一遍呢？我知道你自己即使變了鬼，也不相信世界上有鬼。」

唐龍苦笑一下，說：「雷博士，你眞是厲害，我是你的人，此行不過接受史勃拿博士的指示而已，如果有甚麼機密的話，我當然不會在他的面前說出來，至於我在巫婦島發生的恐怖遭遇，我很樂意向你複述一遍。」

唐龍眞的複述一遍，雷加拉博士聽了，沉思一會，說：「唐龍，你不是說那個稻草人中槍就倒下來嗎？」

「是的，後來發覺它身上有血。」

雷加拉博士道：「大概你也懷疑有人躲在暗處操縱那個稻草人，企圖扮鬼嚇你吧，是也不是呢？」

唐龍說：「是的，我是這樣想，只就可惜我的科學知識太過淺薄，難以猜測對方如何控制稻草人，你可否把這種詭計賜告呢？」

雷加拉博士說：「很簡單，有許多孩子懂得玩遙遠控制的遊戲，只要幕後人利用電力操縱稻草人，便可如願以償。」

「稻草人中槍之後，身上有血，關於這點，作何解釋呢？」

雷加拉博士說：「照情形看，極有可能是利用舞台魔術的方法去製造血液的，那些血預先藏在稻草人的身上，仍是利用遙遠控制的方法，使它出現。」

唐龍沉住氣說：「初時我十分懷疑這一連串的詭計都是史勃拿博士製造出來的

，除了巫婦島的稻草人使我吃驚之外，還有東十七島上它的光影變化以及凌亂的脚步聲，如出一轍，這些幻象當時着實使我感到迷惑，後來我想了很久，終於悟出一條道理來，如果史勃拿或者由他派遣的助手在東十七島上面放映一些預先拍攝的影片，使我看電影，另加配音，就會產生那種效果，在情在理，我不能不懷疑他，可是，海豹襲擊我們的時候，我們能夠死裏逃生，全靠他在事前交給我的毒氣以及防毒面罩，可見他無意把我們置於死地，幹甚麼我要對他發生懷疑呢？於是我釋然於心。」

雷加拉博士突然停步，很鄭重的說：「可惜我却不能釋然於心，你太過天眞了，他只是想嚇窒你，令到你不敢調查銀冰地獄的事件，然後扮鬼怪嚇你，還讓你在海豹島遇險，幾乎喪命，你有沒有想到另一方面去？如果他並非預先知道你在海豹島一定被海豹包圍，怎會給你突圍而出必須具備的毒氣壺呢？還有一點，阿北是他的爪牙，可能他用當地土人特殊的技巧誘惑海豹在你們散步的時候爬上沙灘。」

唐龍恍然大悟，說：「雷加拉博士，你的話越來越逼眞了，簡直是目睹一樣我到魁北克城見他的時候，他已經多次提示，叫我不必担心，世界上有許多科學研究人造雨，那些寒流可能是人造雨的一種，單是這一點，未能使我對他的懷疑增加，直到我三番四次受到驚嚇，然後確定我的想法，他確有可疑。」

雷加拉博士笑了笑，說：「唐龍，我忽然在魁北克城出現，你是否覺得詫異？不單是你對史勃拿博士有所懷疑，我也是覺得他很可疑，倘非如此，我就不會親自到魁北克城看他了。」

唐龍說：「雷加拉博士，你究竟是因爲甚麼特殊的事件對他有所懷疑的？」

雷加拉博士說：「他使我發生懷疑，純然是因爲加拿大太空署向美國訂購一批硝酸銀。這種東西是人造雨必須運用的，如果某一個地區太過乾燥，希望它落雨，最可靠的辦法就是派人駕機在該地的高空洒下大量硝酸銀，它是粉質，能夠使空中的微細水份結集在一起，變成雨點，就在該處上空降落，凡是採取人造雨方式求雨的地方，必然使用它，加拿大從來不需要求雨，爲甚麼太空署向美國訂購五千磅硝酸銀，分三次交貨？顯然這批貨是有特殊用途的了，史勃拿博士係現時加拿大太空署當權人士，我很想秘密查探他。」

唐龍夜間潛入太空倉庫

唐龍說：「如果你當面問他，他儘可以推諉毫不知情，照我看，必須另想辦法對付他，你有沒有巧妙的安排呢？」

雷加拉博士說：「我已經有很巧妙的安排，只是等候一個人去執行職務而已，我的意思是派人潛入加拿大太空倉庫看看它是否仍有五千磅硝酸銀存放。如果上次在巴芬島出現的寒流確係那批硝酸銀粉造成，它一定消耗了一部份，我很想你跟一個叫做施麗芝的女人接洽，由她把你帶到地道的入口，你從人口爬下去，走不了多遠，使是太空署倉庫的所在地，大着胆子爬出來，利用夜間珠寶竊賊用的照明燈到處搜索，便知其詳。」

唐龍說：「好的，今晚我就出動，到甚麼地方去找她呢？」

雷加拉博士說：「我們站着交談的地方，正是她住宅的後門，只要我在門上用敲門的音响去表示我的身份，她就開門，她係加拿大與中國的混血女郎，相當美，相信你會喜歡她的，見面之後一切活動，由她主持，我只是負責把你帶去見她而已，最後，我還要解釋幾句，我之所以決定由她掘地道，因爲太空署的外牆不分晝夜都有電流，碰着它就喪命，如果截斷電流供應，立刻警鈴响個不停。此外，還有一批從來不吃外人投入食物的大狼狗，實在不易混人，不管怎樣，地道已經掘了出來，那就不必理會地面有甚麼防盜設備了，爲了保護你自己，你仍要穿橡皮衣服，携帶小刀以及照明燈。那種燈的燈光綠色，只能照二呎之遠，任由你在太空倉庫活動多久都可以，外邊看不見燈光。」

要說的話都說完了，雷加拉伸手在一處後門上面敲打，七聲細，一聲大，屋裏另有擴聲器，把它播送，聽得很清楚。

唐龍站了一會，果然聽到脚步聲以及開門的聲音，有一個中國女人迎接他們兩人入內。

她就是施麗芝。施麗芝懂得粵語，她很快就跟唐龍談得來，雷加拉博士看見他們二人很輕鬆交換意見，便即離去。

屋內僅有唐龍跟施麗芝，唐龍讚她有本領，一個人就能夠掘出一條地道，她嫣

然一笑，說：「唐先生，我只是一個女人，有甚麼本領能够掘得出地道呢？你係自己人，不妨吐實，那條地道早就有人掘下來的，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掘下，它爲甚麼要掘出來？這是歷史的陳迹，不必研究，我只是偶然獲悉這種秘密而已，地道的一處出入口係一株古樹的樹洞，無人知此，洞內並非很潮濕，且又相當闊，你很容易走完它，大概二百碼多些，從洞穴之內的梯級走上去，便是出口，因爲它不能够打開洞口，故此我把一個大木箱遮住它，你查看一遍之後，從洞口走回地道，仍要在洞內使用臂力把空心的木箱移動到最準確的位置，把它遮住，任何一段時間都不能够留空洞口，這是最重要的，此外，你還要盡量保持冷靜，切勿跟任何人打門，太空倉庫需要保持高度的潔淨，不能够發現狗糞，故此倉庫之內沒有狗。你辦妥應該做的工作，立刻要走，不必回來，你直截了當的回到太空署迎賓館好了，當晚不必跟雷加拉博士交談，留待明天中午，你到餐廳進食，看見他然後詳談，還有一點，倉庫之內所有化學品都是按照英文次序排列的，如果有硝酸銀一箱箱的放置，你可以毫不費力的把它找出來。」

最後，她問唐龍有甚麼話要說，唐龍搖了搖頭，她向他打了一個手勢，熄燈開門，兩人先後走出戶外。

她把唐龍帶到一株古老的樹幹之前，取出一大堆枯枝殘葉，親眼看見唐龍鑽入地道，然後走開，一小時之後，唐龍從地道走出來，她把原來的掩蔽物塞住地道出入口，便即走開。

翌日唐龍跟雷加拉博士在餐廳會面，他苦笑一下，聳了聳肩，說：「我找不到想找的東西，空手而歸。」

「一磅也沒有？」

唐龍聽了，很鄭重的說：「這是眞的，一磅也沒有！」

唐龍羅美莎逃走被拘

爲了掩人耳目，唐龍跟雷加拉博士故意談及太空方面的事情，不久之後，唐龍跟他分手，羅美莎雖然坐在身邊，不懂得他們說些甚麼。

唐龍一直瞞住她，直到當晚十一點鐘過外，雷加拉打了一個電話給他，他臉色大變，然後把眞相吐露，說：「剛才雷加拉博士打了一個電話給我，只說一句：約會取消了，明天隨時發生暴風雨。便即收綫，我們早已約好，但有這麼一句，那就等於告訴我秘密已經洩漏了，史勃拿博士隨時派人捉拿我們，我們非走不可！」

她茫然不解，再三追問，唐龍終於把夜間從地道潛入太空倉庫查看硝酸銀這種活動說出來，她一直依附唐龍，即使唐龍把這一項秘密瞞得緊緊，她仍是原諒他，想了想，說：「唐龍，形勢比人强，既然我們一定要走，快些走吧。」

唐龍聽了，很是欣慰，立刻檢查各種衣物以及現鈔武器，把一部份有用的東西帶在身上，匆匆忙忙的走到外邊去。

事前唐龍多次在戶外走動，早已認識交通道路以及經常出現的車輛，他認爲最可靠的是截停一輛貨車，說是太空署徵用，追踪飛碟，懇求那個貨車司機合作，如果這傢伙拒絕，便即打暈他，用繩子綑縛，拋在小樹林，無論如何，先要奪取貨車，然後駛往最近的海岸，搭船離境，必要時可以用鈔票索換自由，找船上的人協助他倆偷渡。

這是唐龍平時已經想好了的逃走辦法，他把它說出來，羅美莎同意便即實行。

他倆果然截停了一輛貨車，那個司機願意合作前往追踪飛碟，可是他倆叫司機駛往海岸，却是黑沉沉的一片。

唐龍十分焦燥，衝口而出的說：「司機，爲甚麼看不見船呢？」

司機說：「先生，你只說想追踪飛碟，爲甚麼忽然想找一隻船呢？」

唐龍無詞以對，稍停，他然後勉强想出一句話來，說：「飛碟大概墜毁在海裏，既然沒有船，我不便霸佔你的車輛太久，你還是把車開走吧，我們二人留在這裏好了，相信不久就有船駛過。」

司機聽了這番話，便即把貨車駛開，剩下唐龍跟羅美莎，感到十分尷尬，突然聽到一陣脚步聲，似乎有大羣人馬殺到，唐龍定眼看時，只見十多個機關槍手把槍嘴對準他的胸膛，隊長走前一步，說：「我們是魁北克城的保安隊，你被當局下令拘捕，有甚麼要說，回到魁北克城總部再說吧。」

唐龍就此被擒，連同羅美莎被押進魁北克城保安司令部之後，他跟羅美莎分別囚禁起來。

天亮之前，有人把他由監獄提出，轉送太空署，再由兩個荷槍的守偪押到太空署最高的一層，有一個人笑着走出來，揮手叫守衞退下，打個招呼，叫唐龍坐下來，說：「這件事情十分複雜，假如你不是急急忙忙的逃走，不會鬧僵，現時有些不對了，不過，站在老朋友的立場，我仍想掩護你，首先你要明白這一點，我是站在你這邊的，切勿對我採取敵視的態度。」

唐龍實在不明白他說的是甚麼，只好向他道謝。

突然發生驚人的演變

史勃拿似乎有些爲難，沉默了一會，說：「唐龍，你該弄清楚這一點，加拿大太空署向美國定購五千磅硝酸銀，純然爲了研究人造雨，雖然在科學館裏面出錯，突然出現銀色的冰，寒流滾滾，使巴里羣島發生輕微的災難，並非本意，雷加拉博士派你潛入太空倉庫搜索，未免小題大做，坦白說，施麗芝小姐懂得太空倉庫有一條地道通到外邊，我怎會不知道？我早已在地道兩邊出入口裝置單綫警鐘，直通太空署總部，故此，警鈴之聲震耳，我立刻知情，派人拘捕她，加以叢訊，跟着監視雷加拉博士和你，如果你不是急急忙忙的逃走，我不會拘捕你的，既然你跟羅美莎雙雙落網，那就令我感到十分困難，我究竟應該怎樣處置你呢？自問沒法解決。」

唐龍說：「你說我從地道潛入太空倉庫，沒有證據，至於今晚我跟羅美莎離境，並非偷走，根本上我不知道你打算把我拘捕，故此我沒有違法，如果你把我判罪，提防這樣做使雷加拉勃然大怒，引致美加兩國斷絕邦交，在你沒有決定怎樣處置我之前，我想提出一個問題，希望你確確實實的回答我。」

「好的，任何問題我都可以照實回答，你想問就問。」史勃拿博士說。

唐龍說：「史勃拿博士，一般人都知道加拿大從來沒有旱災，爲甚麼你們要秘密研究人造雨呢？」

史勃拿博士說：「問得好，我不妨吐實，我們之所以秘密研究人造雨，並非爲了加拿大，而是想去救濟中東沙漠區的居民。」

唐龍笑了笑，說：「現時中東阿拉伯沙漠幾個石油產國都是旱得要命的，如果你能够利用硝酸銀製成人造雨，賣給他們，那是一條財路，兼且造福人羣，這個主意實在不錯，希望你們繼續研究，總有一天成功，不過，我對於此事仍有多少懷疑，你可否帶我去看看研究人造雨的科學館呢？」

史勃拿博士考慮了一會，毅然說：「好的，我立刻派人用直升機送你到巴芬島的天門山。」

他說得出，做得到，果然派人用太空署的專機把唐龍送到天門山，讓唐龍進入秘密基地，欣賞龐大的科學儀器，一經開動，寒流滾滾而來。

唐龍看了個飽，仍是乘坐那一架專機回去魁北克的太空署，跟史勃拿博士再唔，他由衷的稱讚一聲，跟着講幾句話，暗示給對方知道，如果對方想息事寧人，立刻釋放羅美莎以及施麗芝，並且讓他跟雷加拉博士帶了兩個女人返美，此後不再研究「銀冰地獄」。

史勃拿博士說：「唐龍，我不知道如何處置你，你反而替我解決這件事情，智勇雙全，我依照你的說法去做好了，看來沒法在沙漠區上空製造人造雨的，我不打算研究它了，最好你跟雷加拉博士照常做我的座上客，就當是甚麼災難都沒有發生過。」

唐龍滿口答應，透過美國太空署，三日後，從美國死亡谷太空署秘密武器研究基地派出專機到加拿大魁北克城，把雷加拉等四個人帶走，史勃拿博士在機場送別，擺出一副依依不捨的神氣。

在歸途中，雷加拉博士說：「唐龍，照你看，能够製造寒流的巨型科學儀器，它是否只是製成人造雨那麼簡單呢？」

唐龍說：「這件事情頗有可疑，如果它眞是那麼簡單，用途較窄，史勃拿博士儘可以把你也接送到科學館看看，他只是帶我一個人去看，因爲我並非科學家，無法分辨它是否秘密武器，憑這一點推測，我認爲史勃拿博士始終是野心勃勃，如果他眞的發明一種可以使地球上空的氣溫降至零下二百度，那就不堪設想了。」

雷加拉博士哈哈大笑，說：「唐龍，不瞞你說，我也有這種想法。」（完）

下期預告

任何一個科學家都想製造驚人的科學產物，不止是史勃拿博士。下期本刊報道「吸血魔爪」，它就是更可怖的武器。

粉盒

·本文承自第74頁·

楊曉風長歎一聲，心知多言無益，只好拚力抵擋！

正在吃緊時，回頭一望，只見兩邊天色染紅了半邊天，那些撲救火勢的已紛紛退下，人人髮膚焦黃，狼狽異常！

人羣中赫然見到柳如月及柳如眉兩姐妹在內，柳如眉一見楊曉風勢危，急呼道：「姐夫，你……你還在害人？」

柳如月也是淚水盈眶，悲呼道：「振堂，你何必如此？難道當今蓋世英雄眞的有莫大的樂趣麼？」

邱子奇咬牙怒道：「賤人閉嘴，老子悔恨當日把你倆捉來之時，沒有立即把你倆處死！」

楊曉風目光一盛，道：「楊某早已懷疑你便是蘇振堂了！當日到洛陽萬春院殺死春媚的也正是你！」

邱子奇冷哼一聲，閉口不語。

「那日你穿了一雙高製木靴，假裝南宮血衣的身裁，楊某一劍刺在你鞋底，而不見有血，便已懷疑不是南宮血衣了，剩下來的疑問只是你的劍法與南宮血衣頗有相似之處而已！如今看來也不奇怪，咱三人都藝出一門，劍法自然有不少地方相似了！」

邱子奇劍法更急，楊曉風連架十七劍，才能再緩氣說話：「你本來想利用彭七的珍珠混入此地，無非也只是來此勘察地形，看看是否適合你而已！」

邱子奇截口道：「可惜碰上了你這個多管閒事之徒，把老子的計劃破壞了！」

「後來你想利用散去鏢局之時機把各地英雄一網打盡，後來大概計劃上有不足之處，所以臨時才詐死，另行新計劃。」

此刻那些從火場退回來的震天帮徒也加入戰圍，羣豪壓力立增，死傷不少。

邱子奇嘿嘿冷笑，道：「你雖然知道了一切，可惜也爲時已晚，今日便死在這裏吧！」

楊曉風嘆息道：「你做了這許多事，行了這許多計劃，只爲了做個武林霸主，值得麼？」

邱子奇冷哼道：「當日齊老頭把我逐出門牆，我便暗中發誓異日必報此仇！老子必要做一番事業讓他瞧瞧！可惜他死得太早！」

「住口，你連恩師也罵上了，你還像個人麼？」

「哼，他既不仁在先，也怪不得我不義在後，十八年前老子跟他恩怨早已一筆勾銷！」

「柳殘月可是你殺的麼？」

「哈哈！這要怪你跟他兄弟相稱了，老子以爲他是齊老怪的關門弟子，自然不能放過，後來拚了幾劍才發現不對，可是老子又豈能放他一命而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他也只能死了！」

楊曉風目眥欲裂，喝道：「當夜你經過那座樹林？」

「這是他的不幸，剛巧碰上我跟董雄計劃請伏牛山三條狠僞裝刦鏢的事，所以他更不能不死！」

（接下頁）

製造寒流的科學館，終於找出來，那些儀器十分精緻，沒人想像得到它係殺人不見血的魔刀。

（請參閱太空爭霸戰故事之三十"銀冰地獄"內文）

「那麼你幾番要殺我，也是這個理由麼？」

「我豈能讓齊老怪門人活得安樂！」

「難怪！」楊曉風道：「現在我知道了，你的劍傷其實是在右頰上，你以羅藥王易容膏把劍痕掩蓋，所以失了粉盒，怕我循此綫索查下去，所以先下手爲强把他殺掉！」

「果然聰明！可惜聰明的人大多活得不長！」邱子奇話音一落，巳一劍出手，長劍在楊曉風的左肩上拖了一道長長的傷口，鮮血立即迸裂。

楊曉風幾乎一個踉蹌摔倒，柳如眉尖聲大叫，在地上拾起一把鋼刀飛躍上屋頂，跟楊曉風並肩合戰邱子奇。

邱子奇一怒非同小可，長劍一擺，十成攻勢倒有五成對住她，柳如眉立時陷於險境。柳如月大駭，也取了把鋼刀上前助戰，邱子奇更怒，罵道：「好賤人，連你也助起外人來了！」

柳如月雙眼一濕，道：「你連自己的妻子都不放過，我跟你還有什麼情義？」

邱子奇道：「那老子便如你之願！」長劍一捲，把她的刀撩開，一振腕直刺其胸！

柳如月垂淚道：「我活着還有什麼意思，嫁人不淑，自己眼瞎，我……我好後悔！」

楊曉風連忙飛劍替其解圍，趙小燕怒道：「原來是你這狐狸精把我的丈夫搶走！」刀鋒一改，斜劈柳如月！

柳如眉連忙把她的柳葉刀格住，嗔道：「你怎地如此不明是非！」

「你這賤人也不是好東西！」柳葉刀一擺又斬向於她！邱子奇見她們自相殘殺，心頭大喜，長劍在楊曉風面前虛幌一招，一劍自趙小燕後背刺入！

這刹那趙小燕只覺一陣劇痛，接着精神驀地一清，往年舊事一一翻上心頭，她心知難免一死，拚死向後一撞，邱子奇的長劍立時透胸而出，雙手早巳準備妥當，臨死抓住劍鋒不放！

邱子奇一拔未能把劍抽出，心頭一驚，驀覺背後生風，却是柳如月一刀劈來，他身子一偏，讓過刀勢，右腿驀地暴漲，踢在柳如月的胸膛！

「格格！」連聲，柳如月肘骨寸斷，鮮血自嘴角沁出，眼看也活不長了！

楊曉風這刹那，拚盡餘力，軟劍雷霆萬鈞地刺出，「哧」一聲，自邱子奇脅下刺入！

邱子奇猛喝一聲，棄劍彈起，雙掌挾着勁風向楊曉風擊去，狀如瘋虎，勢似奔雷！

楊曉風抵擋不住，連忙飛身在屋頂滾下！

邱子奇怪叫連連，隨後跌下，柳如眉見楊曉風勢危，脫手把鋼刀飛射出去！

邱子奇只顧楊曉風，忽略了背後的柳如眉，待到發覺經巳閃避不及。

「噗」地一聲，鋼刀自後背貫入！

烈火巳漸漸燒近，羣衆見元兇授首巳無心戀戰，震天帮帮徒更是樹倒猢猻散！

羣豪出了彭家大院，抬頭一望，火勢越發猛烈，知巳不能挽救，便紛紛離去。震天帮也在一場大火中烟消雲散，邱子奇的雄心壯志及滿肚的密圈，也與他的屍體一齊化爲灰燼！

× × ×

春雨綿綿，洛陽官途上一騎白馬踟躕而行。馬上一個白衣青年在雨粉霏霏之下，彷似毫無所覺。半年多的江湖生涯，使得這個青年顯得有點憔悴，但也顯得成熟了很多。

他，便是昔日有「風流楊柳」之稱的楊曉風。

春雷滾滾，眼看大雨即至，楊曉風也似被這聲春雷驚醒，他抬頭望一望天色，連忙拍馬腹馳去。

只馳了半里，雨便越來越大，楊曉風渾身濕透，但仍揮鞭不停。

× × ×

白屋如舊，屋外的小鷄都躲在屋簷之下避雨。楊曉風目光一觸及這一切，一顆心登時一暖，臉上的神采也爲之一變。

他跳下馬，走得有點像孩子，雙手在門上一陣亂拍。

一忽，木門「呀」地一聲打開，露出一張少婦的臉來，兩人同時一怔，楊曉風一副落拓的樣子，臉上衣上都是泥巴，與往日的風流瀟洒，衣冠堂皇絕不相同。

沈翠鳳一別將近半年，似乎胖了不少，最令人奇怪的是腹大便便！

楊曉風臉色漸變，澀聲問道：「小翠，你，你……你嫁了人？」

沈翠鳳抿嘴一笑，臉上升起一團紅暈，嗔道：「糊塗蛋……」她見楊曉風仍然是一副傻兮兮的模樣，不由「噗嗤」一笑，輕摸肚皮道：「這孩子他是姓楊的！」

楊曉風臉上登時如盛放的鮮花，眼笑眉也笑地道：「你眞好，小翠，我要做爹爹呢！」說罷禁不住把沈翠鳳抱了起來。

沈翠鳳臉上如染紅霞，嗔道：「別驚動了胎氣！」

楊曉風慌忙把她放下，接着在她額上香了一口，輕聲道：「小翠，擇日不如撞日，咱今日便補行婚禮，好讓孩子早日有個爹爹！」

沈翠鳳道：「孩子是姓楊，但却是屬於我的！」一抬頭，道：「你知道我替孩子起了個什麼名字嗎？」

楊曉風道：「一定是個好名字！」

「他不論是男的還是女的，我都得叫他楊柳生！」她語氣突然悲傷起來，「這個名字想你也不會反對，小柳沒人替他延續香火，我決定讓孩子姓楊柳！」

「複姓楊柳，單名一個生字？」楊曉風急道：「那我呢，我從來未對任何一個女孩子動過眞情，除了你之外……」

沈翠鳳一抬頭，臉上神色微變，接着道：「一個比我更適合你的人巳來了！」

「誰？」楊曉風一回頭，只見屋外一個臉色憔悴的少女怔怔地站在雨中，楊曉風一怔，脫口呼道：「柳姑娘，你……」

柳如眉的目光與他相觸，眼淚便奪眶而出。她突然變得更加勇敢，標前幾步，衝入屋內，接着回手把門關上。

屋外的雨突然停了，那羣小鷄又恢復了生氣，在曠地上來回追逐，咯咯咯地歡叫着。

白屋的木門在雨歇了之後，依然緊閉着……

（續完）